

靈性低潮

美術設計：李業堅

靈性低潮

原著者：鍾馬田

編譯者：詹正義

出版兼：福音證主協會出版部

發行者：證道出版社

香港尖沙咀郵箱95364號

承印者：大華（永記）印刷廠

主曆一九七七年九月初版

主曆一九七九年九月再版

版權所有

SPIRITUAL DEPRESSION

by

D. Martyn Lloyd-Jones

Translated by

Silas Chan

©1965 D. Martyn Lloyd-Jones.

English edition published by

PICKERING & INGLIS LT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1977 Christian Witness Press.

Publishing Department of

CHRISTIAN COMMUNICATIONS LTD.,

P.O.Box 95364, Tsimshatsui, Hong Kong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62-202-038-0

CCL/YL/WK 9/79 4K

目 錄

- | | | |
|----|---------|-----|
| 1 | 爲何憂悶 | 3 |
| 2 | 根本大計 | 19 |
| 3 | 你看見了嗎 | 35 |
| 4 | 全心全意 | 53 |
| 5 | 往事難忘 | 71 |
| 6 | 悔不當初 | 87 |
| 7 | 前途坎坷 | 103 |
| 8 | 情感問題 | 123 |
| 9 | 討價還價 | 139 |
| 10 | 信心何在 | 157 |
| 11 | 驚濤駭浪 | 175 |
| 12 | 奴僕的心 | 191 |
| 13 | 誤信讒言 | 209 |
| 14 | 倦於行善 | 227 |
| 15 | 管理自己 | 245 |
| 16 | 信心的試驗 | 263 |
| 17 | 嚴訓管教 | 283 |
| 18 | 「屬靈」健身院 | 299 |
| 19 | 神賜下的平安 | 317 |
| 20 | 知足的心 | 335 |
| 21 | 根本治法 | 351 |

靈性低潮

「我的心哪，你爲何憂悶，爲何在我裏面煩躁。應當仰望神。因祂笑臉幫助我，我還要稱讚祂。」（詩篇四十二：5）

「我的心哪，你爲何憂悶，爲何在我裏面煩躁。應當仰望神。因我還要稱讚祂。祂是我臉上的光榮，是我的神。」（詩篇四十二：11）

1 爲何憂悶

今天，許多基督徒的靈性都在低潮中，他們的生活讓人家看起來總覺得太消沉、憂悶、煩躁不安，毫無喜樂。有人以爲，這是世局的關係；因爲我們這世代的人經過太多可怕的事件，兩次世界大戰已夠殘忍，隨後局勢又一直如此動盪不安，靈性當然低沉。

其實並不盡然，這是一個老早以前就存在的老問題。翻開聖經，我們可以發現，無論新舊約都常提到這問題。可見從古至今，它一直都如影隨形地折磨着神的子民。

詩篇四十二篇的作者就是一個實例。請聽他痛苦的聲音，「我的心哪，你爲何憂悶，爲何在我裏面煩躁。應當仰望神。因我還要稱讚祂。祂是我臉上的光榮，是我的神。」我們可以想像得到，他執筆寫此詩時，是何等不快樂，是在何等的低沉中。同樣的詞句在這篇詩裏出現兩次，接下去第四十三篇最後一節也出現一次，所以有人說四十三篇是本篇的一部份，不應分開，是耶非耶無人能下定論，這是題外

話，提過就算了。

詩篇的作者很可愛。讀他們的作品，我們可以看到，他們毫不矯揉造作，將心裏所有的感受、願望、都率直寫下來。所以在詩篇裏面，可以看到他們和所遭遇的困難爭戰，內心的掙扎和對自我的交談；從他們在心底深處的囁囁細語，也可以看到他們如何分析問題，如何鼓勵或責備自我。高興的時候，字裏行間洋溢着喜樂；低沉的時候，一字一句叫人讀來都覺得悲愴。而神就利用這些詩人親身的體驗，用血淚譜成的詩篇，把祂的真理啓示出來。正因為這緣故，詩篇才會使人讀來覺得如此親切，才能對各世代的讀者，具有莫大的鼓勵和安慰作用。

從作者所寫的詩，我們不但可以看到作者寫詩時心中甚愁煩，也可以看出他愁煩的原因。第一，他那時可能不能和別人一齊在聖殿敬拜神。第二，在他執筆時敵人正竭力攻擊他，試圖製造他的低潮。不過，我們的目的不在重組他的故事。我們的目的是要看他如何處理所面對的問題，在當時的情況下，他如何自處，然後再從他的實例中，找出可以幫助我們的原則和教訓。

讀聖經不可只看別人的經歷或故事，而忽略了其中的教訓，不然有極大的危險。許多人的靈性陷入低潮，以至不快樂，因為他們通常太過於依賴別人的經驗，或只是羨慕別人的經歷。結果他們自然就走錯了路，而且往往錯得不堪收拾。我們有什麼問題，若想從聖經中獲得真正的幫助，絕對不可只看別人的經歷或故事。我們必須先明白聖經對該問題有何教訓。然後再從聖經所記的實例，留意神的教訓如何在

實際情況中發生作用。從別人的經驗中觀察有關的人物如何反應，神如何對待他們，我們就能夠更明白神的教訓。我們要感謝神，因為聖經對我們所可能遇到的每一件事，都有明確的教訓，所以無論遇到任何問題，我們都可用這方法從聖經得到實際之幫助。

現在要回到這正題上，我們爲什麼要從這位詩篇作者的實例，來討論靈性低潮這件事？第一，剛才說過，今天有許多基督徒正處在這位詩人一樣的光景。他們的靈性陷入低潮中，他們內心憂悶，煩躁，生活緊張不安。有些基督徒甚至一輩子都在這種光景中度過的，這是何等可憐的事。我們的目的是要幫助他們脫離這些桎梏，重獲基督徒生活的意義和情趣。

第二，也許比第一點更重要，我們討論這問題，是爲了神的國和祂的榮耀。意氣消沉，悵快不樂的基督徒，不但明顯和祂的信仰有所抵觸，實際上等於給福音作了反宣傳。現今的世代是一個現實的世代，人只重實效，對真理沒有興趣。他們關心的唯一問題是：「這方法有效嗎？」他們竭力追求的是能實際幫助他們的東西。基督徒若老是不快樂，只能叫他們對福音望而卻步，神的國怎能擴展開去？不要忘記，神在地面上的國度是藉着每一個基督徒的見證擴展的。在教會歷史上，我們可以看到，有些基督徒雖然沒有轟轟烈烈的事跡，却因爲他們生活能吸引人，結果使神的國度大大擴展了。所以爲了神的國和祂的榮耀，我們必須解決靈性低潮的問題。不要讓人覺得，作了基督徒就要過那種鬱抑，憂悶，毫無樂趣可言的生活。

實際上有多數人不願作基督徒，對基督教信仰沒興趣，原因就在此。他們怕做了基督徒就要過那種沉悶的生活。他們喜歡將信徒和非信徒作比較。他們說：看，那些非信徒的生活充滿了各種刺激的享受。你說那是罪中之樂也好，反正他們看起來是在享樂，看，他們欣賞足球比賽時那種狂呼吶喊的勁兒；聽，他們興高采烈地談他們簡直就在向全世界的人宣佈，他們是何等的興奮愉快。可是，反觀你們信徒的生活，總是千篇一律，單調乏味，沉悶沒有新奇的事，甚至連享樂的自由也沒有，誰會對你們基督教有興趣呢？

我們必須坦白承認，他們如此批評不算過份。一般人對基督教有此態度，也有他們的理由。不必和他們爭辯，不必責備他們，我們應該反求諸己：我當怎麼辦，才能叫別人不因我的生活而對基督教退避三舍。我的生活要如何才能吸引他們，使他們衷心的說：「這樣的生活真有意義，我很羨慕，我真願意與他一樣。」基督徒若能有这样的生活，不但自己一生幸福，對神的國度和基督的榮耀更為重要。因為惟有如此，我們才能把福音的信息和神的權能更有力去傳揚。

所謂靈性低潮是一種什麼樣的光景？造成了靈性低潮的原因是什麼？我們當如何應付這問題呢？我們應先對這些問題作一次走馬看花式的瀏覽，然後再分別逐樣深入研究。我以為這樣才能夠對我們有實際的幫助。在教會歷史裏一些偉大信徒的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處理靈性低潮的方法，正是如此。我知道，今天的人都喜歡走捷徑，用速成的方法，不願按部就班去作。他們對真理也有同樣的態度，

想用幾分鐘就把真理說清楚。可是這却是不可能達到的。現時，很多基督徒的生活如此膚淺，原因就是他們不肯按部就班深入追求；爲什麼走馬看花瀏覽一遍還不夠，必須逐樣分別深入研究？請看下面這個例證，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甚至有人曾親身經歷過。有些人去看醫生，醫生指示他——這病該怎樣醫治，要注意那些事項，怎樣服藥。病人聽時唯唯諾諾，自以爲已經把醫生的每一句話都記牢，醫生的話他已完全明白，回去後即可照指示調養。但當回到家裏，真正要按照醫生的吩咐去作時，才發現自己手足無措，不知從何開始。爲什麼？因爲醫生只做概畧性的指示，沒有詳盡的說明，等到要進行時，自然就會無頭緒。教師也是一樣，一個好的教員，把一般原則提出來以後，他一定再把各原則的細節詳細說明；不過，我們在本章只能先概畧地看看靈性低潮這問題。

首先，讓我們來看靈性低潮的光景。詩篇第四十二篇的作者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在這首詩裏，他把靈性低潮描寫得淋漓盡致。字裏行間，一個憂悶沮喪的，躍然欲出。讀他的詩簡直如見其人。第十一節他說，「我的心哪，你爲何憂悶，爲何在我裏面煩躁。應當仰望神。因我還要稱讚祂。祂是我臉上的光榮，是我的神。」第五節他也說，「我的心哪，你爲何憂悶，爲何在我裏面煩躁，應當仰望神。因祂笑臉幫助我，我還要稱讚祂。」你可能已經注意到，第五節他說「神的臉」是他的幫助，但到第十一節他就說到「我臉上」的光榮。人在低潮時臉孔上一定會有所表現。只要你看一眼，就可從他的臉孔讀出他裏面的煩惱、憂悶、沮喪。在這裏，這位詩人的意思是說，不錯，我是在低潮中。但是，當我仰望「

神的臉」，就得到幫助；當我裏面比較暢舒時，臉孔也就變得好看，所以神是「我臉上」的光榮。憂愁、煩惱、沉悶，一盡消失，代之以寧靜、安逸、和諧，容光煥發。這不能像戴上假面具一樣，勉強裝出來，而是仰望神以後無可避免的結果。

這位可憐的詩人的光景如何？他的心頭像有千斤重的鉛壓住，看起來沉甸甸的。他憂傷、煩惱、愁慮、迷惘。不但如此，他又說，「我晝夜以眼淚當飲食。」在當時環境之下，他為自己煩惱，為即將來臨的事煩惱，為敵人的攻擊，為敵人對他以及他的神之明譏諷煩惱，這一切所有的都使他愁苦恐懼。終於他控制不了，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淚，並且茶飯不思「以眼淚當飲食」。相信各位都有過同樣的經驗，當你為某些事件憂心欲焚時，你一定茶飯不思，甚至看見飲食就厭倦。憂慮、煩惱會直接影響人的食慾。這就是靈性低潮的光景。

不幸在靈性低潮時，我們往往不知道自己的樣子會帶給人什麼樣的印象。看看這位詩人的光景，可以使我们得到警惕。因為我們給別人的印象，直接影響到神國的擴展，關係太重了。若然，當你靈性低潮時，想一想，如果你是別人，看見這幅意氣消沉的樣子，會有何感想，相信這一定對你有所幫助，可以激發你的意志。你願意像這位詩人一樣，讓別人眼中的你，是一個垂頭喪氣，晝夜流淚，不忠飲食，不願見人，心中充滿各樣愁煩的人嗎？

造成靈性低潮的原因何在？讓我們約畧地舉出幾個一般性的原因。第一個原因，也是最重要的，是

氣質。人類可分成各種不同類型的氣質。我開宗明義就舉出氣質，一定有人覺得詫異。或則有人要問，我們談的是基督徒的事，爲什麼扯到氣質上？人信主後，氣質不都改變了？你還是別在這題目上面作文章吧！這個問題非常重要，我必須先答覆。我認爲氣質，心理狀態，先天秉賦等，對於我們的得救問題毫無關係。無論我們是什麼樣的人，神總是同樣藉着在祂愛子裏面作成的方法，通過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拯救我們。這是我們對心理學，以及那些依據心理研究對基督教的批評的答覆。我要再強調，背景，氣質對我們的得救毫無影響。我絕對不承認心理學所謂「宗教情懷」這回事。試看，教會歷史上的人物，幾乎每一種類型的人都可以找到。今天教會中也一樣，什麼樣的人都有。這就是足以證明，不是某一種氣質類型的人才具有「宗教情懷」。雖然氣質毫不影響我們得救的基本問題，但是我們必須承認，它與基督徒實際生活體驗却有極大的關係。所以，我們分析靈性低潮這件事時，應該把它列爲首要考慮的項目。

聖經的教訓也是如此，要解決這問題，最要緊的是儘快認識自己是那一類型的人。雖然我們都是基督徒，同站在一條戰綫上，同蒙受救恩，有相同的基本需要，我們各人可能遭遇到的各種問題，困難、試煉、却因氣質的不同，而互有差異。處理靈性低潮時，千萬不可誤以爲既然同是基督徒，他們在各方面就一定完全相同，用一個方法就可以解決全部基督徒的問題，基督徒不全都一樣，而且也沒有這個必要。

我舉一個例子說明。我們都是人，身體構造基本上都一樣，可是實際要在世界上找出兩個完全一模一樣的人絕對不可能。隨便找出兩個人來，你一定可以發現他們之間有很大的差異；可是，你看過在街頭賣藥的那些走方郎中嗎？他們專賣「萬靈丹」，誇口可以醫治男女老幼疑難百症，還保證可以藥到病除。稍有一點常識的人就可知道，絕對沒有一種藥能兼治百病，即使專治一樣病的特效藥，效果及用藥量也因人而異，不一定每一個有這病的人用同樣的藥量就可治好。再舉另外一個例子。一般學校規定，所有學生必定要上體育課。這事本身並沒有錯，體育有益身體健康，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運動。但是，學童的身高、體重、及體能狀況並不完全一致，並且有的人特別喜歡運動，有的人不喜歡。有的人擅長運動，有的則否。如果學校當局不分皂白，強制規定每一個人都必須參加同樣性質，運動量相等，同樣劇烈的運動，那麼這種體育課就變成不公平，不合理了。

在今天這機械化世代裏，人們有一種傾向，想把人類也機械化。機械規格劃一，大小整齊，用同一套器具就可修理所有發生故障的機械。對人類，這是絕對辦不到的，前面舉出的兩個例子，已經說明在人類身體方面，根本不可能有一個劃一的規格。在精神或靈性方面，更不可像機械一樣，每一個人都那麼完整劃一。

很明顯的，人類可分兩種不同類型：即所謂內向和外向。內向的人眼睛經常往內看，外向的人則往外看。每一個人都屬於這兩種類型其中之一，無人能例外。而前者較容易遭遇靈性低潮。所以要談這個

問題，我們必須先了解自己是屬於那一題型的人。

我們說內向的人比較容易遭遇靈性低潮，但這並不是說，這一類型的人就比較差勁。教會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之中，有許多就是屬於內向的人。實際上我認爲，內向的人較有深度，外向的人一般都較膚淺；內向的人善於思想，作過一件事情之後，他一定還要左推右敲，一遍又一遍分析，擔心對別人可能發生的影響，又恐怕自己作錯或作得不好。有些事情明明作過就算了，已經無可挽回，但他還會有許多無謂的懊悔，就是放不下。這一類型的人，你一定見過不少。這一類型的人信主以後，也會把這一切善於思想的特徵都帶到靈性生活中。剛才提到，教會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之中有許多是屬內向的人，我想亨利馬廷（Henry Martyn），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請讀讀這位神重用的人的傳記，你一定可以看出他是屬內向的人。而且，很顯然他有內向得成爲病態的傾向。真的，一個內向的人，如果對某件事情總是放不下，常常自省，太過份了，就有變成病態的危險。

曾子教導我們，要每日三省己身。定期自省是每一個人應該學習的功課，可是切莫讓自省發展成爲病態。自省到了什麼程度才算過份，才算病態？我認爲，如果我們一天到晚，關着心門，自己在裏面翻來覆去思想、掙扎；如果我們想歸想，自省歸自省，却不採取任何必要的行動；如果我們整天愁眉不展，遇到人不談別的，只談自己的困難和問題，這就算過份，就算變成了病態。

要解決靈性低潮，我們應該從認識自己着手。知道自己的危險在那裏，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容易失

敗，然後我們才知道在那些方面必須特別提高警覺。從聖經裏面的許多先例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必須認清自己的長處和短處，不然很容易一失足成千古恨。就拿摩西作例子吧！聖經說，「他為人極其謙和，勝過世上的衆人。」可是他的失敗竟與他的謙和有關係。這位最謙和的人，只有一次沉不住氣而發怒，這一怒使他不得進入迦南地。看，了解自己，知道自己的優點和缺點是何等的重要。

如果我生性內向，我就必須小心，避免過份的自省，以致變成病態；如果我生性外向，我也必須有自知之明，時時提醒自己，不要落入外向的人會遇到的試探中。我們當中有些人生性就是比較容易患靈性低潮，但不要自暴自棄，這樣的人並不比另一類型的人差，先知耶利米，施洗約翰，使徒保羅，路得，以及其他許多著名的聖徒都是屬於我們這一類型的。我們這一類型的同伴真是太多了。既然我們屬於這一類型，就讓我們勇敢面對擺在我們面前的試煉吧！

造成靈性低潮的第二個大原因是健康情形。我這樣講，一定又有人覺得詫異。有些人認為，作為基督徒，健康情況如何對他都不會有絲毫的影響。這個看法極錯，健康情況對於基督徒具有莫大的影響力。身體健康和前面所講的氣質有很密切的關係，有時兩者之間甚至很難區別。很顯然的，氣質有一部分受到了身體健康情況的控制。所以，身體健康的問題，實際上也會造成靈性低潮。司布真就是一個例子。他曾在倫敦傳道四十年，是歷史上上一位真正偉大的傳道人。這位偉大的傳道人自祖先遺傳下，得着一種痛風症，這病在他有生之年，朝夕都折磨着他。到最後，他也是因這病致死的。司布真一生無時無

刻都在嚴重的靈性低潮掙扎中；顯而易見，造成他靈性低潮的原因是他的健康問題，就是痛風症。有許多人來找我作個人輔談，我發現他們靈性低潮的原因，很明顯是身體健康的問題。一般來說，疲倦、過度緊張、任何疾病等等，會造成靈性低潮。人是靈魂體三部份構成的，身體患病時，必定影響其他兩部份的。無論多偉大，多好的基督徒，在他們身體有問題時，總比其他時候容易遭遇靈性低潮，聖經中不乏這樣的先例。

我們應該隨時提防魔鬼的詭計，不可中了他的圈套，把原屬肉體的問題當作靈性的問題。但是另一方面在區別靈性和肉體時也要小心，因爲太注重肉體可能犯了靈性的罪還不自知。若是我們了解，肉體健康情況對靈性的光景有部份影響，如遇肉體健康稍差時，在適當範圍內，允許靈性稍微低沉一點，這樣處理起來就好得多了。

另外一個經常造成靈性低潮的原因，我們可以稱之爲「反作用」，就是蒙受一次大恩或經過一次不尋常的靈性體驗之後，隨之而來的反作用。羅騰樹下的以利亞，靈性光景之所以如此，在我看來，很顯然乃是對他在迦密山上大勝利（王上十九章）的反作用。亞伯拉罕也有類似的經驗（創十五章）。所以每當有人向我述說他們有何等奇妙的體驗時，我一方面固然和他們同喜樂，一同讚美神，另一方面却也小心翼翼地注意他們以後的行動，避免反作用的發生。只要我們事先知道有反作用這回事，並善加防範，這事是可以避免的，既然我們從神那裏領受到了這種不尋常的體驗，我們就有義務格外注意隨後的生

活，不讓反作用有介入的機會。

另一個原因乃是由於魔鬼，可以說魔鬼乃是造成我們靈性低潮的唯一首要原因。氣質和健康情形原來不一定會造成我們的靈性低潮，但是魔鬼能利用這兩種因素，使我們不但控制不了它們，反而讓它們控制了我們。魔鬼製造我們靈性低潮的方法層出不窮，我們必須隨時提高警覺，不讓魔鬼的詭計得逞。因為我們一旦落在這位不快樂詩人的光景中，他就可以拿我們的樣子去對世界上的人說：基督徒就是這副模樣，你願意和他們一樣嗎？

最後，追根究底，我們可以說，一切靈性低潮都是出於不信。若非不信，任魔鬼再兇也沒有我們辦法。我們就是不聽神的話，反而聽魔鬼的話，魔鬼的詭計才能得逞；這位詩人一再提到，「應當仰望神，我還要稱讚祂……」。為什麼？顯然他在低潮中，已經忘記了神，失去了對神的權能應有的信心，也失去了他與神應有的關係，所以才如此一再提醒自己。因此，歸根究底，我們可以說，靈性低潮的原因只是基於不信。

談過了原因之後，我們來看看應當如何處理這問題。不過本章我們只能很簡單的提一提。第一，我們必須學習這位詩人已經學會的功課，就是把自我控制在手中。這位詩人不是躺下來，獨個兒在那裏自艾自怨就算了，他採取了一個極重要的行動，把自我控制在手中。他不但把自我控制在手中，更重要的他對自己講話。他責問自我，「我的心哪，你為何憂悶，為何在我裏面煩躁？」有人或許會說，剛才

你不是說，一個人如果一天到晚在自己心裏翻來覆去思想，自省太過份會變成病態？現在你又說我們應該對自我講話，這豈不是矛盾，豈不是在自打嘴巴？

我說的話不矛盾，也沒有打自己的嘴巴。我是說，我們應該對自我講話，不要讓自我對我們講話。你了解其中的差別嗎？自我真是會對我們說話，不信讓我舉一個例子：每天早上你醒過來時，就會有一些思想襲上心頭，讓你想起了昨天的種種問題。這些思想不是你主動發出的，顯然是來自另一個源頭，這另一個源頭就是你的自我。如果你只聽自我對你講話，而不主動對自我講話，我敢說你的麻煩快來臨，靈性低潮隨着就要來了；所以應當趕快學習這位詩人的方法，他不讓自我對你講話，他主動責問自我，「我的心哪！你爲何憂悶？」他不讓自我征服他，製造他的低潮。自我對你講話時，你也可以這樣，站起來，斥責你的自我，「自我，你給我好好聽着，我要對你講話。」如果你是過來人，一定已經明白我的意思了。

靈性生活得勝的關鍵在於知道如何控制自我。你必須能把自我控制在手中，能對自我講話，能對自我傳道，能責問自我。如果你要過得勝的靈性生活，你必須敢於對你的心說，「你爲何憂悶，爲何在我要面煩躁。」你必須敢攻擊自我，責備自我，勸勉自我「當仰望神」。然後你還要提醒你的自我，神是誰，神是怎樣的神，神過去所做的事，祂應許以後要作的事。最後像這位寫詩的人，對自我、他人、魔鬼，和全世界公開宣佈，「我要稱讚祂，因祂的笑臉幫助我，祂是我臉上的光榮，是我的神。」

以上我們只是概畧地談談，本書以後各章將分別詳細討論。總而言之，要解決這問題，我們必須能夠控制我們的自我，就是我們心中的「他人」。不要只聽自我對我們講話，任由自我折磨自己，製造我們的低潮，反要敢於攻擊他，對他講話，責備他，鼓勵他，提醒他，你早已知道的事。魔鬼會控制自我，利用它來製造我們的愁苦，所以我們必須像這詩篇的作者，對自我說，「你為何憂悶，為何在我裏面煩躁？」不可以這樣。「應當仰望神，因祂笑臉幫助我，我還要稱讚祂。」「祂是我臉上的光榮，是我的神。」

「所以我們看定了，人稱義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

（羅馬書三：28）

2 根本大計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今天基督徒會落在靈性低潮中，有許多是因爲他們「本」沒「立」好。他們連最根本最初步的救恩之法都還沒認識清楚，却以爲自己已經知道了。本既不立，怎能喜樂的生活？繼前章討論詩篇四十二篇之後，本章將討論這一節關係得救問題的基本經文。

看得越多，想得越多，和人談得越多，我們就越發現，靈性低潮這個問題實在太普遍了。前章我們已經說過，基督徒生活在靈性低潮中是不幸的，他們不但失去了生活的意義和樂趣。更嚴重的是，低潮的基督徒對於基督教的信仰是一種反宣傳，會使人對基督教退避三舍。所以爲了神的國和祂的榮耀，我們必須深入研究，並解決這問題，讓我們處在這動亂不安，悲劇問題層出不窮的世界中，仍然有喜樂平安的基督徒生活，使那些未信主的人，從我們的身上可以看出，在這滔滔亂世，逆流激盪的時代裡，基督是他們唯一的盼望和答案。要達到這樣的生活境界並非不可能，新舊約聖經中，到處可以看到，那些

屬神的人無論環境如何惡劣，仍能過着這種吸引人的生活。顯然他們已經撲到了訣竅。

我們已談過靈性低潮的光景，以及造成這問題的一些主要原因。從那位詩篇作者的實例中，我們也看到應付這問題的主要方法是，知道怎樣對付自我，怎樣把自我控制在手中。別讓自我對我們講話，反要主動對自我講話，敢於責問他：「我的心哪，你為何憂悶？為何在我裡面煩燥？你沒有權這樣，你不可憂悶，也不可煩躁。」那位詩人就是這樣，他敢於對自我講話，和自我爭辯，責備、鼓勵自我，終於把自我帶回到信心的位置。所以後來他能夠臉上滿有光榮地對神禱告。

他所用的方法頗堪借鏡。處理靈性低潮的方法最主要是清楚對付並仔細檢討自我。如果我們還沒有體驗到救恩的喜樂或主裡的喜樂，其中一定有原因。我們必須從最根本開始，逐一詳細檢查任何可能的原因，不要遺漏一個，也不可把某些事情認為是必然的，而不加注意。和許多人談過這問題之後，我發現許多基督徒靈性低潮，不能享受真正基督徒應有的生活，原因就在這裡。他們以為最基本的救恩之法，自己已然已經清楚，別人也認為他們必然早已知道，事實上他們根本就沒有認識。

為什麼那些在宗教背景或基督教化家庭中長大的人，比其他的人容易患靈性低潮？為什麼他們所過的人生，往往就像一般人所稱的「暗淡的人生」？而且似乎毫無辦法擺脫籠罩他們的那一股低氣壓？不是他們不願追求，他們在教會裡面很熱心，對於神的事更是當仁不讓。看到別人過着真正基督徒喜樂生活的境界，再看自己的暗淡生活，他們也知道自己的需要。「為什麼我就不能像他們？我缺少了什麼？」他

們努力追求，狂讀那些偉大基督徒的傳記，想從他們的生活經驗中，找出自己所缺少的那種「什麼」。若有什麼屬靈的書籍，能夠指導讀者怎樣過真正基督徒生活，他們一定不會錯過。他們到處參加各種培靈會，各種退修會。他們不斷尋找，總沒有辦法找到他們缺少的「什麼」。他們的生活還是那麼暗淡，還是如此憂悶煩躁。爲什麼？

因爲他們根本還不明白某些最初步的救恩之法，自己却以爲早已明白了。不是嗎？他們從小就去參加崇拜，基本的救恩之法何止聽過幾百次，他們「必然」更早已一清二楚。誰也沒想到，問題竟出在這源頭。我不是說這些人不是基督徒，我只是說這樣的基督徒太可憐了。他們「本」沒有立好，却努力追求成聖的生活，捨本逐末當然徒勞無益。他們應該追求的是從頭開始，了解稱義的道理。

這一類的人實在不少數，他們是否已經得救，從神學立場來討論這問題很有趣。在我個人看來，他們無疑是基督徒，像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爲例，他在1738年，由倫敦前往牛津路上，和那位名叫布彼得(Peter Bohler)的莫拉維弟兄會(Moravian Brethren)的人談話之後，才真正清楚體驗到單單因信才能稱義的道理。可是我却不認爲一七三八年以前他不是基督徒。在這一年之前，他對聖經的所有教訓早已完全贊同，並願照着去做，不過只是沒完全理解領會其中的意義而已。如果考問他聖經問題，相信你沒辦法難倒他。可是論體驗，他可能沒有。在那一年以前，他想靠「行」以達到快樂的基督徒生活境界，他曾向牛津的囚犯傳過道；放棄在大學裡的團契，不辭艱險橫渡大西洋，前往新大陸喬治

亞向異教徒傳道。他想用這些方法取得真正基督徒生活的喜樂。可是他的根本問題是，他還沒有真正理解因信稱義的道理。他對本章特別要提出討論的經文「所以我們看定了，人稱義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可能沒有真正的親身體驗。按理講，一個在如此敬虔家庭中長大，又已經以全部時間奉獻作傳道工作的人，因信稱義這個最基本的道理，他「必然」沒有什麼問題，可是事實上問題就出在這裏。

目前許多基督徒靈性低潮，問題也一樣出在這根源。他們以為因信稱義這件最起碼、最根本的道理，自己「必然」已經明白。事實却不然，他們對這個道理從來沒有真正的理解。魔鬼就乘此良機，攪亂他們的心，讓他們關心追求聖潔，而忽略了這個最基本的道理。「本」不立，道怎能生？捨本逐末到頭來還是空忙一場。舉一個最淺顯的例子，地基沒有好，怎能在地面上蓋房子？可是撒但却慣用這個方法迷惑神的子民，只要不讓我們在這根本大計上打好基礎，他可以任由我們去追求那些聖潔公義的事；甚至在目前，撒但的這個老法子仍然靈驗無比。試看今天教會裡一般的人態度，那怕在這根本道理上一點根基都沒有，只要他有善行，人家都認為他是基督徒了。這正是猶太人最致命的問題。我們的主不斷責備法利賽人的原因，使徒保羅和猶太人爭辯的焦點；也都是在這問題上。在猶太人思想中，他們相信律法是神所賜的，人只要遵守它，就可以自救。他們認為只要能夠按照律法生活，就可蒙悅納，可以討神的歡心。他們對律法的真義不瞭解，妄想自己真的可以全守律法。結果他們隨着私意解釋律法，把它篡改為人能力所能遵行的規條。他們還為此沾沾自喜。從新約聖經的福音書及其他各經卷，我們

可以看到這種思想在法利賽人中尤其濃厚；其實他們極之錯誤。不幸，今天有許多人也犯了同樣致命的錯誤。我們必須認清，在追求聖潔的生活之前，有某些根本的真理，我們一定要弄得清清楚楚，然後才能夠享受基督徒平安喜樂的生活。

稍微研究保羅在羅馬書第三章的教訓，我們就可清楚看到因信稱義這一個根本的真理。這卷偉大而有力的書信，頭四章都是用來討論這主題。保羅所致力要說明的：人惟有信耶穌基督才能得到神的義。他在第一章16、17節已經說過：「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因為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這義是本於信，以致於信。如經上所記，『義人必因信得生』。」既然如此，為什麼不是每一個人都信？既然這是全世界未曾有過的最大的好消息，豈不是應該每一個人聽到之後都有相識恨晚的感覺？答案是：他們之不信是因為他們沒有感覺到那個需要。他們對「義」抱着一個錯誤的觀念；保羅在這裏說的「義」是和神有正當的關係。我們必須和神有正當的關係，才能算為「義」，然後才有可能達到基督徒平安喜樂的生活境界。大家都同意我們必須和神有正當的關係，才算為「義」。不過，這些人對「義」的觀念錯誤，對如何才算和神有正當的關係的看法不正確。他們不知惟獨要倚靠基督，却想靠自己，他們的基督徒生活才會過得如此悲殘；他們的問題和猶太人所犯錯誤有異曲同工之妙。我已經說過，在猶太人思想中，所謂「義」或和神有正當的關係，就是遵照他們按私意解釋的律法生活。其實他們對律法的看法和解釋完全錯了。他們曲解了律

法，結果神用律法來幫助他們更進一步認識救恩之法，在他們而言，反而成了獲得救恩的最大障礙。

保羅在這裏給我們的教訓，是在能夠享受基督的救恩之前，我們必須明白幾個簡單的真理。第一：知罪。我們必須確實知道自己是犯罪的。我想一定有人會問我，「你的目的不是要幫助我們過一個快樂的基督徒生活？現在你却向我們傳講『罪』，要我們知罪。這豈不讓我們更不快樂？你是故意叫我們更難過，更狼狽？」我的回答很簡單，「是的」。偉大的使徒保羅在這幾章聖經裏教訓的主題，是在體驗真正基督徒喜樂生活境界以前，必須經過一般難過又狼狽的階段。這話看起來似乎有矛盾，其實却是真理，也是事實。今天許多基督徒靈性低潮，真正的原因是他們沒有經歷過知罪的那段難過又狼狽的階段。他們跳過了這一個不可少的第一步。並且明明沒有走，却以為自己「必然」已經走過了，結果自然就無法達到快樂的基督徒生活的境界。

再引用一段聖經的話。老人家西面，手裏懷抱着孩童的主耶穌基督時，站着說了一句意義深遠的話，「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人中，許多人跌倒，許多人興起。」不跌倒就沒有興起。這是一個絕對的法則，可惜今天許多人忘記了這法則。聖經既然定下了這樣的次序，我們若要獲得基督的救恩，就必須照這次序按部就班走；歸根究底，真正知罪，才會迫使人歸向基督，才會使他知道他唯一的依靠是基督。我說在宗教環境，或基督教化家庭中長大的人，比較容易有靈性低潮，原因就是他們對罪的觀念錯誤，他們沒有真正知罪。有一位姐妹，她是在一個很屬靈的家庭背景下長大的，在教會中很熱心很活

躍。那時在她那一間教會裏，突然間有許多過去生活在罪惡中，犯了酗酒等罪名的人悔改信主。我還清楚地記得她看到這情形後對我說的話，她說：「不瞞你說，我真羨慕他們。如果我不是從小在基督化家中長大，能像他們那樣，從罪惡生活中悔改信主，那該是一件多麼難得的體驗。」你從她的話裏聽出問題來嗎？從她話中可以明顯看出，她還不會看見自己是一個罪人。爲什麼？像他們這樣的人，往往認爲真正行出來才算罪。不但如此，他們認爲罪也有分別，某些罪在他們眼中不是罪，只有那些特殊的罪才是罪。既然自己沒犯過這些特殊的罪，他們也就不以爲自己是一個罪人。有時候他們甚至很斷定的說：「我從來不以爲自己是個罪人；當然，這並不奇怪，因爲我從小就在基督化家庭中長大，我從來沒有受過試探要去作這些壞事。所以，我說我不覺得自己是一個罪人，你不必覺得驚訝。」他們的問題在於罪的觀念錯誤，以爲行出來才是罪，或是某些特殊的罪才是罪。他們還拿自己和別人比，行爲比別人好一點，他們就覺得自己不是罪人。他們既不會真正明白自己有罪，當然就不會感覺到接受主耶穌救贖的必要。他們聽過耶穌爲世人的罪而死的道理，也相信。可是就是看不見祂的死也是爲他們。看不見祂的救恩正是他們所迫切需要的。

保羅在羅馬書第三章所寫的，就是要讓這一類的人知道自己有罪，實際上從第二章起他就討論這問題了。他說：「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保羅接着告訴我們，「世人」是指猶太人和外邦人，亦是全世界的人，在猶太人眼中，外邦人當然是罪人，他們是化外之民，

是敵對神的。保羅對他們說：「且慢高興，你們也一樣是罪人。」猶太人之所以恨耶穌，把祂釘十字架；後來保羅之所以被敵對基督教的同胞惡待的原因，就是因為他說，猶太人和外邦人一樣，都是罪人。基督教的信仰堅持，那些自以為義，自認按照宗教規矩生活的猶太人，和外邦人中那些窮兇極惡的惡徒一樣，都是罪人。「世人都犯了罪」，猶太人和外邦人在神面前都同樣被定了罪。

今天仍然一樣，我們若要知罪，第一，必須掃除只有某些特殊的罪才算罪的觀念。由於我們在這方面已有根深蒂固的偏見，一下子要改過來實不容易。可是我們一日頑固地認為，我們沒有犯那些特殊的罪，所以不算罪人，那我們就一日不能知罪；讓我們再來看衛斯理約翰的例子，他是如何知罪的？有一次，他乘船橫渡大西洋時，遇見了大風暴。當時他被風浪嚇驚，他很害怕。可是他看到同船的莫拉維弟兄會的信徒們，却一點兒也沒害怕的樣子。雖然在狂風巨浪侵襲之下，他們仍然處在風和日麗的陽光下一樣平靜安祥。爲什麼自己驚怕，他們却不怕？衛斯理約翰知道，自己對神的認識沒有那些人深刻，他認識到自己在神面前的虧欠和需要。這樣的認識，往往就可帶領人知罪。

若要知罪，另一件重要的事，是不要拿自己和別人比，却要直接和神的律法比。神的律法不僅是：不可殺人，不可偷盜等的誡命。如果單是這樣，很多人就可以說：「我沒犯過這些罪，所以我不是罪人。」神的律法還包括：「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說，要愛人如己。」（馬可福音十二；30—31）。不要以爲那些犯了酗酒等等罪的人，以及報紙的新聞版上那些犯

罪案件的主角才是罪人。如果我們沒有全心全意愛我們的神，我們就是罪人。這是判斷我們是否有罪的唯一標準。爲什麼說「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原來神造人，目的是爲了祂自己的榮耀，祂要人全然爲祂而活，祂要人作爲祂在地上的表證，成爲宇宙萬物的主人。所以人的生活應該繼續保持與祂的相交，應該榮耀祂。因此一本教義問答書上，有一條寫道：「人的主要目的是榮耀神，永遠以祂爲樂。」如果我們的生活不是如此，即使你明白這道理，並把它背得滾瓜爛熟，你仍然是一個罪人，你那些要坐電椅的死囚沒有分別。

現在所講的是我自己的經驗之談，因爲我自己是在一個有宗教背景的家庭中長大的，神也給我機會，讓我時常能夠幫助一些和我同樣環境下長大的人。

容我換一個角度，來說明以上我要表達的真理。人原來應該認識神的。只有相信神，或相信某些有關神的事仍然不夠。最主要的是，我們必須認識神。因爲只有認識神，才算是基督徒，才有永生。主耶穌在約翰福音十七章第三節說：「認識祢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祢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所以我們自我判斷的標準，不是「我作過什麼事。」或「我的行爲如何？」而是「我認識神嗎？我真正認識基督嗎？」我說認識神，意思不是熟悉那些有關神的資料，而是認識祂本身，以祂爲榮，以祂爲個人生活的中心，以祂爲個人整個存在的靈魂，以祂爲個人喜樂的源頭。這是神本有的地位，也是我們副應盡的本分。如果我們沒盡到這樣的本分，我們就是罪人，等於犯了滔天罪行。換句話說，如果我們

沒有完全爲神的榮耀而生活，就是犯了罪。不錯，如果犯了那些特殊的罪，我們在神面前的罪債就更重。不過，即使我們不犯那些重大的罪，只要我們覺得自己的生活還不錯，爲自己的成就驕傲，看不起別人，覺得比別人好，這都是犯了罪。

如果你認爲自己比別人好，比別人更親近神，你就犯了最大的罪。其實你並不見得比別人好。這樣的態度和在聖殿裏禱告的那位法利賽人完全一樣。他的禱告是：「神阿！我感謝祢，我不像別人，也不像這個稅吏。」這種態度實際就是最大的罪。有這態度的人看不到自己的需要，也不知道自己需要神的赦免。常常可以聽人說：「我向來不感覺自己是個罪人。」說這句話的人應該被判最重的罪。因爲這句話表明了，他對神，對自己都沒有真正的認識。請你讀一讀保羅在羅馬書第三章的辯論，你會發現他所講的很合邏輯，你一定會認爲所作的結論是順理成章的。「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我們曉得，律法上的話都是對律法以下之人說的，好塞住各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審判之下。」如果你一直都沒有覺得自己在神面前是有罪的，那麼你就是還沒有認識神，不能享受在基督裏的喜樂。因爲「耶穌來是爲救罪人，不是救義人。」「無病的人用不着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所以最要緊的事是知罪，我們必須知道自己有罪，自己在神面前一點都不值得，自己的罪已經被定了，自己在神的面前完全失敗了。如果我們不認識這一點，生活上肯定絕對沒有喜樂，絕對沒有辦法擺脫我們的低潮。知罪是真正體驗救恩不可少的第一步。

現在再談第二件事。一個真正的基督徒，必須明白神在基督裏的救法。這救法是一個大好的消息。保羅寫給羅馬教會的信，實際上是對他們說：「我對你們傳的，是神的義在基督裏顯明了。」他不是講人對基督的看法，祂來到世界的目的，神在基督裏作成了事，也不是討論基督只是一個模範或是還有其他的身份。談這些都沒有用。他講的是神的義在基督裏顯明了。救恩全部在基督裏，惟獨倚靠基督才能得到這救恩。人必須體會到自己已經走頭無路，別無倚靠，然後才會來找他唯一的倚靠，就是基督，這樣才能成爲真正的基督徒。否則他若還想靠別的，一定不能達到基督徒快樂的生活境界。

爲什麼說：「神的義在基督裏顯明？」因爲律法是神頒佈的，祂必須照律法行。所以神就差遣基督到世界來，讓祂成了肉身，取了人性，以人的身份過一個完全遵守律法的要求，完全順服忠心於神的生。活。不但如此，保羅在他那一段有關贖罪的著名經文裏又說：「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是憑着耶穌的血，藉着人的信，要顯明神的義。因爲祂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好在今時顯明祂的義，使人知道祂自己爲義，也稱信耶穌的人爲義。」神說過，犯罪的祂必懲罰，祂的懲罰就是死，卽和祂的面隔絕，神的話言出必行，所以神人和好之前，人的罪必須先除去。爲此神就設立基督作挽回祭，讓祂擔當了我們的罪，承受我們應得的懲罰，爲我們除去了一切的罪。既然祂已經照祂的話，在十字架上面懲罰了罪，現在祂就可以正當當地赦免我們的罪，使我們可以與神和好了。這樣藉着基督一方面證明了神自己是義；另一方面，神也可以稱那些信耶穌的人爲義。這就是基督的義，就是「神的義在基督裏顯明了。」

保羅說，神的救恩之法，就是把這在基督裏顯明的義賜給我們。只要我們看見自己的需要，來找神，向他認罪，神就把祂兒子的義賜給我們。祂把基督的義歸給我們以後，就視我們爲義，並且宣佈我們爲義。這就是救恩之法，也就是因信稱義的基督教救贖之法。簡單的說，就是我看見，我相信，除主耶穌之外，我別無倚靠。保羅說得好：「既是這樣，那裏能誇口呢？沒有可誇的了。用何法沒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麼。不是，乃用信主之法。」保羅是在責備猶太人無知，想倚靠別的事。他說，你們誇口你們受了割禮，你們有神的聖言，你們是神的百姓，算了吧！你們不能靠這些遺傳，也不能靠你們的祖先，你們沒有可誇口的，你們必須有倚靠基督和祂完全的工作。猶太人並不比外邦人優越。「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我們無論如何，絕對不能倚靠自己，惟獨要單單仰望基督。

我舉一個簡單而實際的例子，讓你參考，可以作你自我判斷的標準；我常有機會和人談論到稱義的問題。我對他們解釋稱義的方法後，又告訴他們，一切救恩都在基督裏，惟有倚靠祂，神就要把祂的義加給我們。把一切說清楚以後，我就說：「聽了這些，你是不是覺得高興？你相信嗎？」他們說：「是的。」我又說：「那麼現在你就願意作基督徒嗎？」他們在猶疑。我知道，他們還沒有明白。於是我說：「怎麼回事，你還猶疑什麼？」你們說：「噢！我覺得自己的修養，還沒有好到可以作基督徒的程度。」我立刻就知道，剛才我自費了一番口舌。他們仍然想靠自己，他們仍然想等到自己的修養夠時才作基督徒。他們要靠自己去賺取救恩。「我覺得自己的修養還沒有好到可以作基督徒的程度。」這話聽

起來滿謙遜的，實際這是魔鬼騙人的詭計，只要你想靠自己，想等到自己修養夠時才作基督徒，那是不可能的。你中了魔鬼的圈套，這等於明白却拒絕相信神。你的生活不快樂，滿是憂悶煩躁，乃是意料中之事。因為從來沒有人能靠自己修養好，然後才作基督徒。不錯，在我們的生活中，有時候我們會覺得自己相當不錯。但是過一段時間，我們又會覺得自己並沒有先前所想的那麼好。和那些聖徒們的生活一比，我們更是羞愧。我們絕對無辦法修養到「夠好」的程度。

基督裏的救恩，不是靠自己，乃是完全靠基督。我們承認，我們還不夠好，而且也永遠無法達到「夠好」的程度。但是基督夠好，那就夠了。無論我過去做了多少壞事，無論我是一個罪惡滔天的人，只要信祂，在祂裏面，我和那些可尊敬又自以為義的人一樣，都可以做基督徒。撒但曾經用這方法，剝奪了許多基督徒的喜樂，你要當心；再換另外一個說法。從神的救恩和稱義的立場來看，我們中間所有的一切差異都可一筆勾銷，將來決定我們是否有罪，不是憑我們過去的行爲，而是憑我們與神的關係，要和神有正當的關係，我們必須仰望基督，並且完全倚靠祂，不倚靠別的，不認爲某些特別的罪才算罪，不和別人比，惟獨全然倚靠基督，就像一首詩歌裏面寫的：

「凡我盼望別無根基，

惟靠救主流血公義，

除此以外更何可憑，

惟全信靠耶穌聖名，

主於基督磐石永固，

其餘根基全是沙土。」

有了這樣的信心，然後你就能夠更進一步，大膽地說：

「律法和神的可怕，

對我不再發生效力，

我主的順服和寶血，

遮蓋我一切的罪孽。」

若要解脫靈性低潮之苦，第一件應該作的事，就是將過去的一刀兩斷，不要惦念過去那些罪惡的生活。因為舊事已過，一切都在主耶穌裏被撤銷，全然被基督寶血遮蓋了。然後你不要妄想靠自己，也不可想靠自己修養得夠好時才作基督徒。惟獨要仰望主耶穌基督，且要單單仰望祂，這樣才可達到基督徒喜樂的生活境界。你不必決心過一個較好的生活，不必禁食，也不必流淚禱告，只要和這首詩歌一樣：

「我的信心惟靠基督，

祂為贖我罪孽而死。」

只要跨出這一步，你立刻就體驗到以前未曾有過的喜樂和解脫。「所以我們看定了，人稱義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讚美神，祂為我們這些絕望中的罪人，安排了這樣奇妙的救恩。

「他們來到伯賽大，有人帶一個瞎子來，求耶穌摸他。耶穌拉着瞎子的手，領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問他說：『你看見甚麼了？』他就抬頭一看，說：『我看見人了。他們好像樹木，並且行走。』隨後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復了原，樣樣都看得清楚了。耶穌打發他回家，說：『連這村子你也不要進去。』」（馬可福音八：22—26）

3 你看見了嗎？

本章我們要用耶穌醫治這位瞎子的神蹟，來討論靈性低潮的問題。

前章已經談過，我們關心這個問題，因為基督徒不但不應該落在這種可悲的光景中；同時更是爲了今日整個教會的大局着想。容我大膽地說，今天教會在世界上地位之衰微，原因之一乃是落在這光景中的基督徒太多。如果每一個基督徒所過的生活都能依着新約聖經的教訓去實行，教會就不會遭遇福音工作的困難，隨即可迎刃而解；因爲我們這些基督徒在日常生活、行爲、見證各方面沒有好的表現，今天教會才會受到影響，願意相信主耶穌基督的人才會那麼少。爲了這些原因，這問題非要立刻解決不可。

第一章我們已經概略談過這問題。前一章我們也從另一個角度討論過這問題。我們看到，有些基督徒靈性低潮，乃是因爲他們沒有真正清楚了解因信稱義的根本道理。改教運動以前，這是教會最大的問

題。改教運動重新發現了因信稱義的中心道理，才把久已被遺忘的平安喜樂再一次帶回教會的生活中。因信稱義道理的再發現，不但使馬丁路德深切體會而歡欣，神也使用他，引導別人認識這真理。因信稱義的道理可以帶給人喜樂；雖然我們不敢說沒有清楚了解這真理的人就不是基督徒，但是若能讓他們也了解這真理，他們的生活就可以不必再那麼煩惱。他們立刻就變成一個滿有喜樂的基督徒。

本章我們將從另一個角度，進一步思想這個問題。我們要用的經文是馬可福音八：22—26。讀過這段經文，你必發現，從好幾方面看，這件神蹟實在是主耶穌所行一切神蹟中最特別的一次。醫治這位瞎子的經過是這樣的：祂拉着他的手，領他到村外，吐唾沫在他眼睛上，又按手在他身上，然後問他說：「你看見什麼了？」他抬頭一看，說：「我看見人了。他們好像樹木，並且行走。」隨後我們的主又按手在他眼睛上，吩咐他再看。這一次，這人的眼睛完全恢復「一樣樣都看得清楚了。」

這神蹟不是偶然發生的，它寓有極深刻的意義。主曾經醫治過其他的瞎子，祂說一句話，瞎子立刻就可見。祂有這樣的能力，為什麼這次不用，却採取這樣的方法醫治他？這個瞎子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他的病也不比別人重，我們的主為什麼必須分兩階段醫治他？我們必須知道主耶穌不是爲了神蹟而行神蹟，祂所行的每一件神蹟都含有深遠的意義，實際上祂的每一個神蹟都可以說是一個活的比喻，要讓人更明白祂的教訓。我這麼說並無意味煞了神蹟的歷史真實性。我的意思是主耶穌利用實際發生過的神蹟，當作比喻，幫助人明白祂的教訓。那麼，主行這件不平常的神蹟，目的是要幫助誰明白這重要的

教訓？

有人說，這個神蹟的教訓主要是針對祂的門徒。我很贊成。在行這神蹟之前，門徒渡海到這邊來，他們忘了帶餅上船，船上除了一個餅以外，沒有別的食物。他們爲此憂慮，爲此煩惱，我們的主教訓他們說：「你們要謹慎，防備法利賽人的酵和希律的酵。」門徒就彼此議論說：「這是因爲我們沒有餅吧！」他們缺少屬靈的悟性，只了解耶穌所說的話的表面意思，聽到了「酵」就想到他們忘了帶餅。主在他們身邊，可是他們對祂還沒完全認識，他們只爲餅煩惱、焦急不安。所以我們的主就連續用幾個問題問他們，喚醒他們的記憶，激發他們的思想。最後祂說：「你們還是不明白麼？」實際上祂是對他們說：「我和你們朝夕相處，對你們耳提面授，你們似乎都不瞭解我。何必爲只有一個餅而煩惱？你們不是親眼看過我用幾個餅幾條魚，一次讓五千人吃飽，又一次讓四千人吃飽嗎？怎麼你們對我還不瞭解？」我相信主耶穌的目的是要藉這神蹟來教訓門徒，讓他們認識自己的光景。

這個神蹟對今日所有的基督徒也具有同樣的教訓。本文的目的是要和讀者分享這神蹟裏面的重要教訓。主治這瞎子時，先吐唾沫在他眼睛上，然後問他：「你看見什麼了？」他說：「我看見人了，他們好像樹木，並且行走。」你瞭解他的光景嗎？你說他是瞎子吧！他不再是瞎子了；你說他不是瞎子吧！他雖能看見，不過，所看見的人好像樹木，並且行走。你說他到底是不是瞎子？你不得不說，他是瞎子但也不是瞎子，他不是瞎子但也是瞎子。

今天有許多人像這瞎子一樣，還停留在第一階段。你說他是基督徒，又不像基督徒。說他不是基督徒，又像基督徒。有時你和他談話，會覺得「這人是基督徒。」但是下一次再見面，你就有了疑問「這個人不是基督徒，不然他不會說這種話，不會作這種事。」你每次和他見面，印象都不相同，你無法確定他到底是不是一個基督徒。你沒辦法說他到底算不算是個瞎子。

不但別人對他們的「身份」拿不定主意，他們對自己也沒有把握。這一類人參加崇拜時，心裏很有把握：「是的，我相信我是一個基督徒。」出了禮拜堂，又遭遇到一些事情，他們剛才滿有把握的話，立刻又動搖了，「我不可能是一個基督徒，不然我不會有這樣的思想，我不會做這些明知不該作的事。」他們有時覺得自己既是基督徒，有時又覺得不是，正如別人對他們的「身份」拿不定主意一樣。他們不但對自己的身份模糊不清，對基督教信仰的認識也是一樣。說他們不認識吧！也不對，因為他們對基督教信仰的認識已經足夠破壞他們在世上的享樂。說他們認識吧！他們對基督教的認識還不足以使他們能過一個快樂的生活。他們不敢享受世俗之樂又不能體會主裏的喜樂，結果他們就生活在低潮之下，終日悵快寡歡了。留意你四周的人，相信你可以發現，這一類的人比比皆是。落入這種光景真是不幸。我要說，無論何人都不應該落在這光景中，更不該有人逗留在這光景中。

爲了幫助這類人，讓他們能看見自己，爲了幫助讀者認清這種光景，我要採用稍微迂迴一點的方法，來加以說明。

主第一次按手在他眼睛以後，那位瞎子說：「是的，我看見了。我真的看見人。但是有點不對勁，我看見人好像樹木，並且行走。」不錯，落在這光景中的人可以看到某些東西。他們往往可以清楚看到，自己當時在某些方面確實有些不對勁。他們對自己不滿意。有些事情引起他們對當時的自己感到悵悵不滿足。也許起初他們對自己的一切很滿足，也許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他們仍沒有發現什麼不對勁，他們還很滿意。可是現在却不然了，他們不再喜歡過去的一切，他們對過去的生活有了全新的估價。我不必詳說，讓我們觀察一下目前生活在這光景中的人就可明白。有些人很喜歡報紙的花邊新聞，他們對社交圈，影劇院的生活心嚮往之，覺得「像這個樣子才叫生活」。可是不用過多久，他們就會看到這種生活的虛惘、浮華、空洞。他們對這種生活就有一種深沉的不滿足之感覺。他們已經看清楚，過這種生活根本就不聰明，這根本就是一種空虛的生活。他們對自己不滿意，他們不能繼續照當時的方式生活下去。目前處在這種情形中的人還很多，已經走過了這階段的人也不少。在這一階段中的人，雖然還沒肯定看見基督教是正確的，但他們已經看到世界上其他的一切都是虛空，全都是錯的。可惜有許多人往往經過這一階段後，就走入歧途、變成了憤世嫉俗，頹廢沮喪的人。

這一類的人不勝枚舉，而且有許多人的例子頗富戲劇性。我記得在倫敦有一個很傑出，也很有名的外科醫生。出乎親友意料之外，他突然宣佈放棄一切工作，去一條船上當隨船醫生。原來這位醫生在外科醫學界是知名人士，在同行中贏得極高的聲譽。可是一夕之間，他看破了這一切。他仔細考慮的結果，

認為再照他當時的生活方式生存下去，也得不到永久的滿足。他把一切都看破了，可惜他沒有認識基督成爲基督徒，他終於變成了一個憤世嫉俗的人，把一切都丟棄了。像這一類的人比比皆是。他們看穿了一切，也拋下了一切。然後獨自跑到一個孤寂的地方，尋找心靈的滿足。雖然沒有成爲基督徒，但他們也可能會找到了相當程度的平安和喜樂。

不過，並非所有這一類的人，最後都變成憤世嫉俗的人，他們之中有一部份人可能有進一步的看見。他們看到像登山寶訓和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那樣的基督徒生活確實非常好。在他們看來，像這樣的生活簡直沒有任何瑕疵可以挑惕。他們看見了基督徒的生活才是真正有意義的生活。他們可能也讀到某些聖徒的生活記錄，他們深深體會到，這些人與衆不同，他們確實有不同凡響的素養。過去也許他們對基督教沒有興趣，但是現在他們看得比較清楚，態度也變了。他們對登山寶訓和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所描寫的生活方則不勝嚮往。他們相信，只要每一個人都過這樣的生活，這世界必然就變成了樂園。

不單如此，他們之中有些人，還可能更進一步看到耶穌基督是他們唯一的盼望。他們有一點覺得耶穌基督是救主。請留意，我是說他們「有一點覺得耶穌是救主。」沒有辦法清楚說明爲什麼，但是他們確實看到耶穌這人能幫助他們。他們也清楚看到基督教是這世界的唯一盼望。過去或許他們對基督教沒有興趣，對耶穌不曾給予較鄭重的考慮，隨便就推到一邊去。但是現在已經不同，他們已經清清楚楚看見世界的虛空，也看見了某些基督徒的生活確實有出人之處。他們也發現，基督徒生活之所以能與衆不同，乃

是因爲耶穌基督的緣故，所以他們就「有一點覺得祂是一個救主」。因此他們開始對祂有興趣，加以留心。他們便看得更清楚了。

我們甚至可以說，這些人比我們前章所討論的那一類人更勝一籌，因爲他們知道，不能靠自己得救。前章我們所討論的那一類人，問題是他們對因信稱義缺少清楚的瞭解，他們妄想自己得救。但是這些人已經清楚看見，靠自己無法得救。各種靠自己求解脫的生活，他們也許都試過了，就是得不到滿足。所以他們一看到真正基督徒生活的表現，他們就知道，這樣的生活靠自己一定無法達到，必須另找方法。他們清楚看到，人無法靠自己得救。

有些人或者以爲，我把這一類的人說得太好，捧得太高。其實我所寫的都是實際的。主耶穌問那位被醫治的瞎子說：「你看見什麼了？」他回答：「是的。」他確實看見了，他看見人。不過他還看得不清楚，他看見人「好像樹木，並且行走。」剛才我們所討論的這一類人，已真正看見了一些東西。我很肯定的說，以上所寫的，他們真的都看見了。可是他們所看見的，仍然迷迷糊糊，仍然「好像樹木，並且行走」。他們看得不夠清楚的事，一一細數不容易，我且舉出三件最重要的事說明如下。

第一，他們對某些真理沒有清楚的了解。我說他們「有一點覺得基督是救主」，原因即在此。他們雖然「有一點覺得」，却看不見祂爲何是救主。他們對基督的死，以及祂死的必要性仍然不明白。他們也不明白重生的道理。與他們談起來，你就可以發現，他們對這些事的觀念模糊不清。他們說他們看不

見這些，這是事實。你一定遇過不少這一類的人。他們不滿意自己的生活，他們對基督徒的生活頗有好感，甚至他們會和你大談基督是救主。可是他們就是「看不見」那些真理。結果他們的生活依然那樣悒快寡歡、愁腸百結。

第二，他們的心不專一。雖然他們看清了許多事，但是他們仍然沒有在基督裏面找到喜樂。作基督徒之後，他們仍然那樣悒快寡歡。他們必須時常提醒自己，基督徒是應該喜樂。他們快樂的外表時常必須勉強裝出來。由於他們作基督徒仍沒有得到真正的快樂，他們的心就不專一於基督教的信仰，他們在能力範圍內，四處尋找喜樂。如果神許可，關於這一點我打算另闢一章詳細討論，我們現在只有約略地提一提。

第三，他們的意志不集中。這一類的人就是看不清楚，為什麼作爲一個基督徒以後，有些事必須作，有些事就不可作。他們看來，這樣的生活太偏狹了；大致上說來，他們已經撇棄過去的生活方式，接受基督徒的生活方式，他們已經承認基督是救主，可是一旦要把祂的教訓實際應用在生活時，他們的意志就不能集中，就發生分歧，不能清楚決定應該怎麼辦。所以這一類的人常常會問，這樣作對不對，那樣作應不應該。他們的意志裏面常常鬥爭，沒有平靜的日子。我這樣說並不過份，實際的情形就是如此。讀者之中一定有不少人曾經歷過這樣的階段，你們的親身經驗就可證明我此言不虛。

人的悔改經驗和主耶穌行神蹟醫治瞎子一樣，有些人立刻就看清楚了一切，有些人却必須經過幾個

階段才能完全看清楚。我們現在所討論的，就是這一些走第一階段，看是看見，但却看不清楚的人。主耶穌所行的這個神蹟中，那位瞎子爲什麼在第一階段看是看見，却看不清？爲什麼有些人可以說他們是基督徒，也可以說他們不是基督徒，身份如此曖昧不明？無疑的，有時佈道者要負責全部的責任，因爲他們只關心他們初步的信主工作，他們只注重佈道會信主人數的報告，不管培養工作，信主之後就讓這些人留在第一階段，結果他們就遇到了這問題：看是看見，却看不清。

但是錯誤不一定常常都是在於佈道者。往往這類人自己也犯了錯誤。第一：這些人常常喜歡迷迷糊糊的信，不願意看得那麼清清楚楚。爲什麼？我們無法深究。我認爲他們之所以有如此的態度，乃是因怕看清楚之後，他們就必須作某些事，負某些責任；越是諱深莫測，叫人摸不着頭緒的宗教，越是能吸引人。因爲信了這樣的宗教，你大可迷糊一世，只要按着規定的方式，參加宗教的儀式就行，那多舒服。我看，天主教能夠吸引一部份人，原因即在此。可是基督教就不如此，聖經裏面的道理，是即是，非即非，清清楚楚的。人一看見，就不能再迷迷糊糊下去，他必須作了決斷，必須有所選擇。這些人不喜歡這樣的宗教，他們說，「你別太認真，別那麼死板吧！我就是不喜歡這方式。我相信基督教，但是我覺得你的觀念太偏狹，太嚴格了。」我猜這樣的人你一定見過不少。可是要小心，一棋之差全盤盡輸，如果開始時對基督教持一種迷迷糊糊，不求甚解的態度，不久他一定可以發現，他的光景正像那位只得到一半醫治的瞎子，看見「人好像樹木，並且行走。」如果你開始時對基督教的信仰，就不太認真

瞭解，不想要清楚，當然一定看不清楚。

第二，這一類人從來就沒有完全接受聖經的教訓，也沒有接受聖經的權威。在我看來，歸根究底，這就是造成這種光景的全部原因。他們對聖經沒有全面絕對的順服，如果我們能像小孩子那樣，聖經說什麼就相信什麼，虛心接受聖經裏面的教訓，就絕對不會有這些問題的發生。這些人却不肯如此。他們把自己的觀念和屬靈真理混在一起。他們說，「基本上」他們是根據聖經的。就是這句「基本上」害了他們，因為他們以這「基本」為出發點，然後就照着他們的私意，隨意增刪發揮。他們接受一部份的真理，但是他們希望把老生活裏面的某些觀念和人生觀也帶進來。屬血氣的事和屬靈的事他們涇渭不分。他們說，他們喜歡登山寶訓和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他們宣稱相信耶穌是救主。但是却說，不過我們對這些道理不可太死板，也不可太認真。他們認為信仰也要適可而止。他們說：「環境改變了，今天的生活已經跟過去大不相同。」所以他們不願意完完全全接受聖經的權威。爲了使他們的信仰合乎「適可」之道，他們就隨意解釋增刪聖經，揚棄了那些他們所謂不合時代的東西，使它成爲合乎他們心目中的二十世紀觀念的道理。其實，聖經是神的話語，沒有時間限制，既然是神的話語，我們就應該完全順服。我們也應該相信，神總是有祂最合適的方法，應用在每一個世代的人。

第三，因爲他們對教義沒有興趣。有時這些人很傻，他們傻到竟然把研經讀物和教義相提並論。他們對教義沒有興趣，只喜歡聖經註釋之類的讀物。他們說，聖經裏面的教訓他們願意接受，可是前人所

制定的教義之類的東西，他們却不理會。真令人難以置信，他們竟然把研經讀物和教義分開，當作兩可作對比的東西。如果不是爲了表達某些教義，聖經有什麼用？如果不能引導人認識真理，研經讀物又有什麼價值？這些人喜歡教義原因不難瞭解，因爲教義可以直接迫使他們作一抉擇，叫他們不能再作爲一個袖手旁觀的清閒者。教義使他們讀起來坐立不安。那些屬靈的讀物，他們可以躺在安樂椅上，像欣賞文學作品一樣，當作消遣。教義却不然，它能鑒察我們，也能迫使我們省察自己，它直接對我們講話。在它面前，我們無所遁形，所以他們不喜歡。如果我們開始時就不喜歡教義，反對它，當然我們就不可能看得清楚。

教會制定信經，把教義和教條容於信仰裏面，目的就是要讓基督徒能看得清楚，幫助信徒有清晰的思想；早期教會，福音是代代相傳下來的，後來有些人所講的話與事實有了出入。例如就有人說，基督沒有真正成了人的身體，祂在世界上不過是一個幻象而已。還有其他種種異端邪說出現，不一而足。許多人被迷惑，許多人感到困惑不解。因此教會才着手把教義制定出來，成爲「使徒信經」之類的信經。早期的教父們，不是因爲一時心血來潮，就隨着高興制定了這些信經，乃是迫於實際的需要。因爲他們若不把真理劃定一個界限，加以維護，恐怕有許多人會被異端邪說引誘了；揚棄前人給我們修好的路不走，偏偏反對它，我們自然看不清楚，我們的生活自然就會悒悒寡歡，愁腸百結。充份瞭解並領會聖經教義，可以叫我們屬靈的眼睛看得清楚。

最後一點，因為有許多人沒有按照正確的先後次序接受聖經教義。這一點很重要，如果篇幅許可，我當另闢一章討論。在這方面我是過來人。在接受贖罪教義之前，不能接受重生的教義。在清楚瞭解你在神面前的地位之前，不能追求重生得新生命。同樣在稱義之後才可能有成聖。如果本末倒置，不按部就班，往往會造成這種看是看見但看不清楚的光景。就像買東西，還沒有錢你就不要想買什麼東西，東西還沒有買到，就不要想要怎麼享用。不然只有徒增渴望和焦慮，使人看不清現實。同樣會本末倒置，最後可使人變成沒有受教之心，使他們的靈性迷糊不清。變化可以說看得見，但是也可以說看不見，這就是變化後的模樣兩種不同的狀況。

那麼，處在這種光景中的人應該怎樣加以治療？現在我們只能談談一些原則性的方法。第一，很明顯的，不要過早說，瞎眼已經被治好了。這是一種很強烈的試探。在這次神蹟中，這位瞎子一定也受過這樣的試探。他眼瞎已經有一段時間，主耶穌又已經吐唾沫在他眼睛上，並且問他說：「你看見什麼了？」他說：「我看見了，」他很可能極想宣佈，「我已經能看見了。」不錯，從一方面看，這個人已經能看見。但是他的視力還不完全。在沒有完全得醫治之前，原來不應該作什麼見證的。可是人很容易犯這錯誤。我很了解他們的心理，不過，我勸諸位千萬別這麼作，不然就走錯了這一步，麻煩就隨着來臨。可嘆的是，今天有許多人明明還看得不太清楚，視線還很模糊，由於受到了別人的慫恿和壓力，就宣稱他已經看見了。他們對別人說，他們看見人好像樹木，並且行走。結果不但害了自己，他們的見證

也可能把別人導入了歧途。

第二，和前者正相反，有些人很悲觀；前者還看不清楚就急着要去告訴別人，他已經看見了。這一類的人卻覺得一切都沒有希望，他們說：「祢已經吐唾沫在我眼睛，祢已經按手在我身上。我看是看見了，但是我所看到的只是：人好像樹木，並且行走。」常常有這一類的人來找我接談，他們埋怨他們不能清楚地理解真理。他們在迷惘中發出了絕望的聲音：「我怎麼看不見？我看我已沒有希望了。」結果他們不再讀聖經，不再禱告。撒但用這種方法不知騙了多少人，不知讓多少基督徒對真理心灰意冷，不再追求。留意切不可信撒但的擺佈。

我們不可過早宣佈已經看見了，也不可對一切都悲觀，正確的態度是我們要按照實際情況誠實地答覆主耶穌的問題。這是治療這種毛病的唯一秘訣。在行這神蹟時，祂問那瞎子：「你看見什麼了？」他據實作答：「我看見人了。他們好像樹木，並且行走。」他能夠得醫治，就是因為他按照實際情況誠實的回答。問題在於我們是否願意據實回答，可是往往我們沒有真正明白自己目前的實際情況，不知自己能見多少，不知自己是否把事情看得清楚；你有快樂嗎？你真正看見了嗎？不管有沒有，我希望本文能幫助你認識自己的光景。然後我們還要再進一步自問：「我認識神？」「我不但認識救主耶穌基督，也知道祂是我個人的好朋友嗎？」「我有基督徒應有的那種『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大喜樂』的生活嗎？」「我看見嗎？」不管答案是肯定或否定，我們必須誠誠實實地認清這些問題。

最後一步是，把自我完全順服於主耶穌。這個瞎子不拒絕主耶穌給他的第二階段的醫治，他還以此為樂。我相信如果我們的主不給他進一步的治療，他也會主動提出要求。我們應該學習他的態度。勤讀神的話語，不要再疑問，按部就班主動依序追求，要有「不惜付任何代價，一定要明白這真理」的決心。要有小孩子一樣的信心，完全依靠祂，完全順服祂，求祂給你清楚的看見，給你清晰的視力，讓你作一個完全的基督徒。祂有能力使你的願望實現，也願意達成你的願望。祂所作的每一件事都是完全的，都是美好的。這位瞎子得醫治以後，「就復了原，樣樣都看得清楚。」基督徒不但應該看得見，更應該樣樣都看得清楚。神用了那麼多工夫，從天上差遣祂的兒子到世界來，讓祂在世上作了那麼多的事，死在十字架上；埋葬、復活、升天，差遣聖靈來，難道目的只爲了讓我們作個迷迷糊糊，疑慮重重，搖擺不定，悵快寡歡的基督徒嗎？絕對不是。祂來的目的是要讓我們能看得清楚，讓我們能認識神，讓我們能得永生，「因爲認識祢獨一的真神，並祢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

讀過本文，你檢查自己以後，如果對自己的現況不滿意，可以來到神面前，讀祂的話語，等候祂，主動求祂，把握住祂，把這首詩歌當作你的禱告，這樣你就可以不必再作一個迷糊的基督徒。

「求聖靈發出光芒，

照我心完全明亮，

使黑影陰翳遁走，

化黑夜而為白晝。」

是的，你不必再作一個迷迷糊糊的基督徒，你不但可以看見，還可以看得清楚。你可以昂然說：「我看見了，我看見我所需要的都在祂裏面，並且知道我屬於祂。」

「感謝神，因為你們從前雖然作罪的奴僕，現今却從心裏順服了所傳給你們道理的模範。」

（羅馬書六：17）

4 全 心 全 意

注意靈性低潮這個問題，我們一定可以發現，它的種類和類型實在太多。同樣是靈性低潮，而其表現類型，却是多至不可勝數的程度。我們若要避免罹患靈性低潮，就必須下一番工夫，多多了解靈性低潮的各種類型，以及其根本問題之所在，所謂知己知彼，而後知所趨避。

有些人不明白，爲什麼靈性低潮會有這樣多的類型，他們以爲接受主耶穌以後，生活即可一帆風順。不要忘了我們之所以能成爲基督徒，乃是靠着基督的恩典。在我們之上，有一個敵對基督的力量，隨時趁機攻擊我們這些屬基督的人。不錯，信主之後，我們就成了天國榮耀的公民，可是聖經告訴我們，靈界另外還有一個與天國敵對的國度，而我們這些天國的公民在世界上生存的時候，就是生活在這個敵國的包圍攻擊之下。所以我們信主之後，實際上立刻就置身於「靈性戰場」的最前綫上。「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

爭。「我們必須清楚，我們屬靈的仇敵一定會千方百計，用各種方式攻擊我們。因此，靈性低潮當然也會有多種類別。」

我們的這位仇敵不但聰明，有能力，也非常狡猾，使徒保羅說，他在必要時，甚至「也裝作光明的天使」。他的總目標是要破壞神的一切工作，而在神的工作中，他最憂心和指向的目標，是神在耶穌基督裏面所作出的救恩工作。所以當我們接受救恩之後，撒但就把我們當作攻擊的目標，用各種方法務求破壞我們已領受的救恩。雅各說：「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因為這已證明了我們已經是基督徒。

破壞神救恩工作最容易的方法，是製造基督徒的靈性低潮。因為只要讓基督徒落在靈性低潮中，他們的靈性就不會長進，沒有健康，更沒有屬靈的力量。不但如此，靈性低潮的基督徒，實際上是以事實為自己的信仰作反宣傳，讓神的救恩工作得不到世人的喜愛。所以，我們可以預料得到，撒但為了製造基督徒靈性低潮，一定會挖空心思，變換各種花招，引誘人落入他的圈套中。

本章我們特別從羅馬書六章十七節，來看靈性低潮的另一種類型。在這一節經文裏，使徒保羅對羅馬教會的基督徒說：「你們曾經作過撒但的奴僕，在他轄制之下，但是這些都已成過去。因為今日他們已經從心裏順服了所傳給你們道理的模範」。保羅在這節經文裏，正面指出一個正常基督徒應有的條件。不過本章却要從反面來看，如果基督徒生活中缺少了其中任何一樣或兩樣條件，就會造成靈性低

潮。

可能你已經注意到保羅在這節經文裏所強調的，是一個基督徒的生活應該是完全的，並且是平衡的。他說，羅馬的信徒「從心裏」——指他們的感情；「順服」——指意志；「道理的模範」——指他們的心智和悟性。他強調，一個基督徒的生活，應該知、情、意三方面都受福音真理的影響，並被它佔有。換句話說，應該是把全人格的各部份都投進去。如果這三方面沒有齊備，這個基督徒的生活就不是完全的，也就沒有平衡，就會產生靈性低潮。基督徒的生活是一種微妙的平衡生活，只要被撒但輕輕一觸，就會失去平衡。基督徒生活偶一不平衡，問題、衝突、不協調，即接踵而來，永無寧日。

有些基督徒生活不完全、不平衡，問題是在佈道者或傳道人身上，因為他們所傳的道理不完全、不平衡；環境和帶領者，對於一個初信主者具有極大的影響力，如果着手研究調查基督徒初信時的環境和他以後生活的狀況，我相信所得到的結果一定很有意義，並且也是很有趣。

兒女通常都會承繼父母的某些特徵。同樣，一個基督徒也會承繼那位帶領他信主者的某些特徵。不僅如此，他信主初期參加聚會的教會，及他當時所處的環境，對他以後一輩子的基督徒生活都具有影響力。而且其影響之大，往往遠超乎我們所能想像的，每一間教會都有其獨有特色，所以從不同教會出來的基督徒，一定可以看出他們具有不同之特徵。我說佈道者或傳道者往往會造成基督徒生活不平衡和不完全的原因，理由即在此。這些傳道人的道理不完全、不平衡，他們帶領信主的人承繼了這不完全的道

理，將來生活就不平衡。基督徒失去了平衡，他的生活就充滿了悵快，沒有快樂。

這種不完全、不平衡的基督徒生活，一定會發生某些實際的問題。使徒保羅在寫給羅馬基督徒的信中，提出一個實際問題加以討論：「基督徒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顯多嗎？」羅馬教會真正發生這個實際問題？或是保羅自己心中想到有這個危機，所以預先提出辯駁討論？我們不知道。可能羅馬教會中有人真的說：「讓我們繼續生活在罪中，叫恩典顯多！」也可能保羅講過因信稱義的道理以後，自己心裏在想：「只有講這道理還不行，我說『罪在那裏顯多，恩典就更顯多了』，恐怕有人會認為『我們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顯多』。」所以才把這想像中的問題提出來討論。這兩個可能性都存在；早期教會真是有人有這荒謬的主張。就是今天，還有不少人有這樣的思想。他們的態度是：「既然人得稱義是因着信，和行為無關，罪在那裏顯多，神的恩典就顯多，那我就可以隨意而行。因為我是基督徒，不管我作了什麼事，神的恩典都能遮蓋我。」

保羅對這問題的回答很堅決，「斷乎不可，我們在罪上死了的人，豈可仍在罪中活着呢？」一個人若真正了解他所傳的教訓，絕對不會說出這種話，不會作出這等可怕的結論。基督徒現在已經在基督裏，他不但已經與基督同死，也已經與祂同復活了，怎可能說出這種仍舊活在罪中的話來？保羅寫羅馬書第三章的目的，就是要讓讀者明白，真理必須了解全部，不可只瞭解局部，或斷章取義。接受福音也一樣，必須整體接受。他向讀者指出，福音真理若沒有整體完全瞭解，一定會發生某些可怕的後果。

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得到兩個很大的教訓。第一：基督徒靈性低潮生活快悵寡歡。常常是因為他們所認識的福音不夠深，不夠完全。有些人所瞭解的福音，只是赦免的信息。你問他，何謂基督教，他立刻回答你：「相信耶穌基督，你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他們只認識這一點，並且停留在這一點上面。也許在他們過去的生活中，有些事情叫他們感到內疚或不安，一聽說神要藉着基督赦免他們的罪，他們就高高興興地接受了。可是只此而已，他們不再往前走。他們的全部基督教就只是一個赦免的信息而已。

另外有些人只認識基督教道德的一面。這些人也許過去沒有內疚之事。可是他們希望修養自己，提高自己道德生活的水平。在他們眼中，基督教只是倫理道德的準繩。這些人注定會失望，會悵快不樂。因為在人生之中，有許多必定會遇到的事，是在道德範疇之外的。例如：至親好友過世時的悲痛，倫理道德對他們沒有一點幫助。重大的打擊驟然臨到時，倫理道德也無法給他們安慰。如果他們對基督教只有這樣局部的認識，他們的生活遲早一定會陷入低潮。

還有一些人對基督教的興趣，只欣賞它的美。在他們看來，整個福音信息真是太美、太好了。他們每一次聽到它的信息，心裏就很暢舒。他們心中的基督教，只是「美」的那部份而已。

我舉出以上幾種對福音不完全、局部的觀點，目的是要拿它們和保羅所講的「道理的模範」互相對照。保羅在羅馬書裏神思飛馳，為的就是要詳細辯明這一個偉大的福音真理。保羅在浩瀚淵博的羅馬書

和以弗所書及歌羅西書裏面所講的，也就是這福音。我們必須對這裏面所講的真理，有一個完全而正確的認識。

也許有人以為，歌羅西書和以弗所書裏面所講的，不是「福音信息」。他們以為，福音信息只是傳講赦罪的道理。從某方面看來，這種說法沒有什麼不對。但從另外一方面看，這種說法錯了。我曾經接到一封信，是一位先生寫來的。他來我們這裏參加過一次主口晚間的聚會，他說他發現了一件新事。在一個顯然是佈道性的聚會中，他竟然得到了一些可以幫助信徒的東西。他信上寫着：「我過去一直不曉得有這回事，在同一次聚會裏，同一篇對未信主者傳講的佈道性信息，竟然也可以使一個已經信主的人聽了扎心。」這位先生的話很坦白，從他的話裏，我們可以看見，到那時為止，他對佈道的觀念是不完全的，只是局部的。

其實佈道是傳「神全部的心意」。可是大多數人常常說，他太忙，或是他們無法全部瞭解。可是不要忘記，保羅傳給那些奴隸的福音，也正是這信息。那時蒙召的「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貴的也不多」；福音不是局部的或是零碎的，福音包括了整個生命，整個歷史，整個世界。它告訴我們最初的創造，和最後的審判。也告訴了我們最初和最後之間的一切。福音能影響並佔有人的整個生活。一個真正的基督徒，他生命中的每一部份，甚至尚未發生的一切事，都受到福音的影響，都和福音有關連。所以我們一定要讓福音，控制管理我們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如果不瞭解這一點，遲早我們都會陷進低潮，生活會悵

決寡歡。絕對不可把福音分割，只接受其中的某幾部份。這樣作是絕對有害，並且也是不符合聖經的。從上面所舉的例子，我們已經看到，有許多人只看到福音真理的一部份，所以只有把基督教應用於他們生活中的某些部份，結果這些人的生活逃不脫要遇到問題。

這是我們得到的第一個教訓。我們對福音範圍之大和時間之長，必須有一個「夠深」的認識。但是我們不可永遠停在福音中，福音只是一個出發點，我們必須繼續往前進。等到我們看見這福音完全發揮其力量和內涵時，我們就可體會到這福音是何等的有力，並且真正認清我們應該把整個生命完全交在它的管理之下。

第二：基督徒靈性低潮，生活悒悒寡歡，往往是因為我們沒有認識到福音必須影響並佔有全人體中的各部份。保羅說羅馬教會的信徒「從心裏順服了所傳給你們道理的模範」。意思是他們心智、感情、意志都完全被福音真理影響並佔有。人是由心智、感情和意志三部份構成的。神在創造之初，就賦予人這三個部份，使人成爲最奇妙的被造物，而福音最大的榮耀之一，乃是它容納了全人格中所有的這三部份。實際上我敢肯定的說，除福音真理外，世界上再沒有其他任何東西，大至可以包括全人格中的這三部份。若是我們沒有認清這一點，不把全人格中各部份完全與這偉大福音發生共鳴，我們必然會遭遇到許多問題。

爲了證明我的觀點，讓我進一步詳細分析說明。有些人只有頭腦對基督教發生興趣，他們只有運用

心智和悟性對基督教發生共鳴。他們對福音有極大的興趣，不過他們的興趣只在於福音所持的見解和立場；或者可以說，他們只對基督教的哲學立場感興趣。他們所津津樂道的只是基督教的看法和論點。他們所認識的福音，純粹是哲學的，是知識的。今天像這樣的人實在少數。這一類的人不但在心智上對基督教有極大的興趣，他們也相信，如果能夠把基督教所持有的見解立場應用於政治、工業和其他各方面，一切問題都不會發生，已存在的問題也可迎刃而解。

另外還有一些人，他們對福音的興趣，只在於神學和形而上學難題的爭辯和討論上。過去這一類的人多如過江之鯽，可惜今天已經少得有如鳳毛麟角。雖然他們只對神學和形而上學有興趣是不對的，但是說比今天一般人什麼都不關心好得多了：這一類人談到神學問題就眉飛色舞，爲了辯論這方面的問題，他們不惜殫精竭思，把整個頭腦都拚上去。聽他們發言條理井然、頭頭是道，好像什麼都懂。可是，他們把福音當作腦部運動的器具，當作研究學問的對象。儘管他們腦子裏面福音真理懂得不少，可是心却一點也沒有受到影響。他們心中沒有主耶穌基督的恩惠，其生活甚至連普通人的仁愛慈祥都沒有。他們頭腦裏面的福音真理，一點也沒有應用到他們的生活上，所以這些人往往給人的印象是嚴然可畏、不可親近。他們對別人既沒有同情心，也不能瞭解別人。所以若有問題，誰也不敢去找他們。像這種人，遲早說有一天會遇到困難，落入悵悵不樂的低潮中。我曾經見過這樣的人臨終時的時形，也見過這類人不能繼續作學問，躺在牀上等死時的情景。當他們知道大限已到，又思憶他們過去熱衷討論護

衛、爭辯的真理，一點也不能幫助他們時，那一幅絕望的景象真是恐怖，令人不敢回想。爲什麼？因爲他們沒有把全人格的每一部份讓福音真理佔有，他們只有頭腦受到影響而已。

另外有一些人，福音却似乎只影響到他們的心而已。今天這一類的人普遍存在。也許在感情上遇到了什麼大困難，他覺得在基督教裏面感情可以得到釋放。我無意輕貶這一類的人，不過如果對福音只有這種純粹的感情體驗，那實在是很危險的事；有些人在他們生活中有某種問題存在，也許他們過去犯了某種特別的罪，他們一直想把壓在心頭的罪感除掉，却辦不到。後來聽到了福音信息，發現它可以救他脫離感情上的困境，於是他急不及待地接受了。可惜他們追求的只是感情得釋放，一但如願以償，他們就停在那兒不再追求了。這種情形，可能是由於講道的人，沒有把福音信息傳得全備，才導致他們對福音只有這種局部而不完全的認識。

有些人天生對神秘的事和神秘的現象有興趣。這種人天賦有神秘性，具有某種不屬於這世界的氣質。他們一發現有什麼較神秘的事，就窮追不捨。從古以來，大不乏這種人。就是在今天，對精神現象，和超感情的經驗特別有興趣的人，還是很多。這種人所追求的是滿足感情上神秘感的要求。他們對基督教的興趣，查考聖經的目的，都是在尋找他們感情上所要的那種神秘的事物。一旦找到，他們就不再管其他的事。福音真理只能影響，佔據這些人感情中神秘感的那部份。

另外有些人對基督教的興趣只是愛基督教的「美」。教會裏面某些具有美感的東西。如：福音的表

達方式，彩色玻璃窗、紀念物、儀式、讚美詩、音樂、講道等等都可以感動他。他們生活在這殘酷現實的世界中，環境的一切又使他們得不到快樂。他們在基督教的聚會時，可以有一種舒適享受的感覺，疲憊的心可以得到安慰。基督教實在滿足了他們這種感情上的需要。可是如果他們只讓福音滿足他們心裏的需要，此外便不再他求，他一定會發現，世界仍然是那麼殘酷無情，他所相信的基督教對他並沒有什麼幫助。

另外有一種人，他們的感情受到講道者的「催眠」。以前有一位著名的佈道家到英國佈道，這位先生現因年紀大已經退休了。他的佈道會設有談道室，是當時擔任個人談道工作者後來告訴我的。他們問走進談道室慕道的人爲什麼會來。所得到的回答往往是：「我不知道。」他們又問：「不知道？爲什麼你們走到談道室來？」所得到的回答：「因爲講道的那位先生叫我們來的。」那位傳道人特別有講故事的恩賜，他很會戲劇化，常常用一個很感動人的故事作講道的結束。接着便呼召，要求人走到前面來。人們往往在恍惚狀態中不由自主地走到前面。甚至進入了談道室，還不知道他們爲什麼來。他們的感情實際是受到了「催眠」。可是他們對真理一點概念也沒有，他們的舉動和「道理的模範」一點兒關係也沒有。像這樣的人，遲早必定會發生問題，靈性低潮早晚一定要臨到的。

以上這一些人，福音只影響到他們的心，或他們的感情，對他們的心智和意志一點兒也沒影響。他們只滿足於感情上的享受和感覺上的體驗，沒有把福音真理應用於心智和意志上。

最後我們要討論的一類人，他們只有意志受到了影響。聽來似乎是不可能的事，可是事實却是如此：有些人真是被人說服而接納基督教的。他們相信基督教是好的，所以他們都慎重地決定接受基督教。我覺得我們不應該用「決志」這詞。至少我個人不喜歡這個字彙。在我看來，說「決志歸主」似乎不合本章所引用之經文教訓。「決志」常常可以因人的籲請而產生。對一羣人的意志加以「密集轟炸」，總會有一些人的意志有所反應。他們總算「決志」了。但是他們的決志是受到別人的籲請，壓迫慫恿。他們雖然已經「決志」，却還不知道自己爲什麼這麼作。事情過後，他們心底裏就會發出了種種疑問，這正中撒但下懷，因爲他們一定無法回答那些由心智所發出的問題。

再從另一方面說，這些人受籲請而接受，是由自己決定接受基督教，而不是讓基督教接納他們。他們沒有真正感覺到自己既不能靠別人，也無法靠自己的窘境，他們沒有瞭解福音的真理是他們唯一的希望，捨此而無他途可循。所以談到那些想繼續在罪中生活，讓神的恩典顯多的人，保羅堅決的說：「斷乎不可，你們怎麼竟然講出這樣的話來？你們根平就不明真理，你們不曉得什麼叫恩典。」因爲真正認識真理的人，必然是頭腦瞭解，感情方面看清楚，也有願意遵行的意志。所以不願意行真理的人，根平就是沒有認識真理。

基督徒生活不平衡，是靈性低潮的原因。我們已經看到，如果人的心智、感情、意志三部份之中只有一個受福音信息的影響，對福音產生響應，基督徒生活就不平衡。但是在此我還要強調一點，即使這

三者之中，有兩者受福音的影響，對福音發生嚮應，也會造成靈性低潮。一個基督徒的生命是由心智、感情、意志三個因素構成的，而且這三個因素必須保持和諧，生活才能平衡。這偉大的福音真理，應該影響並佔有基督徒全人格的各部份，如果你三部份沒有同時被影響，你最好再詳細地考慮一下自己信心的程度。保羅說羅馬的信徒「從心裏順服了所傳給你們道理的模範」。只有這福音能完全滿足人的心智，能感動整個人的心，能夠引導人的意志全心順服它。基督的死是要拯救我們全人格的每一部份，不只是拯救其中的一部份。祂為我們死，不是要讓我們過一個不平衡的基督徒生活，而是要讓我們有一個完全平衡的人格。

你會否想過，神當初造人，給予人的心智，感情、意志三部份，而這三部份又都具有莫大的影響力，它們怎能同時在同一個人裏面和諧共存？看起來這簡直是不可能辦到的事，可是神却有辦法完成。祂當初所創造的人是完美而平衡的，後來主耶穌在世界上所過的一生，也正是這三部份和諧共存，互相保持平衡的一個最完全的例子。救恩的目標就是要使我們的生活也達到這種完美和諧而平衡的地步，讓我們也有祂的形像，除去我們身上一切罪惡的影響和痕跡。

要達到心智，感情、意志三部份平衡的基督徒生活，必須按照一定的次序進行。從我們討論的這節經文裏，我們很明顯可以看出裏面的先後次序。羅馬的基督徒原來是罪的奴僕，但現在已經不是了。使徒保羅說，這是因為他們從心裏順服了「所傳給你們道理的模範」，這是因為他們認識了福音的真理。

他們不是單純的感情或意志受感動，他們聽到了福音的真理，按照正確的次序，人必須先知道「道理的模範」，就是福音真理的信息。傳道人不可只有激動人的意志或感情，而是要「傳道」。當初使徒們被差出去，不是為要改變人，然後作些統計數字向教會報告成績。他們出去是要「傳福音」，「傳真理」，宣佈「耶穌和祂的復活」。教會若沒有把福音的真理擺在第一位，結果一定會製造出一個屬靈的大怪物。

基督徒在心智上應該知道他為什麼作基督徒，他必須隨時準備，能夠回答別人「心中盼望的緣由」，不可以只說：「就是這樣相信嘛！」如果你不能回答為什麼你要作基督徒，我看你得反省一下，你的信仰可能有問題。一個基督徒，初次接觸福音信息時，一定最先運用他的心智。當聖靈光照他的心智，讓他瞭解這真理，看見這真理以後，他的心智就愛真理，這就是他的心智受到了影響。接着真理就感動他的心，讓他看到自我，看清了自己過去的生活，就厭惡那種作罪的奴僕之身份，另一方面也看見了榮耀的福音，和基督的愛，他就由心裏喜愛這真理，這是他的感情受到了影響。真正看見了真理的意義，受到它的感動，喜愛它，結果順理成章的，他的意志就會願意去實行真理的教訓，這是意志也受到了影響。這是完全而正確的次序。

保羅的整個論點即在此。在他看來，一個基督徒竟然提出「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顯多嗎？」的問題，簡直是匪夷所思。既然基督徒已經在死的形狀上與祂聯合，並已與祂同復活，怎能一方面和基督聯

合，成爲祂肢體的一部份，另方面還問這樣的問題呢？這個恩典的真理，並不能成爲人繼續過以前老我生活的護身符。因爲一個知道並且相信自己「已經與基督同復活」的人，他的全人格的各部份都已受影響，他的意志必然全心全意願過那種一舉一動有新生樣式的生活。

我願意從保羅這一段有力的辯論，作出我個人的結論。就是當我們向別人介紹福音真理時，必須認清並緊記一個最重要的原則；不管是在大場合中講道，或是個人私下的談道，絕對不可直接針對對方的感情，也不可直接針對他們的意志。因爲福音真理影響並佔有全人格各部份的正確次序是：通過心智的悟性瞭解以後，再經過感情的感動，最後才是意志的決定。我們無權越軌，直接進攻自己或別人的感情或意志。我會親眼看到過一些生活在罪惡中的人，他們在宗教聚會中，感情受到很大的激動，甚至痛哭流涕，他們得了虛假的慰藉，可是他們自己却爲此沾沾自喜，說：「到底我還不算壞透的人，不然我怎麼會有這樣的反應。」他們的推論完全錯了，因爲他們的這種感情反應乃是他們自己製造出來的。如果他們的這種反應真是對真理而發，那他們的生活一定會有所改變，願意照真理行。

心智悟性乃是神造人時，所賦予人的最大恩賜。祂照着祂的形像造我們，我認爲祂形像中最大的一部份，乃是具瞭解真理能力的心智。神既把這最大的恩賜給了我們，祂就藉着人的心智，把真理傳達給我們。

可是我們不斷可讓真理停留在心智階段。心智只是福音真理影響並佔有我們全人格各部份的一個出

發點，它還有路要走。接下去，它還要感動人的感情，最後使人的意志屈服。經過這樣程序，最後所得到的的是全心全意的順服，並不勉強就範。基督徒的生活實在是一個最榮耀，最完美的生活，這種生活影響並佔有了全人格中的各部份。願神幫助我們，讓我們作一個完全平衡的基督徒，讓我們真正從心裏順服了所傳給我們道理的模範。



「然而我蒙了憐憫，是因耶穌基督要在我這罪魁身上，顯明祂一切的忍耐，給後來信祂得永生的人作榜樣。」（提摩太前書一：16）

5 往事難忘

前一章我們討論過，基督徒若不能保持心智，感情，意志的平衡，他的生活一定悒悒寡歡。不能享受真正基督徒的喜樂生活。

有些人不鑑及此，他們對基督教的認識很膚淺，以為一旦在決志單上簽了名，他就是基督徒，日後的生活就可以一帆風順，不會遭遇任何困難或問題。這就錯了，他們對基督徒生活的本質根本沒有認識，遲早一定會發生某些問題。

從我們個人的經驗，以及教會歷史上的先例，我們很清楚可以看出，事實正和他們的看法相反。無論那一個世代，那一個地方，凡是基督徒一定會遇到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困難或問題。讀過新約聖經中的那些書信，你即可以知道我此言不虛。

新約聖經中保羅、彼得、約翰及其他使徒們寫的那些書信，目的是要處理當時信徒生活中所發生的

問題。從他們書信的內容，我們可以看到當時基督徒生活中的問題太多了。有的人受引誘還在眷戀信主前的生活，有些人正遭遇殘酷的逼迫，其他有些人受到很嚴重的各種試探。如果基督徒真的信主以後，就一路平安到天堂，使徒們就不必用那麼多心血寫這些書信，甚至我們可以說，不必有教會之存在。

所以在新約聖經中，有這些使徒們所寫的書信之存在。我們可以看到，基督徒遇到某些問題，生活悒快寡歡，乃是極平常的現象。更進一步說，如果基督徒生活中有此現象，應該感到安慰。這不是說風涼話，乃是事實。生活中遇到問題，不但不表示你不是基督徒，相反的，是證實了你已經是真正的基督徒。若有人作了基督徒，什麼問題都沒遇到，也沒有遭遇任何困難，那才是怪事。他可能不會真正得救，因為那是假平安，是魔鬼所施放的煙幕。

從新約聖經和各世代教會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到，基督徒實在是生活在「靈性戰場」上。從信主之日起，我們就成了敵人撒但炮火攻擊的目標。所以雅各說：「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因這就更確實證明我們基督徒的身份。所以，信主以後還是風平浪靜，反而是不好的跡象。因為你不是基督徒，撒但才不攻擊你。

不過我們要感謝神，無論撒但的攻擊如何兇猛，他總無法奪去我們的救恩。他所能作到的，只是奪去了我們生活中的喜樂。如果不留心，聽了他的話，落入他的圈套，我們生活中的喜樂，就被剝奪到體無完膚了。不過在新約聖經中，神藉着使徒所寫的書信，也指示我們應該如何抵抗並反擊魔鬼的攻勢。

本章我們要從使徒保羅寫給提摩太的信，來研究一個魔鬼經常用以攻擊我們的方法，以及我們應該如何對抗他。在提摩太前書這一段經文裏，我們可以看到使徒保羅的簡短自傳。從他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有一類人靈性低潮，原因是過去所犯的某種特別的罪。在我多年事奉主的經驗中，我發現爲這原因而靈性低潮的人最多。

也許有人會問，這等人算基督徒嗎？我看沒有問題，他們是基督徒。如果你問他，他可以很完全地對你陳述他們的信仰。他們對因信稱義的道理似乎很清楚，他們知道靠自己無法得救，而且他們也沒有想憑自己的生活、善行，或其他任何東西得救的思想。他們充分明白，自己全然無能爲力，必須依靠神的恩典，就是信靠主耶穌基督才能得救。他們對這中心真理非常清楚，並且也肯定地信主。只不過是他們過去生活，有某件特別的事，一直在折磨着他們，所以才會這樣愁眉不展。

這種人來找你述說他們的苦楚時，你可以從外表看到他們生活的不快樂，有時看起來甚至是可憐兮兮的。他們坦白把那一件叫他們痛苦的事說出來時，也許只是他們作過的一件小事，或是說過一句話，但是他們總不能釋懷。白天想到它，夜半夢迴時，它也環繞於腦海裏。他們爲這件事或這句話，疚慚自責，終日哭喪着臉，沒有快樂。

舉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我還記得過去曾經有一位老先生，在七十七歲時悔改作基督徒。那是我一生中罕見的一個案例。這位老先生過去生活放蕩不羈，幾乎什麼壞事都作過。晚年時，他終於降服在福音

之下，悔改信主。後來他被教會接納作爲會友，那個主日晚上，他高高興興地參加了第一次聖餐禮，那真是他平生第一件大事；不但他自己高興，我們大家也爲他欣喜萬分。不過故事並沒有到此爲止。第二天清晨，我還沒有起牀，這位老先生就來到我家裏。他在門前，垂頭喪氣，樣子可憐兮兮的。看到我，他抑制不住地流淚。我吃了一驚，莫明奇妙。前一天晚上不是還好好的嗎？他還高高興興地領了平生第一次的聖餐。好不容易，我讓他漸漸安靜下來，問他到底是怎麼回事。原來那天晚上在教會領完聖餐回家後，他忽然想起了三十年前講過的一句話。那時他和一羣人在一個公共場所飲酒，在辯論宗教的問題時，他輕蔑卑夷地說：「耶穌是私生子」。三十年後，這句話突然又浮在心頭，他覺得無論如何，這個罪是無法得到赦免的。別的事：醉酒、賭博、其他種種不道德的事情他都能忘懷，也明白神已經赦免了他。可是這件事，他不能忘懷，他詆侮了神的兒子，一定得不到赦免。怎樣勸他，安慰他都沒有用。他就是那樣耿耿於懷，無法解脫。不過感謝神，那一天我和那位老先生一起查考聖經裏面的應許，終於使他恢復了笑容。

我舉的這個例子，讓我們可以看到一個人全心接受基督教的信仰後，他過去所作的某件事，所說的某句話，可能會再次回過頭來拖累他，使他悒悒不樂。既然已經相信基督，按理似乎不應該有此現象，可是事實却是如此；有時人許了願，或對神說要作某某事，後來沒有履行，也可能造成同樣的後果。我手中有許多例子可以舉出來供大家看。這些人往往是在生病時對神許願，如果讓他病好了，他要如何如

何。可是病好後，他們沒有兌現自己的諾言，甚而作了一些事，讓自己許下的願無法履行。信主之後想到這事使他們耿耿於懷，終日苦眉愁臉。

本章我們要討論這一類人的問題。這些人對於救恩的道理似乎完全清楚，一點也沒有問題。可是要把那道理應用於他們身上時，他們的看法就不同了。他們認爲自己過去所作的那事，所說的那話，或所許的願，和一般情形不同。他們會說：「這些道理我知道，但是我的情形不一樣。」因此他們就悵快寡歡，成了可憐兮兮的基督徒。他們深受靈性低潮之苦。

爲什麼會有這種情形？我看有兩個解釋。第一，因爲這是魔鬼的工作，這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撒但雖然無法搶走基督徒的救恩，但他可以奪去基督徒生活中的喜樂。他的第一個目標是阻止我們信主作基督徒。如果失敗了，他的次一個目標是製造我們的低潮，使我們這些做基督徒的，生活讓人看起來可憐兮兮的。這樣他就可以把我們給那些不信心的人看，對他們說：「這就是信基督教的結果，你看他（或她）那副可憐兮兮的樣子，你不怕信基督教後，也會變成那樣子嗎？」本章所討論的是這些爲過去而靈性低潮的人，絕大部份都是直接肇因於撒但。

第二，因爲他們沒有完全了解新約的救恩道理。這是次要的原因，不過我們本章討論的中心，就是這一點；很明顯，要幫助他們解決靈性低潮的唯一方法，是讓他們明白體會這道理。通常基督徒遇到了這樣的問題，別人就勸他們多禱告。他們自己也相信，爲這事禱告，神就可以幫他解決這問題。也許有

人會誤會我，不過我要坦白直說，這類人不應該禱告，不必求神幫助他解決這問題。不錯，基督徒應該「不住的祈禱」。不過這一類的人，應該偶而停止禱告，開始想一想。因為這一類人生活中的問題很特別，單靠禱告，不另行他法，一定沒辦法解決。如果不住祈禱，他們的心就會一直想着那問題，被那問題牢牢吸住。所以這樣的人應該偶而停止禱告，對自己及救恩的道理重作一番思想和認識。

他們要思想的有那些事情？第一，思想保羅所作的見證：「我感謝那給我力量的。我們主耶穌耶蘇，因祂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事祂。我從前是褻瀆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還蒙了憐憫，因我不信不明白的時候而作的。並且我主的恩是格外豐盛，使我在基督耶穌裏有信心和愛心。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這話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然而我蒙了憐憫，是因耶穌基督要在我這罪魁身上，顯明祂一切的忍耐，給後來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樣」（提前一：12—16）。這真是奇妙的事，我們很清楚就可以看出，保羅說，主耶穌基督拯救他，目的是要讓他作為別人的模範。作什麼人的模範呢？就是那些以為自己過去曾作了某樣特別的事，或說了某種特別的話，無法得到神的憐憫和赦免的人。保羅的論點是，由他的例子即可充分證明，我們不必怕。換一句話說，有人認為罪有等級之分，有的罪可以得赦免，有的罪却顯然不能得到赦免。保羅拿他的過去作例子：「不管你怎麼想，不管你作了什麼事，說了什麼話，看我的例子，『我從前是褻瀆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還有比這罪更大的罪嗎？他恨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他用盡各種奸險詭計，務要除滅祂的跟從

者。「他口吐威嚇兇殺的話」，但連他這樣的人都能蒙赦免，更何況你們呢？如果你想到自己的罪無法得到赦免，可以和他的情形比一比。這是保羅這段自傳的第一要點。你可以從這裏開始思想。

使徒保羅的話不止說到這裏，因為從一方面看，罪不應該有分別，但從另一方面他又說：「耶穌降世爲要拯救罪人……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看起來他似乎認爲罪有大小之分。可是他的本意絕對不是如此，因爲如果罪有大小之分，那他一貫的基本真理就無法立足了。他的確實意思是：人離神越近，對罪看得越清楚，就越覺得自己罪重；基督徒和世人的分別即在此，基督徒看見自己罪孽之重，會說：「我是罪人中的罪魁。」而世人絕對不肯如此講，他們一定會極力設法證明自己是何等的好；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保羅似乎真的把罪加以區別。他的意思好像認爲，冒犯了基督的罪比其他的罪重。不過他又說：「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時候而作的，」這句話又把罪的區別撤銷了。從一個角度看，冒犯基督的罪是最大的罪，可是從另一個角度看，罪沒有區別，因爲歸根究底，所有的罪都是在於一個「不信」。

爲過去的罪而靈性低潮的人，最重要的事，要認清罪並沒有大小之別，這是新約的偉大道理。不要再分別比較這個罪或那個罪，而是從人與神的根本關係着想。在這一方面我們常常不能瞭解，固執地認爲有大小罪之別，所以就以爲某些人的悔改經驗比他人更「可觀」，其實在神面前都一樣。因爲無論是最高尚的人，是最邪惡的人，神總是用同一個方法拯救他。神用一個方法，可適用於所有的人；人若要得救，一定要走這條路，沒有人例外，所以沒有一個人的得救經驗比別人「可觀」。我們應該瞭解，

罪的根本問題不在罪本身的大小，因為最小的一點罪就可以破壞人和神的關係。人與神的關係直接決定了人在神面前的地位。而人與神的關係，最終的分別只是信與不信而已。

關於這方面，在舊約裏有許多出名的例子。約瑟對這個真理的認識就很透澈。波提乏的太太引誘他時，他說：「我怎能做這大惡得罪神呢？」他怕的不是犯罪得罪那婦人，而是怕得罪神。我們對真理的認識往往比不上約瑟，因為我們所注意的是罪的本身，而不知道更重要的是罪會影響到人與神的關係。約瑟很清楚，「我如果這樣作，是得罪了神。」大衛也看見了這真理，當他犯了姦淫和殺人罪以後，他心中難過的是：「我向祢犯罪，惟獨得罪了祢，在祢眼前行了這惡。」他說這話不是爲了躲避他的惡行對別人的影響，這些他都很清楚。可是他認爲這都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他的惡行影響到他與神的關係。只要我們能看清楚這道理，我們就不會去想那些個別的罪，去斤斤計較那一個罪大，那一個罪小。在保羅看來，問題是他的「不信」，而不是他所作的那些個別事件。請記住，最重要的是我們與神及祂的律法的關係。

關於這道理，新約也有一些非常特出的教訓。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保羅在加拉太書第五章所列的「情慾的事」，他說：「情慾的事，都是顯而易見的。就如姦淫、污穢、邪蕩。」我們很清楚，這些都是可怕的罪。「拜偶像」、「邪術」，當然也是可怕的罪。可是接下去出現了「仇恨」。仇恨也是罪嗎？一般人都同意姦淫、污穢之類的事是罪。可是在這裏，保羅把仇恨、爭競、忌恨、惱怒、結黨、紛爭、

異端和姦淫等之罪相提並論。在他看來這些同樣都是罪；不但實際行動，心裏的意念也是罪。所以醉酒、荒宴也是在「情慾的事」的名單之內。保羅只是重複了主耶穌的思想，祂說惡念，兇殺等罪都是「從心裏出來的。」在祂看來，罪無大小，都足以破壞人和神的關係，都是違背律法。雅各在他寫的那封書信第二章第十節裏說得很清楚，他說：「因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條上跌倒，也就是犯了衆條。」由此可見，我們大家都是彼此相同，誰的罪都不比別人大或小。所以如果撒但引誘你，想讓你相信罪有大小之分時，你可以告訴他，不管你犯了什麼罪，只要在一條上跌倒了，就是犯了全部律法。神對罪的看法就是如此，別中了魔鬼的謊言，我們應該注意的是我們和神的關係，也就是我們和神的律法之關係，不要去關心什麼罪的大小之分。

第三，這類基督徒靈性低潮，問題是他們沒有真正相信聖經。他們說：「我的問題是，我犯了那可怕的罪。」其實問題不是他們所犯的罪，而是他們的不信，他們不信神的話。他們不相信約翰壹書第一章第九節的話：「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不義。」這是聖靈通過祂僕人的口，所說的都是絕對的聲明。在這句話裏，也沒有資格的限制。「我們的罪」範圍很廣，包括了現在和過去所犯過的一切罪。「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你相信神的話嗎？如果你還是日夜不斷思想你犯過的那罪，認為無法得到赦免，那就是證明你不接受，也不相信神的話，這就等於不信神。實際上這才是你真正的

罪。

使徒行傳第十章記載，彼得到房頂上去休息，突然間魂遊象外，看見一塊大布從天而降，裏面有各樣四足的走獸。他聽見有聲音兩次對他說：「彼得，起來，宰了喫。」彼得兩次都回答說：「主啊！這是不可能的，凡俗物和不潔淨的物，我從來沒有吃過。」結果，神的聲音從天上對他說。「神所潔淨的，你不可當作俗物（或不潔淨）。」祂的意思是責備彼得，「既然我已潔淨了，又吩咐你宰了吃，爲什麼你還堅持那是俗物和不潔淨的呢？」今天，若有人中了魔鬼的詭計，心中老是忘不掉過去所犯的某種特別的罪，或是某件特別的事，以致生活在低潮中，終日怏怏寡歡，不論那是多大的罪，神也要對你說：「神藉着祂獨生愛子寶血所潔淨的，你不可當作俗物。」「神兒子耶穌基督的寶血已經潔淨了你們一切的罪，除去你們一切的不義。」只要相信神的話，何必只迫切禱告？何必求神赦免那罪？因爲祂早已經把你的罪赦免了。你若還一味苦苦禱告，就表示你還不信神說過的這些話。

這些人的另一個問題是，他們似乎沒有完全瞭解主耶穌在各各他山十字架上所成的事。他們相信祂的死是爲救贖世上的罪人。但是他們無法充分體會其含義。他們藉着十字架得救，但還沒有明白十字架的全部意義，所以生活才會低潮，才會不快樂。主耶穌降生前，天使對約瑟宣佈：「祂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裏救出來」（太一：21）。天使的宣告，沒有說任何罪是例外，他說：「祂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裏救出來。」彼得也曾同樣的說過：「祂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

就得以在義上活。因他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彼前二：24）。沒有什麼資格限制。保羅寫給哥林多教會的信：「神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爲罪，好叫我們在祂裏面成爲神的義」（林後五：21）每一個人，所有的罪都包括在內，並沒有例外。

事實上主耶穌在十字架上，也曾經說過同樣的話。祂斷氣前說：「成了。」絕對而完全地「成了」。「成了」的意思是，不只過去犯過的罪，凡是人所可能犯的罪，都在十字架上解決了。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一勞永逸的贖罪祭，祂不必第二次被釘十字架。所有的罪，沒有一樣例外，全都在十字架上完全洗淨了；守聖餐時，我們同領那餅和杯，爲的是提醒我們這件已經成就的事件。既然「成了」，就沒有任何未作的工作。沒有任何一件特別的罪不包括在十字架上被贖的範圍之內。凡相信祂的，一切的罪都已洗淨，都被神消滅了。所以我們可以靠着祂兒子主耶穌基督所流的寶血，坦然無懼地去迎見神。

這就是我們應該對稱義的道理有完全的認識。前章我們已經談過這問題，這裏我們不必再多費筆墨。但切記，稱義不只是我們過去的罪得赦免，現在更蒙神悅納爲義。稱義不只是在我們信主時，一次稱義以後我們永遠都被稱義。因爲稱義也就是神把祂兒子主耶穌基督的義賜給我們，我們穿上了基督的義就永遠不再脫下。所以稱義也是一次而永遠的。稱義之後，神所看到的，是我們已穿上基督的義。所以在祂眼中，我們就是祂的愛子，不再是罪人了。而我們的自我，全人格和一生都藏在基督裏面。稱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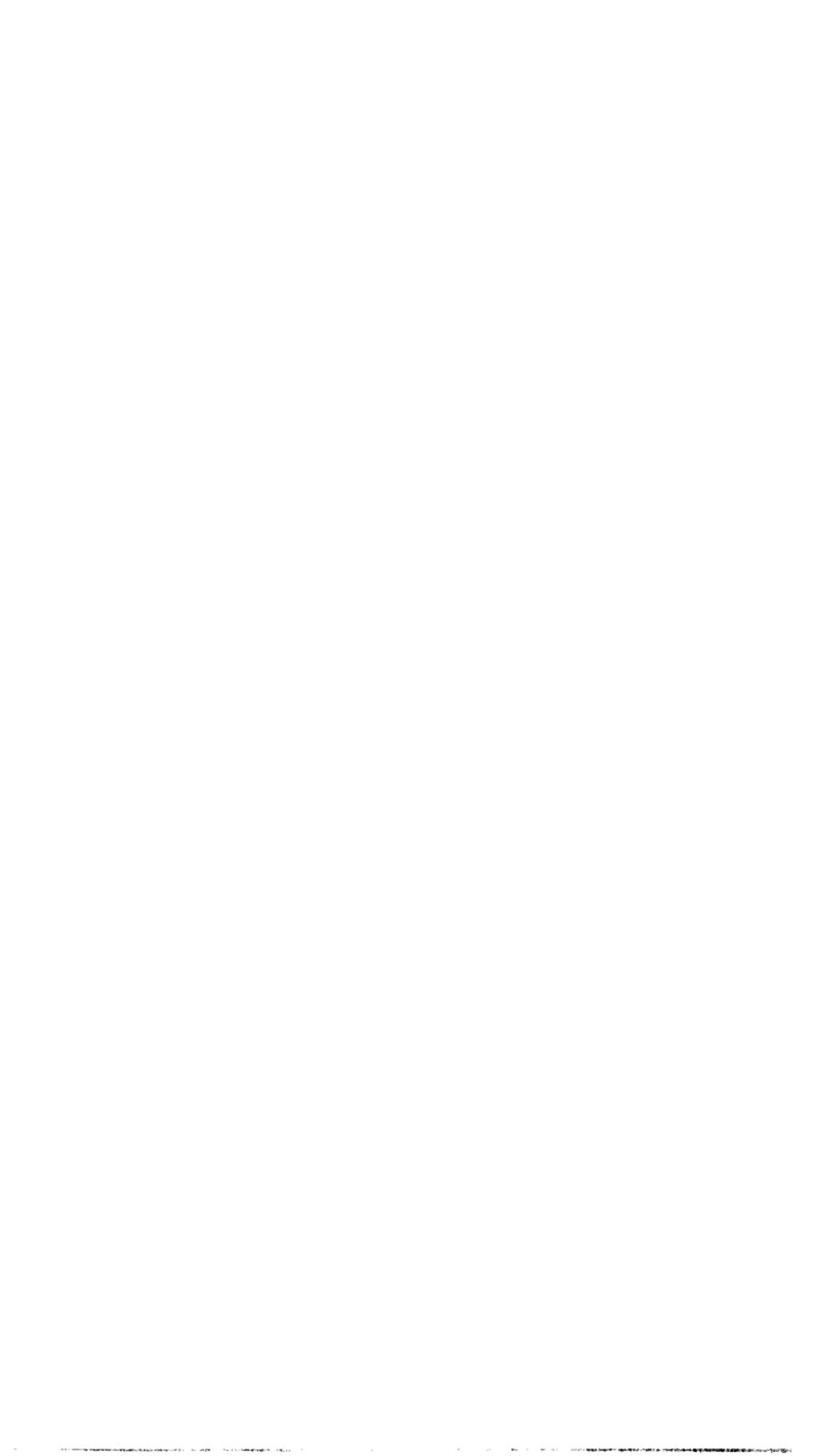
以後，基督徒實際上已經和基督融爲一體，所以神在我們身上所看到的只是基督。

歸根究底，這些人的靈性低潮，問題癥結是因爲他們沒有完全認識到稱義之後，我們已和基督連合成一體的事實。許多人往往認爲基督只是救贖我們，叫我們的罪得赦免。其實救贖只是出發點，只是整體的一面。根本上，救恩之意是指與基督的連合，和基督的合一。正如保羅所說，我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發生在祂身上的一切事，等於同樣發生在我們身上。請看保羅寫在羅馬書第五、六兩章，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教訓是：我們已經與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復活，並且與祂一同坐在天上。這也是聖經的明訓。「因爲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裏面。」我們的舊人以及與舊人有關的一切都被釘在十字架上，所有的罪已經對付清楚了，我們已經與基督同埋葬同復活了。「這樣你們向罪也當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穌裏，却當看自己是活的。」

簡而言之，除非是爲榮耀神，爲顯明祂的恩典，我們絕對不可回顧過去的生活，惦念過去生活中的某些罪。對我自己來講，這是基督徒生活中一個最重大的發現。我還記得當我初次領受這真理時，心中那一份得釋放的輕鬆感是何等的大。如果你回顧過去的生活，感到沮喪，覺得自己的基督徒生活可憐，不妨效法保羅的榜樣。他說：「我過去是喪殞神的。」可是他並不爲此自責，他也不以爲這樣自己就不配作傳福音的工作。相反還說：「我感謝那給我力量的，我們主耶穌基督，因祂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事祂。」保羅回顧他過去的生活和過去所犯的罪，並沒有因此自慚形穢，反而讓他讚美神，歸榮耀給祂。

他說：「並且我主的恩是格外豐盛，使我在基督耶穌裏有信心和愛心。」

這是我們回顧往事時應有的態度。如果回顧往事會造成我們的沮喪和低潮，那就表示我們已經中了魔鬼的詭計，聽從了他的話。我們回顧過去時，心中應該有這樣的思想：「很不幸，過去我確實被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但是感謝神，祂的恩典真大。祂的愛和憐憫臨到我，我的一切都得到赦免，現在我已經成了一個新造的人。」如果能這樣，那一切都沒問題，不然你的生活將更悒快寡歡。爲什麼聽從魔鬼不聽從神？睜開眼睛看看你自己，一切都成爲過去，你已與基督合一，你一切的罪神已經一次而永遠擦去。記住，懷疑神的話是罪。讓神早已經對付清楚的罪奪去你生活的喜樂，破壞你在目前及未來的辦事或生活能力也是罪。請你再回想神對使徒彼得所說的話。當時彼得心裏猶疑不決，神說：「神所潔淨的，你不可當作俗物。」你應該爲神這麼大的恩典和憐憫，全然除去了一切的罪，使你成爲祂的兒女而喜樂。「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





「末了也顯給我看，我如同未到產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稱爲使徒，因爲我從前逼迫神的教會。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並且祂所賜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衆使徒格外勞苦。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與我同在。」（哥林多前書十五：8—10）

6 悔不當初

現今這世代，人們越來越注重廣告和宣傳。廣告好，宣傳得法，顧客即可蜂湧而至。在傳福音工作方面也是一樣，如果基督徒能以生活行爲作福音的宣傳，生活有喜樂，有平安，相信有很多人一定會爭先恐後擠到教會，期望曉得這種成功生活的秘訣。今天教會之所以如此冷落，那麼多人寧願在教會外閒蕩，不肯進入教會，實際是因爲我們這些信主的人，沒有快樂的生活作廣告。我們終日愁眉不展，沮喪消沉，人家當然以爲作了基督徒，就會遭遇前所未有的麻煩，因此對基督教退避三舍，猶恐不及，那裏會買你的東西。世人只看外表，一看基督徒有不快樂的樣子，他們很容易就會說，教會外的人比教會內的人更快樂。我們固然不能苟同他們這種以偏概全的看法。但是不可否認的，基督徒之中有許多確實生活在悵快寡歡的低潮中，令人不敢領教。這樣的基督徒，實際爲福音作了反宣傳。

這麼多基督徒靈性低潮，悵快寡歡，原因是我們所面對的仇敵太有力量了。聖經裏面稱呼我們的仇

敵是「空中掌權者」、「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靈」、「世界的神」、「魔鬼」、「撒但」。自我們作基督徒之日起，他就環俟我們四周，隨時待機用最狡猾的手段，最有力的方法攻擊我們。只要稍微留意就可發現，魔鬼之狡猾簡直匪夷所思，他甚至可以在我們不知不覺中，就拉着我們的鼻子走。

魔鬼最狡猾最具危險性的詭計之一，是「裝作光明天使」，讓人覺得他對教會很關心，對得救的事很注重，對自己信主太晚很懊悔。哥林多後書第十一章告訴我們，魔鬼實際上曾經使用過這方法。在此狡猾又有能力的魔鬼之前，許多基督徒跌倒，會有不同情況產生靈性低潮，實非意外之事。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要勝過魔鬼的各種攻擊，首要是知彼，才能過快樂的生活。而知彼唯一的方法是讀經，因為只有聖經能告訴我們，魔鬼慣用那些方法。使徒保羅曾經對哥林多教會的信徒說：「我們並非不知道他的詭計」（林後二：11）。最可悲的是，今天有許多人，不讀經，不求知彼。有些人根本不相信魔鬼的存在，有些人相信却忽畧了魔鬼隨時在我們左右虎視眈眈，尋找最有利時機，用最狡猾的方式攻擊我們。

有的時候，我們看見有些基督徒靈性低潮，覺得可笑又可憐。因為在旁觀者眼中，那根本不算一回事。可是他們竟然糊裏糊塗落入了魔鬼的陷阱。別笑他人，我們自己往往也會犯了同樣的錯。不是我們笨，而是我們的仇敵太厲害，他可以在惡毒的詭計外面，加上一層糖衣，剛入口不覺得苦，等到發現時已經太遲了。所以，我們一定要知己知彼，戳穿了他的詭計，就可防避被他苦害。本章之目的即在此。

前章我們談過，有一種人是因爲過去所犯的某一些罪而靈性低潮。本章我們要看另外一類人。他們因爲回顧過去，覺得自己信主信得太慢，回家回得太遲而靈性低潮；這也是靈性低潮一個非常普遍的原因。這一類人懊悔自己浪費了那麼多時間，蹉跎了那麼多歲月，以致到這麼遲才成爲基督徒，心裏沉悶交迫。他們以爲如果年輕時就信主，就可趁年輕多作一些事奉主，服侍人的事，可是現在一切已經太晚了。他們不住扼腕嘆息，悔不當初。他們以爲如果早信主，不但可以爲主多作工，他們的靈命也可以達到一個更高的地步。爲什麼自己不早一點信主，而早嘗喜樂的基督徒生活呢？爲什麼當初眼睛不張開？爲什麼聽過福音，讀過基督教的書，甚至已經有某種程度的認識，竟然讓大好的機會輕輕溜走。他們不斷地自責。現在總算明白，可是他們覺得已經太晚了，機會一去不復返。他們不住嘆息，不住扼腕，心中充滿了悔不當初的懊惱。

這類人多的是。我們應該怎麼應付這一類問題？基督徒爲過去太遲信主而扼腕嘆息是應該的。可是他們若過份爲此懊惱而致悵悵寡歡，終日愁眉苦臉那就不應該。回顧往事，誰能沒有或多或少的悔不當初的感覺？可是正常而無害的悔不當初，和病態的爲過去而悵悵寡歡，兩者之間只有一道很微妙的分界綫，一不小心就會出錯。基督徒的生活是一個很微妙的平衡生活，這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我們的生活好比人走在刀口上，稍不當心就有可能偏左或偏右。所以我們一定要把這微妙的界限劃分出來。不要讓正當的爲過去而不安，變成了病態的悵悌寡歡。

如何才能避免爲過去悵快寡歡？讓我們從聖經中保羅這一段自我剖白來尋找答案。保羅的自我剖白和馬太福音第二十章第一至十六節主耶穌所講的葡萄園的比喻，意思完全一樣。那個比喻說到工人到葡萄園工作，有些人很早就進去工作，有些人到西初（下午五點）才進去工作。我們將特別注意那些在下午五點才入園工作的人，他們是最後才入園工作的。

在引用聖經討論這問題之前，我們先用一些篇幅談談和這問題有關的一些普通常識。其實不用什麼特別的聖經教訓，只要這些人能好好運用這些普通常識，他們就可以不必受靈性低潮之苦。有人以爲基督徒，無論作什麼，都應該用「屬靈」的方法，何以基督徒不可用普通常識。其實這樣的看法最不合聖經教訓，基督徒無論在那一方面絕對不比非基督徒差，反而比他們優越。基督徒不但能非基督徒所能，更能非基督徒所不能。非基督徒有的普通常識，基督徒也有。他們能在日常生活中運用普通常識，基督徒也不例外。而且基督徒比非基督徒更進一步，基督徒有非基督徒所無的某些常識。如果只靠普通常識就可以勝過魔鬼，何必再去找其他的方法呢？只要能勝過他就行。有許多人，爲了過去太遲信主而靈性低潮之後，他們只知道一味禱告，却把一些最普通，差不多每一個人都知道的普通常識放在一邊。其實只要他們能運用一下那些普通常識，根本就可以把問題解決了；那麼，到底那些普通常識可以運用到這個問題上呢？

第一：爲過去的失敗而沮喪低潮，只有徒然浪費時間和精力。這不是一個明顯可見的普通常識？往

事已矣，徒呼奈何。即使你整日坐着自責自怨，把以後半輩子的時間都用來作「悔不當初」，還是不能挽回或改變過去的事實。這只是一個普通常識，不需基督教的特別啓示，世人都可明白。「往者不可追」世人都明白這句話的道理，魔鬼引誘基督徒爲過去太遲信主而沮喪時，爲什麼不會用這句話抵擋魔鬼？基督徒爲什麼會比世人愚拙？爲什麼這個最明顯的普通常識他們也不加以應用？不幸或許是「悲傷」過度，原因就是不去用這個普通常識。他們浪費了許多時間和精力在此無謂的「悔不當初」上面，却仍然於事無補，一點兒也不能改變過去的事實。其實，稍微有一點普通常識就可以看出，這樣作不但「不智，也是不合理的」。所以我們要緊記一個原則，不要爲無法改變的事實作無謂的煩惱，因爲這樣只有徒然浪費精力。既然木已成舟，無可挽回，就不要再去想它，不要再去看顧。不然，很容易就會落入魔鬼的圈套中。朋友！把那不合理的「悔不當初」拋到九霄雲外去，忘了它吧！何必作這愚拙的事，這只有徒然浪費你寶貴的時間和精力而已！

第二：只惦念過去，爲「悔不當初」沮喪，只會造成目前之失敗；如果只爲過去嘆息，懊悔當初何如如此愚昧，只會削弱自己的力量，以致無法作目前應該作的事。這也是淺而易見的普通常識，不需基督教的特別啓示，一般人就可明白的。但是明白還不夠，必須照着去行。主耶穌說，今世之子比光明之子更加聰明，祂又稱讚那位不義的管家，道理就在這裏，因爲他知道應爲「現在」採取適當的行動。在這方面，一般世人實在比基督徒聰明。不要讓「現在」成爲「過去」的犧牲品。不可把「現在」鎖在「過

去」的監獄裏。讓死去的過去埋葬已死去的往事吧！過去的失敗已經錯了一次，如果讓過去的失敗再造成現在的失敗，那麼就要罪更加一等了。如果爲了過去無謂的「悔不當初」，一定會造成現在的失敗。何必這麼愚拙？應爲現在保存一些體力吧！從過去裏走出來，斬斷「過去」所捆鎖你的鎖鍊吧！

第三個可以運用在這問題上的普通常識是：如果你真正爲太遲信主，爲蹉跎了許多大好時光而傷心難過，現在就應該反省回頭，設法補救，所謂亡羊補牢，未爲晚也。這也是一般人所明白的普通常識。如果有人愁眉苦臉地來對我說：「我真悔不當初——爲什麼不早一點信主？我浪費了太多的時光。」我一定會反問他們：「你會否設法補救那些被浪費掉的時光？何必浪費目前的時間和精力，來和我談這些無可挽回的事？往者不可追，來無猶可待。何不把你的時間和精力用來充實目前的生活？」我一點不同情他們。這樣的話也許近乎殘酷。但是這一類的人，非用嚴厲的態度對付不可。如果你爲過去太遲信主而靈性低潮，客觀地用這些一般人所共有的普通常識衡量一下吧！你將可以發現自己實在多麼愚拙，自己的行爲實在不合理，自己只是在繼續浪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而已。如果你真正悔不當初，就應該全心全意充實目前的生活；保羅就是我們的榜樣。他說：「末了也顯給我看，我如同未到產期而生的人一般。」他的意思是說，他過去已經浪費了許多時間，在他以前已經有許多人看見基督，他是最後才看見的。不過他並不爲此跌倒，他充實眼前的生活，以所有時間和精力事奉主，所以他能說：「我比衆使徒格外勞苦，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典與我同在。」

以上這些普通常識，如果充分加以運用，已足夠我們應付本章所討論的這種靈性低潮了。但是前面已經說過基督徒不只能世人所能及，並且能世人所不能，不但有世人的普通常識，也更進一步有世人所無的某些東西。所以談過一般人所共有的普通常識之後，讓我們更進一步，從保羅的自我剖白，和主耶穌在馬太福音第二十章葡萄園的比喻中，研究聖經對這件事的教訓。

首先讓我們看看保羅在這一段自我剖白中說了些什麼。我們已經看過他提到自己的大罪。在這段話裏，我們可以看到他爲自己信主太遲，也有懊悔。在他這一段自我剖白之前，保羅記錄了復活的基督歷次顯現的事。他所最關心的，似乎應該是復活的偉大道理，可是他在這兒却說：「末了也顯給我看。」留意，他也爲自己那麼遲才作基督徒，有悔不當初的感覺。

保羅用「末了」一詞意思是，他是使徒中最後一個看到復活的主。其他的使徒們在不同時間，不同場合裏，已經先後見過復活的主了。他當時不和他們在一起，因爲當時他仍是褻瀆神，逼迫人的。當保羅於大馬色路上親眼見過復活的主之後，再沒有人用肉眼見過祂。不錯，祂曾一時顯給五百多個弟兄看，另外也顯給其他的人看，（我們縱然不知道他們每一個人的名字，但這都是不可否認的證據），不過，最後一個看到復活的主的，乃是大數城的掃羅；保羅在大馬色路上所見的不是異象，不然在保羅以後，仍有許多人在異象中見到復活的主。所以保羅說：「末了」意思是他是使徒中最後一個看到復活的主。由於這一次看到了主，他才由褻瀆神，逼迫人的罪人，變成了使徒。所以他說的「末了」意思也

就是他是最後一個使徒。保羅在這裏所要強調的是，他是最後看到復活的主，他也是最後一個使徒。

保羅不但是最「末了」的一個，他又說：「我如同未到產期而生的人一般。」這是因為他靈性的重生有點不自然，有點不合時間。他和別人不同。別人曾經聽過主的教訓，曾經和祂相處，祂被釘十字架時他們在場，他們看見祂被埋葬，他們在祂復活後和祂相處四十天，祂升天時他們親眼目睹。他們從頭至末都和祂在一起。保羅和他們的情形正相反。他信主的情況有點不自然，不合時間。他信主的方法那麼奇怪。而且他更是最「末了」的一個。

這是保羅的自我剖白。當然，想到這一些，保羅可以一味的「悔不當初」。他本來可以排在最前頭的。竟然「以爲應當多方攻擊拿撒勒人耶穌的名……」。他竟然認爲耶穌是褻瀆者，竟然想除滅那些跟隨祂的人，以及祂的教會。當時其他的人都已「進去」，而他仍然「在外面」。在最「末了」，他終於在那種奇特的情形之下「進去」了。像他這種情形，一旦「進入」信主之後，他很容易會以爲有生之年，爲過去的愚行痛惜「悔不當初」。他說：「末了他也顯給我。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稱爲使徒，因爲我從前逼迫神的教會。」這都是事實，他爲此痛心疾首惱悔不已，但是保羅並沒有爲此減少了面對「現在」的能力。他並沒有因此就躲到一邊，自艾自責：「我真不應該，我當時爲什麼……。」有很多人，在這種情形下，就陷入靈性低潮。保羅却不如此，他看到了自己的過去，他就驚訝神的恩典竟然如此奇妙，連他這樣的人也拯救了。所以信主以後，他就有極大的熱心。雖然從一方面看，他

是最「末了」的，但實際上他後來成爲最「前面的」。

我們要研究保羅的經歷所帶給我們的教訓，因爲馬太福音第二十章所講的比喻，和保羅這一段自述性質相同，所以我們一併在這裏思想其中的教訓：

第一，作基督徒之後，關鍵不在你過去爲人如何，却是現在爲人如何。這道理簡單得很，是嗎？不過現在看起來很明顯，可是在撒但攻擊時，我們往往就迷糊看不清這一點；使徒保羅說：「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稱爲使徒，因爲我從前逼迫神的教會。」不過他接下去又說：「蒙神的恩，我今日成了何等人。」過去已經與我無干，看「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記住這一點，不必一直惦記你過去如何。基督徒應該關心的是「我今日是何等的人」。

我今日是何等的人？不錯，每一個人的過去都有罪，但是過去都已經與我無干了。現在靠着神的恩典，我的罪已經得到赦免。藉着祂兒子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寶血，我已經與神和好。現在我已是神的兒女，我現在成了神家裏的人，我已經和基督同作後嗣，將來我要得着榮耀；所以如果魔鬼拿你的過去攻擊你時，你就可以用保羅的方法，對他說：「你說的不錯，過去我確實是那樣的人，可是過去已經與我無干，請看，蒙神的恩，今日我成了何等的人。」

第二，要緊的是你實在已經進入神國，而不是什麼時候進入。這也是很淺顯的道理。爲了惱悔太遲進入，以致不能享受目前應該享受的東西，乃是傻子。這樣的人可作一比例，好像有人想去參觀一個大

展覽會，到達會場時，發現前面已經排了一隊長龍。他來的時間比別人遲，差不多已經排在最後面。等了好久，好不容易終於他走進了會場。試想，如果這一個人進入會場之後，不去參觀，只站在門口自艾自怨：「真不應該，我怎麼不是第一個進來的，我怎麼來得這麼晚？」你會有什麼感想？相信你會笑他。不錯，這樣的人實在可笑。但是很可能你笑的是自己。如果你爲信主太遲而愁眉苦臉，不思振作，你所犯的錯誤和這位人士沒有兩樣。朋友，既然進入展覽會場，開始參觀吧！許多美麗的圖畫，雕刻，和其他的東西都擺在那兒等着你欣賞呢！只要趕得及進場就好了，早到或遲到又有什麼關係呢？反正整個展覽會場都擺在那兒等着你，第一個進來參觀的，所看到的也只是這些。

再看馬太福音第二十章的比喻。那些最後被僱進葡萄園工作的人，到了下午五點鐘才進園工作。不過，雖然他們進去工作的時間比較晚，但事實上，他們已經被僱，而且也已經欣然進去工作。關鍵就在這裏。所以最要緊的是：你進去了沒有？其他什麼時候進去，用什麼方法進去，都是無關緊要的。我不願其煩，再三強調這一點，因爲在靈性方面也是一樣，在什麼情形之下，用什麼方法悔改，都是無關痛癢。最要緊的是：你悔改得救了沒有？不必爲太遲信主，或是信主的方法傷心難過，這是不必要的。如果進入了，就好好享受擺在面前的，不必再去想以前在外面的事。

再讓我們更深入一層來看。人之所以爲過去而靈性低潮，乃是因爲他們的心還被自我盤據着，這是不該有的現象。前面說過，對這種人不要給予同情，要以嚴厲的態度對待他們，原因即在此。現在不客

氣直說，這類人真正的問題在於「自我」。他們不讓神判斷他們，仍然想憑自己判斷自己。他們為自己延遲太久不信任，用種種象徵的方式鞭笞責備自己，判自己的罪。看起來他們似乎很謙虛，很為過去懊悔，但實際上那是假的謙遜，他們所關心的仍是自我。

請聽保羅所講的話：「人應當以我們為基督的執事，為神奧秘事的管家。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們論斷，或被別人論斷，我都以為極小的事，連我自己也不論斷自己。我雖不覺得自己有錯，却也不能因此而稱義。但判斷我的乃是神」（林前四：1—4）。我們作為基督徒，應該讓神來判斷我們。祂是審判者，我們不可越權，我們沒有資格用我們的時間和精力來判斷自己。忘掉自己，讓神來判斷我們。我們應該振作起來，努力作當前該作的事吧！

「自我」盤據我們的心，暗示着一個可怕的事實：我們仍然想靠自己的行為。這一類人常常說：「如果我早一點信主就好了，我可以為主多作許多工作。」從一面看，這話是對的。但是從另一面看，錯了，完全錯了！他們還想憑自己作的事能立功德，主耶穌講的這一個葡萄園和僱工的比喻，目的就是要消除這種錯誤的觀念。

這一類的人仍然沒有學會捨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隨祂，並且把自己的過去、現在，未來都完全交在祂手中之教訓。為什麼他們的心會被自我盤據？答案是：他們的心沒有欣賞基督；問題的核心是我們沒有真正認識神，不明白祂的方法。如果我們用較多的時間仰望祂，我們立刻就會忘掉自己。剛

才舉的例子，既然進了展覽會場，就不要站在大門口，不要再爲自己遲來而惱悔痛心，應該趕快去欣賞那些美麗的東西。在靈性方面，也是同樣的道理；既然已經進入了屬靈的新生命裏，就不要再看自己，應該開始欣賞祂。

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區別在那裏？保羅在哥林多後書第三章說，非基督徒的眼睛被帕子矇着來看基督和神，結果是看不見。至於基督徒，他在第十八節說：「我們衆人」——包括每一個基督徒——「我們衆人既然做着臉（除去了帕子），得以看見主的榮光，好像從鏡子裏返照，就變成主的形狀，榮上加榮。」這就是基督徒，他用時間仰望祂，注視祂。看到了祂的形狀，就被喜樂充滿，而忘記了自己。越是仰望神，讓祂佔有我們的心，我們就越不會想到自己。所以，我們要先用敞開的眼睛，沒有被帕子遮蓋的眼睛仰望神，讓祂佔有我們的心。然後應該明白，在祂的國裏，重要的是你對祂的態度，你的心是否願意討祂的喜悅，而不是你事奉祂的時間多久。

讓我們回頭再看這比喻，祂計算工人工資的方法與人不同。我們一般人注重工作的時間，幾點上班，幾點下班，作了幾小時的工作。祂所注重的不是這些，他所注重的是心裏的態度。這比喻中那些第一批進入葡萄園工作的人一樣，我們都喜歡誇耀我們作了多長時間，完成了多少工作。如果我們是最後才進去工作的那一批人，我們就會懊悔自己來得太晚，有許多別人作過的工作，我們都沒有作。主耶穌對工作的算法不是如此。祂看中了寡婦奉獻的小錢，祂看見的不是錢的數目，而是她的心。這個比喻的

教訓也是一樣，祂所看的不是工作的時數，而是心裏的態度。所以，早來的，晚來的，只要進園工作，祂就給他們同等的工錢。

保羅的情形也一樣。他說：「末了也顯給我看。」可應感謝神。早看到或晚看到都沒有什麼不同，最重要的是祂的恩典。所以祂說：「蒙神的恩，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祂所注重的不是工作時間，而是人對祂的關係。

所以最後一點，我們要明白的，是在神的國裏，除了祂的恩典之外，其他都無關要緊。神對事物的看法與人不同，祂核工資的方法也與人不同。最先進去的，得到一文錢，這是祂的恩典；最後進去的，同樣得到一文錢，這也是祂的恩典。在神國裏，一切的一切都是恩典。在這個比喻裏，祂似乎有意強調一個真理：「那在後的將要在前，在前的將要在後。」我們不可再用這世人的想法來想神國的事。在神國，唯一的標準是神的恩典。其他的原則在神的恩典之下，都失去了作用。

保羅是最「末了」的，可是他能夠說：「蒙神的恩典，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所以我們不必再為太遲信主，浪費許多時間，作少了那麼多的事奉而懊悔。因為在神國裏，一切都靠恩典，才能進去。可是有一天，你也許會驚訝地發現，自己竟然在最前面。就像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裏面那些人一樣，你或許會莫明其妙的問：「我什麼時候作這事，什麼時候作那事？」你自己不知道，可是神看到，神知道，祂的恩典是夠用的。

我要用一段舊約聖經，作爲本章結束前的勸勉。傳道書說：「早晨要撒你的種，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爲你不知道那一樣發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兩樣都好。」不知道讀者之中，有多少人過去生活在罪惡的世界之中，到年老才信主，信主之後又爲太晚接受基督而過着低潮的生活。如果有這樣的人，請聽聖經的話。「晚上，就是你生命的晚年，也不要縮你的手不敢取神奇妙的恩典，這是超乎自然之外的。在審判之日，你也許會發現，你的賞賜比那些年輕時就信主的人更大。」這真是一個奇妙的福音。今天，人都很看重青年人。可是在神的國裏，年齡大小一點兒關係都沒有。不錯，「早晨要撒你的種。」但是同樣重要的是：「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

舊約聖經中，還有一段最能安慰人的經文。那是約珥在異象中，得知基督將臨到時，神對他講的話：「那些年月蝗蟲所吃的，我要補還你們」（珥二：25）。祂已經如此應許，祂滿有能力，一定會照着去作。過去那些年月，田地的出產已經被蝗蟲、蝻子、螞蚱、剪蟲等吃光了。如果要靠自己的能力挽救，斷定是不可能辦到，可是藉着神的恩典，祂說：「那些年月蝗蟲所吃的，我要補還你們。」祂能夠在一年的收成中，補償十年的損失。這是我們的主，我們神所應許的。

所以，我要再說，不要浪費你「現在」的時間和精力去爲「過去」懊悔。忘記背後，想想現在靠着神的恩典，已經成了何等的人，爲此而應該歡欣快樂吧！在神奇妙的恩典之下，有一天你可能會驚奇地發現，甚至像你這般的人，在後的竟然也變成在前的。爲你的現在感謝歡喜吧！爲你已經進入神國歡喜吧！

「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提摩太後書一：7）

7 前途坎坷

提摩太後書一章七節，又給我們看到靈性低潮的另一個原因；靈性低潮的原因多得不可勝數，撒但在什麼時候用什麼方法來攻擊我們，製造我們的低潮，令我們也捉摸不定。我們剛說過，他有時會以光明天使的身份出現，可是有時他也會以殘酷無情猙獰的面孔出現。只要能使我們靈性低潮，能達到他破壞神工作的目的，他甚至不擇手段運用各種詭計；他可以打自己的嘴巴，也可以自相矛盾。

早在創世之初，撒但就蓄意與神作對。聖經告訴我們，神創造世界後，看着一切被造的都甚好。起初，世界的一切確實都是完美無瑕的。但是，後來撒但嫉妬神，心懷不軌，要與神作對到底。所以，他選定神創造的最高峯——「人類」，作為他攻擊的第一目標。很不幸，世上第一個女人，果然中了他的詭計，背叛了神。接着她的丈夫也相繼被誘害，人類從此就墮落在黑暗裏。撒但初步遂了心願。

但是，人類的歷史並非就此結束。神為拯救墮落的人類，早已細心安排了一個偉大的救贖計劃。這

一次的救贖工作，比第一次的創造工作更偉大。在這次的救贖工作中，我們可以完全看到神的榮耀和神的愛。且看祂如何成就這偉大的事件：祂差遣獨生愛子到世上來，道成了肉身。在祂一生的最高峯，被交給敵人，釘在十字架上；受死、復活，然後才成就了救贖工作。藉着這個奇妙的救贖工作，先是墮落的人類可以被贖，後來整個被造之物都可得贖。

這個榮耀而偉大的救贖工作，撒但當然也不會放過。這次撒但的對象是得蒙救贖的基督徒。他的方法是製造基督徒的靈性低潮。因為如果我們生活悒快寡歡，整天如喪考妣的愁眉苦臉，人就會覺得基督徒所誇口的救恩，只是一種憑空的想像，一套精心編製的寓言而已，就不肯作基督徒。如果能阻止人接受救恩，他敵對神的目的也就達到了。

前面我們已經看到，魔鬼如何企圖利用過去——讓我們忘不了過去所犯的罪，或過去太遲信主——製造我們的低潮。如果這一着不成功，他立刻就更弦易轍，試圖利用未來，讓我們對未來發生恐懼，以致失去生活中的喜樂。過去他曾經用這種方法，製造了許多人的靈性低潮，今天這種方法仍然靈驗無比，所以我們特別利用這一段聖經，研究這問題，希望能幫助那些為恐懼未來而陷入靈性低潮的人。

稍為留意都會發現，為恐懼未來而靈性低潮，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有許多基督徒，魔鬼無法用「過去」製造他的靈性低潮，可是魔鬼便改換另一個方法，從相反的角度，利用「未來」恐嚇他，使他的靈性就立刻陷入低潮；有些基督徒，幾經辛苦才能開導他，把他從過去的監牢中釋放出來，可是剛出

來，他立刻看到將來，又走進了「未來」的監牢中。你費盡唇舌，讓他知道過去的罪，甚至是最嚴重的罪，也已經得到赦免；又讓他看到，雖然過去浪費了許多歲月，但神「要補還你那些年月蝗蟲所吃的」，可是面對着未來，他們又懼怕失去了心中的平安和喜樂。

關於這問題，聖經裏面有許多先例，其中提摩太是最好的例子。新約聖經裏面保存了兩封保羅寫給他的信。從這兩封信，我們可以對提摩太有不少的認識。提摩太無疑面對着即將臨到的困難和危險，心中很是害怕。平常他對保羅有很大的依賴性，所以保羅必須給他寫這兩封信，幫助他，教導他如何以正確的態度，勇敢地面對未來。感謝主，從他身上，我們在這方面可以得到許多實際的幫助。

爲什麼有些人會爲恐懼未來而靈性低潮？最重要的原因，是個人天賦氣質的不同。在大前題上，我們同是人。人生來就有一份屬於他自己的相貌、體型、天賦氣質和性格。每個人都有別人所無的優點、缺點、短處、長處。要了解恐懼未來的靈性低潮，我們必須先將這一點緊記於心。

有人說：「我們已經信主，都是基督徒。作基督徒之後，彼此間的差異應該都消滅了。」這種看法毫無根據。雖然重生的改變是重大而深遠的，世界上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比擬。可是重生乃是神在人心的工作，祂只把祂的律和屬靈生命種在人心裏，却不改變人的氣質。氣質仍然是氣質。成爲基督徒以後，並非你的生活就失去了自我，只要有生一日，你活着總是你自己，不可能是別人。保羅得救蒙恩之後，基本上他仍然是蒙恩前的保羅，他並沒有變成別人。彼得仍是彼得，約翰仍是約翰；他們的氣質，他們

的性格基本上都沒改變。這就是基督徒生命奇妙之處。正如自然界，你看雖然是同一種花，但是每一朵花都有其不同之處。基督徒也一樣，我們同是基督徒，但是神允許我們每一個人有自己的特徵，有專屬於自己的氣質。

不但基督徒個人，教會也是一樣。你絕對找不到兩間完全相同的教會。教會也有各自所獨有的氣質，這也是教會奇妙之處。我們剛才說過，信主以後的人格基本上並沒有改變，並且聖靈賜給我們各人的恩賜互不相同，所以對某些事情，看法和作法就頗不一致。各教會雖然同是基督徒聚集的團體，雖然同一的信仰，但是對某些教義和聖禮典，看法和作法就不一樣，其表現和着重點也有所不同。而神就利用這些不同的教會，讓各種不同氣質的基督徒，皆能各從其好，有所歸屬。

傳道人也是一樣，他們傳的是相同的福音，過的是同一種基督徒生活，可是他們傳福音的方法，和過基督徒生活的方式，也各人互不相同。而神就藉着這些個人的差異，使福音能多方面的擴展。某一類型的傳道人，適合於向某一類人傳福音，如果讓他向別種類型的人傳講，效果可能就没那麼大。所以，實際上也需要有各種不同類型的傳道人。而無論是什麼類型的傳道人，神都同樣使用他。

談到氣質，很明顯的，有一類人的氣質比較容易緊張、恐懼、多愁善感。我相信保羅自己即屬這類的人。在肉體方面他是一個緊張，又缺乏自信的人。他說，他到哥林多時：「又軟弱、又懼怕、又甚戰兢。」到馬其頓時「外有爭戰，內有懼怕。」他天生就是這種氣質的人。提摩太更是如此。有些人人生來

就是這種氣質。

有些人却不這樣，他們滿有自信，什麼都不怕，再艱巨的事他們也敢作，在苦難惡劣的環境他們仍然可以挺立不動。他們似乎不知道緊張為何物。這兩種類型的人，根本有如天淵之別，但是只要信主，他們一樣都是基督徒。

在教會中很容易就可以分別出這兩種類型的人。不信你可一試，有一種人，你要他在公開場合開口講話，有如拉牛上樹勸得口乾舌燥，他都不一定願意上台開口。另外有一種人則正好相反。這就是那兩種氣質最好的說明。

另外有人恐懼未來而靈性低潮，原因是他們認為基督教的標準太高，怕自己攀不上。你可以從他們自己說的話裏聽出來。他們明白基督教的理想是非常高，他們知道作基督徒並不容易，不是悔改信主就可以安逸無憂。他們看見，作基督徒是回應一個最高超的呼召，是將自己投身於屬靈的戰場中。這一類人絕大部份是知識分子，他們自己讀新約聖經，對這一個呼召，以及他們將要面臨的工作瞭解得很透澈，知道這是非同小可的使命。他們也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之軟弱和微不足道。結果，他們就失去了勇氣。他們怕失敗，怕自己沒有辦法達到那理想。他們總是認為：「我喜歡聽福音，我相信我的罪已經得到赦免。我願意作基督徒，可是我怕會失敗。在作禮拜時，或和基督徒在一起沒什麼問題，可是我有我的生活，我了解自己，也了解自己的缺點。我知道作基督徒是非同小可的使命，我知道這工作很難。」他

們怕失敗，他們不願意羞辱神、主耶穌基督，以及教會的名聲。他們說，我自己算什麼人物，怎能過那種基督徒的生活。了解作基督徒是非同小可的使命，以及自己的微小，反而使他們洩氣，沒有自信。

另外有些人恐懼將來的原因，是攏攏統統的怕。問他怕什麼，他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他們就是怕將來怕可能會發生的事，怕神可能要叫你受苦……等等。我常碰到這種人。我記得曾有一位女士對我說：「是的，我信主，可是我不敢說，我是一個基督徒。」我問她：「爲什麼？」她的回答大概的意思是這樣：「我讀了許多古今基督徒爲基督的名受逼迫的見證。我曾經設身處地的想過……」原來她當時有一個三歲的小男孩，她說：「如果說，真正必須爲信仰而放棄我的孩子，我會作出什麼樣的決定，實在很難說；我想我可能不夠堅強。我怕自己沒有足夠的勇氣，爲了把基督放在第一位，肯不顧一切代價，甚至必要時爲祂死。」

爲了這緣故，她不敢說自己是一個基督徒。事實上，她過去沒有遇過這些事，將來也可能永遠不會遇到，可是她就是關心這事，竟爲此失去了生活中的喜樂和平安。如恐懼未來而陷入靈性低潮，往往只是憑想像就可以造成的。

諸如此類的例子太多了，談也不談完。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恐懼未來，很可能會緊緊地控制着人的心，讓人坐立不安，甚至使人失去了面對現實的勇氣，沒有能力應付目前發生的事件。

從保羅的書信中，我們可以看到提摩太明顯的犯了這種錯誤。那時保羅被關在監牢裏，他自己一個

人想到了那些可能會臨到他身上的事，心裏就恐懼，沒有平安。如果保羅被處死，怎麼辦？單憑提摩太怎能獨自應付那些教會中發生的困難，以及那些已經隱隱可見即將臨到他身上的逼迫？

保羅很了解他，所以在寫給他的信上，用很堅定的語氣對他說：「你不要以給我們的主作見證為恥，也不要以我這為主被囚的為恥。總要按神的能力，與我為福音同受苦難。」

那麼，我們應該怎麼處理「恐懼未來」這個問題？像第六章一樣，最好的方法是在研究聖經對這問題的教訓之前，先看一般人都知道的普通常識。首先，大家都知道，適當的思想未來，所謂未雨綢繆是應該的；若為未來焦急憂慮，就是杞人憂天了。我們必須明白兩者之間的分界綫。人應該想到將來，不想將來，糊裏糊塗過日子的人是傻子。但無謂的憂慮未來，也一樣是傻子。

聖經教訓我們，不可為明天憂慮，但是不是禁止我們想到明天的事，不然農夫就不必翻土耕地和撒種了。農夫下種之後，就指望著未來收成的日子。他們並不是晝夜思想著收成的事，他們只是作適度的思想，而不是作無謂的憂慮。

問題是何謂適度的思想，何謂無謂的憂慮？未雨綢繆和杞人憂天之間的分界綫在那裏？我認為適度思想未來是應該的，超過了「適度」這一點，變成為未來焦急憂慮，讓未來腐蝕了你應對付目前的能力，那就錯了。

換句話說，我們應該思想未來的事，但不應該讓未來控制我們。那些為恐懼未來而靈性低潮者的問

題，是他們被未來控制了，他們的思想完全被未來盤據着，以致不由自主被恐懼未來束縛着，結果生活就失去平安和喜樂。

應該思想未來，但不應該被未來控制。這是世人所共知的普通常識。普通人都知道：「船到橋頭自然直」，「兵來將擋，水來土淹」的道理。我們是基督徒，怎能連這道理都不知道？聖經也有許多類似的教訓，其中有一些話幾乎已經被一般人奉為金科玉律，常掛在口頭。像：「不要為明天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就是一個例子。新約聖經裏，其他有很多地方把這種觀念用屬靈的方式表達，不過像「一天的難處一天當」，這種常識實際上也是一般人所能了解，所共明的。

前兩章我們已經看過，懊悔往事，不但無法改變過去的事實，只有浪費時間。同樣的，還沒有到的事，我們看不清楚，所以為未來憂慮也是不對。「船到橋頭自然直」，把「現在」運用到最大的極限，才是我們現在應該作的事。我們已經說過不要把現在作為過去的犧牲品。同樣的，我們也不可把現在作為未來的犧牲品。

現在讓我們來看使徒保羅對提摩太說的話，對我們有什麼幫助。保羅是從基督徒的立場來討論這個問題，他的話有雙重性質。第一是責備性的，第二是提醒性的。要解決恐懼未來的靈性低潮，必須由這兩方面雙管齊下。

他首先責備提摩太，對他說：「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當時提摩太的情況，是他

有一個「膽怯的心」，而且似乎膽怯到無法自拔的程度，所以保羅才如此責備他。

接着他又提醒提摩太：「神賜給我們……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譯者註——英譯：「剛強的靈、仁愛的靈、謹守的心。」）（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教訓，我們之所以為恐懼未來而靈性低潮，最主要的問題是因為我們沒有了解神過去及現在所給我們的恩賜是什麼，與當時的提摩太一樣，我們忘掉了神過去及現在在我們身上所行的事。

有一次，爲了撒瑪利亞一個村莊不接待主，雅各和約翰想要吩咐火從天上降下來，燒滅他們。那時，主耶穌責備他們說：「你們的心如何，你們並不知道。」主耶穌的話和保羅對提摩太說的話，方式有點不同，但兩者實際有異曲同工之妙。主耶穌說的是消極的一面，說他們不知道自己的心，保羅却從積極一面，勸告提摩太心中如火挑旺神所賜的恩賜。

我們之所以恐懼未來，是因為我們忘記了過去。我們沒有回想神往日在我們身上所成就的事，只想到未來那些可能會發生的事，所以心裏就憂慮着：「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越疑慮越多。疑慮越多，思想越如脫韁之馬，終至生活完全被恐懼未來所控制。我們爲什麼不停下來思想一下我們的身份，我們的地位？心裏如果只是恐懼未來，生活當然就沒有平安和喜樂，而且會越陷越深。

平常人恐懼未來還情有可原，因爲他們是靠自己來面對茫然無知的前途，可是基督徒若和他們一樣，那就太說不過去了。保羅對提摩太講的話，實際是責備他：「提摩太，你還是跟平常人一樣，你所

想的只是自己，只是自己的生命，以及自己所必須作的事。可是提摩太，你忘了，你已經不是一個平常的人了，你是一個基督徒，你已經重生，神的靈已經在你裏面。爲什麼你還跟以前一樣，以一個平常人的眼光來看未來的事？」

我們的問題不也一樣嗎？雖然我們已經是基督徒，雖然我們已經重生，已經確實是神的兒女，可是我們仍然常常用未重生的人的眼光看未來的事。結果一想到未來，想到擺在面前那些巨大的工作，想到自己的渺小，就坐立不安，惶惶不可終日。

如同保羅對提摩太說的話，我們第一件應該作的事，是提醒我們的自我，神已經把祂聖靈的恩賜給予我們，所以我們對生命，對未來的整個看法，都應該和以前截然不同。我們應該以一種新的態度面對受苦以及其他的事。這個新的態度是有持無恐的態度。我們隨時提醒自己，因我們裏面有聖靈。因我承認在未來的日子裏，也許神會讓我遇到逼迫，也許會遇到反對我們的事，也許有仇敵正在等待着；我也承認，我是軟弱的，我沒有足夠的力量。但是我並不爲此喪膽，我可以像使徒保羅一樣，說：「但是神的靈在我裏面，神已經把祂的聖靈賜給我。」只要我們能記住這一點，我們整個態度和心境就都改變了。

換句話說，我們必須明白，面對未來時，我們不是要看自己，而是要靠神。提摩太天生懦弱，他的敵人又那麼有力，他所面對的工作又是那麼艱巨。但是保羅說，他不該只想靠自己。他說：「神賜給我，的不是膽怯的心，祂賜給我們的是剛強的靈。」所以，不要只想自己的懦弱，要想神的靈的剛強能

力。只要我們能作到這一點，我們就可以有勇氣面對將來，並且對於整個情勢有一個清楚而適當的看法。

我已經一再提到個人氣質差異的事實。但是在這裏我要說，雖然我們個人氣質互相差異是事實，不過，無論那一種氣質都不應該影響到我們面對未來的能力。神的救贖也包含氣質這一部份。氣質是神所賦予的，氣質的差異也出於神。一個未重生的人，必然是由氣質控制着自己，他一點兒辦法也沒有。可是已經信主的人，他已被救脫離氣質的控制。現在，他的控制系統已恢復到原來的正軌上，就是由於聖靈來控制自我。

換句話說，過去氣質控制你，在信主之後，在氣質之上，有一個更高的控制力，就是聖靈。聖靈一旦進入人心之後，就要控制人的一切，當然氣質也包括在內。信主之後，個人的氣質雖然依舊存在，但是已經失去以前的控制權。現在所有的控制權，已經交在聖靈中。聖靈可以用祂的大能，通過你原有的氣質，能作更多事。這是救贖工作的一部份。

既然「神賜的不是膽怯的心」。那麼是什麼的心？保羅說：「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是剛強的心。」保羅把剛強排在仁愛和謹守之前，是非常正確的。我們知道我們所面對的工作是何等艱巨，也知道自己如何軟弱。我們所需要的心，正是剛強的心。感謝神，不管我們多軟弱，工作多艱巨，我們却可以從神得到一種剛強的能力，一種包羅萬象的能力。

你爲怕將來而不能過基督徒的生活嗎？答案是：「當恐懼戰兢，作成你們得救的工夫，因爲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裏運行。」你仍然有恐懼有戰兢，那是你的氣質。但是現在藉着「神在你們心裏運行」，你已經有剛強的能力去面對未來。雖然你不是變成一個毫無懼怕的人，但是你已不再被懼怕轄制。雖然你仍然面對諸般的恐懼戰兢作成得救的工夫，但是神已賜你剛強的能力去作那些事。

這種剛強的能力，不只使人有能力過基督徒生活和面對罪的試探。它也能使人有忍耐力，能使人在任何環境，任何情況下，堅忍不拔度過難關。更進一步說，它可以使最懦弱的人，敢於作任何事，即使死也在所不懼。

使徒們就是一個好例子。像彼得這個人吧！他原是怕死，爲了保全一條生命，他不單否認他的主，甚至發詛起誓否認他。可是，請看使徒行傳中的彼得，現在有剛強的靈進入他裏面，他隨時都不怕赴義就死。他敢於面對在上有權柄的，也敢於面對任何人。

教會歷史上有許多像彼得這樣的例子，這是教會的光榮。像這樣的事，現在仍然繼續發生着，我喜歡勸基督徒讀殉道英雄的故事，古代的也好，改教時代的，清教徒運動時代的，現代的也好。讀他們的故事，我們可以發現，不單是那些強壯勇敢的人，就是那些軟弱的婦女，甚至連兒童，爲基督的緣故，也都勇敢的赴死。如果單靠他們自己的力量，絕對不能作出這樣的事，這是靠「神所賜剛強的心」才能作成。

保羅對提摩太講的話，意思是對他說：「你不要這麼講，這麼講就和沒有得救的人一樣了。聽你的話，好像你只能單靠自己的力量，單獨面對未來。可是神已經給你剛強的心了。前進吧！祂必與你同在。你將會發現，你彷彿不再是自己。你將驚奇地發現，你有勇氣敢為基督的名受苦、受死，並且樂此不疲。」神已經給我們「剛強的心」。你如果受到撒但的試探，為恐懼將要臨到我們而靈性低潮時，我們就可以說：「我有聖靈，祂賜我剛強的心。」

保羅提到的第二件事是：「仁愛」。這是一種奇怪而有趣的安排。許多人一定會納罕，保羅為什麼把「仁愛的心」排在這地方？他的意思何在？「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的心。」不錯，這句話我們都了解，我們需要剛強的心。可是為什麼接下去，他又提到「仁愛的心」，懦弱的人需要的不是這東西呀！

其實，保羅在這裏提出「仁愛的心」，正說明了他有卓越的心理學認識。為什麼人會有「膽怯的心」？答案是「自我」。因為人愛自我，關心自我，保護自我。你仔細觀察，一定可以發現，膽怯的人的問題是他們太侷限於「自我」之中：我怎能這麼作？如果不能，結果我又會怎麼樣？「我」、「我」、「我」，他們所注意的、所看見的、所關心的，都是自我。

可是，實際上靠自己絕對無法解決「自我」的問題。那些看破紅塵，隱居山林的隱士，或終身伴着孤鐘古寺的修道士，最致命之錯誤就在此。他們以為如此就可以解決問題，可是後來他們將會發現，

他們可以躲開塵世，可以躲開人羣，可是絕對無法躲開自我。那在裏面的自我，他們無法擺脫。你越是關心自我，你的自我就折磨你，折磨得更厲害。

保羅在這裏舉出「仁愛的心」確有道理。因為要擺脫自我，唯一的方法，是全心全意關心我們身外的某人或某事，不要留下時間來想到我們自己。感謝神，靠着神的靈，我們能作成這一點。祂不僅給我們「剛強的心」，也給我們「仁愛的心」。

仁愛的心是什麼意思？所謂仁愛的心，就是愛神，愛那位創造我們，為我們這些可憐的人安排了救贖計劃，不願我們一人沉淪，沒有把一樣好處留下不給我們的神；就是那位「愛我們」就「愛到底」的神。

保羅寫給提摩太信中的話，意思是勸他：「想這事吧！全心全意想到神的愛，你就可以全然忘掉自我。」「仁愛的心」可以使你免於偏囿於自我，過份關心自我，以及由這種關心自我而造成的靈性低潮。「仁愛的心」可以完全取代「自我」。所以當你發現自己為「自我」而發生問題時，你可以激發自己「仁愛的心」，思想神的愛是如何永恆而奇妙，雖然我們犯了罪，祂却為我們安排救贖的計劃，不惜差遣自己的兒子，為我們捨命。思想神的愛，激發愛神的心，就可以把「自我」制服。

接着，我們還要繼續思想神兒子的愛是何等長、潤、高、深。思想祂的愛如何超越了人的了解。試想祂如何離開天上榮華寶座，把一切榮耀暫置一旁，道成肉身降生到世上，任勞任怨作木匠，忍受罪人

的敵擋。想想，人們怎樣在祂臉上吐唾沫，把荆棘戴在祂額上，把釘子釘進祂的手，祂的腳。想想，祂在十字架上被釘死，是爲使我們的罪能得赦免，能與神和好。試想想祂的愛。如果我們能稍微體會其萬分之一，立時就可忘掉自我。

然後，還要有愛弟兄之心。想到別人，關心別人的需要和別人的事。再拿提摩太作例子吧！他似乎只關心自己：「我可能被逼迫至死。」可是保羅却對他說：「想想別人，你看，他們都正在罪惡裏，不要再想自己了。」

保羅在這裏提出「剛強、仁愛的心」，意思是要我們培養自己對那些失喪者的愛心，愛弟兄，愛這最偉大、最高貴、最榮耀的福音的心。如果我們的心被這種「仁愛的心」所充滿，我們就可以忘記自我。我們就可以說，既然祂把自己都給了我們，我們豈不更應該不惜爲祂付出任何犧牲，爲祂不惜赴湯蹈火？我們就可以像洗生多夫伯爵（Count Zinzendorf）一樣的說，我們的熱情只有爲「祂，也惟獨爲祂」。

保羅最後提到的是「謹守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謹守的心」是對付「膽怯的心」的最好良藥。謹守的心乃是自制、自律、平衡的心。雖然你我軟弱、緊張，可是神却賜給我們自制、自律、有判斷的心。

在保羅寫這封信以前，我們的主早就對祂的門徒有同樣的教訓，保羅在這裏所講的，只是重述我

們主自己的教訓，並加以說明而已。當我們的主差遣門徒出去教導人時，祂警告門徒，人們會恨他們，逼迫他們，甚至有一天他們必須付出生命；他們一定會被人拉到法庭，送進監裏，但是祂又對他們說：「人把你們交在官府和有權柄的人面前，不要思慮怎樣分訴，說什麼話。因為正在那個時候，聖靈要指教你當說的話。」

他們把你送到官府和有權柄的人面前審判你。他們仔細聽你的每一句話，要捉你的把柄。但是我們的主說，我們不必擔心，因為聖靈會指教我們當說的話。所以你不必怕，你不會失去勇氣，你不會驚惶失措，不知如何開口。因為那時聖靈自然會指教你當說的話，聖靈是智慧的靈，祂會給我們謹守的心。

我可以舉出一個短小的故事，來說明這個真理。這個故事發生在一個年紀很輕的女孩子身上，時間是在保守派福音派興起的時代，地點在蘇格蘭。那是禮拜天下午，她在路上，要去參加保守派福音派的人主持的聖餐崇拜。當時，這種聖餐崇拜是被禁止的。英國國王的士兵四去巡邏，要捉那些前去參加聖餐崇拜的人。這位年輕小姐在一個轉彎的地方，遇見了一隊士兵，她知道她已經無路可逃，正在思想要怎麼回答他們時，士兵已經攔住她問話了。她突然奇妙的衝口而出地說：「我的哥哥死了，今天下午他們要念祂的遺囑，祂曾爲我作一些事，也留下一些東西給我，所以我必須去聽他們念祂的遺囑。」結果他們讓她走了。

「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是智慧、謹慎、了解的心。祂可

使我們靈巧如蛇。你能夠對敵人說實話，他們却不能了解，你就可以逃了。不錯，這位姑娘的哥哥死了，因為基督確實為她死了，而在聖餐禮拜時，祂的遺囑會被宣讀。她可以從這裏再一次重溫祂為她成就的事，以及接受祂留給祂的東西。請看，在神國裏這位姑娘算是最無知，最易緊張的。神却給她一個謹守的心和智慧の靈。

所以，基督對我們說，不必擔心，那時聖靈就會把當說的話指教我們。祂也會告訴我們，我們當作的事。甚至在必要時，祂會禁止我們不說不當說的話。我們不再是靠自己而活，我們不可把自己當作一個普通的人。我們和常人不同，我們已經重生了。神已經把祂的聖靈賜給我們，祂賜給我們的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靈）」。所以對那些為恐懼未來而陷入靈性低潮的人，我要奉主的名，用保羅的話對他們說：「把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要敢於對你的自我講話。總要儆醒，你是誰，你的身份是什麼，神賜你的心是什麼樣的心。不要讓恐懼未來控制了 you。提醒你的自我，聖靈加給你的是什麼樣的心，以後你就可以昂然前進，不怕何事。你活在現在，準備未來，心裏只有一個願望，就是為榮耀那一位已為你死的基督而活。

「爲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提摩太後書一：6）

8 情感問題

本章我們要從保羅寫給提摩太的這句話，繼續討論「靈性低潮」的另一個原因。寫到這裏，筆者有些話不得不說，「靈性低潮」一詞，似乎有些語病，因為「靈性」和「低潮」根本是兩個互相對立，不能相容的東西。可是有許多基督徒，確實是生活在悵快寡歡，「靈性的低潮中」；而且整部聖經，無論新約、舊約，也都有不少這樣的實例。並且都指示我們，應該好好處理這個問題。

我知道，有些人根本不承認這問題的存在，一提到「靈性低潮」，他們就不耐煩地把它推到一邊。他們說，基督徒悔改之後，他的靈性生活應該波瀾不興，一帆風順，整日都生活在歡唱的環境中。如果有人生活遇到了低潮，他們心中就對他打一個嚴重的問號，懷疑他可能根本不是基督徒。其實，我已經再三說過，他們的問題，並不如這些人所想的那麼嚴重。聖經清楚教訓我們：基督徒靈性可能有低潮；但是靈性低潮的人不可以此作藉口，認為聖經准許他們如此。不！聖經承認靈性低潮的事實，目的

是要讓人關心靈性低潮的問題，並幫助那些負責照顧信徒靈性的人，對這問題有所了解，知道如何用聖經裏面的「處方」，醫治他們這種疾病。

靈性低潮的原因，我們已經討論過不少，本章我們將繼續討論另一個原因。爲什麼靈性低潮會有這麼多原因？我已經說過好幾次，這是因爲我們的仇敵撒但既有力，又非常狡猾。他對我們的認識，可能比我們自己還清楚。他知道從什麼地方，用什麼方法攻擊我們，最容易使我們靈性低潮。

一般人對神和主耶穌的評價，是根據我們這些基督徒生活的表現。所以撒但只要能製造我們的靈性低潮，讓我們的生活悒悒寡歡，他就可以達到其敵對神的目的。我們不能因爲世人以不完全的人，來判斷完全的神，就責備他們無知。因爲我們自稱「基督徒」，這名詞本身就具有極大的挑戰性。我們等於對人說，我就是基督的代表。看過我們的生活表現以後，他們心中會想：「作基督徒的人就是這樣子的？」所以，今天教會外面人那麼多，教會內却是門可羅雀，要負最大責任的，正是我們這些帶着「基督」名號的人。

試看歷史上發生過的幾次大復興，幾乎每一次都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首先有一個人或是一羣人，突然活出了真正基督徒應有的表現，使其他基督徒注意到他們的生活，而他們的生活也改變了。然後，教會外的人也注意到這些基督徒的生活，他們的生活也受到了影響；於是形成大復興。你看，大復興是先由教會內基督徒的生活開始，然後才擴及教會外的人。可見基督徒的生活表現是何等的重

要。

本書第五到第七章，我們看到撒但用各種方法來製造靈性低潮，使我們沒有好的基督徒生活表現。他首先用過去引誘我們，讓我們晝夜思想某些過去的事（過去所犯的罪，或太遲信主），以致造成目前生活悒悒寡歡。如果這一着不能收效，他就更弦易轍，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變，引誘我們的眼睛看未來，用恐懼未來來製造我們的靈性低潮。

本章我們要討論的另一個原因是「情感問題」，這問題和恐懼未來有很密切的關係。請讀提摩太後書第一章第六節。

我認爲「情感問題」是靈性低潮的各種原因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情感」從何處來？「情感」應該佔有什麼地位等等，這些問題經常困擾許多人。

我相信，從事過實際教會工作的人，一定同意我的說法，教友們來找牧師，最常提出的問題之一，就是他們「情感」的問題。這是很自然的現象，人人都希望快樂，這是大家生來就有的願望。沒有人願意過那種悲悲慘慘的生活。（不過我知道，確實有些人好像一定要過那種悲慘的生活才會快樂，好像生活在不快樂中，反而能使他們感覺快樂。）

我已再三說過，在信仰方面，心智和知識應該佔優先的地位。但是，「情感」或「感覺」的地位也非常重要。神當初造我們時，就已經命定，人是受「情感」支配的動物。不論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

人在世上的生活，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不知道如何適當地控制他們的「情感」或「感覺」。歷史上不知有多少酷劫，人間不知有多少悲劇，都是由於某些人不知道如何控制他們的「情感」和感覺而產生的。

「情感問題」和「恐懼未來」之間，有一種很微妙的關係。「恐懼未來」的人就有「情感問題」，有「情感問題」的人都會「恐懼未來」；兩者就像孿生的難兄難弟。難怪在這一章聖經裏，同時討論到這兩個問題，難怪這兩個問題一起出現在提摩太身上。提摩太生性容易緊張恐懼，尤其恐懼未來的艱難，像他這種氣質的人，「情感問題」和「恐懼未來」很容易就會控制他。

我已經屢次說明，有些人天生容易低潮，有些人則不。我也曾一再強調一個事實，悔改的經驗並不能改變一個人的基本人格。所以悔改以前容易低潮的人，悔改以後也有同樣的危險，他必須繼續和低潮掙扎。

雖然基督徒生活中，有一些問題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會遇到的，但是有一些問題，却是某些特別的人才會遇到。俗話說：「一人苦一樣，沒有兩人苦相像。」又說：「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正是這意思。我們在世界上的生活，都必須背負我們個人所獨有的困難。這些個人獨有的困難，絕大部份都是由個人的不同氣質產生出來的，而氣質是不能改變的。天生愛內省的人，他所獨有的困難是容易低潮，容易有「情感問題」。所以這一類人信主後，必須在生活中特別注意自己的氣質，以免落入這種氣質的人所特

有的危險裏。提到「情感問題」，我們立刻就會發出幾個問題：「情感」從何處來？有何重要性？它在基督徒經驗中佔有什麼地位？我要從這幾個問題，先舉出幾個概括性的說明。

第一件是：真正的基督徒經驗，一定要包括「情感」。前面我們討論知、情、意時已經看到，保羅在羅馬書第六章第十六節強調的就是：基督的福音是偉大而榮耀的，它必須影響並佔有我們的全人格，不可只佔有並影響全人格中的某部份。所以悔改時，我們的「情感」必須和心智及意志同時都對這福音有所共鳴。如果悔改時，我們的「情感」沒有任何感動，那我們必須再檢討一下，也許我們的悔改經驗不是真的。

戀愛中的男女，想到了情人，心中禁不住就會有一種喜悅的感覺。難道我們想到了這樣的福音，這樣的救主，這樣的神，我們的情感豈不更應該有那種喜悅的感覺？

從新約聖經我們可以看到「喜樂」乃是基督徒生命中明顯，最不可少的一個特色。悔改時在我們身上發生的奇妙變化之一，是我們的情感被救脫離愁雲苦雨的泥沼，得以站立在穩固的盤石上，口唱新歌昂然喜樂地前行。我再說，真正的悔改經驗，是我們全人格中的各部份，都對福音發出共鳴，這榮耀的福音真理不但要感動我們的心智和意志，也必須感動我們的感情。

我要說明的第二件事是一件很簡單、最基本的，但是也是最易被人遺忘，以致發生真理的問題。那就是：「情感」不能由我們創造出來，也不能被我們的意志控制。事實上，也許你可以勉強流出眼淚，

可是却不是發自真正的情感。假裝的情感和真實的情感之間有如天淵之別。真正的情感，人無法控制，也無法製造出來。不管怎麼試都沒有用，實際上你越試只有越增加你自己裏面的不樂。從心理學的觀點看，在情感上，人實在無法操縱自己，也不能控制自己的情感，更絕對無法製造自己的真情感。

接下去，我要說明的一件事是：情感是最善變的東西。人本身已經夠善變了，可是在善變的人裏面，最善變的東西，要算情感。究其原因，可能是能影響情感的因素太多。不單氣質會影響人的情感，人的健康也會影響情感。

古時候的學者相信，人的情感存在於身體中的某些器官，從一方面看，內中也有其道理。肉體情況實在深刻地影響着我們。我們還要再注意一件事：我們信主之後，身體的健康情況並非全部改變。過去身體健康如何，信主後仍然如何。過去它如何影響我們，信主後它仍然如何影響着我們。所以我們的情感如果在信主前善變，信主後仍然一樣善變。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有這樣的經驗：有時睡覺醒來時，我們會驚訝地發現，我們的心情和昨天臨睡前的心情完全相反。昨天臨睡時可能還高高興興的，以為明天仍然是充滿了喜悅的一天。可是今早醒過來，心情壞透了，可能垂頭喪氣。沒有什麼原因，自己也不知道什麼緣故，心情就是這樣突然地變了。我們的情感善變是事實。但是如同氣質一樣，我們不可讓善變的情感控制我們。前面我們已經說過，我們各人都有自己獨特的氣質。這是神賜的，我們不要求改變它。但是，一個基督徒絕對不可讓

氣質控制我們。

有些人却以此爲榮。你一定聽過有人這麼說：「我口無禁忌，想到什麼就說什麼。」這樣的人爲此沾沾自喜。其實他們的這種態度不知道傷害了多少人的心，糟塌了多少人的情感。如果大家說話行事都像他們那樣，這個社會變成什麼社會？他們說：「我就是這樣的人。」這是極之錯誤，他們不應該作那樣的人。我的意思不是說，他們應該試圖改變自己的氣質，而是他們應該自制，知道控制自己的氣質。不錯，氣質是神的恩賜；但是自從人墜落，罪進入人心之後，氣質就變了樣。所以我們必須抑制它，讓它回到原來的位罝。

情感也是一樣，它時時想控制我們。我們必須事先知己知彼，明白這一點，不然，定必掉進它的羅網。我們常常說：「情緒不好。」這就是情緒想控制我們的時辰。明明我們不喜歡鬧情緒，可是它說來就來，我們拿它沒辦法。這時，如果我們不採取一些行動，乖乖的束手就縛，它真的就會控制我們。比如，早晨你醒過來時，如果發覺情緒不好，除非你採取一些行動，把情緒抑制下來，否則，那一天你必整天生活在那壞情緒控制下。舊約聖經裏一個最好的例子，就是以色列第一位國王掃羅。我要再說，我們要避免這種危險，不要對情感投降，不要束手讓它控制我們整個生活。

我要說明的最後一件事，我們絕對不可以爲我們沒有情感上的某種感覺或經驗，所以我們可能根本不是基督徒。從靈性的立場來看，這實在是靈性低潮最普通的原因之一。有些人聽別人作見證，說到他

們屬靈經驗中有某種奇妙的情感，心裏就咕唧着：「我沒有。」於是他們就懷疑自己是否基督徒了。我再重複剛才說過的話，真正的悔改經驗，必須包括全人格，「情感」這部份當然也包括在內。可是這並不是說，我們如果沒有某種情感上的特別感覺，就不是基督徒。不錯，情感是基督徒經驗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但是如果我們視某種情感上特殊的感覺爲基督徒的必備條件，那正中魔鬼的詭計。明明你已經是基督徒，可是爲情感問題，你可能會終生生活在悵快寡歡的情形下，這就太不值得。

這個問題除了上面說的氣質之外，民族性也有關係。無疑每個民族都有它自己的人生觀或生活的態度。有的民族性豁達，有的民族性較保守。在接受基督教的各民族中，就有些民族（大部份是紇爾特族）生性保守。他們認爲基督徒的生活不可太快樂。他們非常怕快樂的情感，甚至說，凡是歡喜快樂的情感，都要加以節制。

不但有些民族具有這種特殊的生活態度。有些教派也具有同樣的態度。嚴格浸禮派（Strict Baptist）創立人之一的費利伯（J. G. Philpot）先生，曾講過一篇講章，題目是「光明之子，行在黑暗中，黑暗之子，行在光明中」。所用之經文是以賽亞書第五十章的最後兩節。在這篇講章裏，他認爲人可以點燃假情感，可以製造出某種奇妙的「火」和經驗，可是這些東西都不能持久；他說：「凡真正屬神兒女的人，一方面明白自己的內心和自己的罪是最可怕的東西，另一方面又懾於神的偉大和尊嚴。所以他們在世上一輩子的生活，必是沉重而辛苦的。」

我了解費先生之所以強調這一方面，但是我認爲他強調得似乎太過份。聽過他的講道，給人留下的印象就是凡是生活快樂的人，其中一定有問題，甚至他可能根本就不是基督徒。事實上，有些人自以爲是基督徒，可是他們得救的經驗只是心理上的，而不是靈性上的。輕浮淺薄的快樂不是真正基督徒的喜樂，可是我們也不可一桿子打落整個人，以偏概全地說，有喜樂的人一定不是基督徒。

現在讓我們查考聖經對這問題的教訓，看看我們應該如何對付情感問題。根據聖經，對你提出幾個實際有用的建議。第一，是一個很實際建議，在低潮的時候，你應該檢查一下自己，務必把一切你不快樂的原因都除去；例如：你若心中有罪，如果你犯了神的律法，違背了祂的命令，「犯罪者的道路，崎嶇難行。」你的生活當然不會快樂。如果你想強迫你的意志，按照自己的喜怒作基督徒，你的生活一定悒快寡歡。

如果你明知自己犯了某樣罪，也清楚感覺到聖靈在良心中的責備，却仍然戀戀不捨，照樣去犯，你當然不會快樂，這是必然的道理。在這種情況下，你應該立刻對神敞開你的心，坦白地向祂認罪，一點也不要保留，並且相信你這樣作，祂必赦免你。「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祂必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如果「未告白的罪」是造成你低潮的原因，你必須現在就對神認罪，不然我寫更多也沒有用，只有徒然浪費你我的寶貴時間。

許多基督徒就在這件事上失敗了，他們一方面希望過快樂的基督徒生活，一方面却不肯坦白對神認

罪，還想留戀自己所喜愛的罪，這是斷然不通的。我們必須明白，若要過快樂的基督徒生活，必須聽良心的話，注意聖靈在我們裏面的聲音；祂指出我什麼罪，我立刻就戒犯那罪。

假若我們低潮的原因不在這裏。那麼我的第二個建議是：不可犯了過份關心你情感的錯誤，更不可把情感放在你生活中最重要的中心地位。我發現在這事上跌倒的人太多了。情感只是其他「因」所造成的「果」。讀過聖經的人，應該不會犯這樣的錯誤才對。詩篇三十四篇的作者說：「你們要嘗嘗主恩的滋味，便知道祂是美善。」你必須先「嘗嘗」才能「知道」，必須先試過才能產生情感，這是必然的道理。沒有嘗過就想知道是不可能的，這是不辯自明的道理。我們不可倒「因」為「果」。

聖經提供給我們的東西是真理，而不是可以使我们產生快樂情感的刺激物。照神安排的次序，祂用聖經中的真理，通過祂賜給我們最好的恩賜——心智——對我們講話，讓我們先明白，並順服真理之後，才產生出喜悅的「情感」。所以，如果你把「情感」放在前面，擺在最重要的地位，你就破壞了神所安排的次序，當然就不會有快樂的基督徒生活。

所以，我應該問自己的第一個問題不是：我對此有喜悅的情感嗎？而是，我相信並順服這真理嗎？我們不可，也不必捨本逐末，過份關心情感。不要用過多的時間量你自己靈性的脈膊和溫度，不要用太多時間分析你的情感。這是基督徒普遍最容易出毛病之處。

我們為什麼會過份關心「情感」的事？因為讀各世代聖徒的傳記時，必會發現，不管神學觀點相去

多遠，他們每一個人都一致強調自省的重要性，苦口婆心地勸我們要自省，檢查自己的心。他們的勸告等於在說，必須注意我們「情感」方面的事。他們用意至善，爲的是要我們不要只爲了知識而作神學上之辯論，不要成爲空談道德規條的道德家，可是往往我們聽了他們的勸告，結果就過份關心情感的事。

亨利馬廷（Henry Martyn）是一個好例子。可是最典型的例子，要算十七世紀，一位住在美洲，名叫謝柏德（Thomas Sheppard）的人。他從英格蘭遷往美洲，是美洲最偉大的聖徒之一，著有「一個童女的比喻」等書。這個可憐的人，時常因爲太關心自己的情感，怕自己的體驗是假的，以致低潮。他是爲過份關心情感，作繭自縛最好的前例。

我要說明的下一件事是：我們必須認識，真正喜樂和感覺快樂之間有很大的分別。聖經告訴了我們，我們必須常常喜樂。保羅在那封富於感情的腓立比書裏說，「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他重複的說兩次要喜樂。

「要喜樂」是一個命令。可是世界上的「快樂」和「喜樂」之間有很大的區別。我們不能強迫自己快樂，却能使自己喜樂，就是保羅所說的「靠主常常喜樂」。快樂是在我們裏面，喜樂是在主裏面。所以我們務必明白靠主喜樂和感覺快樂之間的區別。

保羅在哥林多後書第四章，用幾個對比把這兩件事說得很清楚：「我們四面受敵（我想那時保羅一

定不很快樂)却不被困住。」「心裏作難(他一點不覺得快樂)，却不至失望。」「逼迫，却不被丟棄。」「打倒了，却不至死亡。」「換句話說，保羅所說的喜樂，不是肉體上的快樂，而是在主裏的喜樂。按肉體說他並不快樂，但在主裏他仍然喜樂。這是兩者之間的差別。

問題是，如何在肉體不快樂中，仍然能在主裏喜樂？這是本章問題的關鍵。前面我已經說過，情緒不好時，最大的危險是我們不加抵抗即垂手就縛，被它轄制，生活在悵快寡歡之中。保羅在寫給提摩太的信中勸他，「將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是的，這就是脫離低潮的方法。只是想脫離低潮還不夠，我們必須有所行動，但要有什麼行動？

如同我以前一再說過的，你必須敢於對你的自我說話。實際上，從某種意義說，聖經的目的就是要教訓我們怎樣對自我說話。我們若要解決低潮的問題，首先必須對可怕的自我說話，然後再如火挑旺神給我們的恩賜。你要提醒自我，你是什麼人？你現在的身份是什麼？你要敢對自我說：「我以後將不再被你控制，情緒這東西再也管不了我。我已經勝過你了。」跟着你就可以站起來，昂然開步走。

接着還要「將所賜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聖經裏面，我們常常可以看到這樣的勸勉。千萬別讓情緒控制你，要敢對自我說話，要如火挑旺我們的恩賜，不然你會繼續生活在低潮中。

我們該作的事不是挑旺我們的情感，而是挑旺神所賜的信心。聖經未曾告訴過我們，人藉着情感可得救，聖經只是說：「當信主耶穌基督，你就可以得救。」我們絕對不可把情感排在第一位，應該把

信心排在第一位。

我們不能強迫自己快樂，但是我們可以提醒自己，我們所相信的是什麼。我們可以從詩篇四十二篇裏，那位詩人對自我說：「我的心哪，你為何憂悶，為何在我裏面煩燥，應當仰望……」只要我們能如此仰望，如此相信，雖然在肉體上不快樂，在主裏仍能喜樂。我們就不會有所謂情感問題，也不必為情感的事擔心了。

雖然魔鬼會說，你沒有某種特別的情感，所以不是基督徒，但你可以理直氣壯對他說：「是的，我沒有那種感覺，但這又有什麼關係，我相信聖經是真實的，聖經說得救是因着信，不是靠特別的感覺，所以不管你怎麼說，我還是只相信聖經的話。」

只要你堅持這種原則，撒但就無法乘機進侵。如同費利伯說的，光明之子有時也會走在黑暗中。但是雖然在黑暗中，他還是繼續前進，他不會在原地坐下，自艾自怨。光明之子走在黑暗中時，雖然看不見主的臉，但是你知道，主仍然在那裏，所以他繼續前進。

再進一步說，如果他真希望有喜樂的基督徒生活，聖經給我們列出最好的藥方。「飢渴慕義的人有福（真正的喜樂）了。」你注意到嗎？要有真正的喜樂，必須飢渴慕義，而不是飢渴慕「喜樂」。不要追求喜樂，要追求義；要對你的自我和你的情感說：「我沒有時間關心情感快樂的事，我還有重要的事待辦。我喜歡喜樂，但是我更愛公義和聖潔，我更希望像主，更希望過祂在世上時所過的生活，走祂走

過的路。」約翰一書說，我們住在這世界，如同主過去曾住在這世界一樣。如果我們在這世界上生活時，所追求的目標是公義和聖潔，我們就可以得賞賜，得到我們所渴望的喜樂；如果我們只追求喜樂，結果定必一無所獲。

最後我要問：「你希望認識一種更超越的喜樂，經驗一種無法言宣的快樂嗎？」要得到這種更超越的喜樂，唯一方法是真心尋找祂，誠實歸向主耶穌基督。如果你發覺自己低潮時，不要坐在那裏自艾自怨，不必想憑自己追求快樂，只要直接來找祂，尋求祂的面；小孩子的玩具或所愛的東西給別人搶去或弄壞時，他們不會找別人，一定直接跑去告訴他父親或母親。你我遇到不如意，悒悒不樂時，不必去找別人，只要直接跑來見主，告訴主。只要我們能這樣作，我們就不必擔心自己的喜樂。主耶穌基督就是我們的喜樂，也是我們的平安。因為祂是生命，祂是一切。

不要受撒但的煽動，也不要被他引誘，以致過份關心情感方面的事，或把它放在最重要的地位，最重要的地位應該留給榮耀的主，因為只有祂才有資格得這地位。祂愛你，祂為擔當你的罪而被釘在十字架上，並且更為你而死。尋求祂，尋求祂的面，其他的一切自然就加給你。

「因爲天國好像家主，清早去僱人，進他的葡萄園作工，和工人講定，一天一錢銀子，就打發他們進葡萄園去。約在已初出去，看見市上還有閒站的人，就對他們說：『你們也進葡萄園去，所當給的，我必給你們。』他們也進去了。約在午正和申初又出去，也是這樣行。約在酉初出去，看見還有人站在那裏，就問他們說：『你們爲什麼整天在這裏閒站呢？』他們說：『因爲沒有人僱我們。』他說：『你們也進葡萄園去。』到了晚上，園主對管事的說：『叫工人都來，給他們工錢。從後來的起到先來的爲止。』約在酉初僱的人來了，各人得了一錢銀子。及至那先僱的來了，他們以爲必要多得，誰知也是各得一錢。他們得了，就埋怨家主說：『我們整天勞苦受熱，那後來的只作了一小時，你竟叫他們和我們一樣麼？』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說：『朋友，我不虧負你。你與我講定的，不是一錢銀子麼？拿你的走吧！我給那後來的和給你一樣，這是我願意的。我的東西難道不可隨我的意思用麼？因爲我作好人，你就紅了眼麼？』這樣，那在後的將要在前，在前的將要在後了。」（馬太福音二十：1—16）

9 討價還價

在馬太福音第二十章一至十六節的這個比喻，我們可以看到靈性低潮的另一個原因。前面幾章我們討論的靈性低潮，全部是因為對基督教的初步信仰，或基督徒生活的初步沒有清楚認識而造成的。在這個比喻裏，我們看到的靈性低潮，則比以前各章更進一步，關係到較有深度的基督徒生活。以後各章所要談的，也是這一類的問題。

前面幾章，我們並沒有把一切基督教初步信仰，和基督徒初步生活的問題，全部討論完。我們只有選擇幾個比較重要，普通基督徒比較容易遇到的問題加以討論而已。其實還有許多問題可以討論，但限於篇幅，我們只有忍痛割愛。並且，較有深度的基督徒生活的問題，也有很多事亟待我們去解決。

所謂較有深度的基督徒生活，範圍包括很廣。靈程的深淺實在很難分。不過，無論靈程在任何水平，都可能遭遇到其特有的難題。這些問題在細節上雖然各不相同，但在大體上可以自成一類，它們有

別於前面所講那些關於基督教初步信仰的問題。

我說基督徒靈性生活的各階段，或靈程的任何水平，都會遇到其特有的難題。也許有人不以為然，他們以為，基督徒一旦悔改信主，不但以前一切問題都會煙消雲散，而且今後也可以一帆風順，絕對不會再遇到任何問題。錯了，聖經沒有一個地方有這樣的教訓。不要忘記，基督徒外有既狡猾又有力的仇敵在攻擊我們，內有一個老我隨時纏繞我們，我們怎能平安順利的日子呢？我們必須了解，無論我們的靈程到達什麼程度，這種內憂外患絕對不會離開我們。只是形式不同而已，魔鬼的攻擊和自我的困擾絕對不會離開我們。

這並不奇怪，當初我們的主也有同樣的經歷。請看祂在曠野四十天之久受魔鬼試探之後，聖經告訴我們，魔鬼只是「暫時」離開祂。後來祂在世的日子裏，魔鬼隨時都回來試探祂，一次又一次，一有機會絕不放棄。在客西馬尼園裏，我們的主之所以如此痛苦掙扎，正是與魔鬼的試探在搏鬥中；甚至祂已經被釘在十字架上了，魔鬼還是不放過，仍然攻擊祂。魔鬼對主耶穌都是如此，那麼我們又怎能倖免呢？

也許有人會覺得，我這麼講不太好聽，但是我們若不明白這一點，將來驟然間遇到了問題，我們毫無準備，便措手不及，很可能就被魔鬼的試探勝過了，所以我必須這樣講，讓大家「知己知彼」。但是，我的目的不只幫助大家在「知己知彼」這方面有所認識，更希望能把聖經中的「軍裝」找出來，讓

我們能「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來抵擋魔鬼的詭計。

本書以前各章，所強調的是信仰及基督徒生活的初步。要避免靈性低潮，我們首先應該對基本的信仰和基督徒生活的初步有正確的認識。但這只是一個起點。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若要有完全的成敗，必須有更好的開始，也有好的繼續。所以本書以後各章，我們將討論基督徒踏入信仰及生活初步以後，如何在以後的生活中，對各方面有正確的認識，以保持平安喜樂的基督徒生活。因為有好的開始，如果不把這一份好的開始保持下去，中途又走入了歧路，仍然是功虧一簣。

關於這類情形，聖經給我們一個很好的例子。約翰福音第八章三十節及以後幾節經文告訴我們，一天下午，我們的主訴說祂與父之間的關係之後，「就有許多人信祂」。這些人的初步信仰似乎都很正確，但是聖經又告訴我們：「耶穌對信祂的猶太人說：『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門徒。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你注意到嗎？有了正確的開始，我們的主還要他們繼續保持——「常常遵守」——下去，才能得到真自由。

撒種的比喻也是一個好例子：有一種人聽了道，當時就歡歡喜喜的接受，可是為時不久，他們就跌倒了。這是因為他們有好的開始，却不能繼續保持下去。

在信仰生活上，有好的開始，還必須能在生活中繼續下去，把開始時的「好」保持下去。這是最重要，最不可少的一個定理。讓我們在這了解之下，來研究馬太福音第二十章葡萄園和僱工的比喻。

這比喻很重要，但是我們的解經法一定要正確，處理的時候要小心。不然畫虎不成反類犬，弄巧反拙，反而有許多危險。有一個危險，是斷章取義，只捉住了這比喻中一個字，就是「酉初（約下午五點），就振振有詞說：「我現在還不必管得救的事，等到年老再關心還未遲。你看，那些酉初才進園工作的人，還不是跟那些清早進去工作的人，得到同樣工錢。」這個錯誤真是錯到極。賴一樂先生 (Bishop Ryle) 論到那一個臨死前得救的強盜，說：「在臨死前得救的人不多。與主同被釘的一個強盜得救了，所以任何人都未必為太遲信主而絕望。但是只有這一個強盜在臨死前得救，所以任何人都不可冒險，想效法他。」

另一個危險就是把這比喻當作寓意故事，用寓意法解釋這比喻中每一個細節的含義，結果強把其他的屬靈真理加上去，不幸，人們確實經常犯了這錯誤。他們忘記這是一個比喻，而通常一個比喻只說明一種真理。我們的主在馬太福音第十三章，用那麼多比喻來說明天國，原因就在此。因為天國的真理無法用一個比喻全部表明，所以祂用一個比喻說明一個有關天國的真理，用另一個比喻說明天國的另一個真理。這樣，各個比喻互相增益補充，我們對天國就可以有一個較完整的認識；所以，我們必須小心，不可用寓意法去追究這比喻中每一個細節所含的真理。

這一個比喻所要說明的偉大真理是包含在「因為」一詞裏：「因為天國」等等。可惜，當初給聖經分章節的先生，在這個地方把第十九章和二十章分開了。很顯然的，這個比喻和第十九章的語氣、思想

是互相連貫的。第十九章記載一位所謂年輕富有的官的故事，以及這位青年人憂憂愁愁的走了以後，我們的主對此事的評論。後來彼得問祂：「看哪，我們已經撇下所有的跟從祢，將來我們要得什麼呢？」這個比喻是針對彼得的這個問題而講的。

彼得當時問那個問題，意思是：「主啊，你看，我們已經把一切都撇棄，來跟隨祢了。我們已經撇棄了這一切，祢要給我們什麼？」我們的主回答他的問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這跟從我的人，到復興的時候，人子在祂榮耀的寶座上，你們也要坐在十二個寶座上，審判以色列十二個支派，凡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親、母親、兒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並且承受永生。然而有許多在前的將要在後，在後的將要在前。」因為「天國好像家主……」

你大概已經看出，這個比喻實際是在回答彼得的問題。我們的主已經察覺，彼得心中有一種非常錯誤的思想，祂這個比喻特為責備他，並嚴重警告他。不然祂何必兩次重複「那在後的將要在前，在前的將要在後」這句話。

研究這個比喻時，我們要特別注意的，是基督徒信主無論是先是後，我們的屬靈生命都是出於神的恩典。這是了解此比喻以及本章之教訓的一個關鍵。

前章我們已經暗暗討論過這比喻。當時我曾指出，在神的恩典之下，那些後來才進入的人，和那些間始時即進入的人，地位是平等的。他們有同樣的資格，也接受同樣的待遇。當時我所關心的，是那些

年老時才信主的人。我告訴他們，只要信，不怕晚。救恩並不只為青年人，只要信，青年老年都有份。魔鬼如果引誘那些年老才信主的人，為過去浪費的時光而不安心，他們可以從那些西初才被主召進葡萄園工作的人，得到很大的安慰。

本章我們要注意的，却是那些清早就進園工作的人。很明顯的，主耶穌講這個比喻的原始對象正是這一類人。祂要藉着這比喻，給較早作基督徒的人一個最鄭重的聲明，也是最嚴肅的警告。

這些人的問題是他們有好的開始，却不能把這好保持下去，結果就發生了問題。這種情形常常發生，所以新約聖經常提到「若你們向來跑得好，有誰攔阻你們」這類經文。從某種意義講，新約聖經中的書信，實際上就是為了幫助這類人而寫的。這些書信的讀者都是初期教會中最早信主的人，他們比別人有更好的開始，可是却不能保持下去。他們的基督徒生活若遇到問題，生活就失去快樂。他們所遇到的問題非常多，而他們所遇到的問題，大部份我們也常常會遇到。本章我們先討論一個問題，以後我們要討論另一個問題，就是有些基督徒雖然作了基督徒，有「兒子的心」却仍然經常被「奴僕的心」所轄制着，稍後再談此問題。

首先，讓我們分析一下，為什麼那些早上進入葡萄園工作的人，後來會變成不快樂？為什麼他們不滿，發怨言，有不平之鳴？第一，他們對自己的態度和對工作的態度錯誤。有人說，第二節的「講定」——「和工人講定……」一詞含有重大的意義，我看很有道理。請注意在這比喻裏，進園工作的人之

中，只有這些最早進去工作的人和主人「講定」了條件，其他的人都沒有。照聖經說，家主只對後來的人說：「你們也進葡萄園去，所當給的，我必給你們。」對以後更晚進去的工人，也講同樣的話。他們聽了，都快快乐樂地進去。

那些清早進去工作的人，在要進去工作時，就先要求和家主講條件，暫且不說他們這樣作是對或錯，至少從他們提出這樣的要求，我們可以發覺，他們念念不忘自己將要作的工作。我們實在不應該有這種態度，因為這種態度是靠自己，想靠自己的工作得報酬。

如果我們能客觀地自我反省，我相信一定會發現，我們自己也常常犯同樣錯誤的作事態度。常站講台的人，更特別容易犯這錯。我們很容易想靠自己、看自己，我們念念不忘自我。沒有重生得救的人，就是用這種態度來作事，他們作事就像演戲，不管作什麼，他們所關心的是：我作了什麼？我的表現如何？重生之後，這種要不得的作事態度，仍然會留下一些痕跡。在這比喻中，從那些清早進去工作的人所講的話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他們的工作態度正是這種要不得的態度。他們關心的是自己作的工，他們念念不忘的是自我的表現。

其次，他們時常記着自己作了多少工，更仔細地記錄了自己的工作時數和數量。他們絕對不會忘記自己的「整天勞碌受熱」；不但記錄自己，他們也把別人的工作時數和工作量一五一十、詳細細細、毫不遺漏地記下來，作為討價還價的根據。我們的主嚴厲指責他們，這種態度極錯，在神的國裏，絕對不

能有這種錯誤的態度存在。

當彼得問主：「我們已經撇下所有的跟從祢，將來我們要得什麼呢？」祂已察覺，他心中有這種錯誤的態度。祂知道彼得問這問題，實際含有和祂講價錢談條件之意；等一下我們即將說到，在天國裏這種態度是要不得的，因為它在屬靈的範疇裏，根本不能存在的。可是，今天這種錯誤的態度，却普遍地存在一般基督徒身上，若我們有這種觀念，遲早一定會遇到問題。

最悲哀的是造成這些人悵快不樂的導火線，正是他們看到主人以恩典待他人之時；家主先發給那些很晚進入葡萄園的人的工錢，後來輪到那些清早進去工作的人來領工錢時，他們發現，他們領的錢和那些晚進去工作的人領的相等。於是他們的「自我」，以及貪婪的本性就立刻暴露出來，他們想到了自己的工作，記起自己整天勞苦受熱，就忘掉了別人得的那麼多工錢是出於主人的恩典，只知道自己應該獲得的工錢應比別人多。並且自以為這是理所當然，他們可以受之無愧。他們這種慾望得不到滿足之時，繼而就生出憤恨不平之心，於是生活就陷進低潮。

聖經又說，那些人發現晚進園工作的人，竟和他們獲同樣的工錢就埋怨家主。他們發現自己的錢不比別人多時，原有的快樂和歡喜，立刻都被拋諸九霄雲外，他們就開始發怨言了。照我們看，他們不應該有這樣的反應，可是平心而論，你、我何嘗不是常有這種不該有的反應？我們還不是和比喻中的一類人，以及舊約中那些常發怨言的以色列人一樣，常常因為覺得得不到份內該得的東西，就認為神虧待了

我們，便像受了委屈，結果就悒悒不樂？新約聖經很注重這一類的事，保羅寫給腓立比教會的信，就提醒他們，要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凡所行的，都不發怨言，起爭論，使你們無可指摘，誠實無偽，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腓二：14—16）。

基督徒如果讓心中的不平 and 怨言，取代了在主裏應有的喜樂，那真是最可悲的事。不要忘記，神是恩典的神，我們所有的一切，澈頭澈尾都是神恩典的賜與，多得、少得都是神的恩賜，我們沒有爭論的地方。

不但如此，這種態度，這種反應發展的結果，會使我們看不起別人，嫉妒別人。在這比喻裏，那些清早進去工作的人說：「我們整天勞苦受熱，那後來的只做了一小時，你竟叫他們和我們一樣麼？」浪子的比喻裏，那位哥哥也有同樣的思想。新約聖經中，其他地方還有許多類似的例子。

今天，撒但仍然慣用這樣的方法引誘我們。有些基督徒原來對主很忠心，爲主作了許多美好的工，可是後來稍不留意，他們受到狡猾的魔鬼的引誘，拿別人作比較，就覺得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埋怨別人所得的報酬比他多，結果生活就悒悒寡歡，失去了喜樂。

讀過雷德伍先生（Mr. Hugh Redwood）自傳的人都可以看到，他有一段時間，就是爲這原因信心冷淡倒退。當時救世軍調升官階，有一位先生獲得晉升，他却沒有，因此他覺得自己被冷落了。他

就自暴自棄，又回到以前的老生活中去。他的事實就是一則很好的現代例子。

這一類人輕視別人，別人得到較多，自己獲得較少時，就嫉妒別人。他們的態度是自私的，是自我中心的。

還有一件更不應該的事：那些清早進園工作的人，認為家主不公平。在他們看來，這位家主如此待他們是不公義的。其實他們的想法一點根據都沒有；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樣，魔鬼常常引誘我們，對我們說：「你看，你作了這麼多的工作，得到多少？看看別人，他們作了多少工作，却得到那麼多！」我們若聽了魔鬼的話，就會像那些清早進入葡萄園工作的人，說：「我們整天勞苦受熱，才得到一錢銀子，那後來的人，只作了一小時，也和我們得到同樣的工價嗎？」接着便論斷神不公義，說神對我不公平，沒有把我應得的權利給我。

你看，人心（自我）就是這麼軟弱，而且醜陋可憎，經不起魔鬼稍微挑唆，我們就跟着他跑，懷疑神對我們不公平。為預防中了魔鬼的這個計謀，一方面我們必須把我們的心，和我們的自我敞開，仔細檢查。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把魔鬼的假面具揭穿，讓他醜惡的本相暴露出來。主耶穌講這個比喻，目的就在這裏，讓我們可以看清自己，也可以認識魔鬼。

那麼這問題應該如何解決？對付這問題的方法，是我們要先了解適用於神國的某些原則。其實，適用於神國的原則不難了解，問題是我們常常把它忘得一乾二淨。

首先，我們必須明白在神的國裏，一切都是新的。聖經告訴我們：「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一切都變成新的了。」我們必須明白，我們所屬的神國，是一個全新的國度。在各方面——連最根本的基礎也包括在內——都和以前我所認識的國度不同。我們應該天天提醒自己：「我是基督徒；我現在屬於神的國，神國裏面的一切，和其他的國度完全不同。所以，我必須把一切舊思想，舊觀念完全拋棄，採用屬於神國的全新思想方法。」

往往我們把「一切都變成新的」局限於悔改信主時之改變，其實在我們整個基督徒生活中，「一切都變成新的」可以適用於任何地方，任何時候。

現在讓我們進一步說明適用於神國，而和其他國度不同之原則。第一，在神國裏面，不要有功利主義，講價錢的思想方式。在神國裏，這種思想方式是最致命的錯誤。你絕不能以為我作了某些事，所以有權得到某些報酬；不幸，今天基督徒仍然常常用這種邏輯來思想。我知道有許多很好的福音派基督徒，就是用這種方式思想。他們說：「如果我們迫切為某樣事情禱告，就一定可以得到我們所要的。比方說，如果我們晝夜禱告，祈求復興，我們一定可以得着復興。」

有時我喜歡稱這是「自動販賣機」式的思想。當你丟進一枚硬幣，這自動販賣機裏，所要的東西就自動送出來；你想過去有人晝夜禱告，祈求復興，後來果然有了復興。所以現在我們也來個晝夜禱告，祈求復興，就一定可以得到復興。不一定！這種思想方式，在神國裏行不通。記住，在神國裏，我們不

能以爲我作了某些事，就可以有什麼報酬。你不能說，我晝夜禱告，所以就有權利得到復興；或是我作了什麼，就可以得到什麼，這思想絕對行不通。過去基督徒爲了求復興，曾舉行了許多禱告聚會，却得不到復興，原因即在此。感謝神，祂沒有照他們所求的給他們得到復興，不然，人們要什麼，就可以隨時命令神給他們什麼。神是主權的神，祂怎能任由人的擺佈？

在神國裏，我們必須把「自動販賣機式」思想完全拋棄。不要以爲你需要的時候，來個晝夜禱告，復興就會呼之即至。聖靈是有主權的，我們必須讓祂作主。祂有權照自己的時間和方法，賜下祂要給的東西。換句話說，我們必須明白，我們無權要求什麼。

也許有人會說：「保羅在哥林多後書第五章不是說：『各人按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惡受報』嗎？」一點不錯，他在哥林多前書第三章，也有同樣的教訓。我們的主自己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也講到「多受責打，少受責打」的話。

這要怎麼說？答案是：一切賞賜都是出於恩典。祂沒有義務一定要給我們賞賜，我們也沒有權利向祂要求獲得某種賞賜。要知道基督徒的生活完完全是出於恩典，不要存着講價錢，交換條件的功利思想，不然我們一定會失望，一定會對神發怨言，最後認爲神不公平。如果我們有這樣的態度，這就表示我們對神的不信。

如果開始時就和神講價錢，到頭來吃虧的還是我們自己。因爲價錢一講定，你所能得的只是那麼

多。那些清早進去工作的人，講定一天一錢銀子，家主說：「好吧！就這麼辦，我一天給你一錢銀子。」至於那些後來才進去工作的人，他只說：「你們也進去工作，所當給的，我必給你們。」結果，到了發工錢時，講定價錢的人，得到所講定的價錢。沒有講定價錢的人，却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也得到了和他們一樣多的價錢。

基督徒朋友！不要和神講價錢，不然你所得到的，至多只是講定的價錢。如果你不講價錢，任由神照祂的恩典賜予，你所得到的，往往反比所預料的還多。

法利賽人施捨或禱告禁食時，故意給人看到，希望得到人的稱讚。我們的主說：「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爲什麼？因爲他們所期望的代價是給人看到，既然別人看見了，所要的價錢已經得到，神就不再給他們賞賜了。

第二，不要記錄我們的工作，根本不要管我們作了多少工。基督徒生活唯一的願望是榮耀神，討祂的喜悅。不要一面工作，一面老是在看時鐘。要看主，專心榮耀祂。不要關心你作了多少工，多少時間，只要注意如何榮耀神，如何討祂喜悅，如何幫助祂國度的擴張，把記錄的工作交給神自己去作。我們只要照祂所講，用「不要叫右手知道左手所作的」態度去工作，因爲這樣「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在暗處報答你」。神「在暗中察看」，一切祂都清清楚楚記下了，我們何必浪費時間再去管記錄的工作。

但是，神的記錄很奇特，有時候祂的方法是我們始料所不及的。所以，我們心理上要先有個預備。

將來我們也許會發現，在後的竟然在前，也許很多事情和我們世界上的觀念正相反，我們以為必須在前的反而在後，必須在後的反而在前。記住，神的方法不同於人的方法。在神國裏一切都是按照神的方法，而不是人的方法。

容我用自己的經驗作一個例證。在我事奉主的工作中，有時得着神特別恩待，在主日講台上，我覺得格外得釋放。於是魔鬼有聲音對我說：「現在你可以放心，等下個主日吧！下個主日參加聚會的人數，一定會比這次多。」有時我笨頭笨腦的，真的聽信了他的話。可是等到下個主日，我站上講台，才發現參加聚會的人數寥寥無幾，遠比上一次少；相反的，有時候我在主日講台上，拚了全力講道，總是沒有聖靈的同工，十分軟弱。魔鬼又有聲音對我說：「看，下主日一定沒有一個人來參加聚會。」然而，感謝神，往往下個主日站上講台，我會發現，來參加聚會的人數比上一次更多。

這就是神的方法，你沒法預料。我軟弱地站在講台上，結果充滿了力量。我滿懷自信站上講台，結果只像在賣膏藥。祂所行的事，往往是我們始料所不及的。祂要作什麼，我們無法預料，祂記錄的方法也是最奇特的。

我們的主在馬太福音第二十章講的第三個比喻，論末日審判的情形說：那些滿懷希望，以為可以得着賞賜的人，什麼都沒有得到。祂反而對那些料想不到自己能得到賞賜的人說：「你們這蒙我父賜福的，可來承受那創世以來為你們所預備的國。」他們莫明其妙，問祂：「我們什麼都沒作，我們什麼時候見祢

餓了，給祢吃。渴了，給祢喝？」祂回答：「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這是他們始料所不及的，這是神奇特的方法。在算帳時，我們所得的，都是用這奇特的方法，照着祂的恩典給的。

第三，也是最後一個原則，我們不但要認清在神的國裏，一切都是出於恩典，也應該為神所施的恩典而喜樂。那些清早入園工作的人，看到家主付給那些只作一小時的人一樣的工錢時，他們不說：「這家主真慷慨，待人真大方。」反而埋怨，發出了怨言，覺得家主這樣作不公平，好像讓他們吃了虧似的。

基督徒要生活快樂，有一個秘訣是：不但要認清楚，人所得的一切都是出於恩典，也要喜歡看到神慷慨地以恩典待人。

主教訓我們：「這樣，你們作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當說，我們是無用的僕人。所作的本是我們份內應作的。」祂自己的行事為人，也是根據這原則。

保羅說：「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我們的主的心是什麼樣的心？祂不顧自己的事，祂不為自己打算，不關心自己的利益；祂不求自己的名譽，甚至把自己永恆的榮耀也放棄。祂原來擁有和神同等的地位，可是祂却不把持這地位不放。為了榮耀神，祂反倒虛己，忘掉自己，來到世界，經歷了艱苦的生活。只要能榮耀神，只要能讓人們親近神，祂其餘的

一切都可以不管，這就是基督的心。我們應該以這樣的心爲心。這就是我們生活快樂的一個秘訣，也是我們應有的態度。不要老看時鐘，不要計算你工作的時數和份量，不必記錄，把這一切都忘了吧！只要全心全意尋求榮耀神，把能進園爲祂工作當作你的光榮，把你能作基督徒當作你的光榮。記住，我們能脫離黑暗，進入光明是出於神恩典的賜與，我們應該仰望的是祂的恩典，而不是自己作的工。

基督徒的生活，從頭到尾完全是靠主恩典。我們能信主而作基督徒是出於神的恩典，臨終時能得安慰和幫助，也同樣是出於神的恩典。記住，我們不能因爲作了什麼，而要求更多的恩典。在神國裏，唯一的原则是主耶穌基督的恩典。我們要有這樣的態度：「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與我同在。」

「有一天耶穌和門徒上了船，對門徒說，我們可以渡到湖那邊去，他們就開了船。正行的時候，耶穌睡着了。湖上忽然起了暴風，船將滿了水，甚是危險。門徒來叫醒了祂，說：『夫子，夫子，我們喪命喇！』耶穌醒了，斥責那狂風大浪。風浪就止住，平靜了。耶穌對他們說：『你們的信心在那裏呢？』他們又懼怕，又希奇，彼此說：『這到底是誰？祂吩咐風和水，連風和水也聽從祂了。』」（路加福音八：22—25）

10

信心何在

我們已經討論過許多造成靈性低潮的原因。本章我們還要從另一件神蹟，繼續研究靈性低潮的另一個原因及如何對付的方法。請先讀路加福音第八章二十二節至二十五節。我要各位特別注意，我們主耶穌基督責問門徒的一句話：「你們的信心在那裏？」因為這句話正是本章要討論靈性低潮的另一個原因。

讀過一遍這個神蹟的記載，我們立刻就可以發現，彼得他們這些人之所以會發生問題，是因為他們自己信心的關係。今天也一樣，許多基督徒之所以會遇到困難，靈性之所以會低潮，往往也是因為他們自己信心的緣故。因為他們和彼得那些人一樣，對信心的態度缺乏了解。

提到信心，也許有人立刻會想到，既然這些人信心有問題，他們大概不是基督徒。其實問題並沒有他們所想的這麼嚴重。事實上，我們必須要有信心，惟有對耶穌有信心才能得救。但是我們有信心，並

不就是說，我們一定完全了解信心的性質。往往我們已經有了信心，成爲真正的基督徒，確實得救了，可是仍然不了解信心是什麼？真正的基督徒也可能因爲信心的緣故，而在靈性生活上發生問題。請記住，屬靈生命是由信心開始的，但是在以後的屬靈生活中我們還必須採取某些必要的行動，使用已有的信心。

在平靜風浪這件事中，我們可以看到基督徒起初的信心，和以後生活中的信心，中間有很大的區別。我們起初的信心是神所賜的。可是，對主存有信心，步入了基督徒生活之後，我們必須憑信心走前面的路，如同保羅所說的：「我們行事爲人，是憑信心，不是憑着眼見。」

在還沒有進入本題之前，容我先講幾句有關這件神蹟的話。無論從那一個角度看，這是一件很重要，也很有趣的神蹟。這神蹟在符類福音都有記載，從它裏面，我們可以得到多方面的教訓。就拿耶穌的神人二性來說，這神蹟裏面有許多寶貴的資料，可以供給我們研究。我們可以清楚看到祂人性的一面：祂和普通人一樣會疲倦，也會困乏。祂需要睡覺，當海面狂風大作，巨浪翻騰時，祂還沉沉入睡呢？祂跟你我一樣，有肉體的限制。

另一方面，在這神蹟裏，我們也可以看到祂神性的一面。當時門徒驚惶地去叫醒祂，告訴祂：「夫子，我們喪命啦！你不顧嗎？」祂醒過來，斥責風和浪，風和浪就止住，平靜了。有一本福音書說：「風和浪就大大平靜了。」門徒看到這件希奇的事，驚訝不已，彼此說：「這到底是誰？祂吩咐風和浪，連

風和浪也聽從祂了。」這樣的事，除了神以外，不是普通人所能作的。這是耶穌神性一面的表現。祂用這事實證明祂能控制自然界，祂是宇宙的主，祂是創造萬物的神。所以從這件事，耶穌的神人二性，都清楚表現出來。我們可以看到，祂不單是人，也是神。祂有完全的神性，也有完全的人性。

這是一個基督徒對神必須有的基本認識，如果我們不知道，或不相信祂具有獨特的神性，只把祂當作一個凡人看待，那我們根本就不算是基督徒。耶穌是一個好人，不錯；耶穌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偉大教師，不錯；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知道，祂是神，祂是取了人性的神子。

但是，福音書作者記載這件事，不單是爲了表達這個真理。若是只爲這真理，其他福音書所記已經夠多，不必多此一舉；通常福音書的作者記載某一個特殊事件，必定有他所要表達的特殊真理。那麼，這個神蹟要表達什麼真理？要讓我們得到什麼特殊的教訓？

祂行這神蹟是要我們明白信心的性質。祂要用門徒在那環境下的反應，給我們上一課有關信心的偉大功課。

我們應該衷心感謝福音書的作者，因爲他們毫不隱瞞門徒過去的失敗和錯誤，忠實地把事實記載下來，讓我們可以藉這些事蹟，看到自己的光景，避免重蹈覆轍。我們更應該感謝神，因爲祂不但賜給我們救恩，祂特意保存了這些失敗的記錄，讓我們看到人性的軟弱，讓我們在靈性生活中，知所警惕。

根據這一段聖經的記載，那時主和門徒同在船上，海面起了大風浪，他們的船將遭遇沉沒的危險。

海水已經灌進船裏，雖然他們盡力把水吸出船外，可是似乎無濟於事。船內的積水越來越高，眼看着船即將沉沒。但奇怪的，主仍然在船尾酣然入睡。於是他們叫醒了祂，說：「夫子，我們喪命啦！祢不顧嗎？你什麼都不管嗎？」祂醒來，先斥責風和浪，接着就責備這些門徒。

耶穌責備門徒的話很寶貴，我們必須仔細研究了解祂的意思。

第一，祂責備他們不應該如此驚惶失措。照路加所記載，祂質問門徒：「你們的信心在那裏？」照馬太所記，耶穌指責他們：「你們這小信的人哪！」不過，意思都一樣，我們主「驚奇他們的不信」。因為祂與他們同在船上，他們根本不必如此驚惶，如此恐懼。

這個偉大的功課，仍適用於今日一般基督徒。因為我們有主的同在，所以不論環境如何，我們都不應該驚惶失措，恐懼戰兢，手足無措，更不應該因環境而失去對自我的控制。這一點很重要，雖然過去我們提過，但是在這裏我還要強調一次。

非基督徒遇到了困難，必然會恐懼驚惶，手足無措。可是我們是基督徒，我們和他們不同；我們擁有他們所無的東西，所以我們遇到困難時，不應該像他們那樣。保羅在腓立比書第四章道出了基督徒處事應有的態度，「我無論在什麼景況，都可以知足，這是我已經學會了……我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基督，我凡事都能作。」基督徒無論在什麼環境下，都不應被自己恐懼的「感覺」所侵入，基督徒應該隨時都能控制自己。

這些門徒的問題是：遇到了危險，他們就失去對自我的控制。雖然有主和他們同在船上，他們仍然那樣驚惶恐懼，不知所措。他們忘記了基督徒無論在什麼環境下，都不當失去自制的力量，更不應該驚駭到手足無措的地步。看實況而論，當時他們的處境極其危險，船眼看就要沉了，他們似乎必然會驚駭萬分。但是，我們的主却不同情他們，反而責備他們不應該這樣。祂實際是對他們說：「你們不該如此驚惶失措。跟從我的人，即使遇到了再大的危險，也不可如此。」

第二、他們的反應表示出他們缺少對祂的信任，我們的主責備他們，原因就在這裏。祂實際是對他們說：「我明明和你們在一起，你們還有這樣的反應。難道你們不相信我？」照馬可福音所記，門徒叫醒祂，對祂說：「夫子，我們喪命，祢不顧麼？」我看他們不致於自私到忘記了主的程度，所以「我們」一詞一定包括祂在內。他們怕船沉沒後，自己連同主耶穌都要一起溺斃海裏。他們有這樣的想法，當然就無法應變，就會驚惶失措。

人遭遇問題或危險時，如果驚惶失措，不管自己知不知道，這正表明了他對主的不信。他不相信祂關心他，不相信祂會照顧他；他想靠自己解決所面臨的問題。再說得嚴重一點，不但不相信主會照顧他，他這種反應是表示，他不相信主有足夠的能力照顧他。不是危言聳聽，人遇到危險時，如果驚惶失措，不能控制自己，那就是他對主的不信，已達到非常嚴重的程度之信號。

我們站在旁觀的立場，看這些門徒遇到這事件時的反應，很容易可以看出他們的錯誤。可是不要忘

記，你我在遭遇問題或危險時，若是也如此驚惶失措，緊張焦急，失去自制的能力，別人也很容易可以看出我們的態度。他們就會說：「這人對他的主沒有多大信心。看樣子作基督徒也沒有什麼好處。照這人的表現看，基督徒也是如此而已。」

我喜歡把存亡關頭的危機，看作是基督徒信心受試煉的機會。當然，在兵荒馬亂的日子裏，每一個人都比較有機會遇到存亡關頭的危險環境。但是，即使在今日昇平之時，我們仍然會遭遇方式不同，性質一樣，同樣有生命危險的環境。那時正是我們信心接受考驗的時候。從我們的反應，就可以看出我們對主的信心如何。

人若處於任何危險的環境，都能坦然無懼，不驚惶失措，不失去對自我之控制，即表示他對主有足夠的信心；反之，則表示他的信心不夠。

現在讓我們詳細研究這段經文，看看從這件事裏，可以得到什麼重要的教訓，以及應付這種情況的一般原則。

首先我要談一點有關「信心的試驗」的事。希伯來書第十一章的主題是信心的試驗，裏面所提到的每一個人，信心都經過試驗。神先給他們一個大應許，可是，接受那應許之後，他們的處境却比以前更坎坷崎嶇，好像什麼事都不如意。想想挪亞、亞伯拉罕等人所受的是何等的試驗。想想雅各、摩西等人的信心如何被考驗。神先給我們信心，可是我們的信心必須受考驗。

彼得寫的第一封信，主題也是「信心的試驗」。他在第一章開門見山，對他的讀者說：「如今，你們在百般的試驗中暫時憂愁。」因為當時他們處於一種很不利的環境中。但是彼得說，這種不利的環境，目的是要「叫你們的信心既被試驗，就比那被火試驗，仍舊能壞的金子，更顯寶貴，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得着稱讚、榮耀、尊貴。」

其實信心的試驗這個問題，從舊約最早族長們的歷史，到新約時代，一直延綿不絕。尤其新約最後一卷啓示錄，所講到的事，更明顯是信心接受苦難的試驗。

所以，我們必須明白，有一天，我們的信心也將被試驗。主會允許狂風暴雨，排山倒海似的臨到我們。不要以為我們信了耶穌，一輩子的生活就沒有煩惱，這是自欺欺人的想法。我們的信心一定要經過試驗。

雅各說：「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雅一：2）。祂一定會准許狂風暴雨、驚濤駭浪、患難痛苦臨到我們，但是祂說，這是試驗我們信心的好機會，所以要「大喜樂」。不過我們要知道，處在這環境下時，往往會發現，不但事事不如意，有時甚至連生命都快保不住。

我們必須認清作了基督徒，並不就離開這煩惱的世界。神不要我們這些屬祂的人住在世外桃園，去過那種與世隔絕，與世無關的遁世生活。信主之後，我們仍然和一般人一樣，住在這個充滿紛爭痛苦的世界中，所以必然會遇到苦難。

保羅更進一步對腓立比人說：「因為你們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並要為祂受苦」（腓一：21）。我們的主也說過：「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是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約十六：33）。雖然在主裏我們凡事有平安，但是要記住，在世上我們有苦難。

保羅和巴拿巴旅行傳道，到各教會訪問時，也警告他們：「我們進入神的國必須經歷許多艱難」（徒十四：22）。所以，我們的信心必然要經歷試驗的。

我們必須先了解這件事，事情臨到時，才可以有備無患。假若迷迷糊糊，以為信了主，一切都平安，那麼一旦苦難驟然臨到，我們措手不及，可能會愕然地發問：「為什麼主會讓這事臨到我？」如果我們明白這個最基本的真理，我們就不會問這問題。

這些事情什麼時候要臨到我們，我們無法知道。但是，我們應該作最壞的準備。驚濤駭浪臨到時，我們會發現，自己似乎已經到走投無路，絕望無助的地步。可是不管環境惡劣到「似乎」走投無路，我們基督徒却不會真正走投無路，因為我們知道有一位關心我們的主，祂隨時側耳傾聽我們的呼求，祂必為我們開一條最好的出路；但是，我們心理上一定要有準備，最惡劣的環境——會使我們覺得「似乎」到了走投無路——的試煉可能隨時會來到。

不但如此，我們心裏上還必須有一個更壞的準備，當我們處在「似乎」走投無路，求告無門的時候，我們的主「似乎」睡着了。我們和患難作殊死鬪，我們的生命岌岌可危之際，祂却不聞不問，好像

一點兒也不關心我們似的，正如當時門徒所處的環境一樣：狂風巨浪猛烈地侵襲他們，海水已經灌進了船，他們真是怕極了；可是，他們發現，她竟蒙頭大睡，由着他們而不管。船即將要沉下去，門徒和她自己也要沉下去，她的榮耀將要一掃而沒，由她開始的神國就要胎死腹中了，她却似乎一概不管，只顧睡覺。「夫子，我們喪命啦！你不顧麼？」

想想這些人心中可能會有什麼感覺。他們跟隨她，聽她講道教訓人，他們期望着那些榮耀的事來到。可是，如今給快沉，人將溺斃，一切都完了，她還不關心。他們的美夢，他們的理想，眼看着全部要付諸一旦。

除非我們在信仰路程上還年青，不然我相信，我們每一個人都會有過類似的經驗，我們遇到了危險，碰見了困難，可是神似乎全然不聞不問，一點兒舉動也沒有。於是在這情形下，就會有許多人問：「爲什麼她允許我這個基督徒在一個非基督徒手下受苦？」「爲什麼倒霉的事老跟着我，却不跟別人？」「爲什麼別人那麼有成就，我却不？爲什麼神不幫助我？」心裏有過這些問題的基督徒爲數不少。不但關於個人的，有這些問題；關於教會的，也有類似的問題：「爲什麼她不賜下復興？爲什麼她准許那些理性主義者，無神論者如此猖狂？爲什麼她不直接介入，採取一些行動，使她的工作得到復興？」這些問題和門徒的問題：「主啊！我們喪命啦！祢不顧嗎？」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爲什麼主讓這些事臨到我們？並且事情臨到時，她又好像什麼事都不聞不問？在我看，這都是神所

特意允准的，要藉此考驗我們的信心。這是證明我們信心的真實之大好機會。所以雅各說，我們遇到這些事時，都「要以爲大喜樂」。

「信心的試驗」是個大題目。可惜，今天基督徒很少注意這個題目。請翻開歷史，我們就可發現，在十七、十八世紀時，大家對這問題非常重視，清教徒甚至把這事當作他們的中心信仰。後來十八世紀福音派大覺醒運動時，信心的試驗也是他們的主題之一。這些人最關心的是：基督徒如何對付信心的試驗？如何勝過並克服一切試驗？如何走信心的道路？如何過信心的生活？

現在讓我們談第二個問題：信心的性質是什麼？路加記載平靜風浪這件事的特殊目標，就是要讓我們明白信心的性質。這件事在符類福音均有記載。我選用路加福音的原因，是因爲他記下了一句最具意義的話，——「你們的信心在那裏？」——這句話道出了整個問題關鍵之所在。

請留意我們的主話中的含義：祂深知他們有信心，可是他們却不懂得應用。所以祂這句話實際是責問他們：「你們有信心，可是你們的信心在那裏？你們的信心應該用在這時，可是你們把它放在那裏去了？」我們了解信心性質的關鍵即在此。

讓我先從否定的一面說：信心不單是一種感覺的問題。人的感覺會改變，尤其在逆境患難之中，更容易改變。如果信心只是感覺的問題，週圍環境惡化，感覺一改變，信心也就跟着失掉。但是信心不是這樣，基督徒無論環境多麼惡劣也不應該絕望。聖經說，基督徒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應該喜樂。感覺不

能叫人有真正的喜樂，它只能叫人有暫時的快樂。真正的喜樂，不能憑感覺得到，只能藉信心獲得。信心和感覺不同之處，是它包含了全人格中的心智，知識和悟性。信心是完全人格對真理的回應。

其次一點更重要：信心不是一具自動調節的機器，它不會像變魔術似地發生作用。我想每一個人偶而都會有這種錯誤的觀念，我發覺有許多人，似乎把信心看作裝在電熱水器上的自動溫度調節器，只要把指示器調整在某一個溫度，它就自動經常保持那種溫度，溫度過高時，它使溫度降低。有人使用熱水，溫度降低時，它會自動加熱，使溫度升到原來的地方。裝上了它，一切它會自動調節，不用你操心。他們以為，無論環境如何改變，情勢如何惡劣，他都可以不用費心，信心會自動調節，自動發生作用；信心絕對不是這樣的東西。不然這些門徒遇到這種驚濤駭浪時，信心若能自動使他們保持平靜安寧，他們就不致於如此驚惶失措了。首要明白，信心不是這種東西，我們不應該有這種大錯特錯的觀念。

那麼，從肯定的一面看，何謂信心？我們可以從平靜風浪這件事得到一個原則：信心是一種行動，必須加以操練；信心不會自動調節，必須由我去操作應用它。

讓我進一步說明「信心不會自動調節，必須由你我加以操作，應用」的意思。這個真理，可以由我們的主責備門徒的話裏看出來。祂說：「你們的信心在那裏？」實際的意思是：「你們為什麼不把信心拿出來，把它應用在目前這環境上？」門徒錯就錯在這裏，他們不操作信心，不把信心應用出來，結果才

會出問題。

信心應該如何操作，如何加以應用？第一，當我們發現自己處在極端惡劣的環境時，不可讓我被環境所控制。當時門徒有主和他們一起在船上，可是祂在船尾睡覺。四週狂風大作，波浪洶湧，海水已經灌進船艙，他們拚命汲水也來不及，眼看着船快將沉下去。情勢已經岌岌可危，他們惶惶不安，就失去了自制的力量，惡劣的情勢牢牢控制他們。其實他們在開始時就應該用信心，昂然面對惡劣的情勢，說：「來吧！我必不驚惶。」然後他們就可以鎮靜地應付危機。可惜，你們沒有如此作，他們讓那惡劣的情勢控制了他們，這是他們的錯。

我想，一定有人不喜歡我對信心作這樣的解釋。他們或許覺得這種說法太屬世，不夠屬靈。可是，不管如何，信心的本質確實如此。布郎寧先生（Browning）的看法和我不同，他說：「在我看，信心的意思是，永遠把不信壓制住，不讓它出聲。就像米迦勒把蛇踏在腳下一樣。」米迦勒用腳緊緊把蛇踏住，讓牠動彈不得。信心也是一樣，應該把不信壓制住，不讓它出聲。

我們不可和那些門徒一樣，患這樣的錯誤。我們不要讓惡劣的情勢控制了我們，不要如此驚惶。我們應該滿有信心地說：「我必不被這情勢控制，我反而要控制這情勢。」我們不要任由自我沉下去，要把它從驚惶恐懼中拉上來，要控制它。

可是，只有這樣還不夠。如果只有這樣，結果可能有逆來順受的消極態度；把自我拉上來之後，

我們還必須對自我說話，把我們所相信的，以及我們所知道的事告訴它。這些可憐的門徒沒有這樣作。如果他們能停下來，想一想下面這些事，他們就不會有如此驚惶失措的醜態了。有主在他們船上，難道祂可能與我們一起葬身海底嗎？難道在祂也有難成的事嗎？他們看過祂行了許多神蹟，祂曾經變水爲酒，曾經醫治了瞎眼的、癱腿的，甚至曾經叫死人復活，祂有这样的能力，難道祂會任他們與祂一同溺斃嗎？絕對不可能。祂愛他們，祂必照顧他們，祂告訴過他們，「連你們的頭髮都被數過了。」

這就是信心，這就是通過理性應用我們的信心。「雖然驚濤駭浪正在我身邊翻騰，但是——」但是，我知道我們的主是什麼樣的主，我相信祂會怎麼樣對待我。所以：「吹吧！狂風。翻騰吧！巨浪。」這就是信心。如果我們不會加上「但是」一詞。如果在「但是」之後，不會把我們所相信，所知道的，都應用出來，惡劣的環境立刻就會吞噬我們。

所以，不管環境如何惡劣，挺起胸膛思想一下：「我承認情勢不好，但是——」但是「我們有神，我們有主耶穌基督，有全備的救恩。」這就是信心。縱然週圍一切都不利於我，都使我絕望。縱然我不知道正在發生的是什麼事，但是我知道神愛我，祂差遣祂獨生子，爲救贖我而降生世界。我知道當我還敵對神時，祂就差遣祂兒子，在各各他十字架上爲我死。我知道神的兒子「愛我，爲我捨己」。我知道祂付出了生命的寶血，我才能得到救恩，才能成爲神的兒女，才能承受永生的福分。所以我知道：「因爲我們作仇敵的時候，且藉着神兒子的死，得與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祂的生得救了。」（羅五：10）

這樣的推論很合理，這就是運用信心的方法。信心可以使我們想起聖經那些「又極大又寶貴的應許。」信心可以叫我們肯定地說：「祂過去一直帶領我到如今，我不相信現在祂要把我拋棄在這裏，這是不可能的；我知道神的性格，祂絕對不會作前後不一致的事。」

不要被惡劣的情勢控制，回想聖經中的應許之外，我們還必須把信心完全應用於所面臨的環境中。當時門徒沒有作到這一步，所以主才責問他們：「你們的信心在那裏？」不論我們所處的環境是多麼惡劣，只要我們回想我們與神的關係，我們就可以保持希望。那時我們將可以發現，祂將不會讓臨到我們的事，對我們有任何傷害。「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我們的頭髮連一根也不會受到損傷。祂必用永遠的愛愛我們。

我不是說，我們可以明白所有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的意義。無論所發生的事是什麼，我們不能完全明白。但是，我們仍然可以知道，神還是關心我們，祂為我們成就了最大的事，當然也關心我們生活的每一個細節。雲層雖厚，我們看不到祂的臉，但我仍然知道，神確實存在的。記着，「多苦多難的背後，藏有神的笑臉。」也許你會說，我看不見祂的笑臉。是的，我知道世界的烏雲會阻擋我們的視線，讓我們看不到祂，但是，我也知道祂絕對不會讓任何事情傷害到我們。不管是失望、疾病、任何悲劇等都是一樣，若非神的允許，沒有任何事情會臨到我們。凡是神允許臨到我們的事，不論是什麼，最後一定是為了我們的好處。「凡管教的事，當時不覺得快樂，反覺得愁苦。後來却為那經練過的人，結出不

安的果子，就是義。」（來十二：11）

信心可以發生這樣的功效，但是信心並不能自動發生作用，它必須由我們加以操作。惡劣的環境臨到時，我們必須把信心拿出來，加以應用，說：「我了解神是如何的神。既然神是這樣的神，所以我相信，雖然情勢對我極端的不利，但神讓它臨到我，一定有祂特別的原因。」結果，你一定可以發現，神在這事上確實有祂美好的旨意。

把信心拿出來，加以應用以後，我們還要牢牢記住，不可再有搖動。惡劣的環境還會繼續摧殘我們，海水還會繼續往船裏灌，但是我們可以說：「來吧！最壞的情況要來盡管來吧！」我們要持定信心，說：「我這樣相信，我確知這樣，雖然我不知道何以有這事發生，但是我還是要堅持我的信心。」

第三件事是，信心不管多麼小，多麼軟弱，也有其價值。我們已經討論的第一件事是，信心的試驗；第二件事是，信心的性質。現在，在本章結束之前，讓我們來看，即使最小最軟弱的信心也有其價值。

不管當時那些門徒的信心如何軟弱，小得如何可憐，他們的信心仍然足夠在最後作了一件正確的事：他們去找祂。他們靠自己，驚惶失措，手忙腳亂地忙了一陣之後，已經精疲力竭，却於事無補，於是他們來找祂。他們心裏覺得，祂也許能為他們作點什麼事。所以他們叫醒了祂，對祂說：「夫子，我們喪命喇！祢不顧嗎？」也許你會說，這樣的信心太小、太軟弱了。但是，感謝神，雖然小，雖然軟弱，它仍然是信心。甚至「像一粒芥菜種」的信心，也可以引導人來找耶穌。人若去找祂，他將可發

現，主耶穌先會直接表示對他的失望。祂會說：「你怎麼不會好好想一想，怎麼不把你的信心拿出來加以應用？爲什麼你單單爲了世界上的人，就如此驚惶失措？你簡直跟那些非基督徒沒有分別。你應該用有信心的態度應付這些事。我願意看到的是，你們能在狂風暴雨中，像一個男子漢大丈夫一樣，昂然屹立。」

不過，感謝神，祂雖然對我們失望，責備我們，但祂並不撇下我們不顧。祂當初怎樣接受那些門徒的請求，幫助他們，今天仍要接受我們的請求，幫助我們，給我們平安。祂「斥責那些狂風大浪，風浪就止住平靜了。」雖然他們缺少信心，祂仍然替他們解決了問題，這就是我們的神。即使祂對我們失望，責備我們，祂總不忽畧我們，也不丟棄我們，祂還是接受我們，給我們平安，解決我們的問題。祂當時不只賜給他們平安，藉着這事件，祂讓門徒有更進一步的認識。聖經說，祂平靜風浪後，門徒就大大希奇祂的能力。這就是經歷這事件之後，最大的收穫。祂過去怎樣待那些門徒，今天祂也要怎樣待我們。

如果我們遭遇到逆境，碰到困難，信心受試驗時，請把它當作試驗我們信心的好機會。讓我們藉着這機會表明我們的信心，好讓榮耀可以歸於我們的主。不過，如果你沒有辦法這樣作，如果你覺得自己處於四面楚歌，魔鬼把你圍得水洩不通的惡劣環境中，而你信心太軟弱時，我告訴你，你應該立刻來找主，祂就會接受你，賜福給你，拯救你，給你平安。請記住，信心是一種行動，我們必須加以應用。「你們的信心在那裏？」願我們能夠在需要時，在接受試驗時，把信心拿出來，加以應用。

「耶穌隨即催門徒上船，先渡到那邊去，等祂叫衆人散開。散了衆人以後，祂就獨自上山去禱告。到了晚上，只有祂一人在那裏，那時船在海中，因風不順，被浪搖撼。夜裏四更天，耶穌在海面上走，往門徒那裏去。門徒看見祂在海面上走，就驚慌了，說：『是個鬼怪。』便害怕，喊叫起來。耶穌連忙對他們說：『你們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說：『主，如果是祢，請叫我從水面上走到祢那裏去。』耶穌說：『你來吧！』彼得就從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穌那裏去。只因見風甚大，就害怕。將要沉下去，便喊着說：『主啊！救我。』耶穌趕緊伸手拉住他，說：『你這小信的人哪！爲什麼疑惑呢？』他們上了船，風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祂說：『祢真是上帝的兒子。』」（馬太福音十四：22—23）

11 驚濤駭浪

馬太福音第十四章記的這件事，和本書第十章引用路加福音第八章的那件事，有許多類似之處，兩者都和自然界以及人的信心有關。兩者都教訓讀者，我們必須對信心有正確的認識；但是它也畧有差異。在路加福音第八章我們看到，那些門徒因為沒有認清信仰是一種行動，必須加以應用，所以遇到危險時，他們雖有信心，信心却不知道跑到那裏去，結果就發生了問題。本章我們引用馬太福音第十四章記載的這件事，雖然討論的也是信心的真實性質這一類的問題，但是等一下你就可發現，我們是要從另一個不同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在還沒有進入本題之前，我們必須先明白一個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真理，就是我們的主的身份。在平靜風浪的神蹟裏，我們看到了我們的主兼有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從履海這神蹟，我們則完全看到了祂的獨特神性。雖然當時風不順，波浪很大，但是聖經告訴我們，我們的主却能在海面行走。不但

自己走，祂也讓一個門徒同樣在水面上走。從這事實看，我們可以知道，祂有完全控制大自然的的能力。

基督信仰的內容，最主要的，是必須先明白我們的主的身份。若不能明白祂是神的兒子，祂具有完全的神性，不但我們無法了解信心為何物，其他任何有關基督教的道理，都可以免談了。嚴格說，四本福音書只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即把我們的主的身份清楚刻劃出來，讓我們可以認識拿撒勒人耶穌是神的獨生子，是榮耀的主、是基督，是神。履海這神蹟可以讓我們充分看到祂具有完全的神性這一方面的身份。

但是，馬太記載這件事也不單爲了證明祂的神性。我們說過，若單要描寫祂的神性，四福音中寫得已經夠多，不必多此一舉。我們也說過，聖經每記載一件特殊的事件，必定有它特殊的原因，特別的目的和教訓。這件神蹟所要表達的特別教訓，我們可以從彼得身上找到。

彼得有一個好的開始，他剛剛踏出船外時，心裏真是滿有信心。可是未旋踵，他就發生了問題，結果却在可悲的失敗和絕望的呼救聲中收場。學者告訴我們，加利海的氣候有一個特徵，一分鐘前海面可能風平浪靜，波瀾不興，可是風暴可能在剎那間驟然吹下，一分鐘後就狂風大作波浪滔天；彼得的變化，就像加利海一樣，開始時滿有信心，瞬間就變成苦苦求救的人。

如果仔細觀察這件事發生的前後過程，我們可以發現，這件事和平靜風浪那件事之間，最大的差別是：平靜風浪的神蹟，風暴是突然發生的。神蹟發生前，氣候原是晴朗，我們的主還可以在船尾安然酣

睡哩！可是後來突然間發生了風暴，門徒是爲這突如其來的驟變才驚駭的。般海的神蹟却不如此，這事發生前和發生後，氣候都一樣壞。這事發生前，我們的主獨自上山禱告，門徒乘船先行在海中，聖經說，「那時船在海中，被浪搖撼。」顯然，主沒有和門徒在船上時，海面即已經有了風浪。後來祂才在風浪中出現，走近門徒，並讓彼得也在海面上走的。

彼得的脚踏出船外前後，氣候沒有任何驟變，他在海面上走以前，風浪已經大起，他走出後，風浪一樣那麼大，所以他的失敗不是環境的變化。那麼，我們不禁要問，彼得爲什麼會有如此悲慘的失敗？問題完全出於彼得本身的信心。我們主給他作了一個最正確的判斷，他的病因是「小信」。小信就會使人產生疑惑。現在讓我們仔細研究彼得的經驗，我們可以從他學到許多功課，吸取許多寶貴的教訓，這樣我們就可以避免遭遇多種可能發生的靈性低潮。

第一，我們首先要提到「彼得」的氣質。我已經一再強調悔改信主作基督徒之後，我們的氣質並不改變。信主之後，以前的氣質依然存在，你還是你，你不會因爲信耶穌就變成別人。我們可以說：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可是「我」仍然是「我」，「你」仍然是「你」。你我仍然各有各有的氣質和特徵，既然如此，所以每個人都可能遭遇到自己特有的問題。

雖然我們各人有自己將有的問題，但是任何特殊的問題，歸根究底，還是出於一個原因，就是始祖犯罪墮落的結果。個人所有的特殊問題，只是同一個原因，藉着氣質的不同，而在表現上有所差別。不

過這種表現上的差別，可以很明顯看出來。

參看教會的情況，不管教會多大，會友多與少，只要留心一看，你就可以發現，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問題。有些人容易在某件事上有問題，有些人却不；有些人在這方面沒問題，在另一方面却很容易跌倒。例如說：脾氣暴躁的人，容易發脾氣，所以他必須小心自己的脾氣。黏液質不愛動的人，沒有脾氣暴躁的危險，可是在另一方面他却必須小心，否則便太懦弱了，必須站起來時，往往就不敢站起來。

而在氣質差別方面，有的時候，某人所擁有的「好」氣質，反而是造成他跌倒失敗的原因，所謂「聰明反被聰明誤」就是一個例子。

彼得的問題就在這裏，他擁有很好的氣質特徵，活力充沛，反應迅速，有主動的個性。可是，他的失敗也正出於他的「好」的氣質。充沛的活力和迅速的反應，原來是人最大的本錢。我曾經讀過許多世界偉人的傳記，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我發現有許多人之所以成爲偉人，不是因爲他們智力高、學識淵博，而是因爲他們有充沛的活力。以後你讀偉人傳記時，不妨也留意一下。通常活力充沛，就能有敏捷的反應，這兩樣特徵對個人都是無價之寶。但是，具有這特徵的人，有一個缺點，往往他們的靈性不穩重，缺乏穩定性和平衡性。彼得就是最好的例子。

那時，船正在驚濤駭浪中搖撼，耶穌在海面上朝他們走來，彼得一認出是主，他立刻就充分的信心，對主說：「主！如果是祢，請叫我從水面上走到祢那裏去。」我們的主一答應，他立刻就踏出船

外。多麼壯觀動人的一幕。可是，請聽，轉眼之間，他却恐懼地喊叫起來了。這就是彼得的氣質。

還有一次，當我們的主談到祂的死，並預言衆人都要離棄祂時，彼得不假思索就說：「衆人雖然因你的緣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可是過了一會兒，彼得却發咒起誓，說他不認識耶穌，這就是「彼得氣質」的特色：不穩定，一會兒在高山之頂，一會落到深淵谷底；有時熱心激昂，有時却垂頭喪氣，甚至揚言不作基督徒了，這種人相信你見過不少。

這一類人不能三思而後行，他們想作就作。無論任何重大的事，他們都無法事先作一次週詳而深入的分析考慮，因而事後他們往往不能持之以恆，變成了有始無終，這是他們的氣質驅使。

從福音書的記載，我們可以看到，彼得正是這類人的最佳的典型。無論什麼事，他總是自告奮勇，一馬當先搶在前頭。以約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爲例，當時門徒終夜打魚，並沒有得什麼。後來我們的主在岸上顯現。約翰說：「是主。」彼得立刻束上一件外衣，跳進海裏，向祂游去。他永遠是如此一馬當先，什麼事他總搶在最前頭。

照加拉太書第二章看，甚至在五旬節後，他仍然是一個不能三思而後行的人。按理說，他對因信稱義的道理，早就應該明白了，因爲他是第一個帶領外邦人進入教會的使徒（在使徒行傳第十章，我們看到彼得怎樣帶領哥尼流歸主的記載）。當時由猶太人帶領外邦人進入教會，實在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彼得能夠這樣作，表示他對這真理，已經有很深刻的認識。可是在加拉太書第二章，我們看到，彼得在

安提阿却又從這真理上倒退了一大步；他原本和外邦人在一起吃飯，可是從雅各那裏來的人到達時，他竟然又裝假起來，故意和外邦人分開；結果保羅就當面責備他。

最先帶領外邦人進入教會的使徒，竟然還作出這樣的事，未免太說不過去。但是這就是彼得的氣質，一點也不奇怪。像他這樣的人，憑直覺行事，反應快，動作也快，但是，問題是這種人不能三思而後行，對自己所作的事是什麼意思，往往把握不住，也不考慮到所作的事會牽涉到什麼問題。所以往往作了一件事以後，又會作出和原來相反的事來。結果這種出爾反爾，前後不一致的行動，就叫他們自己生活不快樂，靈性陷入低潮。今天，因為這緣故而靈性低潮的人為數不少，本章就是特為幫助這些人了解並解決他們的問題而寫的。

第二，請注意這事件中關於「疑惑」或「懷疑」的教訓。主責備彼得說：「你這小信的人，為什麼疑惑呢？感謝神，從彼得身上我們可以學到有關這問題的幾個重要功課。」

我們可以學習的第一個教訓是：人可以製造出自己的懷疑。無疑彼得的疑惑是他自己製造出來的。如果他不看風浪，就不會發生這問題。我們的主並沒有對他說：「小心，你知道你現在作的什麼事嗎？」祂並沒有說一句話。是彼得自己眼睛看到波浪，就生出了疑惑，他是我們前車之鑑。有些事情，我們應該嚴嚴禁戒自己，不要去作。不然結果只有自找麻煩，只有叫自己生出疑惑的心；比如說，在文學及科學方面，我們應該禁戒自己，不可強不知以為知。我們對這些事若只有一知半解，絕對不可冒險

去和人家辯論。可是偏偏有不少人犯了這個錯誤，結果，不但辯不過人家，反而把自己的信仰全失之一旦。我們最好是安份守己，守住自己知道的真理，不要企圖去應付那些超越我們能力之外的科學或文學問題，免得我們自己心裏產生疑惑。

第二個教訓是：有信心的人，心中也可能有懷疑；我們應該爲這一點特別感謝神。在我的教牧經歷中，我常常發現，有許多人不了解這個真理，以爲作了基督徒之後，心中應該一點兒懷疑都沒有。結果偶而他們心中有了懷疑，於是就惶惶不安，失去了快樂。事實並非如他們想像的這麼嚴重。請看，彼得雖有疑惑，但我們的主說他是「小信的人」，並沒有說：「彼得，你爲什麼疑惑？你疑惑就證明你一點兒信心也沒有。」可見他仍有信心。所以我們不可隨便斷定說，人心裏若有懷疑就是沒有信心。聖經並沒有這樣的教訓，相反的，從聖經以及教會歷史裏，我們可以看到許多人有了信心之後，心裏仍然常常有懷疑的實例。甚至不客氣地說，基督徒若是沒有受過任何懷疑的困擾，他反而更危險。他必須再重新檢查一次自己的信仰根基，我怕這種人的信仰是假平安，他的信是盲目的信。試讀過去信仰偉人們的傳記，我們一定可以發現，不管他們信心多好，心裏都曾有過懷疑的困擾。我們的主的話是真理，從祂責備彼得的話裏，我們可以看到，有了信心，仍然會有懷疑。盡管當你有懷疑之時，信心是多麼的微小，但它仍然是信心。

另一個教訓是：不可讓懷疑控制我們，人若讓懷疑控制了，這就表現出他是一個小信的人。彼得的

信心並沒有完全失去，不過由於他的信心小，懷疑就緊緊控制着他，並慢慢淹過他，結果他就失敗了。在彼得恐懼驚惶時，如果你問他某些信仰上的問題，他仍然可以給你最正確的答案。你如果問他耶穌的位格和身份，儘管當時他已被懷疑控制着，但我相信他仍可以給你正確的回答。他的信心仍在，不過如同我們的主說，他的信是「小信」。凡是讓懷疑控制着的人，就表示他是「小信的人」。但願我們不讓懷疑控制了我們。雖然懷疑會臨到我們，但是只要妥為處理，它還是無法控制我們。

問題是如何善加處理才能避免懷疑控制我們？既然懷疑是「小信」的表現，對付它的唯一方法是「大信」。我們必須特別注意這一點。「大信」是什麼？它有何特徵？

第一，大信是認識主耶穌基督和祂的大能，並且對祂堅信不移。從剛才讀過的聖經我們看到，彼得有一個良好的開始（真正的信心都應該有好的開始）。當時他和其他的門徒在船裏，因為風不順，船被浪搖撼着，那時的情勢幾乎已經到了絕望的地步。可是，突然間，我們的主出現了，他們一見祂，心裏就起了驚惶，說：「瞧！有一個人在水面上行，這真是不可思議的事，一定是個鬼怪。」他們害怕，喊了起來。耶穌連忙對他們說：「不要怕，是我。」

接着彼得就表現了他真信心的本色，他對祂說：「主！如果是祢，請祢叫我從水面走到祢那裏去。」這句話充份表現了彼得有真信心。說得詳細一點，彼得的意思是：「如果祢真是主，我知道祢是無所不能的，祢就給我一個證據，讓我走出這條船，在波濤洶湧的海面上走到祢那裏。」你看，他相信主，

相信祂的能力，相信祂的位格，他不單理論上的信，他還敢實際去試一試。聖經說，後來「彼得就從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這就是真信心的表現。

「主！如果是祢……」彼得說這句話，表示他對主有深刻的認識，他深深認識主具有莫大能力。基督徒的信心，從頭到尾，都應該以對主的認識作基礎，而不是靠感覺或意志。如果是以對主的認識作基礎，任何憑感覺或意志的信心都沒有什麼價值。我們對主應該有的認識是：認識祂是榮耀的主，從天上來住在我們中間；認識祂從童女而生，道成肉身；認識祂來到世界的目的，及祂在世界時所作的事；認識祂的救贖工作；認識祂來世界不是拯救義人，而是為拯救罪人（祂說過：「無病的人用不着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認識「祂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就得在義上活。因祂受的鞭傷我們便得了醫治。」

我發現有問題才來找我的人，靈性所以低潮，幾乎全部都是因為對以上這些事沒有清楚認識的緣故。有的人滿心憂傷，痛苦地來對我說：「我真是一個罪大惡極的人，我過去的為人，我犯過的罪，幾乎是你想像不到的。」其實這話正表示出，他們根本不認識「我來本不是召義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的道理。如果他們認識這道理，他們心中真覺得自己罪大惡極時，就應該像病人立刻去看醫生；只要肯去找主，祂一定會接納他們。

人若對以上這些事沒有認識，他就是小信的人。若要有「大信」，他應該認識這些事。這一方面，

我常常必須用口頭或文章去勉勵人。最近我就給一位素未謀面的人，寫了一封長信去解決他這方面的問題。這位先生不了解祂是「稅吏和罪人的朋友」，也不了解祂爲這些人死的道理。他對祂的位格身份以及祂的工作不清楚，所以他的信心軟弱，常有懷疑。世界上這一類的人多如過江之鮑，他們因爲沒有認識這些事，結果一輩子都生活在悲慘的光景中。其實如果他們能認識這些真理，他們就知道這種知罪自責的心，正是他們真正悔改、得釋放的機會。

換句話說，對付這種靈性低潮，最好的方法是更深入認識聖經裏面的教義（也就是基督教的原理）。單靠聚會中製造出來的情感，是無法解決他們的問題。要認識祂，要了解聖經教義和信心的原則，唯一的方法是讀經，因爲這一切都記在聖經裏面。所以，我們必須不怕麻煩，不怕困難，專心一意查考聖經裏面的教訓。可悲的是，今天一般信徒都不願意這樣作。這件事關係他們生活快樂，可是他們都只靠聚會中汲取一點兒聖經裏面的東西，難怪那麼多人的靈性生活會發生問題。其實這問題也不是今日才有，長久以來，這就是教會的一個大問題。

有一次，主耶穌講了一篇祂與父神的關係的教訓後，有許多猶太人紛紛信祂。我們的主對這些人說：「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門徒。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約八：31—32）。真理，就是關於祂，祂的位格，祂的工作，祂的職份等等的真理，必叫我們得着免受懷疑或恐懼的自由，免受靈性低潮，免受叫我們跌倒之自由。

第二是「作過了正確的決定之後，不要再回顧。彼得錯就錯在這裏。他有一個良好的開始，他曾作了正確的決定，可惜他又回過頭再看風浪，結果就出了問題。也許有人說：「回顧過去不是可以激勵將來嗎？曾子不是勸人三省己身？」普通生活上我們必須常常自省，可是在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上，却不可這樣。彼得再看一眼風浪，懷疑跟着就來了，他錯就錯在這裏。

其實彼得沒有再看風浪的必要，因為早在他踏出船外時，海面就已經有了風浪。本文開始時，我就強調這一點。主耶穌基督還沒有接近他們的船以前，因為風不順，船就在海中搖撼，彼得早知道這情形。如果說，彼得踏出船外前，海面風平浪靜，踏出後，才起了風浪，那還情有可原。可是事實並非如此，他對外面風浪的情形早已瞭然。實際上，在還沒看到主以前，他已經在船中和風浪掙扎了一段時間，並且他又對主說過：「如果是祢，請叫我從水面走到祢那裏去。」這句話表示，他已經把一切都考慮過了，他已經決定：「不管風浪如何洶湧，如果是祢……。」不但如此，他並且已經真正在水面上行了幾步。既然如此，他根本沒有再回顧的必要。何必再看波浪？再看只有招來疑心。

可是，這就是「小信」的人共有的通病。一樣事情決定了以後，他們還常常回顧，再看它一眼。如果你決定信耶穌，至少你已經考慮過一些有關的問題，並且作了決定。既然已經考慮過並且作了決定，你就不要再一次回顧那些已經決定了的事，這樣作沒有什麼好處，只有顯示出你的不信。我一再強調，現在還要再強調一次，既然已經決定信祢，某些不必要再回顧的事，我們必須把它忘掉，不再去想它。

不幸，許多人都犯了這錯，結果就出了問題。信心的真義，是不該回顧的就不再去想它，要和它一刀兩斷，對它說：「我早已經和你清楚解決了。」

第三是要堅定不移地仰望主耶穌基督，這是信的特徵。讓我再把這原則詳分為兩三個小原則。

(一) 信心是敢說：「祂創始，祂必成終。信心是由神蹟開始，既然祂能用神蹟開始，祂也必能繼續保持下去。」正如保羅說的：「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裏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腓一：6)。

(二) 你我仰望祂，對祂有清楚認識時，就不會有懷疑。離了祂，我們是絕對沒有任何盼望的。不管信主多久，我們走的每一步，都必須倚靠祂。沒有祂，我們什麼都不能作。克服懷疑唯一的方法，是時時堅定不移地仰望祂，不要看那些叫你懷疑的事。你仰望祂，對祂認識越深，越能發現，這些懷疑根本不值得存在。所以，基督徒必須時時堅定不移地仰望祂。

我們不能單靠起初的信心，就想繼續過信仰生活。彼得似乎有這種傾向，他開始時信心很大，可是却不沿着信心上長進，只想靠起初的這一份信心繼續活下去，這是不可能的。有這種思想往往會造成噬臍不及的悔事。千萬別想依靠剛信主的那一份信心，或信心最高潮時的那份信心，以為靠它就可以穩過今後的信心生活，我們必須繼續天天仰望祂。「我們行事為人憑信心」，我們要憑對主耶穌基督的信心而活。在我們一生的歲月中，無論那一個時刻，都一樣需要祂。

聖經中有許多這一類的例證。其中最好的例子當推拾取嗎哪的事，當時以色列人除了安息日以外，必須天天去拾取嗎哪，這是主的方法。祂不單一次給我們整個月的米糧，祂按日賜給我們新鮮的口糧。所以，我們每一天的生活，開始時要有祂的同在，從早到晚時時都要有祂的同在。

彼得的錯就在這裏，他沒有時時堅定不移地仰望主，他的眼睛離開主，去看風浪，於是就發生了問題。這是一場「信心的爭戰」，我們今生的生活是走在波浪洶湧的海面上，惟有堅定不移仰望祂，才有盼望。惟有把眼睛朝向祂身上，才能繼續往前走，不致沉下去。

最後，從這件事，我們可以得到一個令我們安心的真理：祂不會讓我們沉下去。彼得在驚惶恐懼中喊叫：「主啊！救我。」耶穌立刻伸手拉住他，說：「你這小信的人哪！爲什麼疑惑呢？」「他們上了船，風就止住了。」感謝神，因爲我們屬於祂，祂絕對不會讓我們沉下去。盡管有時我們對祂不忠心，有時我們覺得自己將要沉淪滅亡；可是祂說：「誰也不能從我手中把他們奪去。」保羅也說：「因爲我深信無論是死，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的」（羅八：38—39）。不會的，當你自己快沉沒時，祂的手就在那兒，要拉住你；絕望時，呼叫祂；驚惶時叫祂，祂聽你的呼求，祂要拉住你。

不過，在驚惶中和絕望中呼求，那已經是等而次之的下策了。從這件事，我們還可以得到一個教

訓，祂能使我們不跌倒。如果我們能時時仰望祂，眼睛盯住祂，我們根本就不必像彼得那樣，在驚惶絕望中呼救了。相信祂，我們就不致跌倒，就可以繼續向前走。如果彼得眼睛一直仰望祂，他一定可以繼續在水面上行，一定不會遭遇到問題。

祂是宇宙的主，祂不但自己可以在水面上行，也可以讓彼得在水面上行。在祂沒有難成的事。「在神凡事都能。」祂是神，所以，只要我們有信心，仰望祂，眼睛不看別的地方，我們可以傲然面對那些人以爲不可能的事，和那排山倒海而來的驚濤駭浪。「那能保守你們不失腳，叫你們無瑕無疵，歡歡喜喜站在祂榮耀之前的，我們的救主獨一的神，願榮耀、威嚴、能力、權柄，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歸與祂，從萬古以前，並現今，直到永永遠遠。阿們。」（猶大書 24、25）

「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心，仍舊害怕，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既是兒女，便是後嗣，就是神的後嗣，和基督同作後嗣，如果我們和祂一同受苦，也必和祂一同得榮耀。」（羅馬書八：15—17）

12 奴僕的心

這一段經文可以稱得上是世界上最偉大、最寶貴的一段文字。羅馬書第八章因為記載着一則十分獨特的真理，故已被當作是一章偉大的經典，可是這段經文在它裡面仍然光芒四射。實際上我們稱它是整本聖經中一段最美妙的文字也不為過。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了解使徒保羅寫這段文字的目的。往我們讀這段文字，僅以領受其字面意義，或得到一般性的了解之後，就心滿意足。結果反而不能體會這段文字的重要意義，也不能領受神通過這段經文所要給我們的教訓。

保羅為什麼寫這段文字？他的目的何在？答案在第十五節。保羅說：「因為（譯註：「因為」二字中文聖經在第十四節譯出，十五節畧去。）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心，仍舊害怕……」保羅寫此信時，羅馬的基督徒是否實際上遇到了這問題，或只是預防性質，我們不得而知。但是基督徒有一種危險：雖然所受的不再是奴僕的心，却還時常還有奴僕的心，以致生活失去了喜樂、充滿灰心、失望和低

潮。保羅的目的就是要教導羅馬的基督徒，如何對付這問題，不被這問題所折磨倒了。

保羅寫這段重要的文字，並不是突如其來，隨便冒出的。他這一段話和羅馬書所討論的問題，及其前後語氣上都有密切的關係。如果我們注意一下，就可以發現，保羅寫這句話時，他正在討論一個非常實際的問題。其實他書信中一切教義和神學方面的資料，都是從信徒的實際生活問題引發的，這是新約的保羅書信的一個特色。所以，雖然這些書信包含了不少教義和神學的資料，但我們不可把它當作神學的教科書。因為書信中所包含的神學和教義上的文字，不是爲了神學而寫，而是一個牧者爲了關顧信徒的問題而寫的。請記住，新約聖經中的保羅書信，都是他寫給信徒的信，目的爲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問題，享受並活出他們所相信並接受的基督徒信仰生活。

所以我們首先必須研究，羅馬基督徒面臨到什麼實際問題，保羅爲什麼在這裏講出這一段話。很明顯的，他的讀者在那時的問題是失望灰心，他們失望灰心的原因，是不知應該如何過基督徒生活，就是如何對付生活中罪的問題。保羅從第六章開始就討論這個問題。目前他所討論的，也是這問題。

羅馬書是寫給那些已經悔改，並相信主耶穌基督的人，他們當時生活在一個和他們敵對的世界中，那時他們一方面的問題是：必須起而面對這種他們剛接受的新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也必須對付存在他們「本性」裏面的某些事情。對他們，這是一場大爭戰，他們既有外患，又有內憂，內心又實在願意跟隨主耶穌基督，照祂的榜樣生活。在這種情形下，以前的「奴僕的心」很容易以新的方式出現纏累他們，

並造成他們的靈性低潮。

前面我們已經討論過魔鬼用來製造我們低潮的許多方法，這又是他的另一個巧妙方法。他用這方法，不知道製造了多少基督徒的靈性低潮，他這方法行在那些較敏感、責任心較重的人，尤其容易奏效，因為這一類人對基督徒的信仰頗為鄭重其事。他們不敢說：「我已經悔改信主，所以從今以後即可一帆風順。」相反的他們認為基督徒生活「是我必須過的一種艱巨而榮耀的生活。」本章我們要研究的是這類人常會碰到的試探，以及得勝這些試探之道。

這些人之所以仍受「奴僕的心」纏累，以致於靈性低潮，問題的關鍵在於他們對某些有關基督徒生活的真理沒有完全的了解，他們不知道我們作基督徒之後，可以有能力作的一些事。再更進一步說，這是因為他們對信心的道理，沒有充份認識的緣故。

關於信心，前面我們已經討論並看過不少實例。在第十一章我們看到，信心是一種必須加以應用的行動，許多人不明白這一點，遇到困難時，不懂得把信心拿出來加以應用，結果就發生了問題。我們也看到，有些人因為不知道在以後的生活中，應該繼續把信心應用於所遭遇到的每一件事上。他們的信心生活有一個好的開始，却因為不能把這「好」保持下去，結果也發生了問題。

本章我們要看這類人的問題，這都是因為他們對信心的真理沒有真正的認識，他們不明白信心是必須加以佔有的；即使山珍海味擺在面前，若不伸手取食，山珍海味又有什麼用？真理擺在我們眼前，如

果我們不會把它據爲己有，它對我們仍然無所幫助；爲什麼人不能捉住真理，把它據爲己有？這是罪在我們身上造成的最明顯的後果之一。我相信你一定有過這樣的經驗：有段經文你很熟，過去你已經讀了不知道有幾十遍，你以爲已經了解了。可是後來當你再一次讀時，突然你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亮光。你發現，那裡面的真理活生生的擺在眼前，你能把握住那真理，你能把那真理據爲己有，加以應用了。是的，有許多聖經真理，往往在表面上我們明白了，也贊同了，其實我們並沒有真正捉住那真理，並沒有把那真理據爲己有，加以應用。

本章我們要討論的這種靈性低潮，問題的主要關鍵就在這裏，因爲他們沒有捉住所知道的真理把它據爲己有，就容易就會生出保羅所謂的「奴僕的心」——「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心，仍舊害怕。」所謂「奴僕的心」是一種恐懼、畏縮的態度。有一類人他們清楚看見基督已經拯救了他們。他們知道，靠自己的努力絕對無法滿足舊約十誡的律法要求，但是耶穌已經幫助他們，把他們從律法的咒詛中贖出來，律法再也不能轄制他們。他們完全明白自己已經被稱爲義；可是他們非常重視他們現在的屬靈生活，結果，在一種很微妙的情形下，基督徒的屬靈生活竟然在不知不覺間，變成了一種加在他們身上的新律法。他們又受到了這種新形式的「奴僕的心」之轄制。

在他們心目中，基督徒生活是一份很重的工作，而他們必須接受這份沉重的工作，並把它應用於生活中。他們詳讀登山寶訓，知道這正是基督徒應該過的生活，他們渴望自己能過這樣的生活。然後，他

們又在福音書中，遍找我們的主的教訓，當然他們可以如願以償找到主的各種教訓。接着他們又在新約書信中找，找到了許多使徒們詳細的教訓和指示。於是他們說：「這就是基督徒屬靈生活的原則。」他們認為這就是他們的工作。他們每日的生活必須符合這些教訓。

換句話說，聖潔成爲他們的一種重大工作。爲了完成這工作，他們特意安排他們的生活，給自己加上了某些戒律。羅馬天主教的修道主義及其教訓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他們有許多人接觸到基督教的真理，就說：「顯然的，基督徒生活是一種高尚、超越的生活，如果想有成功的基督徒生活，就必須專心一意去過這種生活。」他們更進一步說：「如果你繼續從事屬世的工作，絕對不可能有成功的基督徒生活。所以你必须從世界上分別出來。」他們真的就此離開了世俗，專心去修道。這是他們對聖潔以及追求屬靈生活的極端看法的表現。他們認為這是一種必須全心全意，把自己毫無保留完全獻上的工作，爲了完成這工作，他們自己釐定並嚴守這些規條和戒律等。

這種態度，或這種觀念，在保羅看來，不過是以新形式出現的「奴僕的心」而已。但是這種態度很普遍，不只那些天主教人士如是，即使自稱福音派的基督徒也不例外。我們知道自己已經被救脫離律法的咒詛，如果明知那是新律法，當然不會去接受它。不過，某些無律法之名，却有律法之實的規條律例，我們却很容易接受。新約的書信中，不乏這一類的例子。保羅給歌羅西教會書信第二章的末段，就有一段話特別討論到這問題：「所以不拘在飲食上、或節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讓人論斷你們，這

些原是後事的影兒，那形體却是基督。不可讓人因着故意謙虛，和敬拜天使，就奪去你們的獎賞，這等人拘泥在所見過的，隨着自己的慾心，無故的自高自大，不特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筋節得以相助聯絡，就因神大得長進。你們若是與基督同死，脫離了世上的小學，爲什麼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從那不可靠、不可嘗、不可摸，等類的規條呢？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導的。說到這一切，正用的時候就都敗壞了。這些規條，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謙卑，苦待己身，其實在克制肉體的情慾上，是毫無功效。」

由這段話，我們可以看到當時在教會中，似乎有一種類似修道主義的觀念，正以極其狡猾的方式瀰漫着。今天教會雖然沒有這些危險，但是類似的試探和傾向仍然存在我們中間。不但歌羅西，保羅寫給提摩太的第一封信第四章，也以這事警告他。「聖靈明說，在後來的時候，必有人離棄真道，聽從那引誘人的邪靈，和鬼魔的道理。這是因爲說謊之人的假冒，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熱鐵烙慣了一般，他們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謝着領受的。」

今天，這種事情仍普遍存在基督徒之間。我認識一位福音派的姊妹，她不吃肉；因爲她認爲，人若吃肉，必須先宰殺動物，這是違反了「愛」的精神。她並且率先以身作則，證明基督徒不該吃肉。這位姊妹是給自己製定律法。目的是什麼？是過她心目中的那種真正的基督徒屬靈生活。她很看重基督徒屬靈生活，她是一位很好的福音派基督徒，她對因信稱義的道理很清楚，可是她把基督徒生活變成了一種

新的律法，加在自己身上，却還不自知。從剛才我引用保羅這一段話，說那引誘人的邪靈禁止人嫁娶，又禁戒食物，以及其他例子，我們可以看到，保羅所說「奴僕的心，仍舊害怕」的意義是什麼了。

現在讓我們進一步來看看，目前在我們這種社會裏，基督徒可能會把那些事加在自己身上，使之成為新的律法。本書稍後，如果有機會，我們將詳細討論這事，現在我們先概要地談一般性的。

「奴僕的心」必然和「害怕的心」相聯，所以保羅在加拉太書稱這種態度是「受奴僕的軛挾制」，在這裏稱「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心，仍舊害怕。」

那麼，這裏「奴僕的心」能夠製造出什麼「害怕」，使它變成新律法，加在基督徒身上呢？

首先我要舉出，它製造基督徒對神不該有的害怕。我們應該敬畏神，害怕神。忽畧了這一點，我們就不能得救。可是，如果害怕神超過應有的限度，變成了對神莫須有的懼怕，是「懼怕裏含着刑罰」。然而有一類人却故意發展這種不該有的懼怕，他們把神看作「工頭」，祂常常站在一邊，注意他們的錯誤，或缺點，一被祂發現，就要受懲罰；也有人把祂看成是一位高高在上，發號施令者。我剛才提到天主教的修道主義就是一例。但是不只他們，許多人往往有同樣錯誤的觀念，把神看作是高高在上的發號施令者。

不只對神具有莫須有的懼怕，另一方面，他們對基督徒生活的「艱巨工作」也帶着莫須有的懼怕。他們思想並衡量過基督徒生活的「工作」之後，就對它生出懼怕的心。因此就有人以為，要過一個完

全的基督徒生活，必須離開世俗，專心修道。如果仍在世界上，繼續工作，絕對無法達到目的。結果他們面對這種艱巨的工作，就心驚膽戰，懼怕得雙腳發軟。他們所懼怕的是怕自己無法完成這項工作。

另外一種是對魔鬼的能力有莫須有的懼怕。我們對魔鬼的能力應該有適當的懼怕。讀猶大書和彼得後書，就可以知道，魔鬼的能力實在可怕。有些人不信「邪」，卻膽敢和撒但開玩笑，這種人太無知，太不了解魔鬼的能力了。可是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可對魔鬼的能力，有莫須有的不戰而退般懦夫式的懼怕。通常有這種問題的人，大都是最好的基督徒。他們了解魔鬼能力之大，他們也關心自己的靈性，結果不由自主地，對魔鬼的能力就有了莫須有的恐懼。

這類人一方面怕魔鬼的能力太大，一方面又怕自己的罪太重。他們念念不忘的，是自己如此這般的不好，他們的心多麼黑暗。是的，基督徒應該知道自己的罪，了解自己心裏的黑暗，不然，這個人的信心，可能還很幼稚。說得輕一點，他是一個初接觸真理的人；說得重一點，他可能根本還沒有重生得救。可是基督徒也不該念念不忘於自己的罪，更不應該為自己的罪而產生過份莫須有的懼怕。因為「懼怕裡面含有懲罰」。

不過，今天的基督徒像這樣為自己裏面的罪而懼怕的太少了。簡言之，現在的基督徒對這方面，太過隨便。如果我們看前一世紀，以及前兩、三世紀的基督徒，必可以發現，他們很注重自己的罪的問題，甚至因為太過於重視此事而致愁眉不展，失去了快樂。他們之中有些人走入了極端，竟說，如果

你過快樂的生活，那就表示你有問題。這種看法則太極端了，但是我們可以從這裏看到，爲自己裏面的罪而懼怕是什麼樣子了。

歸根究底，這些由「奴僕的心」造成的懼怕，根本問題是怕自己，以及怕失敗。他們說：「是的，我已經進入基督徒生活中。但是，我懷疑自己是否有能力過這樣的生活嗎？這種生活太奇妙、太好、太高超了，我怎能過這種生活，怎能達到這麼高的程度？」他們明白自己的軟弱，也知道自己面臨的工作是艱巨的，魔鬼力量是大的，結果就陷入「奴僕的軛」裏，心中充滿了恐懼害怕，一點兒都得不到釋放。

我們所引用的保羅這段話，他正是對這一類的人說的：「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心，仍舊害怕。」把他的話加以演譯，意思是：「你們過去有的是奴僕的心，就是害怕的心。可是，你們已經被救出來了，爲什麼還退回去讓它轄制你呢？」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對付，如何解決這問題？從保羅的這段話裏，我們已經可以看出一個大概，那就是：我們必須明白有關聖靈，和聖靈住在基督徒裏面的道理。

保羅要給我們的主要信息就是這一點，而這一點真理所產生的作用有兩方面。第一方面：當我面對這種捨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隨耶穌基督的艱巨而榮耀的基督徒生活時，我知道所走的道路是跟隨着祂以前走過的路跡行的。我知道自己已經重生，目前我正在按照祂兒子的形像被塑造的過程

中。當我心中疑問：「我是誰，想過這種生活？我算什麼，竟想作這工作？」時，我可從聖靈住在我心裏的這個事實上，找到了答案。

明白聖靈住在我們裏面，對我們有什麼幫助？第一，明白這道理，可以提醒我們，我們裏面也有聖靈的力量。其實在第十三節時，保羅已討論過這問題了，他說：「你們若順從肉體活着必要死，若靠着聖靈治死身體的惡行必要活着。」接着他又說：「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心，仍舊害怕。」他這些話，實際的含義是：「你必須認清，你不是靠自己而活。你想到基督徒生活這項艱巨的工作時，一直都只靠你自己去過這種生活；你要知道你的罪已經得到潔淨，可是你似乎只能了解到這個程度。你以為你從神所得到的，只是如此而已，非得赦免以後的生活，就完全依靠你自己去應付了。如果你有這種思想，」保羅說：「你會有這種『奴僕的心』，毫不足怪。你無法得到解脫，你在給自己加上一種新的律法。這新律法，比以前的舊律法，更覺困難幾萬倍；不過事實並非如你所想的這樣。你不單能靠自己，你還可以靠住在你裏面的聖靈。」

其實他在第八章裏，所談的全是這問題。例如，在第三節他說：「律法既因肉體軟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兒子，成爲罪身的形狀，作了贖罪祭，在肉體中定了罪案。」「律法既因肉體軟弱，有所不能行」是什麼意思？他的意思是：律法不能救人，律法不能給人力量過基督徒生活。因爲律法由於我們的肉體之軟弱而軟弱。「律法既因肉體軟弱，而有所不能行。」律法本身沒有肉體，所以顯

然不是律法的肉體軟弱。這意思是，律法已賜給人，人必須靠自己去遵守它。可是人的肉體是軟弱的（不是律法軟弱），因而有所不能行。

我聽過一位老傳道人講一個很好的比喻。他說，比如人用鏟子在園子裏掘土，掘的日子越久，鏟柄會不斷磨損。其實問題不在鏟子，鏟子本身很好，問題却在柄。鏟子用鐵製的，很堅固。柄用木頭製的，較軟弱；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基督徒的生活。如果我們把基督徒生活當作新律法，想靠自己的力量去過這種生活，因為我們的力量軟弱，所以必定失效。聖靈已經住在我們裏面了，我們何苦還靠自己？「你們不屬肉體，乃屬乎聖靈。」

請注意看，從第五節到第十四節，他如何發揮他的理論。他說，基督徒和未得救的人之間，最基本的差別是：基督徒有聖靈住在裏面；人裏面若沒有基督的靈，不論有何等的經驗，他仍然不是基督徒。「如果神的靈住在你們心裏，你們就不屬肉體，乃屬聖靈了，人若沒有基督的靈，就不是屬基督的。」之後，他又回到他的論點。他說：「你不必再有奴僕的心。」爲什麼？因爲你的裏面有聖靈，祂要加給你力量，要剛強你。保羅會一再重複說到這道理。在腓立比書二章十三節，他說：「因爲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裏運行，爲要成就祂的美意。」稍前一點，他說：「要作成你們得救的工夫。」怎麼作成？「當恐懼戰兢。」今天我們都太安逸了。「當恐懼戰兢，作成你們得救的工夫。」人若在初信時，沒有害怕的心理，以後他們也不會害怕，他們不知道何謂「戰兢」。

保羅說：「這樣看來，我親愛的弟兄，你們既是常順服的，不但我在你們那裏，就是如今不在你們那裏，更是順服的，就當恐懼戰兢，作成你們得救的工夫，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裏運行，爲要成就祂的美意。」那在他們心裏運行的是聖靈。這是擺脫奴僕的心，和莫須有的恐懼的方法。我們必須知道，聖靈住在我們裡面，我們必須倚靠祂，仰望祂，求祂的幫助。但這並不是表示我們是被動的，什麼都不必作；而是說，當我們在奮力掙扎時，我們相信祂必加給我們力量。實際上，我們的「工作」並不是由我們自己作的，而是祂先在我们裏面作工，然後我們再把祂作成的工表現出來，如果了解這一點，我們就不會覺得這「工作」是不能達成的。

保羅在加拉太書第四章講了一句類似的話：「神就差祂兒子的靈，進入你們的心。」——祂自己兒子的靈。我們是否了解，住在我們心裏的聖靈，正和神兒子在地上時住在祂裏面的聖靈一樣的？加給祂力量的聖靈，也同樣要加給我們力量，這就是保羅的主要論點。

第二方面，住在我們裏面的聖靈，促使我們記着自己與神的關係，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心，仍舊害怕。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聖靈在我們裏面可以提醒我們，我們已經擁有兒子的名份。「兒子」一詞原文的意思不是當指嬰孩，而是指已經長大達到法定年齡的兒子。我們已經達到法定年齡，可以擁有自己的財物了。認清這一點，可以幫助我們解決「奴僕的心，仍舊害怕」的問題。不過，那種「敬畏」神的心仍然存在，所除去的，只是「奴僕的心」所帶

來的那些莫須有的懼怕。

何以認清我們擁有達到法定年齡的兒子名份，就可以除去那因「奴僕的心」所帶來的莫須有的懼怕？因為它可以使我們看到，我們過基督徒生活的目的，不是只為達到某種標準，而是為對神的喜悅。因為祂是我們的父。

「我們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奴僕不能呼叫阿爸、父，有奴僕的心的人不會把神當作父。這種人不知道神是他們的父親，他們以為神是判決罪的法官；這是極錯的觀念。我們作基督徒應該靠信心，接受神是我們父親的事實。主耶穌教訓我們的禱告文裏面的稱呼「我們在天上的父」，若然我們認清，永生的神已成爲我們的父親，一切就都改觀了。祂既然是我們的父，祂就常常照顧我們，祂就用永遠的愛愛我們。我們就可以了解，祂爲了愛我們，甚至差遣祂的獨生愛子到世界來，爲我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事實。

認清了我們與神有這種關係，一切態度就改變了。我們過基督徒生活的目的不再是爲了遵守律法，而是爲了討神的喜悅。我們都知道，兒女對父母的那種愛、敬、畏，和奴僕對主人的恐懼，截然不同。兒女作什麼，目的只爲討父親的喜悅。明白這一點，我們就可以不再有奴僕的心，不再仍然害怕。基督徒生活就不再是一種遵守規條、誠律等的艱巨工作，而是爲了表示我們對祂爲我們所成就的一切事之感激，以及討祂喜悅的樂事了。

不只如此，「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既是兒女，便是後嗣，就是神的後嗣，和基督同作後嗣。」既然我們是神的兒女，順理成章的，我們就和主耶穌基督一樣，同作神的後嗣。主耶穌基督是我們「許多弟兄中的頭生的」，我們和祂同作神的兒女，也和祂同作後嗣。你還記得約翰福音十七章廿三節所記，我們的主對父的禱告？祂說：「我在他們裏面，祢在我裏面，使他們完完全全的合而為一，叫世人知道祢差了我來，也知道祢愛他們如同愛我一樣。」我們的主說，父神愛我們，正如愛祂的獨生子一樣。因此，我們可以知道，我們現在是神的兒女，我們已經具有這種榮耀而尊貴的新地位和新身份。

在同一篇禱告文裏，我們的主又說，在這世界上我們要榮耀祂，如同祂榮耀父一樣。你明白祂的意思嗎？我們過基督徒生活的目的和原因，都是爲了榮耀祂。因爲我們已經屬於神，所以我們應該一心一意以基督徒生活來榮耀祂。這就是我們對基督徒生活的看法。我們已經有這麼好的地位，我們裏面已經有聖靈的同住，祂要加給我們力量，讓我們有能力去過基督徒生活，祂改變了我們的態度，我們何必再有那種恐懼的奴僕的心呢！

從另一面看，因爲聖靈住在我們裏面，所以，我們的身體實際上已經是聖靈的居所。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第六章說：「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麼？」能明白這一點，我們就可以得勝那些從肉體來的罪。有些人來找我，談到他們的問題，或所遇到的困難。他們說：「我已經爲這事禱告過了。」可是

我知道他們的問題是什麼，所以我常問他們：「你明白你的身體是聖靈的殿？」

依我看，這些人可以少一點禱告，多一點思想。思想他們的身體是「住在我們裏頭的聖靈的殿」。禱告是不可少，但思想也是同樣不可少的。不然只有禱告，可能會把禱告變成逃避現實的手段。惟有先明白，我們的身體是聖靈的殿，然後禱告。這樣我們的禱告才能得到答允，我們才可以得到神所加的力量。

最後，當明白聖靈住在我們裏頭，可以提醒我們，我們最後的歸宿在何處。「既是兒女，便是後嗣，就是神的後嗣，和基督同作後嗣。」我們對基督徒生活應該有這態度，我是神的後嗣，將來必歸於神。保羅常常用這一點作他辯論的根據，尤其在羅馬書第八章三十八至三十九節，他更斬鐵截釘地說：「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耶穌裏的。」是的，基督徒早已確定知道他將來的歸宿，並且知道無人能攔阻他不能進那歸宿之地去。所以，我們過基督徒生活，不是爲了遵守某種標準的生活，以求換取進入那歸宿的資格，而是爲將來在那歸宿之處的生活作預備。

只要我們能夠明白，我們是神的兒女，我們的歸宿是榮耀的天堂，不管我裏面或外面的光景如何，都無法阻擋我們往歸宿之地，我們就可以擺脫那種仍然害怕的奴僕之心。因爲基督徒生活，只是爲將來

生活作預備而已。「使我們勝了世界的，就是我們的信心。」什麼信心？就是對我們最終歸宿的信心；或則像約翰在他第一封書信第三章第二節說的：「親愛的弟兄阿，我們現在是神的兒女，將來如何，還未顯明，但我們知道主若顯現，我們必要像祂，因為必得見祂的真體。」得見祂的真體對我們又有什麼意義？接下去他又說：「凡向祂有這指望的，就潔淨自己，像祂潔淨一樣。」祂是聖潔的，我們要見祂的真體，當然要潔淨自己。所以要追求聖潔，最好的方法是：明白我們是神的後嗣，和基督同作後嗣，我們的歸宿已經確定，無論何事都不能攔阻我們。明白了這些，我們竭力潔淨自己，務求如同祂潔淨一樣，惟恐時間來不及，那裏還敢稍有懈怠？保羅在羅馬書這三節經文裏的論點就在此，這對我們有很實際的幫助。我們應該用這種態度來過基督徒生活。

不要讓基督徒生活變成你的新律法。要知道，你已接受了聖靈，你的天父正在照顧你，既然你屬於祂，祂必不容別人干涉你。你屬於基督，你是祂的弟兄。你的身體是聖靈的殿，你將來的歸宿是榮耀的天家。想一想，住在我們裏面的聖靈是何等的聖靈，神以何等的笑臉對待我們，基督為我們成就的是何等的救贖。我們何必怕？我們早已超越了罪惡和恐懼，我們隨時隨地都可以有喜樂。我們這些天國的國民，還有什麼事足以令我們埋怨不滿？全然沒有。

把握住這真理，把這真理應用在你的生活中，不要受你心中短暫的感覺所影響。因你已經有了榮耀的地位，拿起你全備的救恩，昂然地面對今生吧！

「你們當日所誇的福氣在那裏呢？那時你們若可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剜出來給我，也都情願。這是我可以給他們作見證的。」（加拉太書四：15）

13

誤信謔言

本章我們要從保羅質問加拉太信徒的這句話，討論靈性低潮的另一個原因。保羅寫這一封信，實際上完全是爲了對付「假教訓」這個問題。加拉太衆教會的信徒是標準的外邦人，他們原是在神國的外面，對神、神的兒子，以及基督的偉大救恩一概全然無知。但是保羅到他們那裏，向他們傳道之後，他們高高興興地接受了祂傳的福音信息。

保第一次到加拉太傳道時的詳情，他自己曾經詳細記下來。我們知道，他初到加拉太時，身體健康情況不佳，大概患有眼疾。所以他說，那時加拉太衆教會的信徒，只要能幫助他，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剜出來給他，也都情願。本來保羅的外貌已經不算好看，他在哥林多後書說，別人說他「氣貌不揚」。用今天的話說，他長得不英俊不帥，沒有魅力。現在再加上眼睛的毛病（可能是紅腫的發炎），氣貌一定更不揚。但是保羅在信中對加拉太人說，那時他們並沒有爲他身體的試煉厭棄他，或輕看他。「反倒接

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耶穌基督。」他們也歡歡喜喜地接受了他所傳的奇妙救恩。

可是這情形，在他寫信時，似乎都已改變，已成爲明日黃花。他們的生活不快樂，靈性低潮。保羅不得不質問他們：「你們當日所誇的福氣在那裏呢？」他們不但自己生活不快樂，甚至似乎有起來反對保羅的傾向，逼得保羅必須說了一句很重要的話：「我小子阿，我爲你們再受生產之苦，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們心裏。」

保羅以他們過去誇口的福氣質問他們，這不是第一次。這封信開始時，他就已經用別的方式，屢次提起這事。在第一章第六節他說：「我希望你們這麼快離開那藉着基督之恩召你們的，去從別的福音。」在第三章第一節他又說：「無知的加拉太人哪！耶穌基督釘十字架，已經活畫在你們眼前，誰又迷惑了你們呢？」很顯然，加拉太人初接受福音時，心裏真是滿有喜樂。可是，現在他們似乎生活不快樂，靈性陷入低潮。

我們不禁要問，爲何加拉太衆教會的信徒有這麼急遽的改變？中間有什麼事發生？答案很簡單，只有一句話，「假教師」。他們的問題是由於他們聽信假教師的教訓引起的。這個問題不只加拉太各教會，從新約聖經中，我們可以看到別處也常常有這問題。甚至在新約書信裏，你幾乎找不到一封裏面沒有提到這問題的，差別只是提得多和提得少而已。當時這些仍在襁褓中的教會經常會遇到一個問題：保羅離開以後，就有某些假教師跟在他後面，模仿他所傳的信息向他們傳道。可是他們所傳的道，

却加上了許多他們自己的教訓。結果不但製造了教會中的混亂，也造成了許多基督徒生活不快樂，靈性低潮。

這就是魔鬼的工作，就是保羅所說的「撒但也裝作光明的天使」出現。魔鬼用這種巧妙的方法，把假教訓滲進基督徒心裏，結果他可以暫時破壞基督徒的見證，剝奪了他們生活中的快樂。自新約聖經以下，整個教會歷史都充滿了這問題。初期教會有這問題，以後各世代的教會，或多或少也有這問題。說教會史是一部異端邪說的興起，教會的反擊、聖靈的力量救拔教會得勝異端的記錄，也不爲過。

這個題目太大了，我只能開其端，畧微「摸」一下而已；假教師的教訓形式，不勝枚舉。不過，我們可以把它分成兩大類。

第一類是：明目張膽否認基督教會的真理，和基督徒的基本信仰。我們應該知道，假教訓真的有可能用這方式出現，甚至有的時候，外表看是基督徒的人，骨子裏面却是否認基督教的真理。像這種自認是基督徒，實際上連基督教的根本信仰——基督的神性——都不承認的假教師，過去有，今日仍然存在。我們稍一留心即可發覺。

第二類假教訓的表現方法比較巧妙。這是本章所要討論的內容，也是加拉太衆教會所遇到的問題。這一類的假教訓，比第一類的更具危險性。它不明目張膽否認基督教的基本信仰，表面上似乎跟基督的真理也沒有什麼衝突，它只是在基督徒已經相信的某些事上，再加上某些附帶條件而已。

加拉太各教會的問題是在保羅離開以後發生的。保羅去了以後，有一些假教師來到他們的地方，在各教會教訓人。他們教訓的重點大畧是：「是的，我們信福音，我們同意保羅所傳的道，他所講的完全正確。不過，他講得還不夠充份。有一件很重要，絕對不可少的事他沒提到，那就是割禮。保羅所傳給你們的，你們一定要相信。但是，如果要作一個真正的基督徒，你們必須再加上割禮。」

當時教會中會有這種假教訓的發生，理由我們不難了解。只要畧讀福音書和使徒行傳，我們就可以知道，初期的基督徒，幾乎大部份是猶太人。若設身處地在他們的立場上，我們也可以了解他們的心理。他們確信他們過去所信的舊宗教是神所賜的（這是一個無可置疑的事實）。現在他們接受了耶穌基督的福音，可是要他們放棄那相沿成習的舊教訓，完全接受一種全然相反的新教訓，確實是困難的。他們知道，割禮是神和亞伯拉罕立約的記號。從亞伯拉罕以來，這儀式世代相傳，沿襲不輟。可是現在這個福音的新教訓却說，割禮已不必要，外邦人和猶太人之間的界限已經剷除，過去神的百姓所倚靠的律法儀式也都要放棄。這種一百八十度的遽變，實在叫他們一下子適應不來。他們不是不喜歡讓外邦人進入教會，而是無法擺脫舊宗教的約束（甚至使徒彼得也不能立刻適應，神必須從天上給他異象，他才敢接受哥尼流及其他外邦人進入基督的教會）。他們可以看到，基督教是他們舊宗教的必然結果。但是他們無法了解，爲什麼外邦人不須先經過割禮，歸化爲猶太人，就可以直接作基督徒。所以，他們到那些由外邦人組成的教會——如加拉太教會裏，教訓他們，如果他們要作真正的基督徒，必須先受割

禮，遵守律法。

保羅寫加拉太書的目的，就是要對付這些假教師的這種假教訓。你一讀這封信，不能不受感動，他真是付出了全部感情來寫。爲了關心這種假教訓對他們發生了不良的影響，他甚至把習慣上信首的問候話都省畧了，開門見山就質問他們爲什麼「這麼快離開」福音。

爲什麼他如此激動？因爲他認爲，這件事關係到他們的基督徒地位。除非讓他們看清楚這方面的真理，否則，他們的基督徒地位，都將受到危害。所以他才會在信中，把他在其他書信中沒有使用過的激烈語句，全部搬出來。請看：「但無論是我們，是天上來的使者，若傳福音給你們，與我們所傳給你們的不同，他就應當被咒詛。」你在別處無法看到保羅使用這樣激烈的詞句。不只一次，他又重複說：「我們已經說了，現在又說，若有人傳福音給你們，與你們所領受的不同，他就應當被咒詛。」

他用這樣堅決的詞句，使人知道，保羅絕對不會對這些假教師有所通融。他絕對不會說：「他們對我所強調的這個真理沒有認識。但這沒關係，他們和我們一樣，都是基督徒。」不！保羅絕不和這種假教師妥協，他斷斷不能容忍這種假教訓。因爲他認定，這是關係至整個基督徒的地位。

我特別提到加拉太書裏面的這件事，不是爲了研究教會的異端史，而是因爲這件事和我們的基督徒身份有密切的關係。新約就是一部這麼奇妙的書，它不是一本理論的書，而是歷久猶新的書。新約聖經所提到的各種異端邪說，沒有一樣不能在今日教會中找到。或許方式不同，但本質都是一樣。所以，我

們在這裏談的，不是靈性低潮的理論，而是和我們息息相關的切身問題；也因為加拉太人的這種異端，今日仍然以更新的方式存在我們中間，所以我們討論這個問題的必要性也更迫切。

今天許多基督徒都經歷過類似於加拉太人的問題。他們初聞福音真理，覺得非常奇妙，於是他們說：「我不知道基督教原來這麼好。」他們歡歡喜喜接受，並且得到了奇妙的祝福，可是，後來他們又接觸到了某種別的教訓——也許是在書上讀到，也許是聽到別人講道，也許是聽朋友講的——這種教訓初聽起來很屬靈，並且好像可以幫他們得到許多非同凡響的祝福，所以對他們很有吸引力，結果他們就接受了。後來他們才發現，接受這教訓之後，生活反而不快樂，信心反而被迷糊了。

另外一種人，接觸到這種假教訓後，雖然沒有接受，但是內心因為無法反答他們的教訓，不能對付他們，所以內心也受到了很大的攪擾。他們單純的信心也被弄迷糊了，生活也就失去了快樂。不論怎麼講，假教訓對這兩種人都發生了不良的後果，使他們都失去了生活中的喜樂。

今天這種假教訓以什麼方式出現？我不必特別提出來，相信大家心裏都明白。這複我只舉出幾個實例，說明今天的假教訓是什麼樣子，不過我不作任何詳細的說明。耶和華見證人或安息日會都是很好的例子，這兩個異端教派和天主教一樣，堅決主張基督徒必須遵守某些非聖經所記述的規條。例如，他們說成人浸水禮是救恩不可少的條件。或說，講方言（舌音）是證明聖靈充滿的必備條件。有時他們也強調「神醫」的必要，因此他們教訓基督徒不應該生病。這都是他們假教訓中的一些例子而已。我舉出

這些，目的只在證明加拉太人當時所有的問題，在今天也不只是一種理論，而是一種非常實際的問題，我們仍然可能受到這種異端——方式或許差異，性質却無分別——的困擾。

保羅在這信裏，給我們列出了一些原則，如果我們緊記於心，就可以避免遭遇這些危險。他說：「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穩，不要再被奴僕的軛挾制。」保羅愛加拉太人，所以他才會寫出這樣的話，他自己在信中說，他覺得他待他們如父親得兒子一樣。這不是保羅迂腐，或太小心，或不夠雅量，或太自我中心。相反的，這是因為他太關心這些人的靈命，和他們的福祉所致。他甚至說，他像一個母親：「我小子阿，我為你們再受生產之苦，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們心裏。」

我寫本章，心裏正和保羅類同；若照我的意思，我不喜歡討論這題目。我們這世代的人，對這種事不關心，他們的態度是：「這又有什麼關係？」不但教會外的人有這種態度，教會內的人也同樣有這種態度。所以，我是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戰戰兢兢地來討論這個題目。因為另一方面，如果我爲了遷就現今一般人的態度，不敢把神話語裏的真理表白出來，我就有愧良心，也對不起神給我的呼召。

我們應當如何面對這個問題？保羅所定下的第一個原則是有關權威的問題。權威的問題必須排在第一位。因爲這些困擾基督徒的假教訓問題，不只是感覺或體驗的問題。我們絕對不可單憑結果來判別某種教訓的價值。如果我們只憑體驗或結果判定，不管是基督教裏的異端，或異教徒的信仰，都有其價值。

那麼，我們應當根據什麼權威來判斷某種教訓的價值？保羅在加拉太書第一章就清楚地告訴我們，判斷某種教訓的價值，是要根據「使徒權威」。其實在第一、二章，他所處理最主要的問題，就是這種權威的問題。因為這問題直接關係到保羅個人的地位，所以他在首兩章用許多篇幅講到自己的事。他用他的地位，否定了任何不同於他所傳的福音之福音。他說：「但無論是我們，是天上來的使者，若傳福音給你們，與我們所傳給你們的不同，他就應當被咒詛。」爲什麼？他憑什麼說這話？因爲「弟兄們，我告訴你們，我素來所傳的福音，不是出於人的意思。因爲我不是從人領受的，也不是人教導我的，乃是從耶穌基督啓示來的。」之後，他又告訴加拉太人，他是怎麼樣開始事奉神的工作。他說：「你們聽見我從前在猶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樣極力逼迫殘害神的教會，我又在猶太教中，比我本國許多同歲的人更有長進，爲我祖宗的遺傳更加熱心」等等，他的這種生活，到大馬色路上遇到主耶穌基督，讓他開始尊奉祂爲主。後來他知道，他在母腹裏就被分別出來，要如此事奉神的。他證明他的工作，他的信息，都是直接從主耶穌基督來的。

雖然，他是在這種獨特方式之下開始事奉神，他可以對哥林多人自稱是「未到產期而生的人」。可是，他却說，同樣的福音也賜給了別人，就是那些在主還在世上時，曾與主共同生活過的那些使徒。他去耶路撒冷見他們時發現，他們所傳的福音正和他所傳的相同。雖然他是從直接啓示中得到了這福音，但是那些人所傳的，與他所傳的並無出入。

保羅就是以這一點作爲他權威的基礎。他以這權威作爲他據理力爭的論點。他說，問題不在乎這人所講的是什麼，那人講的是什麼，而是這人所講的是否符合使徒所講的。他堅持，他所傳講的並不是他自己的思想，而是主直接給他的信息，正如其他的使徒直接從神所聽到一樣，所以他所講的道理和使徒講的完全一樣。試驗真理，或判斷某種教訓之價值的標準是「使徒權威」。使徒所講的，或符合使徒所講的，這種信息或教訓才是真理，纔有價值。因爲他們有直接從主耶穌基督得到的權柄作依據。他們所傳的，都記載於新約聖經中的信息。所以「使徒權威」是判斷某種教訓之真假，或有無價值的唯一標準；而新約聖經是我們找到「使徒權威」的唯一根據。

除新約聖經之外，我們沒有其他的標準。無論任何理論，任何教訓，我們都必須用這標準加以衡量。

如果把任何假教師的教訓，用這標準加以衡量，我們可以發現，他們的錯誤可能有兩種。第一種的錯誤：拿他們的教訓和使徒的信息相比，他們講的可能不完全。請切記，使徒們有一個統一而確定的信息，每一個使徒所傳的都一樣。假教師們的教訓，沒有把他們的信息全都講出來，他們故意把使徒信息中的某些部份畧去不講。今天，這種不完全的教訓正引誘了許多基督徒。如果人所講的教訓，明目張膽違背使徒的信息，別人立刻知道他講得不對，也就不會信他。如果他們講的教訓，部份符合使徒的信息，却不把使徒的信息完全講出來，留下某些部份不說，那麼，別人就不容易發現他們的不對。

舉個實例來說，他們講主耶穌基督位格時，可能講得不完全。他們可能不講或否認祂的道成肉身，祂的兼俱神人二性，祂的從童女而生，祂在世時行的神蹟，祂的肉體的實際復活。他們自稱是基督的工人，可是他們所傳的，只是部份的真理。

他們也可能否認基督工作的某一方面的意義。他們可能否認「神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爲罪，好叫我們在祂裡面成爲神的義」的事實。他們可能把基督的死，當作愛的一種最高表現。他們可能否認「祂被掛在木頭上」是「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可是衆使徒一致強調「基督爲我們的罪死」的事實。所以，如果任何教訓，沒有把這一點包括進去，就是不完全的真理。

「重生」也一樣，往往有人不講這個道理，也不強調重生的必要性。另外，在基督徒行爲方面，也有這樣的錯誤。雖然新約聖經強調行爲的重要，但是有些人認爲，他們信了基督所以一切都安全了，不論作什麼事都沒關係。這是反律法主義的最大錯誤。新約聖經會強調行爲的重要性說：「沒有行爲，信心是死的。」如果任何教訓，缺少了以上所提任何一項，就不是完全的使徒信息。

第二種錯誤就是剛才我們已經講過的，這種錯誤和第一種錯誤正相反，他們在使徒的信息上再加上了某些教訓。他們承認使徒的信息，但是却不完全認同。所以必須加上某些東西。本章的重點就是要討論這個問題。

我們必須切記剛才所說的原則，任何教訓之真偽，有無價值，必須根據「使徒權威」，而不是憑感

覺、體驗、結果、或別人的言行加以判斷。「使徒權威」乃記載於新約聖經中之教訓。

另一個很好的判斷標準是：仔細地分析該教訓的涵義。保羅在加拉太書第二章所作的就是這事。在那裏，他們所聽到的新教訓，似乎一點兒也沒否認基督的意思，可是經過保羅一分析，我們可以看到，這教訓實際在最重要的事上，否認了基督。在安提阿，保羅甚至爲此事而當面指責彼得。神爲了讓彼得帶領哥尼流加入教會，曾經給他看到一個異象（徒十章），他對這事應該有極清楚的了解。可是他受到猶太人的影響，竟然又認爲，他不該和外邦人一起吃飯，只可和猶太人吃飯；保羅當面指責他，坦白告訴彼得，他這麼作等於否認了自己的信仰。彼得當然不會否認因信得救的信仰，可是必須經保羅點破，他才能看出，他這行動等於宣佈，要得到救恩，除了信基督之外，還必須加上其他某些東西。

有一次我和一位姊妹談道，這位姊妹在這一方面也有困難。她說，爲什麼有些不信主的人，行爲生活似乎非常好。她說：「我不明白，我們何以不能稱他們爲基督徒，看他們的行爲生活那麼好。」她是一位很好的基督徒，可是在這件事上，就是無法明白。我說：「請等一下，妳可知道妳剛才講話所蘊含的意義嗎？妳說這些人生活行爲很好，很高尚。意思就是說，像他們這種人，神的兒子，主耶穌基督根本不必爲他們而降生世間。他們不須靠十字架，只須靠他們的善行，就可以與神和好了。妳看不出，妳說這話，實際是否認了妳的信仰？如果照妳這麼說，基督的降世和受死，就成爲多此一舉了。」經此點破，她才看出自己話中的涵義。不要單憑表面判斷事情，要深入看它所蘊含的意義。

另外還有一個判斷的方法，就是憑那些教訓的特徵來判斷。從加拉太書我們可以看到這些異端或假教訓有一些特徵。

第一：他們必定是在啓示之上加添一些另外的啓示。保羅實際的意思是說：「這些人講關於割禮的教訓，是不屬於基督的信息。他們的教訓不是從基督來的。基督曾經直接把祂的信息賜給我，可是並沒有告訴我，每一個人都必須受割禮。在祂的啓示裏，根本沒提到這事。這是這些人憑私意把它加添在已有的啓示之上的。」凡是具有這種特徵的假教訓，都屬於本章所討論假教訓之範疇。

試以羅馬天主教爲例，雖然沒有聖經根據，今天他們仍然自吹自擂，自稱擁有初期使徒所有的默示。他們公開宣稱神繼續給這個宗派啓示，所以他們認爲教會的教訓具有和聖經相等的權威。他們說，教皇「宗座」的宣佈，和新約聖經中的書信一樣，都是受默示的。換句話說，他們在神的啓示之上，又附加了另外的啓示。不只羅馬天主教如此，其他還有許多人也有類似的看法。

以後你遇到這一類的假教訓時，不妨研究一下它的來源。幾乎沒有例外，這一類假教訓都是先由某一個人的「異象」開始，然後才發展出來的。並且看到那異象的，大多數是女人。這也就是說，從這一類的教訓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出，他們的權威是建立在女人身上。保羅說：「我不許女人講道。」他們却充耳不聞，反而辯護說，這個女人確實見過異象，確實得到了特別的啓示。「不錯，」他們說：「聖經裏面沒有這樣的教訓，因爲這教訓是神在聖經之外，另外直接賜給這女人的啓示。」留意，他們在啓示

之上又附加了另外的啓示，甚至認爲這些「啓示」比原來的啓示更進一步，更高超。他們把見到「異象」，得到「啓示」的人捧得高高的，認爲他們和使徒們寫聖經時所受的啓示完全一樣，這就是他們假教訓的權威。

不管那一個異端運動，你都可以用上面這個原則去衡量，我保證一定真偽分明；不只他們，甚至在更正派教會內，仍然有不少人有類似的態度。「不錯，過去寫聖經的那些人受到啓示，」他們說：「但是今天仍然繼續有人受到啓示。我們認爲真理可以加添。第一世紀的人，並沒有得到真理的全部啓示，今天，二十世紀，知識的領域擴大了，神當然可以藉着這些新知識，把某些真理啓示給我們。」他們認爲啓示可以不斷增加，他們的態度等於否認了聖經是完全的。他們認爲，聖經必須再把最新的知識附加上去才算完全，那麼他們等於承認新知識是比聖經更進一步的啓示了。

第二：這一類教訓必定特別強調某件事，認爲缺少了它就不算是基督徒。加拉太書裡的假教訓，所特別強調的是割禮。不論那一個異端運動，一定有他們特別強調的真理，這個被他們強調的真理就成了他們運動的特色。他們會說，對！你是信徒，但是你一定要遵守安息日（或浸禮、講方言〔舌音〕、醫病、或其他某種特殊的真理等。）如果你不遵守，絕對不可。他們太過於強調那真理，結果那些跟從他們的人明察秋毫不見車薪，蠅虫遽出來了，却把駱駝吞下去。他們只注意那真理，却把基督忽畧了。如果把他們所強調的真理除去，他們的運動根本就沒什麼特別之處了。

第三：這一切假教訓都是附加於基督之上的。羅馬天主教說：「當然，我們相信基督，但是另外也必須相信教會，童貞女馬利亞、衆聖徒、和神職權。」在正統性和教義信仰立場方面，有時我覺得自己比較接近天主教。但是他們說在基督之外，還要加上教會、童貞女馬利亞、神職權、聖徒等等名稱時，我就非和他們分道揚鑣不可了。我不得不如此，因為他們不讓我的主耶穌基督居於祂應有的榮耀，無上的地位；不只天主教如此，其他任何異端運動都一樣。有的異端派別強調：必須有某種特別的體驗；有的強調必須謹守日子；有的強調必須遵行某種特別的聖禮。總之，他們必定教訓人，在基督之外，還要加上某些律例，缺少了它，絕對不可。

第四：這些假教訓，最後必定使人得到一種結論，單憑信心還不夠。保羅在加拉太書第五章第六節就清楚的說：「原來在基督耶穌裏，受割禮不受割禮，全無功效。惟獨使人生發仁愛的信心，纔有功效。」可是這一些假教訓教導我們只有信心不夠，若要有功效，我們必須作某些事，必須「加上」割禮。他們說，我們必須有某種主動的行動，或被動的行動。人不能單單因信就稱義，若要獲得這偉大的救恩經驗，我們必須作某些事。然而在保羅看來，這是「從恩典中墜落了」。

最後我要指出一點，相信這種假教訓，結果就是否認先前的基督徒經驗。感謝神，這一個試驗標準，對我個人幫助很大。「你們當日所誇的福氣在那裏呢？」保羅如此責問加拉太人，實際是對他們說：「無知的加拉太人！親愛的加拉太人！你們現在認爲我初到你們那裏時，你們所獲得的經驗已經沒

用了？你們當日所誇的福氣在那裏？哦！無知的加拉太人，誰迷惑了你們？你們知道，凡以行律法爲本的，都是被咒詛的。你們知道你們已經接受聖靈了。回轉吧！記住，你們已經接受聖靈了。難道你們接受聖靈是靠行律法的嗎？當然不是。你難道不明白，你們現在的態度，就是否認你自己過去的經驗？」

無論那一種假教訓一定都犯了這錯誤，保羅指責彼得時，就特別舉出這一點。他認爲，彼得這樣作是開倒車。保羅引用亞伯拉罕的事例作論據，也是爲證明這一點：亞伯拉罕蒙福在先，割禮在後。所以我們不能說，人蒙福之先，一定要受制禮。如果有人堅持，割禮是蒙福的必要條件，那他是違背了這個事實。

我也常常用這方法對人說明這真理；這些假教訓初看之下，好像很合理，很能吸引人，使人覺得滿意，我應該照他們的教訓去作，不然我就不是基督徒。可是，如果你有這種思想時，我勸你回想過去的信仰偉人，例如：懷特腓得、衛斯理約翰這些人的實例，即可知道假教訓之誤。誰也不會否認這些人確有神的靈奇妙而大有能力的充滿；誰都承認他們是信仰偉人，是神所重用的僕人；可是只要稍微注意，你就可發現，他們守主日，而不是守安息日。他們沒有受過特別樣式的洗禮，他們沒有說方言（舌音），他們沒有主持過神醫大會之類的聚會等等。你能說這些人缺少知識，沒有見地，缺乏悟性嗎？

很明顯的，那些假教師的假教訓，實際否認了過去歷世歷代以來，許多信仰偉人實際經歷的事實。他們說，那從神來的「新啓示」，現在才賜給他們。難道在他們之前一千九百年之間，整個教會都是在

黑暗無知之中過的？這真是荒謬絕頂的說法。過去的事實正是駁斥這些假教訓的最佳武器。

討論過以上所舉的判斷標準和假教訓的特徵，我們可以用保羅在加拉太書第六章十七節講的話，作為最後的結論：「從今以後，人都不要攪擾我。因為我身上帶着耶穌的印記。」他這話是什麼意思？意思是：「但我斷不以別的誇口，只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因這十字架，就我而論，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論，我已經釘在十字架上。」不要再對我講割禮的事，我沒興趣。不要再對我講守安息日，或其他任何這一類的事，不要對我講那些如果要作基督徒，一定不可少的事，我不會聽。我斷不以別的誇口，也不以別的教訓誇口，只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只有祂就夠了，「因為就我而論，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論，我已經釘在十字架上。」

說得更清楚一點，我不以自己的任何事誇口，因為如果以它為誇口，我可能就會落入陷阱中。我只以主耶穌基督誇口，祂已經成就大事，我已經和祂同死，同埋葬；我已經和祂一同對罪死，對神活。我已經和祂同復活，同坐在天上。藉着祂，就我來說，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就世界來說，我已釘在十字架上。若有任何事試圖取代祂榮耀的無上地位，或試圖附加任何東西於祂的上面，我將拒絕。只要認識新約聖經中使徒們關於耶穌基督直接、簡單、而榮耀的信息就已足夠。我們不必，也不應該再加上任何東西。有了祂一切的一切便已足夠，不再缺乏，所以讓我們以祂，並且單單以祂為樂。

「我們行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要收成。」（加拉太書六：9）

14

倦於行善

聖經是爲幫助神的百姓，使他們能順利行完世間的路程而寫的。尤以保羅書信，我們可以更明顯發覺，他是爲了幫助基督徒應付當時所面臨的環境所寫的。所以，我們不可以把它當作在書房裏寫成的理論或神學的論文來加以研究。我們必須把它當作應付實際問題的實際教訓，才不致誤解了作者的原意。

保羅是一個四處旅行的佈道家，他離開了一間教會後，如果該教會發生了問題，就寫一封信，爲我們分析问题之癥結，並告訴他們，應如何對付那問題。他寫了很多信，處理了許多實際發生過的問題。我們可以說，凡是今天我們所可能遇到的任何問題，也都在他的書信中處理過。

其實，儘管靈性低潮有種種不同的表現，原因也是不一而足，但是歸根究底這病的病根只有一個，就是魔鬼。除非遂其心願，魔鬼不會改變他製造基督徒低潮，破壞神的工作之最終目標。

我已一再提過，我們的仇敵——魔鬼——實在太狡猾了。前一章我們已經看過，他如何利用假教

訓，引誘基督徒，製造他們生活中的低潮。我們看到，他巧妙地讓基督徒過份重視或強調某種真理，甚至因而忽畧了基督，以致讓那事取代了基督應有的榮耀，無上的地位。他給人一種新的宗教，一種把其他假教訓混合於基督教之內的宗教。

本章我們要研究的是一種完全相反的情形。前一章所討論的假教訓，基督徒如果聽信了，可能誤入歧途，把假教訓當作真理深信不移。本章我們要研究的問題，雖然沒有這種危險，不過，魔鬼用一種更巧妙的手段，讓人在不知不覺，未覺有什麼錯誤的情況下，就中了他的詭計。中了他詭計的基督徒仍然走在正路上，他們的方向也確實正確。問題乃是他們厭倦了，怠惰了，他們的樣子無精打采。他們一副興味索然的模樣，一點兒也沒有基督徒應該有的那種喜樂的表現。

爲了讓各位明白這問題，我們先從一般人的例子來看。我們可以給這問題取名爲「中年期的危險」。不但基督徒在這方面有問題，一般人的一生也都必須經歷過這問題。你我也一定要遇到的。今天，這種「中年期」的問題更爲嚴重，因爲目前大家所注意的是青年人的問題，老年問題也受到了相當的注意。可是實際上最難渡過的中年期，却沒有人注意。青年人有盼望，老年人有寄託，他們各有「補償」，可是中年人什麼都沒有。

我們遲早會面對這問題的，終有一天，我們會發現自己的彈性、精力，逐漸減少；行動也慢慢遲緩下來，體力漸漸地消失。即使你還沒有體驗到這事，至少你也聽別人說過。當遇到這種「中年期」問題

的人，他的工作和職業也必受到影響，許多人甚至因而出了問題。

這就是說，人發展到了某一個程度以後，由於種種原因，他們不能再有所發展。有的時候是因為缺少了以前的刺激因素。在事業上，這情形非常普遍，所謂創業容易守成難。在創業階段，他雄心勃勃，充滿幹勁。等到目的已達，那一股幹勁隨之消失，接下去守成的工作，就比原先的創業難多了。我可以從這世界上各行各業中，舉出許多的例子。無論你讀任何一個成功的人的故事，你一定可以發現，他們不管幹那一行，都同意一件事，守成最難。

在屬靈生活上，也有同樣的問題。初信主的那一段時間，什麼都是新的，都是一種驚奇。在這階段裏，生活是無窮盡的新發現。可是我們終必發覺，基督徒生活並非無窮盡的新發現，有一天，我們會覺得，說來說去，還不是那一套。開始時，我們覺得新奇，驚訝的事，熟悉了以後，就不覺得什麼了。再也沒有新的事情發生，沒有改變，沒有進步，也沒有發展。

不但我們個人經驗上有這問題。我們的工作，我們的教會，任何團體，任何國家，任何組織，也都可能有這問題。聽說，這是海外宣道差會所遇到的一個最主要的問題，我想這是事實。所以若有臨到海外的宣教師讀到本文，一定更能體會我講的話。當我們剛剛開始從事以前未曾作過的事時，一定有一種新鮮感，興奮性。可是等到一切都安頓妥當後，一天復一天，例行公事地進行同樣的工作時，問題就來了。我們無法再靠起初的那一股動力，繼續再作同樣的工作。

保羅在加拉太書裏面，就是要對付這問題。更嚴重的是，有時由別人造成的問題，也可能會增加我們的困難。他們也許作了各種不該作的事，得罪了我們。因為我們本來已經處在困難之中，再加上由別人造成的問題，有如火上加油，結果我們就厭倦於行善。有許多人經此一打擊，就不能再有所進步或發展。他們進入了沉悶的無風地帶，一切都在靜止狀態中，看不出是有進步，或有退步；無疑的，有一些加拉太人已經達到了這地步。本書第十三章討論的問題：假教訓、異端等等，顯然都和這問題有關連。

我們可以說，這類人不是不喜歡行善，只是覺得厭倦懶散。所以保羅才對他們說：「我們行善，不可喪志。」

遇到這種厭倦懶散，懶得行善的情況時，我們應當怎麼辦？我認爲要解決這問題，最好是從消極的一面開始。當我們發現自己厭倦懶散之時，不必急於採取積極的行動。現在讓我們從消極的一面，看看我們不可作那些事。

第一：當你覺得厭倦懶散之時，不要聽那些從四面八方湧來的「建議」。這些聲音大多不是來自別人，而是來自你的自我。這些聲音會建議你放棄行善，停止、投降算了。切勿聽從，這是一個很大的試探。你的自我可能會對你說：「我又厭倦、又懶散。事情太多了，我作不了。」這時，你不必和它反抗，只要消極地不聽就夠了。這是最基本，但也是最重要的方法。你必須對自我說：「不管如何，我決

心繼續前進。」不要放棄行善，也不要投降。

不過，最大的試探還不在這裏，是在現在我要講的這個消極的行動。第二：不要有得過且過，隨遇而安的態度。有些人遇到這情形就提出「辭職書」，說：「我不幹了。」不過，這樣的人並不多，絕大多數的人遇到這種情形，最危險的是產生一種得過且過、隨遇而安的態度。他們會繼續工作，但是他們的心不放在工作上，他們對工作也不懷任何盼望。更具體地說，大部份的人遇到這種情形，會說：「我已經失去了以前那種熱心，而且，我更知道，那種熱心再也不會回來了。不過，爲了忠貞，爲了盡責，我仍然要繼續作下去。雖然工作時我沒有以前的那種樂趣，但是，我必須忍耐，我必須認命，隨遇而安。我不臨陣退縮，也不向後轉。雖然我對工作已經失去了過去的盼望，雖然曳足而行，但我仍然要繼續盡我一己之力撐下去。」這就是得過且過、隨遇而安的態度，也可以稱之爲「斯多亞式」的忍耐。

這種態度，不只對我們靈性生活具有危險性，它對人生的生活過程中的各方面均具有同樣的危險性。我們真的可能用這種態度處事，也可能用這種態度過生活。這種人心裏的態度是：「黃金時代已經過去，偉大的日子屬於昨天。雖然明知今非昔比，但我仍要繼續作下去。」

當然，這種態度從某一方面看起來，有其可取的一面。表面上看來，這種人似乎有點英雄的骨氣。可是實際上，我認爲它是魔鬼的試探。只要他能使神的百姓失去了行善的樂趣和盼望，他的目的便已達到了。這是今日教會所面臨的最大危險。我們常會把作事當作例行公式，敷衍塞責就算了。事實上，我

們仍然在作事，我們仍然繼續前進；不過，我們心中却沒有工作的樂趣和盼望，所以我們的樣子是厭倦懶散，無精打采的。

第三：當你覺得厭倦懶散，無精打采時，不要求助於人爲的刺激。這是一個很大的試探，也是一個最危險的試探。有許多人辛辛苦苦建立起自己的事業或職業，可是進入了「中年期」的問題，遇到厭倦懶散的情況，發現自己的精力已經不如以前，工作也不如以前得力，和興緻勃勃時，他不知道該怎麼辦。於是試探來了，他聽到有人說，他需要加點「燃料」，飲酒和吸食麻醉藥就是這個時候最方便的刺激劑。結果他的事業就毀在這試探之下。這只是一個例子，其他還有許多類似的危險。

靈性生活也有同樣的危險。我會見教會用這種方法對付靈性上的厭倦懶散。他們製造一些新穎的節目，使人得到刺激。他們以爲，這樣就可以把教會中的那股沉悶之氣掃除。我們常常可以在許多教會的佈告板上看到某種新的節目，或某種吸引人的廣告。這些教會顯然想靠人爲的刺激來維持活動，這樣的方法和飲酒吸毒實有異曲同工之感。我們也常常可以聽到教會牧師或負責人說：「搞來搞去總是這般老套，教會總是這樣死氣沉沉。還是想一點什麼辦法吧！我們可以如此這般啊！這樣可以吸引大家的興趣，讓教會可以再活潑起來。」這樣的思想，和那些藉飲酒吸毒以刺激精神的人，有何分別？

這是魔鬼最狡猾的試探，最可怕的詭計之一。初看之下我們會覺得，這正是適合我們目前需要的無上妙策，可是，實際上，在它的背後，却存在着一個最危險的陷阱。因爲這些人爲的刺激，只能更進一步

步消耗你的精力。精力消耗越多，就越需要這種人爲的刺激。不但需要，而且需要的量越來越多，這樣必演變成惡性循環，終至不能自拔。靈性生活或普通生活都一樣有這危險。

我們已經從消極的一面，看到了以上三件重要的事。現在讓我們從積極一面來討論。消極的一面我們必須躲離那些陷阱。那麼，積極的一面，遇到了厭倦懶散之時，我們應該怎麼辦？第一，你必須作一番自我省察。不要心裏以爲，你這種厭倦懶散的情況無法改善，不要去尋找人爲的刺激。你應該坐下來，問自己：「爲什麼我會厭倦？原因何在？」這是應該作的事，還沒診斷怎能開藥方？必須對症下藥才能治病。所以你必须先問自己，爲什麼你厭倦懶散，然後才能解決問題。

造成這種「中期」問題的原因可能很多。有時可能是因爲你的身體工作過度；有時可能不是你喜歡那工作，而只是感覺厭倦而已。無論普通工作，或屬靈方面的工作，都有可能過份勞累，透支了體力。工作過度，體力透支，最後吃虧的還是你自己。如果你厭倦懶散是爲了這種原因，那你必須去看醫生，吃藥。舊約聖經裏有一個很明顯的例子，那就是以利亞。他在迦密山上，獲得了那一場英雄式的勝利後，隨即受到靈性低潮的侵襲，你大概還記得他去坐在羅騰樹下，自艾自怨的情形。那時，他最需要的，實際上只是去好好睡一覺，吃一頓。神後來真的給了他這兩樣東西。祂先讓他吃過睡過，然後才給他靈性上的幫助。

假定我們厭倦懶散，不是爲這原因。另外一個原因可能是我們，可能只想依靠自己肉體力量過，

基督徒生活，或作基督徒的工作。如果只靠自己去作神的工作，因為我們的力量有限，神的工作又是如此艱巨，到後來我們一定會被壓傷的。所以，我們必須自問，我們作神的工作是靠聖靈的力量？還是靠自己的力量？事實上，有人傳道是靠自己的力量，如果這樣，他的靈性遲早必枯竭，陷進低潮。

接着，我們還必須問自己一個更重要的屬靈問題：我過去爲什麼一直作這工作？我的動機是什麼？過去我那麼活躍，喜歡作這工作，可是現在，它却變成了一個重擔。到底我過去作這工作的動機是什麼？也許我們過去一直沒想到這個問題，也許我們一直都把它看作理所當然的事，認爲我們的動機絕對純正。現在回想起來，我們可能發現，並不盡然。

有些人作基督徒工作是爲了自己的刺激和興奮。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我曾看到許多人，活躍地參加各種教會工作，因爲在工作中可以得到相當程度的刺激。有些人，除非有事情作，否則，他們心裏就不舒服。他們却不知道，他們之所以喜歡作基督徒工作，是想從工作中得到刺激和興奮。

如果我們爲這動機而作基督徒工作或過基督徒生活，當然有一天會走進死胡同，感覺到厭倦懶散。那時我們可能發現，這是我們最大的敵人——自我——在作祟。仔細省察自己，我們可能會發現，我們過去所作的一切，只爲了滿足自我，爲了討自我的喜歡，爲了能對自我說：「你真好，你作了許多事。」自我能用這種方法激發我們的重要感，也許我們必須承認，我們所作的一切，不是爲了神的榮耀，而是爲了自己的榮耀。也許口頭上我們會說，自己不要得榮耀，願榮耀歸給神。但實際上，我們喜歡看到

結果，喜歡看到自己所作的成績印在刊物上等等。這就是自我這個可怕敵人在作祟。如果我們的動機只是爲了滿足自我，爲了討自我的喜歡，不管我們多麼努力工作，結果一定是厭倦懶散，不會滿足。

最後，我們還要問自己一個重要的問題：「我是靠這種基督徒的工作視爲我生活的動力，沒有它就活不下去嗎？」我是否不把這工作當作神的工作，反而把它當作我生活中的「發動機」？相信有許多人可以明白我這句話的意思。屬靈生活中最大的危險之一，是靠活動作爲維持你生活的動力。換句話說，活動原來應該是由人主動去作某件事。你是主，活動是客。可是現在却反客爲主，活動反而成爲維持你生活的動力，你非它不可了。

有些人很悲哀，歷年來他們依靠作基督徒工作的活動爲他們生活的動力，自己却還不知道。這一類人，一旦將來年老，或生病不能再從事那些活動的時候，動力失去了，他們就不知道怎麼辦才好，所以他們必然會低潮的。

目前在這個文明的世代之下，這種危險性更加明顯。今天，精神病的患者之所以這麼多，就是它造成的。不幸，我們這個世界越來越瘋狂，我們的生活越來越緊張忙碌，我們不再是工作的主人，工作反而成了我們的主人。這問題若不解決，我們遲早會精疲力竭，終於靈性低潮的。

以上幾件事是我們必須自我省察的。我要再重複一次，我們如果發現自己遇到了「中年期」的問題，厭倦懶散時，我們必須坐下來，問自己：「爲什麼我會這個樣子？」然後再自問，我們對現在的生

活，以及目前所從事的工作的態度，找出我們對基督徒生活有何感覺，過基督徒生活的動機，基督徒生活是什麼等等問題。

現在，讓我們從正面研究這問題。照保羅在這裏的教訓看，若要醫治這病，我們必須了解幾個原則。第一個原則，我們要了解基督徒的生活和人的一生一樣，可以分爲許多不同的階段。新約聖經指出「在基督裏作嬰孩」，也指明在基督裏成長的事；約翰壹書是約翰寫給「小子們」，「少年人」和「老年人」的信。按照聖經的教訓，基督徒的生活絕對不是一成不變的。基督徒的生活有開始，有繼續的過程，也有結束。而這些不同的階段，各方面皆互有差異。

「感覺」方面可能是差別最大的一件東西。通常，在初信的階段感覺最多。許多基督徒往往因爲初信時的那種「感覺」逐漸減淡，而無精打采厭倦懶散。他們不明白，這是成長過程中，必然有的現象。他們誤以爲，不再有過去那種感覺，一定是自己發生了問題。其實我們長大，靈性發展的過程中當會發生一些改變。而感覺方面的經驗，各階段必然有所不同。

容我舉出一個比方：有一天，我在路上走的時候，看到一個四歲左右的小女孩，和她母親正要走出門外。這個小女孩很活潑，蹦蹦跳跳無拘束的。她用跳躍的方式，跳出了家門。她的母親却是步出來的。請記住，我們的屬靈生命也是如此。小孩子精力旺盛，却不知如何控制。表面上看起來，這位母親安安靜靜地走出來，似乎表示她的精力較少。其實並非如此，成年人的精力遠比小孩子所表現的大。若是你

不明白，大人們動作之所以較慢，是因為他們學會如何控制自己，不是因為他們精力較少。若爲此而心灰意冷，厭倦懶散，靈性低潮，那未免太不值得。

我們必須承認，基督徒生活也分爲各種不同的階段。倘若我們能明白了這個事實，我們的「中年期」問題，那種厭倦懶散的情況就可以迎刃而解。

第二個原則，「我們行善，不可喪志。」記住，我們是「行善」。往往我們忘記了這一點。我們說：「一個禮拜又一個禮拜，說是這一套老東西。」如果我們用這態度來面對生活，我們一定會灰心喪志，懶散怠惰。保羅提醒我們，我們的生活是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生活是「行善」的生活。如果把基督徒生活當作一種沒有興趣的工作，我們就是侮辱了神。

到底基督徒生活是什麼？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往往我們都認爲，基督徒生活是別人作的事，你不可作；別人不愛作的事，你必須作；你必須循規蹈矩，不可有絲毫失誤；你必須按時到教會去等等。如果這就是基督徒生活，那麼基督徒的生活最枯燥乏味，這樣的生活對人必定是一件艱難的工作。如果我們對基督徒生活——這種「行善」的生活存着這樣的態度，如果我們必須勉強自己去作這種生活，那我們根本還不明白基督教的真義，我們真是羞辱了神的名。

基督徒生活不是一種工作，也不是一個重擔。顧名思義的基督徒生活，是一種效法基督的生活。是效法神的兒子在世時所過的那種公義、純潔、聖善的生活——就是像神自己一樣聖潔的生活。所以，

過基督徒生活是一種自發的意願，而不是勉強自己。我們要時時提醒自己，這是一個偉大而聖善的生活，這是效法基督的「行善」生活。

另一個問題是，我們必須問自己，我是如何開始這種生活——這種被某些視為畏怯與認為重擔的生活？現在我們已經走在「窄路」上，可是，我們是如何從那條寬路轉到這條窄路來？為什麼以前走在寬路，現在又走在窄路上？這些問題只有一個答案，我們能開始這種生活，我們之能從那條寬路轉到這條窄路，全是因為神差遣祂獨生子離開天堂，降臨世間，成就偉大的救恩。祂甘願放棄一切永恆的榮耀，謙卑自己，成為嬰孩，降生在馬槽裏，並在這世界生活了三十二年。祂遭受人的唾棄、辱罵，祂頭帶荆棘冠冕，被釘在十字架上，擔當了我罪的懲罰。我就是藉着祂開始了這種生活，從那條寬路轉到這條窄路來的。所以，當我厭倦行善，遇到「中期」的問題，懷疑我目前的生活是否值得，這條路是否真的那麼偉大，那麼榮耀之時，回想這些，我們就可以知道，我們這麼作，這麼想，實際上等於在羞辱祂。

朋友，「行善不可喪志」，如果你對基督徒生活覺得厭倦，覺得這是一種艱巨的責任或工作，我勸你回想起初的得救經驗，看看你得救前所住的那世界的邪惡和罪孽，看看你原來要去的地獄。然後再回想你現在的地位和要去的地方——就是那榮耀的天家，你必明白，你現在走的這條路是何等寶貴，何等高尚。

第三個原則，讓我們更進一步說，我們在世上所過的一輩子，只是未來的一段預備時期。「我們行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要收成。」你厭倦懶散嗎？你有時會覺得在這世上生活的重擔，超過你所能負擔的嗎？靜坐想想你的一生，拿它和永恆相比。不要只看到今生，想想你在世上這一輩子生活的意義。你的一生不過是未來的一段準備時期，一所訓練學校而已。今生只是通向永恆的候車室。我們所作的，只是未來之事的一段短短的前奏。目前我所能經驗到的最大的喜樂，只是未來永恆而無上喜樂的一個小小初果和樣品而已。

這一點對我們很重要。日常生活的艱苦重擔，往往叫我們無法承擔。你可能說：「又是一天待熬過去。」如果是傳道人的話，可能說：「又是禮拜天，我必須講兩次道。」這種熬煎度日的想法很可怕。對付它的方法是：不要只看到今生。要從永恆來看今生。我們可以說：「我們正向永恆前進。現在我的生活，只是一個預備學校。」然後，你對生活就會有一種全新的態度。「繼續行善」保羅說：「因為收穫的期間必先來到。」「我們行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要收成。」只要我們能把盼望寄託在收成上，我們就不會灰心。

「世界上的事太多了，超過我們能負擔的。」我們常常這麼想。這是因為我們太過於重視我們今生的問題。我們必須抬頭向前看，看看那在我們面前遙遙隱現之永恆的榮耀。

今世的基督徒生活只是未來收成的一小粒初果。「神為愛祂的人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

曾聽見，人心也未會想到的。」「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如果我們的心，我們的思想，能夠體會到將來要去之處的榮耀，我們就可以解決「中年期」的問題。我們知道將來一定有收成。「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保羅對哥林多人說：「你們務要堅固不可搖動，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為知道你們的勞苦，在主裏面不是徒然的。」不管你有什麼樣的感覺，只要繼續工作，神自己會讓種子長大。需要時，祂要降下恩雨來。然後，我們就可以有豐盛的收穫。我們要向前看，期望「收成」的時候。

還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我們必須思想我們工作的對象——主耶穌基督。想想祂是如何的堅忍，如何有耐性。希伯來書十二章：「你們與罪惡相爭，還沒有抵擋到流血的地步。」祂已到流血的地步。祂降臨世間，用耐性忍受這一切；祂的生活極為單調乏味，大部份時間都用來對付那些不了解祂的人。可是，祂仍然堅定地站穩，毫無怨言。為何祂能如此？「祂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祂往前展望那擺在祂前面的榮耀，祂知道祂加冕的日子將要來到，祂看到了收成的日子，因此祂能夠對生活中的問題視若無睹，昂然的走過去。

感謝主，祂賜予我們特權可以像祂。「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並且，「來跟從我。」我們也有為祂受苦的特權。

保羅在寫給歌羅西人的信中，又說了一件最不尋常的事。在一章24節他說，他受苦是要在他肉身上

補滿基督患難的缺欠，並且以這爲他的特權。你我是基督徒，我們也有這特權。如果我們不知道，那麼，我們必須對自己提醒，我們的主是什麼樣的主。我們必須仰望祂，求祂赦免我們的厭倦懶散。如果我們能用這種態度看我們的生活，我們一定可以發現，我們的心裏充滿了新希望，新力量。我們不必再倚靠那些人爲的刺激，或其他任何東西。我們將會爲這特權而欣喜興奮，我們將會恨自己過去爲什麼對這生活發埋怨和灰心，我們將能夠雄糾糾氣昂昂地前進。最後，我們必可以聽到主對我們說：「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你們這蒙我父賜福的，可來承受那創世以來爲你們所預備的國。」





「正因這緣故，你們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識；有了知識，又要加上節制；有了節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愛弟兄的心；有了愛弟兄的心，又要加上愛衆人的心。」（彼得後書一：5

15 管理自己

使徒彼得在他第二封信第一章裏，提出了靈性低潮的又一個原因。實際上，我們可以說，他寫這封信的目的，就是爲要對付這個問題。當時有些基督徒對自己的生活感到失望，對一切都覺得興味索然，甚至有的人因而懷疑起他們所相信的，所接受的信仰。這就是靈性低潮真正危險之所在。一個人如果持續靈性低潮，經過一段時間以後，必定會對自己的信仰發生懷疑，必定會舉棋不定，時時回顧他們得救前的生活。

幸而使徒彼得對這個問題有詳細的描寫，和深入的分析，讓我們可以得到很寶貴的教訓。在這封信裏他間接提供我們許多有關當時讀者情形的資料。例如，第八節，他勸勉了讀者以後，說：「你們若充足的有這幾樣，就必使你們在認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上，不至於閒懶不結果子了。」他的意思是：「你們若充足的有這幾樣。」你們就不至於有現在的光景。「你們在認識我們主耶穌基督上，不至

於閒懶不結果子。」很明顯的，當時的讀者情況是「閒懶不結果子。」

不只如此，他又說，他們是「眼瞎，只看見近處的，忘了他舊日的罪已經得了潔淨。」他對他們說：如果他們行這幾樣事，就「永不失腳」，可見他的讀者有些已經失腳跌倒了。不止如此，他又說：他們如果這麼行，就可使他們「所蒙的恩召和揀選堅定不移」。顯然，他的讀者當時對這些事並沒有「堅定不移。」

不管他們的光景如何，這些人仍然是基督徒。有些人以為像彼得信中的這一類人，根本不算是真正的基督徒。他們認為基督徒應該永遠停在尖峯上，若是稍微降下來一點點，這個人就不是基督徒。我已說過好幾次，並還要再強調一次，這種觀念極錯，聖經根本沒有這樣的教訓。

這些人是基督徒，不過他們不是快樂的基督徒。他們的信仰沒有產生任何作用，他們的生活毫無目標，他們對別人的生命一點幫助也沒有。不只對別人沒有幫助，對他們本身亦沒有任何幫助，信了主耶穌基督後，並不能使他們的心有喜樂，並不能使他們有堅定不移的信念。

「閒懶不結果子」，這六個字恰當地描寫了他們當時的光景；他們不熱心幫助別人，他們缺少知識和理解，他們在五的知識上沒有長大。雖然事實上他們已經作了基督徒，可是他們却很少有基督徒的表現。

同時他們似乎也不瞭解悔改的意義。他們似乎忘記了「他舊日的罪已經得了潔淨」，在他們的生活

中，這件事好像根本沒發生過。

這些事情連在一起，互相影響，互相發生連鎖反應，在信仰的事上缺少了解，不結果子，結果生活——包括自己的聖潔，以及對別人的價值——必然失敗。

像這一類基督徒，不但在彼得的讀者中，今天如果我們仔細觀察，仍然比比皆是。你看，有些人你不能說他不是基督徒，可是他們的生活很少有基督徒的表現。他們信主，接受聖靈，可是却没有從他「裏頭的泉源」湧出生命活水，他們的生活給人的印象，並不是我們的主所期望的那種印象。別人一看到已看出他們閒懶不結果子。他們根本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分享給別人，因為他們本身還是那麼不健全。他們的生命還是軟弱，既沒有增加什麼，也沒有任何發展。他們的信仰對他們自己的生命全然沒有作用，他們的生活仍然悵怏寡歡，充滿懷疑，他們無法說出「心中盼望的緣由」。他們說他們信，可是他們信仰的根基沒有「堅定不移」，似乎隨時可能動搖。

彼得寫這封信，以及筆者寫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幫助這類人解決他們的問題。

首先，我們要考慮一下造成這光景的原因。爲什麼有人會落入這種光景中？爲什麼有些基督徒不能結果子？爲什麼他們的生活不能發生任何作用，也不能把生命與別人分享？彼得在這封信裏，坦白地說，根本原因只有一個，他們的生活缺少操練，不懂得管理自己。和其他新約作者一樣，彼得並不是籠統地提出這個一般性的原因，他還更進一步對這原因加以深入的剖析。

這些人的生活之所以缺少操練，不懂得管理自己，以致閒懶不結果子。第一個原因是他們對信心的觀念錯誤。從第五節我們可以看出他們的這個錯誤。彼得說：「正因為這緣故，你們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等等。」以下他舉出了許多東西，要他們拿來補充信心。彼得的弦外之音，是他們對信心的觀念錯了。普通基督徒也常會犯同一樣的錯。下面是對信心的幾種錯誤觀念。

有些人對信心具有一種魔術式的觀念，他們認為只要有信心，生活就不會有任何問題，信心會自動在生活中發生功用。所以，基督徒只要相信真理——只要踏出一步，表示你「決志」相信就夠了，其他什麼事都可以不管。這是我稱之為魔術式之觀念。

另外有一種同樣的錯誤觀念，有些人對信心具有一種神秘性的觀念。今天有這種錯誤觀念的人，為數不少。所謂對信心有神秘性的觀念，就是認為「一切惟信心，信心即一切」。這些人不了解聖經的教訓，是有了信心還要加上德行、知識、節制、忍耐、虔誠、愛弟兄的心，愛衆人的心。他們唯一的單方是「仰望主」。只要你「仰望主」，其他什麼事都可以不必作。若有人想作什麼，他們就批評這種人是想「靠行為得救」。基督徒生活若遇到了什麼問題，他們唯一的勸告是：「只要仰望主，常在主裏面。」

這種對信心的錯誤觀念，造成了許多人的靈性低潮，也使許多人閒懶不結果子，更促成了許多人在生活中的不快樂。因為他們只知道作一件事——「常在主裏面」，「仰望主」。可能，有一段時間，一切都沒問題。可是，一旦有些地方出了毛病，他們不能再「常在主裏面」時，他們就不快樂了。於是他們

們就越努力用他們所知道的唯一方法，維持「常在主裏面，仰望主。」結果就形成了惡性循環。

所以，我們對信心一定要有正確，符合新約聖經教訓的觀念。那就是彼得所講，在信心之上還要用德行等其他東西來補充。

第二個原因是彼得所說的不「殷勤」，就是懶惰。他說：「正因這緣故，你們要分外殷勤。」他特別注重這件事，所以在第十節又重複了一次。在靈性生活上，我相信，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這種懶惰的經驗。而很明顯的，這種懶惰是魔鬼製造出來的。試看，從事世俗工作時，我們精神飽滿、體力充沛。可是等到要作屬靈的工作時，卻沒有那種精神和體力了。你看，我們作某件世俗工作時，也許滿有樂趣，作得頂好，可是轉而要禱告時，就覺得精疲力竭，沒有精神了。你看，我們那一次拿起聖經來，不是厭倦欲睡？我們往往以為，這是因為我們肉體太疲倦了，沒有辦法。可是，無論我們精神多麼飽滿，體力多麼好，只要我們想作屬靈工作，懶惰的毛病就跟着而至。

另外，懶惰的毛病也可能用「拖」來表現。我們想讀經，想研究某段經文，想讀一些解經的書時，心裏覺得不太想讀，所以就說：「好吧，勉強自己也不好，等一等吧！等我覺得讀經的心情好一點，比較適合的時候才讀吧！」有的時候則是因為沒有時間，沒有機會，就把它拖了下來。相信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這樣的經驗。雖然，明明「心情好一點，比較適合的機會」可能永遠不會來到，可是我們還是無法捉住機會專心讀經。

毋庸置疑，今天我們大部份的人，生活都缺少操練，不懂得管理自己，也不曉得安排時間。不錯，今天基督徒的生活可能比以前任何時候更困難。世俗的事，各種組織，緊緊把我們捆绑着，使我們永遠在忙碌中打轉。不過，實際上最大的困難是，我們不懂怎樣安排並管理我們的生活。並不是外在的任務真的把我們逼得那麼緊，而是我們不知道怎樣對付它，不了解因循成例的危險，結果就在不知不覺間失敗了。

這世界有着太多足以使我們分心的事。從早晨開始，你先讀一份（有些人讀兩份以上）早報，不到幾個小時，晚報來了，你又讀一（或兩份以上）晚報。這些事情都侵佔了我們的時間。我們也許會說，並非我不買報紙就不行；問題是大家都買，並且報紙都是送到門前的，很方便。可是，事實上這些東西在不知不覺之間，就佔去了我們一部份的時間。其他諸如：電視機、收音機、開會，拉拉雜雜的事，樣樣都必須佔去我們的一部份時間。所以，看起來今天似乎每一個人都在為生活忙碌。我想，作過牧會工作的人，一定都知道，今天一般人推辭不到教會的藉口是：「真是忙死了。我不知道怎麼辦，我喜歡讀經，喜歡默想，可是却無時間。」

我認為，不是他們沒有時間，問題是他們的生活缺少操練，他們不知道怎樣管理自己，不知道怎樣安排運用他們的時間。埋怨沒有用，爭論也沒有用；我們若有時間作別的事，就有時間作屬靈的事。只要我們堅持把屬靈的事列作首位，分出時間作屬靈的事，並且絕對不把這時間當作別的用處，那麼我們就不會覺得像忙得不能到教會，這是秘訣。

病因已診驗出來，現在讓我們看看應該怎樣對症下藥。

彼得所開的藥方，都是直接針對我們以上所看到的病因。他的第一劑藥方是：「分外的殷勤」。這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有一種譯本譯為「多方努力」。因為神已經把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賜給我們；因為祂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因為祂已救我們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正因為這緣故，所以，我們應該比以前「分外殷勤」、「多方努力」，用這些事加在信心的上面。這些人既然因為閒懶不結果子，以致靈性低潮，彼得給他們開的藥是：殷勤操練自己，就可以治好這病。

或許從歷史上的事實來看，我們比較容易明白。請讀教會歷史裏任何一位過去信仰偉人的傳記，我們可以發現，他們都懂得怎樣管理自己，操練自己。我們可以說，這是所有信仰偉人的共同特徵。隨便舉出幾個人名，例如：亨利馬廷，布銳內德、愛德華滋、衛斯理、懷特腓等人。從他們的日記我們可以看到，不管信仰屬於那一派，他們都懂得管理自己，生活極有規律，並且他們都非常重視這件事。顯明的，不但聖經明白教訓我們要管理自己，並且它對個人生活也是絕對有其實際的必要。

希伯來書的作者說，「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接下去又說：「且信祂賞賜那殷勤（中譯本缺「殷勤」二字）尋求祂的人」（來十一：6）。你看希伯來書的作者也說我們必須「殷勤」尋求。

也許有人會說：「這樣的道理和靠行為稱義有什麼差別？」或說：「你這麼講，豈不是落入了天主教式的異端，勸人追求「天主教」式的敬虔？」

這種想法是魔鬼最狡猾的試探，切勿聽從。聖經是「人被聖靈感動說出神的話來」。所以凡是聖經的教訓我們都必須接受，更何況這一段話乃是使徒彼得寫的。所以別受魔鬼的試探，須在你信心的上面加上德行等等東西，這不是靠行為稱義，而是在信心上更殷勤、更熱心、更活躍，所以它和真理根本沒有抵觸。

靠行為稱義是想靠管理自己，想靠自己的行為，救自己的靈魂。不靠行為稱義，意思並不是說：人不必作什麼事。相反的，除了不要靠行為之外，你什麼事都要作。行為本身沒有錯，錯的是人想「靠」行為，「信」行為以稱義。

今天，更正教——尤其在福音派的圈子裏——主要的危險之一是，我們太過於怕行為。我們常常說，行為無關重要。我們常常說，人稱義惟靠信心，我有了信心，即使我們不管理自己，生活完全沒有規律都沒有關係。

不是這麼回事。不想靠行為稱義，我們就不可懶惰，不可不管理自己，不可什麼事都不作。我們應該在信心上，殷勤再殷勤，熱心地加上彼得講的那些東西。

不過，我們不要忘記，賞賜的是神。如果不是神，我們有再好的行為，再殷勤尋求也沒有用。

許多人說，他們願意付出任何代價，以獲得過去信仰的那種熱心和得勝的秘訣。他們爲什麼得不到信仰偉人所有的那些東西？答案是，他們未曾真正尋求過。看看那些信仰偉人的生平，我們就可以知

道，他們付出了多少時間讀經，禱告，以及從事各種方式的自省和靈性操練。看看他們如何管理自己，操練自己的靈性生活。因為他們肯付出了這麼多代價，神就賞賜他們，祂自己就向他們顯現。於是他們的心就因着這種特別的體驗，得到了溫暖，他們的信心就更加堅定不移。

這就是彼得所開的第一劑藥方，我們必須管理自己，必須會安排自己的生活，必須殷勤。我們大家都同意，我們應該知道怎樣分配自己的時間，安排自己的生活，但是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不計一切代價，堅持把某些屬靈的事，排在最首要的地位。

如果你認為讀聖經比讀日報要緊，那麼你就應該把讀經排在最先，先讀經再讀報。即使別的事情都還沒作，沒關係，先讀經再說。禱告，默想一樣，要排在首要的地位。別的事不作沒甚關係，要緊的是這些事。這只是一個開端，但却是正確安排你的時間的一個基本原則。

有的人因為不懂得管理自己，結果生活就低潮，失去喜樂。這問題只有自己能解決，因為管理自己的事完全要靠自己，別人不能為你代勞。我敢說，一個基督徒若不能貫徹履行上面所提的這些管理自己的事，他必定永遠是一個低潮的基督徒。所以，我勸你要以不惜一切代價，「分外殷勤」「多方努力」、「要加熱心」。

彼得的第二劑藥方是：我們的信心必須加以補充。中譯本這裏譯為「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其他語言的版本也有譯為「補充」或「裝飾」的。希臘文權威學者告訴我們，「加上」一詞的原文，和

歌劇表演有關係。「加上」原來指歌劇演唱時的樂隊或合唱團。歌劇演唱時，必須有樂隊演奏，合唱團合唱的配搭，才算完全、美滿。用在信仰上，這個字是指用來「裝飾」、「補充」，使信心更完全的東西。

我們要拿什麼東西「補充」信心？彼得列出了一張表，讓我們一一來研究。

第一件事，他說：「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這話我們似乎不能十分明白。原來這裏「德行」一詞和當初彼得寫信時的意義已經有了出入。這個字的原意和我們現在的了解不同。按照我們今日的了解，以下他所列舉的每一件事都是「德行」。當時這個字的意義即是專指力量，就是道德的力量。

這一點很重要。彼得對付的問題是，閒懶不結果子，怠惰、興味索然的基督徒生活。所以他第一件事就提醒他們，「你們有信心，你們相信真理。毫無疑問，他們和我們一樣，有寶貴的信心。」不過，他告訴他們，「要在已有的信心之上，再加上力量，就是道德的力量，不要再閒懶不結果子。藉着這力量，振作起來，作一個像樣的基督徒，雄糾糾氣昂昂開步走。不要再作軟綿綿，隨時都可能昏厥過去的基督徒。」

彼得說，有了信心，還要加上德行，要用道德的力量，補充信心，作個有骨氣的基督徒。

這個勸勉有它實際的必要。拿一個普通基督徒，和一個普通人作一對照，我們就可發現，兩者確有差別。基督徒自稱他對屬靈的事——對神的國，對神和基督的知識有興趣。他說他有信心，所以當然對

這些信心有關的事有興趣；如同普通人對運動比賽有興趣。比一比這兩種人，你就可以發現，其差別判若天壤。普通人說他們對運動比賽有興趣，一點也不假。在體育場裏，他們絕無軟綿綿萎靡不振的樣子，看他們那種興奮狂吼的勁兒就可以證明。

可是反觀基督徒，却是一幅畏首畏尾的樣子，他們說自己有信心，對那真理的事有興趣，可是事實表現却正相反。爲什麼？因爲他沒有「補充」信心；沒有「裝飾」信心，沒有使信心更完全。

「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識。」這裏「知識」不僅指教義上的知識。如果是這種知識，雖然不完全，我們早已有，不然我們怎麼會相信。這裏「知識」意指見識，了解。因爲在相信基督之初，雖然我們已經有一部份這方面的知識，但並非一切都了解，所以新約中的書信常常要求並勸勉我們，要在這種知識上長進。

保羅說的「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正吻合彼得這裏的意思。他說，他們不應該常常停留在信仰的開端。他們已經是基督徒，但是他們必須更進一步了解基督徒的生活。他們必須充份了解環繞在他們四周的危險，他們必須看透撒但狡猾的詭計。

彼得勸他的讀者，要在信心之上，再加上知識，就是這方面的知識。要追求這方面的知識，我們就應該殷勤讀經，多多研讀與聖經以及教義有關的書籍。我們必須肯下工夫，肯研究，不然無法在這樣的知識上長進。

天下無不勞而獲之事，生產之前必先經過痛苦；學生通曉每一科目，必須付出努力用功的代價。我不相信有人不用功讀書，每次考試都可以得第一名。這是一種不可能的神話，是騙人的。

沒有「知識」，我們就無法真正了解自己的信仰。如果不付出代價，我們永遠無法獲得這知識。我們所必須付出的代價是嚴格的管理自己，並且肯下功夫學習。所以，「有了信心……要加上知識」，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下一件事是「節制」。「節制」意指「自我控制」。不是對自己生命的泛泛控制，而是深入到每一方面的控制，甚至連飲食也包括在內。

今天，權威人士時常告訴我們，許多人因為暴飲暴食，以致健康受損。並且這問題似乎有日趨嚴重的傾向。因為在我們生活的世界中，能夠吸引我們的食品越來越多，往往在不留神之間，就把「節制」的問題忘得一乾二淨。所以，難怪有那麼多人，不曉得控制自己的食慾、情慾、情感、慾望；結果因為他們吃得太多，甚至睡得太多，就閒懶不結果子了。請讀過去信仰偉人的生平或日記，我們就可以看到他們怎樣對付自己的情慾，他們的生活是如何有節制。

我們也可以看到他們為了避免放縱不節制，確付出了很大代價來管理自己，控制自己生活上的每一個細節。

「忍耐」意思是耐心忍受。即使在逆境中，每一件事都叫你失望，你依然繼續前進。「忍耐」是我

們主動的工作。我們必須在自己的信心上再加忍耐。忍耐不是被動的「仰望主」。我們必須天天用它來操練自己，使自己能穩定地往前進。

其次是加上「虔敬」，「虔敬」的意思是關心並留意維持我們與神的正確關係。最後他們列出的兩點是關係到我們對人的態度。「愛弟兄的心」指我們與主內弟兄姊妹的關係。「愛衆人的心」指那些信仰以外的人之愛心。以上彼得所講的，我們都必須確實遵守實行。

彼得按步帶領我們看過這些事以後，他又鼓勵我們行他所告訴我們的事。他用什麼鼓勵我們？

第一，他提醒我們，我們所具有的身份。他說我們是「與神性情有分」的人。如果你覺得我傳這種道理太硬，或是以爲我有意把基督徒生活變成一項艱巨的工作，或覺得我的話不可確信。那麼，我要問你幾個問題。你是基督徒，你明白自己具有什麼身份嗎？你明白自己「與神的性情有分」？你明白神的兒子從天上降臨世間，爲你上各各他的十字架，要救你脫離世界，以及從世界來的情慾嗎？情慾是敗壞的原因。你願耽於情慾，以致敗壞嗎？

彼得的意思是，我們應該知道，基督爲了救我們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而死。現在，我們既然已經脫離了它，「正因爲這緣故」，就應該「要分外的殷勤」，在信心之上，加上德行等等東西。

彼得又說，你們大概尚未「忘了舊日的罪已經得了潔淨。」用保羅的話說，「我們與基督同死，是向罪死，也向律法死。」「我們在罪上死了的人，豈可仍在罪中活呢？」不，我們應該努力殷勤追求他

所列出的這些事。

彼得還給我們另一個鼓勵。他說，我們還要更進一步知道，惟有作了這一切事，我們才可以在目前享受大喜樂。「所以弟兄們，應當更加殷勤，使你們所蒙的恩召和揀選堅定不移。」惟有我們所蒙的恩召和揀選堅定不移，我們才能有喜樂。而要使我們的恩召和揀選堅定不移，唯一的方法是作彼得所列出的這一切事。有些人說：「聖經教訓我們：『凡信祂的』就可以如何如何。我信祂，所以這就夠了。」還不夠。不錯，我們應該有這樣的信心，可是如果我們的信心只此而已，那我們就犯了大錯。我們必須殷勤地用彼得所列出來的事補充我們的信心，然後我們的恩召和揀選才可堅定不移，然後我們才可嘗到我們所要享受的平安、喜樂的滋味。

「你們若行這幾樣，就永不失腳。」我們失腳的可能性太多了，而失腳跌倒是一種最易洩氣的事。它可使人生失去了快樂，陷入低潮。它能叫人心灰意冷，覺得毫無盼望。要避免失腳跌倒，唯一的方法是「行這幾樣事」。聖經從不勸人，爲了怕失腳跌倒，所以都不要走路。相反的，彼得鼓勵我們說，你應當走路，應該行這些事，並且還要分外殷勤的行，這樣就可以永不失腳跌倒。

彼得給我們最後，也是最大的一個鼓勵是「這樣，必叫你們豐豐富富的，得以進入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永遠的國。」這節經文的意思不是指得救，因爲那些人早已得救了，而是指最後的進入榮耀。請注意「進入」一詞原文和第五、六節的「加上」同一個字。你在信心加上這些事，神就在你得救之上，再

加給你豐盛的生命進入神國。就是以榮耀的方式進入神國。這是一種相互的作用。換句話說，彼得的意思是：「如果你管理自己的生活，安排自己的時間，用這些事補充或修飾你的信心，今生你將永遠不致跌倒，並且因為有這確定的保證，你的生活將有大喜樂。將來你要進入天堂時，將可以有一種榮耀的方式把你安穩地接進去。你不必有所猶豫，也不必千辛萬苦，幾經掙扎方得進入，因為祂必在你得救之上，還要再給你加上一種榮耀的方式進入神國。你是結束了今生的勞碌，進入永遠與神同在，同享平安，榮耀的來生。」

如果我們是一個低潮，生活沒有喜樂的基督徒，很可能是因為我們不懂得管理自己，也沒有安排自己的生活。所以我們必須起來，用分外殷勤的心行這些事，用它來補充及修飾我們的信心。我們心裏要先明白這些觀念，然後實際付諸實行——就是用道德力量、知識、節制、忍耐、虔敬、愛弟兄的心和愛眾人的心，來補充我們的信心。這樣我們現在就可以享受我們的基督徒生活，並且使我們的生活也可以對別人有用處，有幫助。願我們從恩典和知識上不斷長進，使我們能吸引那些認識我們的人，和我們同享這個寶貴的信心，領受這又寶貴又極大，並且從來不失信的應許。





「因此，你們是大有喜樂，但如今，在百般的試煉中暫時憂愁；叫你們的信心既被試驗，就比那被火試驗，仍然能壞的金子，更顯寶貴；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得着稱讚，榮耀，尊貴。」（彼得前書一：

16

信心的試驗

——
思慮過基督徒靈性低潮的許多原因之後，本章我們要從彼得寫的這一段經文，來討論另一個的原因——信心的試驗。

很明顯的，彼得前書寫作的目的，就是為要針對這個問題，因此開頭提醒讀者幾件事以後，作者立刻就進入了他的主題。

他首先對他們說：「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祂會照自己的大憐憫，藉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重生了我們，叫我們有活潑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壞，不能玷污，不能衰殘，為你們存留在天上的基業。因此你們是大有喜樂。」

但是，接着他又說：「但如今，（你們）在百般的試驗中，暫時憂愁。」

這正是當時那些基督徒的光景：他們在榮耀的盼望裏是「大有喜樂」，却在百般的試驗中「暫時憂

愁。」

在同一個人身上，怎能同時「大有喜樂」，又「暫時憂愁」？看起來這似乎有點矛盾。可是，實際上它一點兒也沒有衝突。這是「似非而是」的道理，看起來矛盾，其實是不折不扣的事實。若我們留意一下，就可以發現，整本新約聖經中，每一個基督徒都同時具有「大有喜樂」又「暫時憂愁」的兩個特徵。

我們必須先明白這一點，才能進行討論。有些人對基督教有一種很膚淺的看法，認為基督徒不可能同時既「大有喜樂」，又「暫時憂愁」。他們以為，基督徒生活中，一切問題都成為過去，現在「我可以整日快樂」。他們絕對無法接受彼得的說法。在他們看來，「憂愁」的基督徒可能根本不是基督徒。他們的理論是，只要決志悔改，你就不會再遇到任何問題，你的人生海洋，就波瀾不興。你所遇到的一切都是完美的，毫無問題。

可是，我們要說，這種教訓根本不合新約聖經。基督教的信仰從未答應人這種假的平安。這是異教，基督教的異端，以及現代心理學自承可以給人的那種平安。感謝神，祂不用假平安騙我們，祂只把事實擺出來，讓我對自己以及可能遇到的問題，有一個切實的認識。

在進入本文之前，請記住，基督徒可能既「大有喜樂」，同時又「暫時憂愁」。

不過，我們要明白，彼得所用「憂愁」一詞的意思，不單指我們必須受的某些苦，而是指由某些苦

的事所造成的憂傷和難過的感受。

聖經裏面常常提到基督徒這種既「憂愁」又「喜樂」的事實。哥林多後書第四章，保羅的這一段自述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我們四面受敵，却不被困住；心裏作難，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丟棄；打倒了，却不至死亡。身上常帶着耶穌的死……等等。」乍看之下，這裏面每一句話似乎都互相矛盾，其實却不。基督徒生活中，像這種似非而是的事多的是。基督徒生活的微妙就在這裏，它能同時既「短暫憂愁」，又「大有喜樂」。

也許有人會問，「既然這樣，那你的問題在那裏？」

問題在於有些基督徒不懂維持這兩者之間的平衡，讓憂愁傷心佔取優勢，結果生活因而失去了喜樂；更危險的是，憂愁不只暫時的佔取優勢，而是長期地控制他們的情緒，到後來變成了尾大不掉。結果，別人只能看到他的「憂愁」，却不見他的「喜樂」。

我們必須了解，基督徒並非不受環境，以及在他身邊所發生的事件之影響的木頭人，我提起這一點，原因是有些人真的誤認基督徒生活應該這樣冷漠毫不動情。基督徒也是人，必要時，他們當然會傷心憂愁。如果有人遇到某些特別的事件，沒有傷心憂愁的感覺，我反而要說，他們才是真有問題。因為這樣的態度，不但不合聖經教訓，也不合自然的法則。只有非基督教的異教和異端，才會用這種不為外界物質所動的感情來吸引徒衆。

讀過新舊約，我們可以看見，以前的聖徒也有人性的軟弱。這些事對我們極具教訓和鼓勵的意義，他們會傷心、憂愁；他們會感覺寂寞，也有失望的經驗。這些事在保羅的生平中，尤其明顯可見。他本身也從不掩飾自己的這些人性弱點。雖然他具有了不起的信心，擁有和主相交的奇妙體驗，可是，他仍然是一個人，一個有人性軟弱的人。

所以，基督徒不可認為自己可以免有這些人性的軟弱。他有人性的軟弱，不過，他還有更寶貴的東西，這種東西在他感覺到人性的軟弱時，能夠使他升高，超越於傷心，憂愁等等人性的軟弱之上。

了解這一點以後，我們要再問，為什麼基督徒必須有暫時的憂愁？答案是，因為他們正在經歷「百般試煉」的過程中。彼得很喜愛用「百般」這兩個字，他後來也用「百般」來形容神的恩惠。這個字的希臘文原是「多種顏色」，就像光彩上的顏色一樣多。彼得引用這個字，目的是要說明基督徒之所以要暫時憂愁，因為他們須經過五花八門，形式式，在不同時間，不同環境下臨到的試煉。

彼得心中的「百般試煉」是指什麼？從這一封信裏，我們可以看到，他是指那些對基督徒的逼迫。他寫信時，有許多基督徒正在受着逼迫。所以在第二章，他說：「親愛的弟兄阿，你們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勸你們要禁戒肉體的私慾。這私慾是與靈魂爭戰的。你們在外邦人中，應當品行端正，叫那些毀謗你們是作惡的，因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在鑒察的日子，歸榮耀給神。」

只因爲你是基督徒，你在這世界上就必須受這樣的逼迫。因爲你是重生的人，你是一個新人，所

以，你一定會被誤解。因為你是一個客旅，你是一個陌生人住在一個陌生的地方；你的生活方式，思想觀念，風俗習慣和這世界的人不同。他們看到了這些跟他們不同的東西，就會對你另眼看待，不喜歡你，並且明顯地表示他們的不喜歡。那些早期基督徒所經歷的試煉，就是這一類的逼迫。

關於這些屬神的人，必須經歷逼迫的試煉，聖經裏有很多記載。保羅在提摩太後書三章十二節甚至說：「凡立志在基督耶穌裏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照聖經看來，這好像是個不變的定律，生活越親近主耶穌基督的人，在這世界上的麻煩就越多。

看看主耶穌自己，祂沒有犯罪，口裏也沒有詭詐。祂一生的時間只是醫病，行善、傳道，可是你看祂受到的反對，以及祂必須忍受的試煉是何等的大，何等得多。為什麼？因為祂是耶穌。這世界的人，從心底裏恨基督，也恨基督徒。他們得咎只為他們的聖潔生活。世人不喜歡別人有聖潔的生活，因為這會使他們心裏不舒服。

彼得知道，他的讀者正在那些作惡的人手下遭受逼迫，他在第四章說得更明顯：「因為（你們）往日隨從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惡慾、醉酒、荒宴、羣飲，並可惡拜偶像的事，時候已經夠了。他們在這些事上，見你們不與他們同奔那放蕩無度的路，就以為怪，毀謗你們。」這世界的人惱恨他們，因為他們放棄了以前的生活，轉而過基督徒生活。所以，無論誰作了基督徒，這些世人就要找他們的麻煩。以前的朋友轉而輕視他們，批評他們，甚至對別人說他的壞話。

這就是叫他們傷心難過的原因之一。這也是歷世歷代以來，基督徒必須長期忍受的一件事。遭受別人的誤解是一件最令人難受的事。不過受到最親近，最愛的人誤解，更是令人難過。這問題更容易出現在那些不信家庭中而唯一信主的人身上。如果你還沒有經驗過這種被誤解，被仇視的事，那你必須小心，可能你還和世人同流合污，他們才對你友好。

使徒保羅經常有這樣的經驗。你還記得他說過，「底馬已經離棄我」嗎？對保羅，這不是一件小事，他爲此傷心透了。他以爲可以信任，可以依靠的人，突然間離棄他逃走了。現在，他必須一個人孤單地面對審判。「沒有人來幫助我。」這正是我們基督徒最傷心，最難過的事的一個寫照。

其他信仰偉人也都經常遇到這問題。參看約翰衛斯理的日記，他也經常因受別人的誤解而「憂愁」。在司布真身上，這事更爲嚴重，在著名的「Down Grade」爭論中，他認爲最好的朋友，他用自己的錢，在大學中支持栽培出來的人，突然間背棄他。當讀他寫的事錄，你就知道他受到了何等大的傷害，他爲此何等的傷心。無疑這件事也是減少他壽數的原因之一。

最近我讀懷特腓的日記，也發現了同樣的記錄。有一段時間，他特別親近基督，他爲此非常喜樂。可是在日記中，他提醒自己，這種經驗的背後，往往跟着有傷心的試煉臨到，他說：「我一定會再遇到那種事。」這種事他經驗得太多了。一個屬神的人生活在充滿罪的世界裏，這些事他必然無法避免的。

彼得前書的讀者是正在受百般試煉的基督徒。「百般試煉」是包羅萬象的。是指生活中任何可以使

你憂傷的事；是指那些傷害到你最複雜，最敏感部位的東西。是指凡是能叫你的生活失去快樂的一切。彼得怎樣對付這種情勢？我們當如何才能維持這種既「大有喜樂」又「暫時憂愁」的雙重基督徒生活？怎樣才能在各種逆境下，仍然保持喜樂？請聽彼得給我們的指示。

第一，彼得給我們定下一個大原則：我們必須了解，為什麼這些事會臨到我身上。這是首要之事，可是我們却常常忘了，必須再一次對自己（或別人）提醒這件事。有時我在想，基督徒生活的整個藝術是發問的藝術。可是，我們有一個危險的傾向，就是態度上太過於逆來順受，什麼事情臨到我們，至多只是哼一聲，嘮叨幾句，然後就忍受下來。可是，實際上我們應該儘可能找出這些事臨到的原因。

彼得為當時的基督徒找出了一個原因，他說：「因此，你們是大有喜樂，但如今，如果必要（中譯本無此四字）……」，「如果必要」——原因就在此。

請注意，彼得不是對他們說：「現在你們既然有這榮耀的盼望，就大有喜樂。但是在這世界，你們可能必須忍受某些受苦的事。」雖然，這樣說也不錯，但這是消極的態度。彼得的意思着重在「如果必要」這四字。他的意思是積極的，他說：「你們既然有這榮耀的盼望，就大有喜樂。但如今你們却在百般的試驗中，暫時憂愁，因為這對你們是必要的，所以你們必須忍受。」

這一點非常要緊。我們所遇到的任何事情，都有它的目的，而不是偶然的。照彼得的話說，這些事之臨到基督徒，是因為有其「必要」。既然有其必要，所以對基督徒必定有好處。事實是，這些事都

是神特意安排的，目的是讓我們在這世界上操練自己。

彼得在這個教訓，也是整本新約聖經的教訓。過去的信仰偉人，對試煉的事也都持同樣的態度。換句話說，這是我們對基督徒生活應有的態度。我們作基督徒之後，就和神有一種特殊的關係：祂是我們的天父，我們在這世上生存的時日，都在祂的看顧之下。我們和非基督徒不同，他們是流浪在曠野的羊，而我們有神作我們的牧者，祂對我的一生，有祂的已定的計劃和目的。

神揀選我，接納我，讓我重生在祂家裏，目的何在？祂的目的是：讓我變得更完全，讓「我們更像祂愛子形像」。祂目前在我身上所行的，正是達到這目的所必須的經歷。我們必須對自己身為基督徒的身份有所認識，以免這些事臨到我們時，因為不了解，終至走入了歧途。

從這個教訓，退一步說，我們可以知道，臨到我們身上的事，都是經過神的允許。進一步說，有時爲了我們的好處，神也會命令某些事臨到我們身上（有時是因爲我們懶惰或不聽話，所以祂用這些事管教我們）。

前一章我們看到，有些基督徒不懂得管理自己，所以彼得勸勉他們要管理自己。有了信心，還要加上一些東西，來補充他的信心。不可只滿足於最起碼的信心，一定要把初步的信心補充得完全。可是，如果我們不聽他的勸勉，繼續過那種閒懶不結果子的生活，那麼神讓某些試煉的事臨到我們，藉此施行祂的管教，乃是必然而不可避免的。希伯來書第十二章說：「主所愛的，祂必管教。」我們不聽，祂當然

要管教我們。如果一個基督徒信主以後，絲毫都沒有遇到任何不如意的事，也沒有體驗過神的管教，我看這個人是否真是基督徒頗堪懷疑，他的得救經驗可能只是心理上的一種感受，而不是屬靈上的經驗。那些不屬神家的人神不管教，所以如果我們沒有被管教過，可能我們不是神家的人。如果我們成了神家裏的人，爲了我們的好處，必要時神一定會管教我們（當然，除管教之外，神還有別的方法誘導我們）。所以記住我們遭遇百般的試煉時，這些試煉可能是神管教的一部份。不過，請注意我的話，我不是說，試煉都是管教，而是說，試煉「可能是」神的管教。

有時，我們會遇到這些事情是因爲「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從教會歷史，及過去信仰偉人的前例，我們可以得到證明，每一次神將降大任於某一個人時，神必先試驗那個人。

我隨便舉出一個受神重用的人，你看看他的生平，一定可以發現，在未被重用以前，他一定經歷過一段受試驗的艱苦時期。神還沒有試驗證明一個人之前，神絕對不會冒然重用他的。所以，有些人遭遇到試煉，可能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前奏。

拿約瑟作例子吧，有誰經歷過比他更坎坷的一生？他所遇到的每一個人，似乎都敵對他。他的同胞哥哥們嫉妒他。爲了除掉他，他們把他賣到埃及。在埃及，人們也敵對他。他並沒有作錯什麼事，只因爲他是約瑟，週圍的一切事就都敵對他。但是，所有的這一切，都是神在預備他，試驗他，爲要讓他以後能擔任特爲他保留的「重任」。

聖經中其他任何信仰偉人也都一樣，看看大衛痛苦的生涯；看看其他屬神的人，他們一生所遇到的試煉和困難何等的多。保羅也不例外，請看哥林多後書第十一、十二章，他列出他所受過的苦和試煉是多麼大。

從聖經的教訓，以及過去信仰偉人的前例，我們還可以看到，有時神似乎用這方法，讓一個人在尚未遇到大試煉以前，先用一些較小的試煉預備他，讓他可以承受要來的大試煉。在這事上，我們可以看到的愛是何等大。人生經歷中，必然會遭遇到某些艱苦的試煉。如果一個人，從風平浪靜的環境中，突然置身於狂風暴雨之下，那真是一件令他難以忍受，也是一件殘忍的事。滿有愛心，滿有溫柔的神，爲了預備人接受這種大試煉，就先讓他受一些較輕的試煉。

神像父親一樣看顧我們。我們什麼時候需要什麼，我們自己不知道，但祂很清楚。祂知道什麼時候給我們什麼東西對我們最好。所以在「必要」時，祂才會讓那些事臨到我們。我們可以放心，我們所遭遇的一切，正是我們所需要的，而其終極目標都是爲了我們的好處。

彼得給我們的第二個指示是：是回想我們信心的「寶貴」性，他在第七節說，這些事——百般的試煉——之發生，目的是：「叫你們的信心既被試驗，就比那被火試驗，仍然能壞的金子，更顯寶貴。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得着稱讚、榮耀、尊貴。」你看，信心是何等的寶貴，他甚至拿金子來跟它相比。彼得的話，實際上的意思是：你看，金子很寶貴是嗎？但是信心更寶貴。

他根據什麼理由講這樣的話？請看，他說，金子雖然好，雖然寶貴，但是，它是會朽壞的，終必化爲烏有。但是，信心却是永恆的。金子能壞，信心却不，它能存到永永遠遠。

彼得說，雖然你不知道，但是當初你靠以得救的，就是這又寶貴又極好的信心。今天你靠以生活的，仍是這信心。我們每天都必須靠這信心行，我們的整個生活都和信心有關。彼得又說，你看，既然信心在神眼中是如此的寶貴，所以祂對信心也有很高的要求，就是絕對的純淨。

純淨的金子怎麼煉出來的？用火。用溫度極高的火冶煉金子，把所有的雜物煉掉，存下來的就是純金。彼得說，既然連能壞的金子，你都用這方法來冶煉，何況信心？豈不該加倍的鍛鍊？

信心非常的寶貴，它聯繫了神與人的關係，它使人免下地獄，得進天堂，它是今世和來世之間的橋樑。信心具有驚人的力量，能使死在罪惡過犯中的人，在基督耶穌裏活過來，成爲一個新造的人。這就是信心之所以寶貴的原因。正因爲它如此寶貴，神才要求它絕對的完美純淨。所以，彼得說，信心既如此寶貴，神要求它絕對的完美，因此，它必須經過百般的試煉。

換另一個方式說，我們都知道，信心必須加以鍛鍊才能更完美，信心是有等級的，信心的質也互差異。通常，開始時我們所謂之信心，含有許多雜質，有許多我們自己不知道的屬肉體的成份。當我們繼續學習，繼續邁前時，神會讓我們經過許多次試驗，如同用火冶煉金子。神用試煉來試驗我們，將那些非信心本質的雜質除去。

也許，我們自以為信心已經完全，可以經歷任何事情而不動搖。可是，一旦試煉臨到，信心却應聲而倒。爲什麼？這就是表示，我們信心中「交託」的那一部份尙待發展。神就用這種方法試驗我們，發展我們信心中交託的這一部份。我們經歷越多的試煉，就越懂得把一切交託神。

當然，當我們看見神的笑臉，我們可以把一切交託祂。可是當烏雲密佈時，如果這時你懷疑神好像已不再愛我們，覺得基督徒的生活遠非想像中的樣子。這就是表示，我們信心中的「交託」的這一部份尙未成熟。神就利用我們在世上生活的時間，鍛鍊我們，讓我們知道在毫無光綫的黑暗中，仍然能把一切交託祂，仍然能夠滿懷自信地說：「縱然一切都敵對我，令我絕望，我仍知道有一門爲我開，有一個耳朵垂聽我禱告。」這就是真的信心，這就是真的交託。

看亞伯拉罕，他能夠「本於信以致於信」。雖然一切外在因素都不利於他，但他仍能完全交託。我們必須有像他一樣的信心。開始時，我們也許沒有這樣的信心，但是，經歷過這些試煉以後，慢慢就可以發展出這樣的信心。我們就可以知道：「逆境的背後有慈父的臉孔。」下次試煉臨到時，我們就可以鎮靜而泰然地說：「是的，我看不見太陽，但是我知道它是存在的。我知道，烏雲的背後，神的臉孔正在注視我。」藉着種種試煉，我們完全交託的信心才能不斷進長。

「忍耐」，或「耐心忍受」也一樣，它是我們在失望中仍能保持前進的力量。基督徒的忍耐也可能遇到試驗。我們的本性沒忍耐。初信時我們就像一個小孩子，要什麼東西就想立刻得到。如果得不到，

就要小孩子脾氣，怨天尤人，氣憤不平。這就是我們缺少忍耐，沒耐性忍受的表現。新約聖經中的書信，極強調這一點，無論順境、逆境，我們都應該耐心忍受，繼續前進。我們可以隨時說：「神知道什麼對我最好，我要把一切交託祂。」「雖然祂殺了我，我仍要信靠交託祂。」這就是耐心忍受。以上這些事可以補充我們的信心，但是必須經歷過試煉和試驗之後，才能發展出來，我們的信心才得以完全。

總而言之，彼得的意思是說，從根本上講，試煉是要證明我們信心的真實。他說的「你們的信心既被試驗。」實際意思是「你們信心的試驗」。他寫信時心中一定想到對某樣東西加以試驗，然後才發給證明書。例如：把金戒子送到一個專門鑑定金子的地方去。加以試驗以後，如果確實是十八K金，鑑定人員就在鑑定報告書上註明「十八K金」字樣；彼得所講「試煉」就是這個意思。他對試驗過程沒有興趣，他的興趣在於試驗後那張證明我們信心之真實性的證明書。所以，他說，百般的試煉臨到我們，爲的是要讓我們信心的真實顯明出來。

我們的主在撒種的比喻裏講到，有些種子落在荆棘裏。這些落在荆棘裏的種子，起初好像可以預期有很好的收成。但是因爲有別的東西把這「道」擠住了，結果並沒有好的收成。我們的主在解明這比喻時，把這些擠住道，使它不能長大的東西比作試煉。雖然，起初看來一切都很好，可是一經試煉，證明了那信心是假的，完全站不住。只有忍耐，耐心的忍受，在任何環境中仍能保持穩定前進的人，才足以證明你的信心是真實的。這是主的教訓，也是整本新約聖經的教訓。

古今信仰偉人，最偉大之處是，當他們匹馬的人紛紛跌倒之際，他仍能如磐石屹立。那些殉道者所寫下的就是這種偉大的事蹟。他們遇到試煉，可是因為他們認識了神的真理，他們全不計後果，持定這真理，於是他們的生命能發出那種偉大的光輝。

彼得對他的讀者說，現在這些事情臨到你們，爲的是讓別人能清楚地看到，你們信心的真實。跌倒失敗的基督徒不足取法，有始無終的信心是信心的羞辱。信心的真偽是藉着你所忍受試驗的能力來判斷。

「黃色，發亮的東西並非都是金子。」那要如何判別？把它放在熔爐裏，加熱。渣滓會被燒掉，金子却能留下。而且經過這樣試驗的金子，比以前更精、更純，試煉臨到我們，是要顯明信心的真實，要燒去心中的殘滓，讓我們的心更精、更純。這是我們必須認清的最重要問題。

另外我還要提醒你一件可以使我們得安慰的事——雖然我們遭遇到百般的試煉，但這些都是「暫時」的。彼得說：「你們是大有喜樂。但如今，如果必要，在百般的試煉中暫時憂愁。」千萬別誤會，我不是說，基督徒要永遠生活在試煉中。這些試煉是神所定的，照實際需要，有時來，有時去。除非爲了我們的好處，否則，我們不會遇到試煉或試驗。而且當我們從試煉中學到了神要給我們的教訓以後，祂就會把試煉收回。祂不會讓我們長久處於試煉中。

懷特腓說得對，這些試煉有其時間性。神知道在何時，用何種最恰當方法讓煉試臨到。我們也可以

與保羅一樣，肯定地說：「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林前十：13）

祂是你的父，祂滿有慈愛憐憫。祂知道你能忍受多少，祂絕對不會讓你遭遇到超過你所能忍受的試煉。祂知道該給你多少，祂就照適當的份量給你多少。而且只要你汲取了其中的教訓，祂就收回那試煉。

你是否以為環境漆黑陰暗？你是否失去了禱告時得釋放的感覺？你是否喪失了以前的信心？不要怕，你是在你天父手中。前面有一個榮耀的時期，一種非凡的福分正在等着你。祂也許有某種重大工作在等着你去作。不要難過，現在所遭遇到的只是「暫時」的，記住，你有一位慈愛的天父，只要交託祂，定能前進，並隨時都可以說：「只要在你手中，我就滿足。」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祂的意思。」

其次我還要提醒你的一件事是：在憂愁時，不要忘了再一次回想那些使你「大有喜樂」的事。當試煉臨到時，我們往往只看試煉，看到黑漆漆的烏雲，其他什麼都看不見，這時最好請你翻開聖經讀彼得前書第一章第三節，和彼得同聲說：「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我知道這是真的。」

「祂會照自己的大憐憫，藉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重生了我們，叫我們有活潑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壞，不能玷污，不能衰殘，為你們留在天上的基業。你們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豫備，

到末世要顯現的救恩。」是的，試煉接二連三而來。不如意的事，四面八方，層層疊疊地包圍我。但是，我不會被嚇倒，我仍然可以昂首挺身，說：「我知道神是良善的。我知道基督爲我死了。我知道我屬於神。我知道我有在天上的基業，雖然現在我看不到，但我知道它確實在那裏，神在看守着它，誰也不能把它從神大有能力的手中搶去。」

雖然，現在你必須在白般的試煉中暫時受苦，但是，回想這些事，對你將有許多幫助。

然後，你還要提醒自己一件事。彼得說：「叫你們的信心既被試驗，就比那被火試驗，仍然能壞的金子，更顯寶貴。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得着稱讚、榮耀、尊貴。」雖然我不知道何時，但是耶穌基督的日子一定要來的。我知道，那一日我必須來到祂面前。所以，我明白，現在我所遭遇到的一切事，都是爲這一日作準備。

那一日是「大而可畏」的日子。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第三章，論到他、亞波羅，及其他傳道人用不同的材料在一個根基上建造的事，說，有人用金、銀、寶石、草木、禾稈建造。但是，「那日要將它表明出來。」各人的工程要經過火的試驗。有許多將要被火焚燒，化爲烏烟消失。誰用真材料建造，誰偷工減料，那時都要顯明出來。保羅說：「我被你們論斷（判斷），或別人論斷（判斷），我都以爲極小的事，連我自己也不論斷（判斷）自己。」他將判斷（論斷）的事交給神，他知道，只等主來的「那日」，各人的一切將無所遁形。

彼得說，我們要等候這一日的來臨。當這一個「大日子」來到時，我們信心的真實就可以得到證明。那時我們就可以得到「稱讚、榮耀、尊貴」。你原以為極小的信心，在那一天將顯為極寶貴。因為它經過了試驗仍然屹立，所以要得着「稱讚、榮耀、尊貴」。是屬於誰的稱讚、榮耀、尊貴？首先是屬於祂的。在那一天，祂將心滿意足地看着那些祂所呼召的基督徒。祂將為這些經過了大患難，和試驗，却能屹立不動搖的基督徒感到驕傲。那時，他們將成為祂的榮耀、尊貴、和稱讚。

可是，這榮耀、尊貴、稱讚，也是屬於你，我所有。那一天，我們將可以分享祂的這榮耀。並會聽到祂稱讚我們：「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祂將要把自己的榮耀都穿在我們身上。我們將永永遠遠和祂一起享受這榮耀，而我們的信心越大，越真實，我們所得的榮耀就越大。「因為我們眾人，必要在基督台前顯露出來，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惡受報」（林後五：10）。將來那一日，神必分別我們的賞賜，祂將按照我們的信心所經歷試驗的程度施行賞賜。

今世，我們必須經歷許多試探和試煉的愁苦。也許我們必須一邊去，一邊揮淚。但是，不要緊，我們有一個應許，那一日來到時，「寶座上的羔羊將要領我們到活水的泉源。」神自己要「擦去我們一切的眼淚」，我們將與祂永遠在榮耀裏。

這就是基督徒對付試煉應有的態度和方法。感謝神，我們在祂手中。這是祂施行拯救的方法，不是

我們的。願我們順服祂，願我們以在祂手中為滿足。讓我們對祂說：「照祢的意思行，我們所關心的是能夠在祢面前得祢的喜悅。」

「你們又忘了那勸你們如同勸兒子的話，說：『我兒，你不可輕看主的管教，被祂責備的時候，也不可灰心。因爲主所愛的祂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納的兒子。』你們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們，待你們如同待兒子。焉有兒子不被父親管教的呢？管教原是衆子所共受的，你們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兒子了。再者，我們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們，我們尚且敬重他，何況萬靈的父，我們豈不更當順服祂得生麼？生身的父都是暫隨己意管教我們，惟有萬靈的父管教我們，是要我們得益處，使我們在祂的聖潔上有分。凡管教的事，當時不覺得快樂，反覺得愁苦，後來却爲那經練過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義。」（希伯來書十二：5—11）

17

嚴訓管教

神對我們最大的期望是，我們能成爲聖潔。因爲只有聖潔才能進天堂和神同享永恆的榮耀。聖經告訴我們，「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們成爲聖潔」（帖前四：3）。又說，祂要「使我們在祂面前成爲聖潔，無有瑕疵」（弗一：4）。祂希望我們都能達到這個大目標，爲了幫助我們達成祂的願望，祂可能會使用各種方法磨煉我們，有時甚至亦會使我們痛苦難過，失去喜樂的心，祂也會不惜使用。我們必須了解這個事實，不然遇見了不如意的事，我們不明白神的用意，很容易就會跌倒，造成靈性低潮。

真的，往往許多人對這事無知，遇到不如意的事時，不知道神讓這些事臨到，是有祂的美意，不但不曉感謝，反而完全誤解了神的作爲。這種基督徒就像無知的孩童，孩童因爲無知，不知道父親管教他是爲了他的好處。被父親管教時會覺得爸爸對我不對，爸爸太嚴厲，我不應該這樣被打，我太受委屈了。這些人遇到了不如意的事時，却不知這是神善意的管教，因此對神也有同樣的感覺。其實我們若明白神

對我們的期望，以及祂採取那些嚴厲的手段，是爲了幫助我們遇到了再艱難的事，也不會有這種感覺。

關於這件事，聖經裏面說得最清楚，最完全的地方，當推希伯來書第十二章。這章聖經的主題是，有時爲了幫助基督徒達到祂的期望，神會採取管教的手段對付祂的兒女。希伯來書的作者提出了一個問題，「瞧你們現在所受的苦，爲什麼你們要受這些苦呢？」他的答案是，因爲他們是神的兒女。他告訴他的讀者，生活中受到神的管教，毋寧是件好事。「因爲主所愛的祂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納的兒子。」又說，「你們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們，待你們如同待兒子。焉有兒子不被父親管教的呢？管教原是衆子所共受的，你們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兒子了。」私子沒有兒子的名份，就不屬家庭裏面的一份子。

這一點很重要，容我用另外一種方式來說明。希伯來書作者寫這一段話是要表明，救恩從創始到成終，都是神主動按自己的方法作成的，祂是有始有終的神，既然已開始就必繼續作完，絕對不會半途而廢——「那在你們心裏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神斷斷不會把基督徒撇在半路，任他自生自滅的。祂必定帶領我們到達最終的目的地，就是與神在天堂同享永恆的榮耀。無論什麼事，都無法阻擋祂，不過，要到達那個目的地，我們必須付出代價，接受神爲我們安排的各種訓練，直到我們成爲聖潔。

神有許多方法可以訓練我們，其中之一是用聖經真理正面教訓我們。這一本聖經是神的靈感動作者

們寫出的，凡祂所要教訓我們的事，祂都默示作者們寫下來。今天我們讀它，就可以明白神的教訓。

可是，如果我們不肯接受神用聖經對我們的正面教訓，神會試用其他方法訓練我們。祂可能採用的其他方法之一是：管教；地上的父應該管教兒女。可惜，今天我們不太強調這一點。管教兒女是爲了兒女的好處，如果兒女不聽善言規勸，行爲不當，作父的就應該懲罰他，管教他。管教也許會痛苦一時，但是必須的。一個好的父母絕對不會忽畧這件事。

希伯來書的作者強調，神就像地上的父母，不過祂比地上的父母還嚴格得多。所以，如果我們不肯接受或順服聖經的正面教訓，一定會有某些不如意或痛苦的事情臨到我們身上，那就不要覺得奇怪。

他的意思還包括：我們各人應該反省、思想，看看有否被管教過的經驗，他很肯定說：「主所愛的，祂必管教。」如果沒有受過管教，我們就不是「主所愛的」，很可能根本不是神的兒女，而是「私子」。

所以，基督徒的生活若從來沒受過神的管教，目前雖然舒暢，但要小心，因爲這表示你可能不是神的兒女。而受過神管教的人，當時雖然覺得痛苦，但不必難過，反而應該歡喜感謝，因爲這證明了你是祂的眞兒女。因爲「主所愛的，祂必管教」。祂懲罰我們，管教我們，爲的是讓我們更聖潔，更像祂，更配得與祂在天堂同享永恆的榮耀。

基督徒生活經驗中，經常會遇到管教的事。聖經裏面有許許多多的記載，不勝枚舉。例如：詩篇七

十三篇，約伯記等，都是記載被管教，遇見苦難的事。使徒保羅在羅馬書第五章也講到「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之類的話，同書第八章討論的也是這問題。哥林多前書第十一章，他論到聖餐的那一段，也談到這事。他說，當時教會裏的人，因為沒有活出基督徒的生活樣式，「有好些軟弱的，與患病的。」甚至有許多人爲此而死——「死的也不少」。在哥林多後書第一章，保羅敘述到他自己的經歷時也說，他所遇到的那些事是要教訓他，不要依靠自己，要依靠永生的神。

關於管教，保羅最有力的一段話，則見諸於哥林多後書第十二章。在那裏，保羅講到了加在他肉體上的「一根刺」。他說，他爲此會禱告三次。求主除去那根刺，主却不肯。後來他才體會，原來這根刺之所以加在他身上，是爲了他的好處。有了這根刺才可避免他過於自高。你看，人看爲痛苦的刺，在神手中，反而成了策勵他成爲聖潔的一種工具。

請再讀雅各書第一章，「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爲大喜樂。」雅各甚至把試煉看成是大喜樂的事。

復活的主在啓示錄第三章十九節，用一句話總括了以上的看法。祂說：「凡我所疼愛的，我就責備管教他。」

神在舊約時代對於以色列人的事蹟，正是「管教」這個大道理的最好說明。以色列人是屬於祂的，「在地上萬族中，我只認識你們。」正因爲他們是屬於祂的，「我必追討你們一切的罪孽」（摩三：

2)，所以祂才用那麼嚴厲的手段對待他們。請看舊約以色列人受了多少管教，吃了多少苦頭。這一切都是因為「我所愛的，我就責備管教他。」

那麼，我們要問：「管教」的意義是什麼？神用什麼方法或手段管教？為什麼要管教？

「管教」原意即訓練。原來是指兒童由小長大所必須經過的種種訓練過程。今天我們似乎已經把管教和懲罰混為一談。原來管教的意義確實也含有懲罰的意思，但是懲罰只是管教過程中的一小部份。管教另外還包括：指正、教導、責備之意，管教的全意則是訓練發展兒童，使之長大成人的全部過程。

神管教祂兒女的方法，絕大部份是藉着種種不同的環境施行的。基督徒生活中絕對沒有所謂「偶然」的事。如果我們注意看，每一件臨到我們的事，必然都有其意義。我們的主說，連雀鳥「若是你們的父不許，一個也不能掉在地上」，更何況我們？若不是出於我們的父，什麼事都不能發生。所以，無論何時，何地，我們所遭遇到的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而是神特為幫助我們達到成聖的目標而安排的。因此，我們應該隨時謹慎，從我們所遭遇的環境中精思體會，找出其中對我們的意義。

聖經更進一步清楚地告訴我們，神常用某些特別的遭遇來施行管教。其中之一是讓我們發生經濟上的困難；物質享受的改變，財產的損失，或金錢的拮据等等。從舊約聖經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這一類的記載。教會兩千年來的歷史上，我們也可以看到，神仍然常用這方法管教祂的兒女。從物質觀點看，受管教的人有暫時的損失。可是從這種境遇中，他可以學習到別處無法學習的功課。

其次，神也可以用健康問題作管教的手段。前面我們已經看到，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特別指明，他們教會中之所以有人軟弱，有人患病，是因為神要藉此教導他們，訓練他們。他說「人應當自己省察，然後吃這餅，喝這杯，因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體，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們中間有那些軟弱的，與患病的，死的也不少。」

神常用這方法施行管教。有些人認為，基督徒信主之後，身體不應該有軟弱或生病的時候。這種看法是錯誤的，也是不合聖經的。

可是，另一方面，也有些人走入另一個極端。若是基督徒生病或軟弱時候，他們就說：「這是神的管教懲罰。」請注意我的話，我只說，這是神常用這方法施行管教，並沒有說，凡生病就是神的管教。

神的旨意比人的健康更重要。因此，如果神用聖經真理正面教訓我們，而我們又不肯接受時，祂一定會用種種其他的方法對付我們，祂的另外方法可能是讓我們生一場病，躺在一邊，好讓我們有足夠的時間反省自己。

查麥士博士（Dr. Thomas Chalmers）是一個很偉大的宣教士，他常講起神用這方法管教他的見證。有一次他患了一場大病，纏綿牀榻達十二個月之久。不過藉着這一場病，他明白了福音的真正意義，生病前他是一個「科學的」「知識的」傳道人。可是走出病房後，他變成了「福音」的傳道人。所

以，他每次講起這場病，總是不住感謝神。

保羅在哥林多後書也記載了他所經歷的類似經驗。在第一章第九節他說，那時他自己「斷定是必死的」。然後，在第十二章他又講了「身上的一根刺」的事。神並沒有把他的這根刺除去，因為祂要藉着它教訓保羅「我什麼時候軟弱，什麼時候就剛強了」的真理。並且神也要操練他，讓他不只在健康時喜樂，在患病時也照樣能喜樂，好讓祂得榮耀。很明顯的，他身上的那根刺是經過神允許的，甚至可以說是神親自加給他的。因為他是神所重用的僕人，所以神才如此管教、訓練他。

同樣的，神也會用逼迫作為管教的手段。希伯來書的讀者的生活之所以失去了喜樂，是因為他們遇到了逼迫，他們的財產被偷，房子被毀壞，原因只為他們是基督徒。所以，他們問：「為什麼遭遇這樣的事。我們原以為接受了福音，一切可以平安順利。誰知道，信主以後，生活中的煩惱愁苦反而更多。那些不信的人，却好像一帆風順，樣樣都好。為什麼？」希伯來書第十二章就回答了這問題。

神有時甚至可能用「死」作為管教的手段。保羅對哥林多教會的人說，「因此，在你們中間有好些軟弱的，與患病的，「死的」也不少。」這是一個奧秘，沒有人能夠了解。但是，這是聖經所記載的事實，所以我要說，我們必須了解有時基督徒之「死」也有其特殊的意義。

我們要明白，基督徒生活中所遇到的一切，無論飛黃騰達，或失意頓挫、功成名就，或一敗塗地，金榜題名，或名落孫山，身體健康或纏綿病榻，甚至最瑣碎的事，都有其重要意義。我們必須學會怎樣

從各種境遇中，汲取神要給我們的教訓。這樣我們才能實現神管教我們的目的，使我們成爲聖潔。

神還可能用另一種手段管教我們，就是對我們藏起祂的臉，讓我們看不到祂。約伯記，何西阿書第五、六章所記載的就是這樣的事。神甚至曾經對祂的百姓說：「我要回到原處，等他們自覺有罪，尋求我面。」爲使以色列人悔改，祂轉離了他們，藏起了祂的臉，不賜福給他們，直至他們尋求祂爲止。今天這也是祂用來促成基督徒成聖的一種手段。

神也可能利用人的感覺和情緒的變化作爲管教的一種手段。感覺和情緒的變化是一個經常使基督感到痛苦和困擾的問題。相信各位對它必不陌生。有時你會發現，你一向樂於享用的某種體驗，不知道什麼緣故，似在驟然間失去了一切的興味。你的心如同約伯一樣，在迷惘中發出了痛苦的哀號：「惟願我能知道在那裏可以尋見神。」他反省，可能找不出自己曾經作了什麼不對的事。可是再也感覺不到過去和神的那種親密關係，神似乎遠離你，撇下你不顧了。這也是神偶而用來管教我們的一種手段。

談過了管教的意義和管教的方法，現在我們要問。神爲什麼要施行管教？這是一個大問題，聖經希伯來書第十三章第五節至十五節，給我們提出了極詳盡的答覆。讓我們來細細查看。

最根本的答案是：因爲神愛我們——「因爲主所愛的，祂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納的兒子」。因爲祂愛我們，所以才管教我們。因爲祂愛我們，所以有時才以「嚴父」的可怕臉孔待我們。不過，無論祂怎樣待我們，總是爲了我們的好處，這一點我們必須緊記於心。

第七節，「你們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們，待你們如待兒子。」這節聖經翻譯得很好。爲什麼我們基督徒必須忍受目前的這些遭遇呢？這正是希伯來書讀者發的問題。答案是，你目前遭遇這些事，因爲你們是神的兒子——是基督徒——所以神才這樣管教你們。換句話說，你現在忍受這些苦難，乃是你長大成熟過程中所必須的。這是神的管教。勿忘記，管教的原意即訓練，我們所受的一切苦，都是爲了我們的好處，都是爲預備並訓練我們過成聖的生活。

第十節，作者又重複說：「生身的父都是暫隨己意管教我們。惟有萬靈的父管教我們，是要我們得益處，使我們在祂的聖潔上有分。」他肯定地說神管教我們，是要讓我們「在祂的聖潔上有分」，「是要我們得益處」。這「益處」就是成爲聖潔。神先藉着這些事管教我們，然後才藉着祂的話語，對我們說明祂這樣做的原因。

這樣講有點籠統，現在讓我們來看，祂這樣做的幾個詳細原因。其中之一是，因爲在我們裏面還有些些缺點——我們大家都有些些缺點——必須加以矯正。我們在這世界生活的基督徒，會發現許多自己的缺點；因基督徒並不是完全人。信了耶穌以後，人並非立刻就成爲毫無缺點的人。事實上，我們在今生絕對無法達到完全的地步。在還沒有走完今生的路程之前，我們總有些些缺點，我們的裏面總還有「老我」的存在。這些缺點和「老我」正是神要我們對付清楚的。聖經清楚地舉出了許多這些必須特別對付清楚的事。畧述如下：

第一，是屬靈的驕傲，就是在靈性上有一種不正當的，危險的自高。容我引用一段經文，你不須加以解釋就可以理解這問題。保羅在哥林多後書第十二章說：「我認得這人，或在身內，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樂園裏，聽見隱祕的言語，是人不可說的。爲這人，我要誇口；但是爲我自己，除了我的軟弱以外，我並不誇口，我就是願意誇口；也不算狂，因爲我必說實話。只是我禁止不說，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過於他在我身上所看見所聽見的。」（林後十二：3—6）——請注意聽——「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啓示甚大，就過於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體上，就是撒但的差役，要攻擊我，免得我過於自高。」（林後十二：7）

這就是最完美的例子，保羅曾經得到一種極罕有，極特別的體驗。他曾被提到第三層天。他曾聽到、看到、觸摸到奇妙的事。他的危險是爲此產生了靈性上的自高。他告訴我們，因此，神在他肉體，加上一根刺以保護他。

靈性的驕傲不但是極可怕的危險，並且很容易長期存在，驅之不去。往往每當神本着祂的憐憫和大愛，給我們有某些特殊的體驗，魔鬼就用它使我們產生屬靈的驕傲，把這寶貴的經驗變成危害的兇器。所以神必須管教我們，這些特殊的體驗，才能真正成爲我們的福氣。

另一個危險是自信。神賜給人才幹，可是往往人仗着自己有才幹，就以爲不再需要倚靠神了。「驕傲」和「自信」都是基督徒常遇到的危險。這兩種都不是屬於肉體的罪，而是屬靈的罪，所以它更

具危險性。

其次一個危險是被世界及世上的事所引誘。聖經告訴我們，這種貪愛世界的罪，是用某種非常狡猾而巧妙的方式誘我們進入的。如果讓基督徒看出，這是貪愛世界的罪，那一定沒有人會上當的。所以，它換另一種方式，用暗中的手段引誘人，往往我們在不知不覺之間就已經上了它的當。所以，爲了免得我們愛世界和世上的事，有時神必須管教我們。

還有一個危險是「停擺」。所謂「停擺」是人達到了某種基督徒生活水平後，就自滿自足，固步自封；「停擺」，不再求進。事實上，往往我們以爲自己不屬於新派，那些明顯是錯誤的事，自己已經不再作了，我的信仰已經完全，我的生活無可指責，所以我們就可以心滿意足，不必再追求了。我們心中若有這樣的思想，在靈性上就「停擺」不再進步了。「停擺」的基督徒，現在是什麼樣子，十年後還是這一副老樣子。他的靈性不會進步，對神的認識也不會增加，他也不會在「我們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有長進」。

人有了這種態度以後，最危險的是，他持已有的而滿足，結果不再尋求祂的面，不再和祂交通，只想憑着已有的靈性經驗，維持他的靈命，最後甚至把神忘記了。其實我們不能只靠已有的靈性經驗而活，我們必須不斷追求對主有更深刻的認識，和神有更密切的關係，多活一天，就應該對神有多一分的認識和多一分的愛心。

你對一個好人認識越深，就越喜歡，越敬重他。我們若要更愛主，豈不更應該對祂有深刻之認識？我們應該時時自問，我是否知神更深，愛神越深。

神知道我們的弱點，祂不願我們在這些弱點上失敗，所以他就想辦法管教我們，叫我們認清自己的各種缺點，讓我們知道依靠在祂身邊，免受四周危險的威脅。

現在容我問你幾個實際的問題，你能為所遭遇的逆境感謝神？你能體會，那些叫你不快樂，甚至叫你憂愁的事，對你都具有某種特別的意義？你能如同詩篇作者一樣說：「我受苦是與我有益」（詩一九：71）嗎？

明白了神之所以管教我們，是出於特別的理由之後，現在讓我們再看，什麼叫成聖。一個成聖的人，他的生活一定有某些肯定一面的特徵。成聖的人的生活一定有登山寶訓中，主所講的那些「有福了」的人的樣式。成聖的人一定會結出聖靈的果子——仁愛、喜樂、和平等等，這就是成聖。當我們還在這世界存留之時，神會用各種手段繼續幫助我們成為聖潔，使我們的生活越來越符合成聖的人應有的條件和標準。很顯明，只有藉着聖經的正面教訓才能達成祂的目的，所以，祂就採取種種不同的手段管教我們。

聖經勸勵我們要「仰望耶穌」。你若注意，就可發現希伯來書的作者，在寫第十二章時，還沒有談到「管教」的事以前，就先提到這事。他勸我們要「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仰望……耶

耶穌。』如果我們真能仰望耶穌，並且盡所能效法祂的榜樣，那我們很容易可以成爲聖潔，不須神動用管教或其他任何手段了。

但是，因爲我們作不到這地步，所以神才必須採取管教的手段，幫助我們培養出那些成聖的人所具有的內在特質。一個成爲聖潔的人具有那些內在的特質，茲列如下：

謙卑：這是至高無上的美德，是皇冠上的寶石，是聖靈所結的榮美果子。謙卑是主耶穌自己所擁有的最明顯特徵之一。祂「心裏柔和謙卑」。『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將殘的燈火祂不吹滅。』爲了使我們學會謙卑，有時祂必須讓我們處於卑下的地位。所以人眼中的「失敗」往往反而是我們的「福樂」。一個事事如意，鴻圖大展的人，要叫他謙卑很不容易。爲了使我們謙卑，神必須用失敗管教我們，讓我們降爲卑下。你曾經遭遇過這樣的事嗎？

思念天上的心：基督徒應該有一顆思念天上的心，他最關心應該是屬於天上的事。聖經說：「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可是往往我們眷戀地上的心太甚，非得神採取某些行動管教我們，讓我們清楚看見地上的事原來極其脆弱，剎那間即可化成烏有，我們總不能覺醒。我們在這世界本來是作客旅的，天家才是我們永恆的歸宿。

柔和：待人接物要柔和、有愛心、有同情心，這些事人人知道應該作，但是作起來却談何容易？尤其是那些自己從沒有經歷過的事，要能對別人寄以同情，那更是困難。我是一個牧師，從我個人的經驗

中我知道，有些事情除非我自己親自體驗過，否則，確是很難對別人寄以同情，甚至連別人的問題和困難都不能了解，所以有時神必須在這方面管教我們，使我們有耐性，能以柔和的態度對待人。祂的意思是：「你知道我對你有忍耐，所以你待別人也要有忍耐。」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神的管教是必要的。因為神愛我們，因為我們是祂的兒女，所以，神必管教我們。經歷這管教之後，我們才能生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義」。

本章我們所討論的只是一般原則，下一章我希望用同一段經文，進一步說明它的教訓，及我們當如何把它實際應用出來。

本章我們所看到的一些原則是：因為我們是神的兒女，祂才管教我們。如果我們還沒有體驗過受管教的事，我們必須特別小心，也許我們根本不是基督徒。「凡管教的事，當時不覺得快樂，反覺得愁苦。後來却為那經練過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義。」願頌讚歸與神，祂已成就我們的救恩，並已推動我們成聖的工作。祂既動了善工，就必成全那工。祂愛我們，如果我們不肯汲取祂的正面教訓，祂就採取別的管教手段，最終是使我們越來越像祂愛子的形像。

「你們又忘了那勸你們如同勸兒子的話，說：『我兒，你不可輕看主的管教，被祂責備的時候，也不可灰心。因爲主所愛的祂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納的兒子。』你們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們，待你們如同待兒子。焉有兒子不被父親管教的呢？管教原是衆子所共受的，你們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兒子了。再者，我們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們，我們尙且敬重他，何況萬靈的父，我們豈不更當順服祂得生麼？生身的父都是暫隨己意管教我們，惟有萬靈的父管教我們，是要我們得益處，使我們在祂的聖潔上有分。凡管教的事，當時不覺得快樂，反覺愁苦。後來却爲那經練過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義。」（希伯來書十二：5—11）

18

屬靈「健身院」

本章我們要繼續前章的主題，進一步討論神為達成我們成聖這大目標所用的各種方法。前章我們已經看過，神除了透過聖經正面教訓我們之外，祂也使用其他的方法教訓我們。當我們拒絕聖經正面的教訓，而我們又真是祂的兒女時，祂就用管教的方法對付我們。我們也看過，這個真理在聖經裏面，許多地方都可以找到。不過，講得最清楚、最透澈的，還是希伯來書第十二章，尤其是第五節到第十一節。

希伯來書的目標，實際是要說明管教的意義，以使讀者瞭解，神藉着管教要讓祂的兒女明白（並達到）祂為他們安排的大目標。在前章我們會討論，神確實常用某些方法管教祂的兒女。我已說過，被神管教雖然痛苦一時，但對我們反而是好的，因為這正證明了我們真是祂的兒女。因為祂不管教不屬祂的兒女。所以如果沒有經過管教之苦的人，可能根本不是基督徒。

我們也曾分析過神之所以管教我們的原因。我們知道，神的管教可以使我們避免遭遇到某些危險，

例如：驕傲、自滿自足、「停擺」、不知不覺間被世界及其上的事所引誘等等。

我們也看到，管教的結果可以激發我們裏面的增長，使我們結出聖靈的果子。拿「謙卑」來說，要使我们謙卑最好的方法是管教。只有經過管教，我們才能謙卑、柔和，卑微自己。

在前章，我們所看到的是，神的管教正顯明了祂無限的恩典和慈愛。「因為主所愛的祂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納的兒子。」這是管教這件事最主要的道理。

不過，只是了解以上這些真理還不夠，所以本章我們要用同一段經文，更進一步討論前章的主題。我以為，希伯來書的作者在第十二章所要表達的思想是：管教，甚至來自神的管教，不能自動在我們裏面發生效勞。被管教並不一定就能夠得益處。作者的看法是，惟有真正了解管教的意義，並且適當地把它應用在自己身上，我們才能得到管教的益處。

這一點非常重要。如果我們認為，在成聖的事上，我們是被動的，什麼事都不必作，就可以達到成聖的目標，那我們不但不了解希伯來書作者寫這一段經文的意義。我們完全誤解了他的意思。雖然管教最後「藉着這道」要使人得益處，但它並不能像自動設備的機械一樣，能夠自動產生功效。「成聖」的整個過程，照我們的主在約翰福音第十七章講的，是要藉着「真理」，就是要把神的話應用於生活中的每一個階段、每一個部份。這個道理更加適合於「管教」這件事。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作者在這段經文中的教訓。人們對管教有一種錯誤的態度。也許你還沒有忘記，

前章我們已論過，管教有許多方式：有時是透過環境；有時是藉着經濟上的損失，或事業上的不如意；有時是利用那些叫我們傷心、性急、憂慮的事，或是美夢的幻滅，或是被至親好友所出賣；有時更是使用疾病來管教。這種錯誤的態度是，認爲這一切都是從神那裏來的。

但是，事實並非如此，我沒有說，凡是受苦的事都是出於神，聖經也沒有這樣教訓。神當然可以採取以上所舉之任何一種方法施行管教，但是這並不是說，人遇到了上述諸等事時，就必定是神的管教。這些事在任何人身上都有可能遇到。所以我們不可誤以爲，凡是遇到這些不如意、或受苦的事，一定就是出於神的管教。

人們對管教的事，也有一些錯誤的反應。希伯來書的作者舉出了三種錯誤的反應。

第一種錯誤的反應是「輕看」神的管教——第五節說：「我兒，你不可輕看主的管教。」有些人對神的管教毫不在乎。神的管教臨到時，他就把它輕輕推到一邊去，根本不理會它、不注意它。管教對他的生活一點兒也不發生效用。其實，當管教臨到時，我們應該深入地反覆思考，讓它在我們裏面發生功效，不可輕看它。

這種錯誤的反應不必多加說明，因爲在今天，一般人對試煉和苦難的管教，大都存着「輕看」的態度。我們這個世代的人似乎很怕「真感情」。生活越來越冷酷，而我們則訓練自己「剛強」面對這種冷酷的人生。我們拋棄了對事物的「真感情」，認爲那已經落伍了。我的說法並非過份，請看，今天社會

上常常發生的那些踐踏生命的事，只要有一點人性的感情，根本就不會發生。

我們訓練自己「剛強」面對冷酷的人生，結果神的管教藉着那些不如意的事臨到時，我們太「剛強」了，不注意它，不去想它，結果就不能發生一點兒的影響。

這種態度根本是一種「非人」的態度，就是把人不當作人的態度。聖經曾經嚴肅警告我們不可存有這種有害的態度。今天，婚姻關係被當作隨便的事，家庭關係變得那麼鬆懈，人們不再有責任感，不再履行其天職，問題都出於這種錯誤的「非人」態度。

不幸，今天的社會似乎有意助長這種錯誤的態度。把「剛強」面對冷酷人生當作紳士淑女的標誌。更不幸的是，這種態度已傳染至基督徒。許多基督徒就以「剛強」的態度「輕看主的管教」。管教臨到時，一笑置之，根本就毫不理會它。

第二種錯誤的反應是灰心——同樣第五節，作者又說：「被祂責備的時候，也不可灰心。」這句話出自舊約的箴言。意思是指有些人遇到管教時，就萬念俱灰，心灰意冷，乾脆地放棄，投降便算，覺得在他眼前全是黑暗，毫無希望。

這種態度的讀者想必不會覺得陌生吧！甚至我們自己都會有過這樣的反應。當不如意的事臨到時，我們就說：「我受不了，擔不起。」心中早已投降認輸，當然只有罷手不幹了。我們若有這種態度，自然就會對神發生疑問。「爲什麼有這些事臨到我？」「神如此待我公平嗎？」我們就會埋怨神，對神發

怨言。

顯然，希伯來書的讀者心中有這種態度。也許他們口裏在呢喃着：「我還以為作了基督徒，就可以過一種極美好的生活。可是，看目前的情形，似乎並不是那麼一回事。爲什麼這些事會臨到我？我信耶穌是否選錯了對象？基督教的信仰是真實的？」結果有些人在試煉中灰心了，因而軟弱、離棄神。希伯來書的作者對症下藥，針對他們的光景，勸勉他們「被祂責備的時候，也不可灰心。」

不過，這種錯誤的反應，不只我們有，也不只希伯來書的讀者有。如果我們讀舊約的詩篇，就可以發現，早在我們很久以前，有些詩人對神的管教就有這種錯誤的反應。希伯來書的作者說：「被祂責備的時候，也不可灰心。」如果一被管教就灰心、投降、罷手不幹，那麼管教對我們就毫無作用了。

第三種錯誤的反應是「生出毒根」——在第十五節：「恐怕有毒根生出來擾亂你們，因此叫衆人沾染污穢」。有些人遇到了管教、遇到了不如意的事情之後，他們的反應是「生出毒根」，就是懷恨每一個人。

在我牧會經驗中，最令我痛心的是，有些人在生活中遇到某些試煉後，就生出毒根。我認識一些人，在還沒有遇到試煉以前，爲人很好，很友善。可是試煉臨到後，他們完全改變。他們把自己圈在自我的小圓圈內，不讓人接近。他們的態度好像全世界的人都虧負了他似的。他們把每一個人都視作仇人，甚至那些熱心要幫助他的人，往往只有碰釘子而回，自討沒趣。他們步入自我的硬殼裏，誰也沒他

辦法。心中有這毒根生出來，外表上就有所表現，他們的待人接物只帶着拒人千里之外，冷若冰霜之感。

所以，從我們遇到這些不如意之事的反應，就可以看出我們是什麼樣的人。事實上，我們在生活中遇到的這些事，正是要分別出我們是否真是神的兒女。凡是遇到了不如意的事就是生出毒根，怨天尤人，以為所有的人都虧負了他，這種人就不是神的兒女；不過，神的兒女也常常會暫時性的有這種錯誤的反應。所以我們必須小心，避免遇到神的管教時，就生出「毒根」來。

如果我們對不如意的事，有以上三種錯誤反應中之任何一種，這些不如意的事對我們就沒有什麼益處，甚至神的管教對我們也沒有什麼幫助。所以，神的管教臨到時，不要「輕看」它，隨意把它放在一邊，不要因為遇到管教而灰心，更不要因為管教而生出「毒根」來。這樣神的管教才能真正成為我們的益處。

希伯來書的作者曾勸勉他的讀者，當神的管教——那些不如意的事——臨到時，要以正確的態度面對它。什麼態度才算正確的態度？

首先，他告訴我們，我們的舉止應該像「兒子」，不可以像「孩童」。他說：「你們又忘了那勸你們如同勸兒子……」請注意，他用「兒子」，不是用「孩童」。「兒子」和「孩童」兩者之間有很大的區別。兒子是已經長大成人，孩童則是尚未完全懂事的孩子。所以，作者這句話的實際意思是：

「你們又忘了，祂勸你們，是把你們當作已經長成的兒子，不是把你們當作不懂事的孩童。」

不懂事的孩童不能了解父母爲什麼管教他們。我們都作過孩童，我們都經過了這樣的階段。那時父母管教我們時，我們總覺得他們不應該，覺得他們不公平，以爲他們管教我們是虧待我們。在屬靈上，我們有些人仍像不懂事的孩童。所以，作者提醒我們：「記住，你們不再是孩童，你們已經長大成人，是『兒子』了。」他勉勵我們要「振作起來，不要再像孩子。」

聖經就用這種明達的方式使我們明白，既然我們是長大成人，的「兒子」，遇到管教時，就不要灰心，不要像孩童一樣哭嚷不休。

既然我們是長大的「兒子」，我們應該怎麼辦？在第五節，他給我們舉出一系列的建議。第一個建議，他是用反面的方式責備我們：「你又『忘了』……」正面的意思是說我們要「記住」那勸勉我們的話。

希伯來書的作者講這句話，實際是這樣責備他們：「希伯來的基督徒，以及其他和你們一樣的人，你們爲什麼爲了神的管教竟然落到這種地步？外邦人在這事上跌倒還有話說，可是你們是希伯來人，你們有舊約聖經，箴言不是教訓你們：『我兒，你不可輕看主的管教，被祂責備的時候也不可灰心……』？只要你明白這段教訓，並把它實際應用到生活上，當遇到了管教，就不會有今天的光景。所以，你們是沒有辯護的理由的。」

把這教訓應用到我們身上，就是我們在今生今世遇到試煉，管教的事時，不可只看到那些不如意的事實。我們可以把所遇到的每一件事，用聖經的觀點加以解釋。用箴言中勸勉我們的那一段話加以了解。我以為，這就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最大的分別。非基督徒遇到不如意的事，他們沒有什麼可以依靠，他們只能靠那一點屬世的知識來應付它，這是無濟於事的。基督徒就絕不同，他有聖經，無論在什麼情況下，他可以用聖經的觀點來了解所面對的每一件事。管教的事臨到時，他的第一個反應是：「聖經對這件事怎麼說？」他會用箴言那一段教訓勉勵自己。我們有這樣的倚靠，如果不會用，遇到事情時，仍然和非基督徒一樣，六神無主，那我們不是太傻嗎？請記住，我們是已經長成的兒子，我們有神的話語，無論遇到什麼事，要用成人的態度面對它，用神的話來了解它的意義。

他的第二個建議仍然在第五節——「你們又忘了那勸你們如同勸兒子的話。」這樣翻譯並沒有錯，可是語氣不夠強，如果把「勸」字改譯為「講理由」似乎更貼切一點。他說，「你們又忘了那和你們講理由，如同和兒子講理由的話。」

這句話很奇妙。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神的話語不單給予我們泛泛的安慰。遇到事情時，它會和我們「講理由」。有些人讀經是為找安慰，他們遇到困難時，不知道怎麼辦，就說：「讀詩篇，詩篇可以安慰我——」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你看，這種讀經的方式，等於把聖經當成消災的符咒，這和吃麻醉藥又有什麼分別？不！聖經不給人虛假的安慰，聖經要給人「講理由」。

聖經要和我們講什麼「理由」？就是講爲什麼我們會遭遇這些事的理由。前面我們已經說過，神要講的理由是，我們所遇到的這些事，是經過神的許可，或直接由神來的。並且因爲我們是神的兒女，才會遇到這些事。這個真理在第九節和第十節寫得最清楚——「我們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們，我們尚且敬重他，何況萬靈的父，我們豈不更當順服祂得生麼？生身的父都是暫隨己意管教我們，惟有萬靈的父管教我們，是要我們得益處，使我們在祂的聖潔上有分。」

神是我們屬靈的父，不是屬肉體的父，是我們裏面那新生命的父；我們是祂的兒子。爲了我們的好處，祂才管教我們。這就是聖經要和我們講的理由。明白了這些真理之後，當管教的事臨到時，我們就不至灰心，不至輕看它，不至把它置諸不理。我們可以用一種全然不同的態度說：「我是祂的兒子，我不再屬於這世界。祂既然已經差遣祂的兒子爲我死，讓我能夠進入天堂永恆的歸宿，所以我知道，這些事情之臨到我，必有祂的意思，必定是爲了我的好處。」

就是因爲這「理由」，所以我們必須經歷神的管教。在第十一節作者說：「凡管教的事，當時不覺得快樂，反覺得愁苦。後來却爲那經練過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義。」請特別注意「經練過」這幾個字。惟有那些「經練過」的人，才能得到平安的果子，才能從管教中得到益處。管教臨到時，輕看它，把它置諸不理、灰心、生出「毒根」的人，永遠別想從管教中得到益處。只有順服於神管教過程之人，才能從管教中得益處。

神管教的過程是什麼？希伯來書的作者說，神是把我放進「健身房」裏。譯為「經練過」的這個字，希臘文的原文意思就是「健身房」。用這個實例作比喻，我們讀這段聖經就會確澈明瞭。而「健身房」的字根，原意是：「被脫得赤裸」。作者的意思是，我們將被送進健身房，即被命令把衣服脫得清光。

爲什麼我們必須脫掉衣服？理由有二，第一，脫了衣服，我們的動作就不會受妨礙。我們要「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第二，我們不是單獨進健身房作運動，我們身邊有一位大「教練」，祂要觀察我們、檢查我們。祂要看看我們身體各部份的肌肉是否均勻平衡。當時希臘人很注重肉體的健美。所以這位大「教練」必須命令我們脫掉衣服，看我們那一部份肌肉不夠發達，然後可以加強訓練，使我們的身體更均勻平衡，更完美。這就是作者所描繪的圖畫。我們被置於健身房中，我們身邊有一位大「教練」，祂要觀察我們，指導我們，帶領我們，直到我們完成了訓練。

從這段經文似乎可以看出，一同進健身房的人，似乎有兩種不同的人。一種人是懶惰不愛動，忽畧了身體健康，所以「教練」就把他送進健身房，讓他活動活動，使他成爲符合標準的人。可是另外還有一種人——「你們要把下垂的手，發酸的腿，挺起來；也要爲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至歪脚，反得痊癒」（來十二：12—13）。這兩節經文似乎是在描寫一種關節有毛病的人。這人的膝蓋（腿）發酸，腿攔了。很顯然，他膝蓋關節有病。而通常關節有病，附近的肌肉跟着也受到影響。這兩節經

文寫的似乎是這種病人的「物理治療」。他們不只需要治療關節的病，也必須作些輔助運動以幫助關節週圍的肌肉。只有外施的按摩還不夠，他還必須自己作些運動。

我們探討這個教訓時，必須把這兩點緊記於心。希伯來書作者說，神允許這些事臨到你，是把你放進健身院中。祂要你脫掉衣服，檢查你。你那一方面需要訓練，祂完全知道。你只要順服祂，循規蹈矩按照「教練」的指示去作就夠了。這樣，最後你就可以得到「平安的果子，就是義」。

這包含什麼意思？就是說，管教臨到時，第一，我們必須自我省察，用神的話語檢查自己，看看自己有什麼缺點。我們應該問：「我進入健身院了；我一定有什麼缺點必須再加以訓練，我的缺點何在？」不管是什麼逆境，什麼疾病，什麼意外，什麼失敗，或是親人的死亡，我們應該自問：「爲什麼有這事臨到？我有什麼責任？」

詩篇一一九篇的作者說：「我受苦是與我有益。」又說：「在受苦之前，我走迷了路。」受苦才讓他發現自己的錯。「現在我遵守祢的話。」所以他說：「我爲此感謝神，它對我反而有益。受了苦，我反而更穩固，不然我可能偏離正道越來越遠。」

這種自我省察的工作，過程是痛苦的。但不管多麼苦，我們還是必須澈底檢查自己，看看在屬靈生活上是否忽略了什麼？是否忘記了神？是否驕傲自大？是否犯了罪？或作錯了什麼事？有時候，我們走迷了路却還不自覺。所以，我們的自省不但要澈底，也要深入。只有坦白誠實地作自我省察，我們才能

進一步從管教中得到益處。

第二，自我省察之後，如果發現任何罪或作錯了任何事，便應該立刻勇敢地承認。應該立刻到神的面前，承認自己的錯。惟有我們真心而且澈底的認罪之後，我們的錯誤才能得着「醫治」。這是我們在屬靈健身院中最不可少的一項運動。沒有這種運動，我們得不到什麼益處。

有的時候，也許我們會發現，我們所犯的錯誤牽涉到別人。這時神如果感動你——其實這是神的命令——你應該立刻去向他道歉，承認你的錯，求他的原諒。由於這麼作，甚至要付出相當的代價，你也不能逃避。

進了健身院，人必須注意並完全聽從教練的指示。所以，我們作自我省察的工作時，也必須留意聽我們大「教練」在我們裏面發出的聲音。我們應該有這樣的態度：「神若吩咐，我必照辦，不管付出多少代價，我都願意。」發現自己的錯誤肯立刻向神承認，並且肯照祂的吩咐去行，這才是正確的態度。

以上這兩個步驟都屬於拆毀性的工作。拆毀之後，還要有建設的工作。所以，

第三，我們應該積極的訓練自己。希伯來書的作者說：「所以你們要把下垂的手，發酸的腿，挺起來。」（來十二：12）這是他和我們講的「理由」之一。爲什麼管教會臨到我們？他說，因爲神用這種方法要積極訓練我們，使我們有毛病的地方剛強起來，振作起來。

前面我已經說過關節有毛病的例子。我想把這例子用在這裏最爲恰當。患過風濕病的人，一定會明

白我的話。我們往往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膝蓋患了風濕病的人，關節會痛，往往他們就對膝蓋關節加以特別的保護，不敢亂動一下，或彎曲一下。其實錯了，適度的活動，反而對這種病有幫助。真正懂得醫治這病的人，一定勸他的病人多運動。那一節關節覺得痛，就多活動那節關節。多彎曲它，不然那關節硬化了，反而更不好。

在屬靈的事上，我們也有同樣的傾向。什麼地方有毛病，我們就特別保護它，我們不敢輕動疼痛的關節。可是希伯來書的作者却說：「你們要把下垂的手、發酸的腿，挺起來。」我們或許會覺得，我的手有毛病，已經下垂了，我的腿有毛病，已經發酸了，怎麼還挺得起來？我們很容易就會憐憫自己。可是健身院中，我們的大「教練」却肯定地命令我們：「挺起來，站得筆直的。預備開始訓練活動。你越活動，你的毛病就越容易痊癒。你已經是一個成年的兒子，不要再像不懂事的孩童。所以，你要把下垂的手、發酸的腿，挺起來。」

這是經過了拆毀工作之後，神要我們作的建設性工作之二。另外我們還要作什麼建設性的工作？

我們還要「把道路修直」——第十三節作者說：「也要為自己的腳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至歪脚，反得痊癒。」這也是作者和我們講的「理由」之一。我們用普通常識就可以看出，他講的理由很有理由。膝蓋關節有毛病的人，如果走在不平、不直的路上，很容易發生意外——歪脚跌倒、脫臼等。如果路又平又直，膝蓋關節有毛病的人走時很安全，不但沒有發生意外的危險，並且因為膝蓋關節有適度

活動，毛病就容易痊癒。

我們作過了澈底的自我省察，發現自己的錯誤。我們勇敢的對神承認自己的罪。於是我們了解「我原來走迷了路，如今終須又回到這條窄路上來了。」可是，我們的膝蓋關節已經有了毛病，所以我們必須把道路修直——就是藉着管教，我們已經明白自己的錯，之後，我們該下決心，不再作某些不該作的事，願意遵行神的吩咐。如此，我們行在又直又平的聖潔道路上，我們膝蓋的毛病可以得到痊癒。我們也可以發現，自己重新得力，渾身是勁。

另外一個建設性的工作，作者寫在第十四節——「你們要追求與衆人和睦，並要追求聖潔。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中文聖經這一節譯得很妙。我們要「追求」——像獵人打獵時「追逐」獵物一樣——和衆人和睦，也要「追求」聖潔。相信讀者已經注意，希伯來書作者說，我們要「追求」聖潔。我不能理解，爲什麼有些人研究聖經之後，竟然認爲在聖潔這件事上，我們「人」這方面是被動的，不必作什麼，也不能作什麼。聖經明明告訴我們，我們應該追求與衆人和睦，也應該追求聖潔——就是在我們所作的一切事上，更像祂的樣式。

以上這些步驟和工作，是神把我們放進健身院以後，我們必須經歷的訓練活動。神要用這些方法，把我們訓練成爲一個配作祂兒女的人。

最後我要提起一件可以鼓勵我們的事——「凡管教的事，當時不覺得快樂，反覺得愁苦，後來却爲

那經練過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義」。在健身院訓練的過程，每一步都是艱苦的。但是神應許，經歷了這些艱苦之後，要給我們「結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義」。我們的愁苦不是枉然的。所以不要怕關節痛、肌肉僵硬，要照祂的指示，不斷活動，不斷前進。慢慢地，我們會發現，我們的毛病痊癒了，最後可以「結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義」。

不要怕，在健身院的時間越長越好，因為神是要用這些訓練來預備我們將來永恆的生活。受訓練時間越長，準備越充份，我們的好處就越多。屬世「健身院」訓練肉體的健美只為短暫的今世，父母的管教也只是今生。但是神的管教，神的訓練，却是為了永恆的來世。重要的不是此時此地，而是那時那地呀！

同時我們也必須切記，我們將來的歸宿何在。「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我們將來都要到主那裏去的，若是我們想見主，我們就必須聖潔。神特意安排我們在屬靈「健身院」受訓練，目的是要使我們聖潔，使我們在祂的聖潔上有份。所以，我們應該為此感謝神。如果我們不明白這一點，不懂感謝，很可能我們還沒有清楚認識我們的身份，也不知道神的善意。或更嚴重一點說，我們可能還不是神的兒女。

最後——也是最鼓勵我們的——請看「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的榜樣。祂不用經歷受苦的必要，却甘願順服。「祂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祂知道祂受苦的意義，所以祂為那擺在前面的喜樂，為你我的救恩，就順服地「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祢的意思」受

苦。因此，當我們接受神的管教，如果覺得太痛苦難當時，除了了解本文我所舉出的論點之外，我們還要看耶穌、仰望祂、效法祂的榜樣。只要我們能作到這一步，雖然目前在管教中覺得愁苦，但是後來——不一定必須等到進天堂，今生今世已可以——就能結出健康、公義、平安、以神為樂的善果。

在神的面前我坦白地說，這兩個星期以來，我越思想這件事，越覺得它的寶貴。我發現，世界上再沒有任何一件事比它更能給我安慰。因為從這件事我可以知道，我在神的手中，祂愛我，祂必定使我成聖，預備我進入天堂。如果我不聽從祂通過聖經的正面教訓，祂就用別的方法對付我。無論如何，祂總要把我訓練到可以進入天堂的要求。無論何事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裏的。」

弟兄姊妹！趕快進到健身院，照祂的吩咐進行訓練活動，自我省察，要不惜付出任何代價，照祂的指示而行，也不要怕任何痛苦，只要常在主的喜樂裏，不停的訓練。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着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腓立比書

四：6—7）

19

神賜下的平安

本章我們引用的這一段聖經，無論從那一方面講，都是最偉大、最卓越、最能安慰人的一段經文。也許有人會說，聖經中還有許多處經文，也同樣偉大，同樣能安慰人。可是，從我們在這世界生活的實際經驗，我們可以知道，這兩節經文最能給予我們這些屬神的人安慰。

這段經文所表達的教訓，和保羅寫腓立比書全卷的主題互相一致。保羅關心腓立比教會信徒們的快樂和喜樂，所以他寫這封信勸勉他們「要靠主常常喜樂」。不只說一次，他又重複說，你們「要喜樂」。他最大的盼望是，他們能夠經常維持那種在主裏的喜樂。爲了未雨綢繆，他在信中提出了各種可以奪去基督徒生活中的喜樂，使他們的信仰生活崩潰的原因。他勸他們：「當叫衆人知道你們謙讓——你們長久忍受苦難——的心，主已經近了。」他也讓他們看見，心靈不安寧，固執偏行己路，往往可以奪去了我們生活中的喜樂。

在這兩節經文裏，保羅秉承了腓立比書的主題，討論一個最具威力、最能奪走基督徒生活中的喜樂之因素。這因素我們可以稱爲「環境的壓迫」，簡單地說，就是我們日常面臨的問題對我們之壓迫。我們所遇到的問題太多了，保羅在這裏，想把這問題加以澈底的解決。

如果我們讀經時，留意算算討論到這題目的次數，我們可能會大吃一驚。尤其新約聖經中的書信，更是爲應付這問題，爲幫助初期基督徒克服「環境的壓迫」而寫的，這是很明顯的。這些書信也是迫於實際的需要才寫的，因爲當時基督徒生活在一個極爲艱難的世代中，他們必須忍受許多「環境的壓迫」，故此，使徒們非得寫這些書信安慰他們，指示他們得勝之道不可。

這個問題不但在新約聖經中是一個主旨，舊約聖經也曾提到它。舉個例子說，詩篇第三、四兩篇，就把這件事描寫得淋漓盡致。從某種意義看，人生最大的問題是，躺下以後能不能安然入眠。每一個人都能夠躺在牀上，可是問題是，許多人躺下後，却是輾轉不能睡着。這位詩人說，他四面有仇敵、困難、和試煉的包圍，但是他能「安然躺下睡覺」。因爲他信靠主，主與他同在，照顧他，所以在「環境的壓迫」下，他仍然可以安寢，第二天還可以舒逸的起牀。

這是舊約聖經常常提到的主題；在新約聖經中，這個題目顯然更爲重要。我覺得，這是我們的信心，以及我們是否真是基督徒的一個最澈底的測驗。說是一回事，能否真正安寢又是一回事。我們說，我們接受基督教的信仰；我們說，我們查考聖經，領受了其中的教訓，並且藉着它過生活。可是，當週

圍環境一切都敵對我們，樣樣都叫我們絕望之時，我們仍然能夠保持內心的平靜和喜樂？我們的信心能否得勝？

這是一個很微妙，却很實際的測驗。我們是否真基督徒，經此一試即可顯明。喜樂不是一種單純的理論，而是一種事實。你會真正處身於那種惡劣的環境中，那些不如意的事情真會臨到你身上。問題是，在這個時候，能否看出你信心的價值？你的信心是否使你對這些事的反應，和那些沒有信心的人有所不同？

這事之重要，不僅因為它關係到我們基督徒自己的平安和福祉。更重要的是，它關係到我們基督徒見證的功効問題。尤其今天，人們重實際、求實用。我們講的道理多麼好，教義解釋得多麼清楚，可能都無法引起他們的興趣。可是，如果我們基督徒的生活能夠有好的表現，讓他們能夠看出，我們擁有他們所缺少的某種力量，我們確實能過一種得勝的生活。那麼情勢便全改觀了，他們對我們就產生興趣。因為他們生活在一個動盪不安、失去快樂，充滿恐懼和挫折的世代，他們需要的就是平安喜樂的得勝生活。所以只要我們有平安、鎮靜、穩妥的得救生活，不必向他們傳大篇道理，他們定會自動來請教我們。

所以，維持常在主裏喜樂的生活，不只關係到我們個人的快樂和福祉，更是關係到我們基督徒對這多難多災的世人的見證。是故，研究保羅在這兩節經文中對「環境壓迫」的教訓，實具有最大之重要

性。

在這段經文裏，似乎有一個很簡單的分界線。首先他從否定的一面告訴我們，有些事我們必須避免不作——「應當一無掛慮」。我們應該明白保羅使用「掛慮」一詞時的意義。「掛」是常常懸在心中難卸下，「慮」是憂愁、焦慮。這個字原文和我們的主在馬太福音第六章講的：「不要為明天『憂慮』……」是一個字。意思是，我們不要把某件事情常常掛在心上，神經質地反覆思想，為它焦急憂慮不安。

但是我們的主和保羅的意思都不是說，我們不能使用普通常識，為自己的未來思想打算。聖經並不鼓勵人懶惰。保羅在帖撒羅尼迦後書就清楚地說：「若有人不肯作工，就不可吃飯。」可見，保羅要我們「避免掛慮」，並不是要我們不為未來作任何準備。他要我們避免的是那種煩人，折磨人、却於事無補的焦慮。

保羅也從肯定的一面教訓我們。如果我們留心分析保羅在這方面的教訓，我們可以發現，他實在具有極深刻的心理學見識。他說，人之所以有這種令人煩心的掛慮，是因為他「心懷（心）和意念（知）」活動的結果——「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在他看來，問題出於人的心懷和意念，焦慮是由它們製造出來的。

我說，由這一點可以看出，保羅對心理學具有深刻的見識。這事是重要的，因為以後我們即將看

到，如果要把保羅所開的治法應用在我們身上，我們必須了解他對這種情況的心理學解釋。

保羅這裏的意思是，在我們生活中，以及生活以外，有許多事情是可以由我們控制的，但是心懷和意念却不能被我們控制。保羅說：「焦慮的情況是在你控制能力所及的範圍之外。它的發生不能由你控制，也不管你是否願意。」

從我們的經驗，可以看到，這是一個千真萬確的事實。回想一下你過去焦急憂慮時的情形吧！你一定很清楚，心中的那一股焦慮實在無法控制。你躺在牀上，心懷意念忙碌不停。你想讓它們安靜下來，好讓你好好睡一覺，可是你就是無能為力。這是心理學上一個實際的事實，保羅把它借用來說明「掛慮」的情況。

此處「心懷」不只單單指感情部份，而是指全人格之最中心的部位。「意念」則解釋為思想比較恰當。保羅所講的情況，我們都實際經歷過，所以要了解並不難。「心懷」有感覺、有感情。舉個例子說，當我們所親愛的人生病時，我們不由自主就「掛慮」起來；這是「心懷」的活動。由於我們對這人的關懷和愛心，結果就產生了憂慮。如果我們根本想不到這個人，就不會為他掛慮。所以，可見「心懷」的活動確實影響了我們的全人格。

不只如此，想像力也是製造憂慮的一個重要原因。無論我們遭遇的環境如何惡劣，如果沒有想像力的作祟，也許我們還可以安然入睡。可是想像力偏偏不饒人。遇到了惡劣的環境，我們的心就會想：

「如果……：那要怎麼辦？今天的情況我還可以勉強應付。明天如果有了變化，會變成什麼樣子？後果將如何？」想了又想，可以繼續想好幾個小時。想像力總不能使你安枕無憂。

有時不只「心懷」的活動，或想像力不饒你，而是「意念」（或「思想」）不饒你。遇到了逆境，你的心就開始忙了。你的思想把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都想過了，然後再一一加以分析。不但分析，還要籌劃對策，又要作各種特殊的安排。你的心忙個不停，又怎能安寢？

「心懷」和「意念」就是在這種情形下控制我們，我們成了自我的犧牲品。保羅勸勉我們，我們一定要避免這些事的發生。我們從實際經驗中可以知道，焦急、憂慮不但於事無補，並且如果我們把思想都投入推測、想像，忙着想東想西，可能我們就會縮入自我的硬殼裏。我們可能拒絕與人交談。別人對我們講話時，表面上也許我們很留意聽，實際上却是心不在焉，忙着想別的事。我們對別人作見證時，心有傍驚，口在講，心却不在。這樣的見證當然沒有什麼効力。結果，我們不但自己失去了在主裏的喜樂，也失去了對別人的價值。

保羅接着又告訴我們要如何解決這種剪不斷，理還亂的心境。

這一點是特別為基督徒寫的。我們必須明白，基督徒處理焦急憂慮的方式，和心理學、或普通常識的處理方式完全不同。有些朋友認為，我對心理學的態度太過「硬」。我只能說，對不起，因為我不得不如此。我一直都相信，心理學是基督教最狡猾的威脅之一。往往有些人自以為已經相信基督教的信

仰，並且以它爲生活之基礎，可是實際上只是他們一廂情願的心理作用而已。這種「信仰」不堪一擊，一碰到了真正的危機就崩潰。我們傳的是基督教的信仰，不是某種心理學上的作用。

基督徒對付焦急憂慮的方法，和心理學或普通常識有何不同？通常一般人憑着普通常識，或心理學上的知識，總是認爲人遇到了焦急憂慮時，應該「不要憂慮，提起精神」。保羅却不如如此，他不勸我們「不要憂慮」。其實人已經在憂慮了，你勸他「不要憂慮」又有什麼用？真正懂得心理學的人，也不會這麼勸人。心理學上稱這種方法叫「壓抑」。一個意志堅強的人，遇到了焦急憂慮的事情時，可以憑着意志的力量，把焦急憂慮壓下去。可是，雖然他把焦急憂慮壓下去，卻沒有把實際問題解決。焦急憂慮仍然存在着，不過是由意識的水平，變入下意识或無意識的水平而已；表面上看不出來，實際上，它們仍然繼續在我們裏面活動着。這叫「壓抑」，壓抑對人所造成的嚴重後果，比表面看得出來的焦急憂慮更厲害。

一般人在焦急憂慮時，你勸他「不要憂慮」對他們毫無幫助。這和勸醉酒的人不要喝酒一樣；不是不願，是不肯也。他們已經被醉酒的惡習控制了，他們自己不願繼續醉下去，只是不能而已。所以，勸憂慮的人說「不要憂慮」只有白費唇舌，浪費時間。

我說保羅有心理學上的見識，原因即在此，他不勸我們「不要憂慮」。今天許多人喜歡講一句話：「何必擔心，可能根本不會有這事。」並且大家都喜歡這句話。這句話雖然動聽，但是如果我正憂心如

焚之際，有人對我這麼說，「我知道」我心裏一定會這麼想：「但是也可能有這事。如果真有這事發生，我要怎麼辦？這是我的問題。你這樣善言安慰我，我很感激，可是，事實對我沒有一點兒幫助。」我們也應該避免一件普通常作的事：不要指責焦急憂慮的人，不要對他們說：「你絕對不可憂慮，憂慮是錯誤的，你怎麼憂慮都於事無補。」表面上看起來，這句話很有道理，很合我們的一般常識。心理學家也許會告訴我們，「不要浪費精力，憂慮並不能改變任何事實。」

不錯，我們的憂慮並不能改變事實。可是了解這一點對我並沒有幫助，因為事實仍然擺在那裏，它仍然繼續製造我內心的憂慮。

我舉出上面這一切，目的是要讓大家明白，無論是普通常識、或是心理學，任何其他方法均不能應付我們所面臨，叫我們憂慮的逆境。因為它們都沒有觸及問題之真正癥結，它們都不知道，真正控制着我們的是保羅所說的「心懷和意念」，所以它們對我們都沒有實際的幫助。

保羅既然看出，問題在於「心懷、意念」，那麼在他看來，應該如何解決我們心裏的憂慮？他正面的教訓我們：「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這就是他所開的藥方。

但是我們應用他的教訓時，必須完全明白他的意思。有許多人讀到這裏一定會說：「是呀！我已經禱告，已經將所要的告訴神，但是就是得不到你所講的那種平安。我仍然沒有得到回答。所以，告訴神又有什麼用？」

對！保羅也注意到這問題，他也告訴我們，他這教訓的意思是什麼，應該怎樣加以應用。他說：「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着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保羅不是故意堆砌一些詞彙，炫耀他的多才。他只是告訴我們，應該如何將我們所要的告訴神。

按照保羅在這節經文裏的教訓，我們「將所要的告訴神」的方法是，第一：要禱告。在這裏，他把「禱告」、「祈求」、和「感謝」分開了。「禱告」是一個很普通的詞彙，意思是崇拜、尊敬。我們遇到惡劣的環境時，別人會勸我們去求告神，不要聽從人意。這裏保羅把「禱告」排在最前面，意思是，我們還未「將所要的告訴神」之前，要先崇拜、尊敬祂，不要開門見山就提出我們的問題。要先思想神，要明白，我們此時此地正和神面對面交通。其實「禱告」這個詞的原文意義就含有「面對面相見」之意。明白了我們此時此地是與神面對面之後，我們自然就會發出崇拜和尊敬的心，這是把所要的告訴神之前應該作的。

第二：要祈求。禱告之後接着我們還要祈求。我們把神應得的崇拜和尊敬獻給祂之後，接着我們可以往前進入一種較特別的關係，向神祈求。保羅鼓勵我們把某些特別的事情向神提出，向祂祈求。祈求是整個禱告中所應該包括在內的一部份。所以，我們有什麼特別的需要，在崇拜尊敬神之後，應該向神祈求。

第三：要感謝。「禱告」、「祈求」之後，我們已經接近「將所要的告訴神」的階段了。不過，我

們還有一件事必須作，就是「感謝」。我覺得「禱告、祈求、感謝」三者之中，「感謝」最重要。不幸，許多人一遇到了不如意的事時，心裏焦急憂慮，就在這件事上失敗了。

在這裏我應該再說明清楚，保羅說，我們要「禱告、祈求、感謝」，並非注重外表的形式。只有外表沒有內容是一具死的殼子。保羅所注重的是內心真正的崇拜。如果我們沒有崇拜的心，只有崇拜的外表形式，一面禱告，一面却在對神發怨言，那我們絕對不能從神那兒得到祂所賜的平安。

如果我們有跪着禱告的外表形式，內心却覺得神在與我們作對，那我們還倒不如站起來到外面吹吹涼風還愉快些；我們禱告時應該以「感謝」的心親近神。我們心中對神的善良不可以有絲毫懷疑。我們應該找出某些事來感謝神。

雖然我們處在惡劣的環境中，我們有問題、有困難，但是跪下禱告之時，我們應該問自己：「縱然我處在這樣的環境中，我仍然有許多事應該感謝神。我有什麼事可以感謝神？」

我們可以感謝神的事多着呢！祂賜給我們救恩，祂差遣祂的獨生愛子，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替我擔當了那份應該由我面對的罪的工價。祂擔當了我的罪，祂為我的稱義又復活了，祂過去賜給我許多福分。

思想過一些可以感謝神的事之後，我們應該再回想，神是我們的父，祂愛我們，照顧我們，甚至連我們的頭髮祂都數過了，我們應該傾心赤誠感謝祂；我們必須對祂有完全的認識，也必須和祂有正確的

關係。我們先用愛心、讚美、崇拜、尊敬、和信任的心來到祂面前，然後才把我們所要的告訴神。

保羅教訓我們的禱告，是經過理智思考以後的禱告，不是處在黑暗中的人的絕望呼求，也不是一種無理性，對神的狂熱乞憐。保羅教訓我們的禱告，是在我們先認明我們與神的關係，先崇拜祂，然後方作的禱告。

如果我們照保羅這樣的教訓作禱告以後，可以得到什麼？或是說，如果我們這樣作，聖經給我們什麼樣的應許？保羅教訓我們怎樣把「所要的告訴神」之後，他也告訴我們，照着去行的人，可以得到什麼應許。

我們注意一下保羅的話，就可以發現，這個應許非常奇特。保羅並沒有說：「你們把那些叫你們憂慮的事都告訴神，祂就會把那些叫你憂慮的事除去，或讓它消失於無形。」

保羅沒有提到那些叫人困擾、使人憂傷的事。我們所憂慮的事會發生，或不會發生，誰也不敢說。保羅所經歷的應許是，即使這些事真的發生了，我們也必得蒙保守。我們已經超越環境之上，不管環境多麼惡劣，我們都可以屹立不移，都可以得勝，我們應該為此感謝神。

我們若依附於環境，就容易就受制於環境。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最大的期望，就是能夠控制那些惱人的事。可是聖經的教訓，却不要我們去控制環境。保羅說：「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保羅只訴說這應許，我們可以得到出人意外的平

安，我們的心懷意念可以得到保守，却沒有說，我們可以控制那些惱人的環境。是的，他的意思是，那些惱人的環境仍然存在，但它們被嚴嚴地攔阻在外面，我們却被保守在耶穌基督裏，可以得着真正的平安。

再讀這一段聖經，我們還可以發現，保羅也沒有說，我們要禱告，禱告可以叫我們心裏覺得舒暢一點。如果禱告的目的只是如此，那我們的禱告未免太沒價值了。心理學家很喜歡拿禱告作為幫助人解脫心裏負擔的工具。人不論遇到什麼問題，他們就會勸他「禱告吧！禱告可以使你的心裏舒服一點」。在心理學的用處上，這也許是一個很好的方法，可是對基督徒，這樣的用法就已把禱告的價值全眨了。我們必須認清，「禱告」絕對不是心理學上所謂的「自我感應」或「自我暗示」。

保羅也沒有說，要禱告，因為禱告可以使你暫時忘掉憂愁，得到輕鬆；這也是心理學家常常利用禱告的方法。可是對基督徒，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

保羅也沒有說，要禱告，因為禱告時心裏只思想和基督的事，你就不會再想到那些敵人心懷的事；心理學家喜歡這樣利用禱告。可是，這種方法也是基督徒所不取的。

在這一段聖經裏，保羅也沒有說，禱告可以改變任何事情或環境。有些人喜歡用這方法安慰人，可是這却不合聖經的真理。細讀保羅的話，我們可以發現，保羅的意思是，我們禱告，把所要的告訴神以後，神就會採取某些行動。是「神」主動賜給我們的平安，保守我們的心懷意念。這全非我們的禱告，

或我們使自己得到平安，使我們的心懷意念得到保守。

「保守」這個字原文和軍隊駐紮保護，衛兵的守衛是同一個字，這很有意思。神所賜的平安好像保護我們的軍隊，好像守衛我們的衛兵。惡劣的環境在四周俟機攻擊我們，心懷意念十分活躍，想製造我們的緊張、焦慮，但是我們的「軍隊」和「衛兵」——神所賜的平安——緊緊把它們阻擋在外面，我們在裏面却可以得到完全的平安。這不是人力、也不是心理作用所能及的，這是神的作爲。

「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英文譯本有一種譯爲「神所賜非人能理解的平安」。意思是神所賜的這種平安是人所不能理解，不能想像，甚至是不能置信的。可是這種不可思議的事却是一種不變之事實，是我們可以親自去體驗的事。

「神所賜的平安……：在基督耶穌裏。」意思是，神所賜的平安，是藉着差遣祂兒子基督耶穌到世間而完成的。祂通過耶穌基督，讓我們對祂有進一步的認識，就能得到祂所賜的平安的確據。保羅在羅馬書說：「我們作仇敵的時候，且藉着神兒子的死，得與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祂的生得救了。」（羅五：10）「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効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爲我們衆人捨了，豈不也把萬物和祂一同白白的賜給我們麼。」（羅八：28、32）又說：「因爲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的。」（羅

八：38—39）

從上面這幾處經文，我們可以看到，保羅要讓我們明白，神既然賜下祂兒子基督耶穌為我們成就了這麼大、又這麼多的事，難道祂會在半路上撇棄我們不顧？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對神所賜的平安就更能確信，我們就可以免於掛慮。

最後我們要看「應當一無掛慮」這句話。「一無掛慮」包括了一切，意思是什麼都不要掛慮。所以，不管任何事，如果使你心裏掛慮，似乎要奪去了你生活中的平安、喜樂時，「應當」立刻告訴神，不要自己放在心裏掛慮。這樣，神所賜出人意料之平安必像軍隊或衛兵一樣，保護着你。不管環境多惡劣，「心懷意念」多麼洶湧澎湃，都無法動你一根毫毛，你可以像那位詩人一樣，舒服的躺下，安然的就寢。你將嘗到這種完全的平安的滋味。

你嘗過這種平安？你擁有這種平安？這種平安對你只是一種理論？或是已經成為實際？

基督教兩千年來的歷史已經證明，這種「神賜的平安」是活生生的事實。請讀過去信仰偉人的傳記，或殉道者的故事，你就可以得到事實的證明。

不但過去，今天仍然不斷有新的事實可以證明這種平安的真實性。例如最近我就看過柯本德（John George Carpenter）先生的故事。柯先生以前是救世軍的一位將軍，他們夫婦有一位掌上明珠。他們非常疼愛這個女兒，而她本身的表現也實在令父母驕傲。她熱心事主，並且決志獻身到東方宣教。可

是，她突然得到了傷寒症。於是，他們夫婦就開始為她的病禱告。然而，柯先生夫婦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他們覺得不能夠為女兒的痊癒禱告。他們只能對神說：「祢若肯，必能叫她痊癒。」不敢肯定地求祂醫治。

之後，經過了六個星期。終於，他們失去了心愛的掌上明珠。她死的那天早晨，柯先生對太太說：「我的心裏有一種很奇妙的寧靜感。」

柯太太回答說：「我也有同樣的感覺，這必是神所賜的平安。」

是的，這就是神所賜的平安，這種平安能保守人的心懷意念，不論如何不致傷害到他們。他們夫婦用正確的方法把所要的告訴神，結果神賜給他們出乎意料的寧靜感。他們無法理解，只能說「這是神所賜的平安」。說對了。

是的，有些事情的臨到，你我都不明白為什麼。但是，祂是全能的，所以只要凡事藉着禱告、祈求、和感謝，將我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我們的心懷意念。





「我靠主大大的喜樂，因為你們思念我的心，如今又發生。你們向來就思念我，只是沒得機會。我並不是因缺乏說這話，我無論在什麼景況，都可以知足，這是我已經學會了。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足、或饑餓、或有餘、或缺乏，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秘訣。」（腓立比書四：10—12）

20

知足的心

我每一次讀到這一類的經文，總有一點誠恐誠惶、戰戰兢兢的感覺。因為這一類的文字，意境太高，思想太脫俗，我們這些「凡夫俗子」式的基督徒，不免望而生畏，不敢多想。

但是，不管我們讀後有什麼樣的感受，我們還是必須用心來分析，研究這段經文。

保羅寫腓立比書時的，寫到第四章第九節，就已經把要對腓立比教會講的，有關教義道理方面的教訓說完了。可是他不能就這樣結束這封信。因為他在羅馬被囚時，腓立比教會的信徒，曾經委託他們的弟兄以巴弗提致贈他一些禮物；所以，他必須在信中對他們發出最深的感激——其實這也是保羅寫腓立比書的目的之一。

腓立比教會的信徒送保羅什麼禮物，我們無從查考，也許是金錢，或其他物質方面的實物，也許只是精神上的安慰。不過，我們肯定知道，以巴弗提就是爲此事才來羅馬見保羅的。我們從各種資料中也

可以看到，以巴弗提要回腓立比時，保羅才寫腓立比書這封信讓他順道帶回去。當然在信中他先把一些屬靈方面的教義給他們，不過他耿耿於懷的，是必須用最合宜的話，向腓立比教會表達他個人的感恩，感謝他們在他被囚時對他的愛心和關懷。

在這封信裏，保羅從第四章十節到二十節，總共用了十節之多的經文，才表達了他個人對腓立比教會的感激。仔細觀察他在這十節經文中所說的話，不但可以得到許多實際的幫助，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從當中，我們可以看到，保羅好像不知道要怎樣感謝腓立比教會對他的愛心和關懷。在我們看來，向別人說一聲「謝謝」再容易不過了，可是保羅却躊躇再三，難以下筆。在別的地方，無論討論多麼重大的教義問題，他總有辦法用一兩節經文說清楚，可是爲要對腓立比教會說一聲「謝謝」，他竟用了十節經文。不但如此，在這十節經文中，有幾句話他說了又說，重複好幾遍。比如：他先說「我並不是因缺乏說這話」，後來又說「我並不要求什麼餽送」，他似乎未敢肯定，怎樣說才比較適中。

爲什麼保羅躊躇再三，難以下筆？因爲，一方面他固然急欲讓腓立比教會知道，他的感謝心意。可是另一方面，他也要讓他們清楚，他原不期望他們送他什麼東西，並讓他們知道，他並非沒有他們的餽送不可。所以他的遣詞用字異常小心，務求既能表達他的謝忱，又不損及他是基督徒——倚靠神生活，而不是倚靠人——的身份。

從這件事我們可以看到，保羅行事爲人，真是面面俱到。他有「受施慎勿忘」的美德，願意向腓立

比教會表達他受施之後的感激。可是他對自己所說的話，會使別人有何感受也非常關注。他不願因自己的話傷害了別人，也不願因自己的話讓別人對他的主有所誤會，或對自己的身份有什麼誤解。在這十節經文中，他委婉而得體地把這些問題都解決了。

從這件事我們還可以看到，福音真理的教訓，必須控制並影響我們整個生活。不但生活（見第八節），行爲（見第九節），我們生活上最微小的細節也應該受它的影響。向別人「感恩」也是福音真理影響所及的生活細節之一。基督徒對別人的感謝和一般人的方法不同。你看，保羅一方面固然感謝腓立比教會，但是從他的話我們可以發覺，他更感謝神。他極力避免留給人一種印象，以爲腓立比教會給他的餽送，是因爲主不能供給他的需用。他也不要讓別人覺得，他倚靠人，而不是倚靠神。這就是我們基督徒對別人「感恩」的方法：固然感謝人，但更感謝神。固然感謝人的餽送，但更要讓人明白，接受人的餽送並非表示神不能充足地供應他的需用。

我們必須像保羅一樣，無論在生活上的任何細節，都應該讓別人知道，主是居於首位的，祂是豐富的主。

不過，在保羅的這十節經文中，最重要的還是本章我們所引用的第十一節和十二節：「我並不是因缺乏說這話，我無論在什麼景況，都可以知足，這是我已經學會了。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足、或饑餓、或有餘、或缺乏，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秘訣。」（腓四：11—12）

保羅在這裏面，表達了一個很重大的道理。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來看。第一，是保羅所到達的境界；第二，是保羅達到這境界的方法。實際上這一段寶貴的經文是由這兩點構成的。

首先讓我們看看保羅達到了什麼樣的境界。他用「知足」兩字表達了他所達到的境界。他說「我無論什麼景況，都可以「知足」，這是我已經學會了。」

我們必須先對「知足」這詞有正確的了解。「知足」的實際意義是「自我充足」，完全不受外在的環境、因素、或條件的影響。

保羅說，他已經達到了一種自我充足，不受任何外在環境、因素、或條件的影響。他並非言過其實，而是確實的事蹟。新約聖經中，其他地方所記載有關保羅的事蹟，都可以證明他的話，例如：使徒行傳第十六章記載，保羅和他的同伴西拉曾經在腓立比被捉，鞭打了以後，又被送進監牢裏，手脚被手鐐脚铐緊緊鎖住。在常人眼中，他們肉體所受之苦楚，實是大於他們所能忍受的。可是保羅和西拉却毫不受這種外在的環境之影響，到了半夜，他們竟然還可以「禱告、唱詩讚美神」（徒十六：25）。這豈不證明，他們已經達到不受外在環境之影響，「無論在什麼景況，都可以「知足」」的境界？

從哥林多後書第十二章，我們還可以看到另一個例子。保羅肉身上有一根刺，但是他並沒有受這根刺的影響，他仍然可以「知足」。

在提摩太前書，他也勸提摩太：「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提前六：6）這句話的意思

是，在他眼中「知足」是無可比的，你有了它就有一切。他寫這封信時，年紀已經老了，他對年輕的提摩太說：你不要受外在環境的影響，要有「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以上仍隨便舉出的幾個實例而已。

從新約聖經中，我們可以看到，不只保羅已經達到這種境界，我們每一個基督徒也應該達到這種境界。主耶穌在馬太福音第六章教訓我們「不要為明天憂慮」，不要過份憂慮吃什麼，穿什麼等等事情。這就是不受外在環境、因素、或條件之影響，泰山崩於面前也不變之境界。我們每一個基督徒都須有這種知足的體驗。

可惜，保羅這種「知足」的教訓，引起了許多人的誤會，甚至據而指責基督教的真理，說它是麻醉人民的「鴉片」，阻擋人類進步的罪魁。在他們看來，保羅教訓人「知足」只是勸人無論在什麼景況下，都要安分守己，無論怎樣不滿，都要忍氣吞聲。要把貧富的懸殊，階級的尊卑視為天意，不要反抗，只要恆久忍耐。不幸，這一類的經文被誤解了，被利用到政治上，給果產生了一種對福音真理的暴力反動。

其實這些人對這一類經文的分析，完全是曲解胡言，根本誤解了保羅的原意。遺憾的是今天附從這等人的實太多了。聖經從來不這樣教訓人：現在既處於什麼地位，就永遠不圖改變，保持至終；也不教訓人，我們現在貧窮，就要永遠安貧樂道，不可以有任何改善生活的舉動，這是錯誤的觀念。照聖經的教訓，在神的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沒有貧富、尊卑之分，並且每一個人都可求機會均等的權利。不

幸，今天由於人對這一類經文的曲解，給教會帶來了曠古未有的傷害。

保羅說他無論在什麼景況都可以知足，意思却不是說他對環境完全不關心。斯多亞主義才有這種態度。保羅的意思是，他不受環境的控制。如果你能夠用公平而合法的手段改善你的環境，你儘可以放心去作，不必猶豫。如果你對外在環境無力改善，就必須繼續處於那種痛苦、難過的環境，但是，絕對不要讓環境控制你，或拖垮你，也不要讓那惡劣的環境控制了你的喜怒哀樂。

保羅說：「你必須達到這樣的境界，無論外在環境如何惡劣，你都可以不受它的控制。」他以身作则，說：「我自己，不管環境多惡劣，都不能控制我。我仍然是環境的主。我自由自在，不受任何環境的牽制，無論是目前的事，或未來可能會發生的事，都不能影響我的喜怒哀樂。」

保羅講這樣的話並不是憑空而來，當時他身在羅馬，被囚於監獄中，可能左右兩邊各有一個軍人和他鎖在一起。雖處於外在環境如此惡劣的情況下，他仍然能說，他無論在什麼景況，都可以知足。這就證明了，他確實已經達到超脫環境之上的境界，任何事均不足以左右他的感受，或影響他的生活。

保羅的「知足」不是單方面的。請看，他說：「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接着他又說：「或飽足、或饑餓、或有餘、或缺乏，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秘訣。」很明顯的，他極盼望他的讀者明白，他說的「知足」包括了所有的情況。一方面他知道怎樣能卑賤——即饑餓或缺乏等。另一方面他也知道怎樣處豐富——即飽足或有餘等。

這兩方面到底那方面有困難？這個問題很有趣，但實在沒有一個肯定的答案。在我看，兩種情形都很困難。

處在卑賤中，你能夠不憤恨不平、不怨天尤人、不憂慮焦急？吃不飽、穿不暖、職位卑下、工作低賤、或被降貶之時，你仍能維持以前那樣的感受？處卑賤實在是一件困難的事，說它是人生一門最大的功課也不為過。保羅說，這一門功課他已經學會了。他曾經遭遇過各種危險痛苦等等的惡劣環境，却不受它的影響。他已經學會知足，不因爲這些環境而憤恨不平、怨天尤人。

另一方面，保羅說，他「也知道怎樣處豐富」。這也是一件困難的事。一個人如果富有，他的心就很難完全倚靠神。人處富足，樣樣俱備，要什麼有什麼，想怎麼作就能怎麼作之時，很容易就會把神忘記。人大多在遇到不如意的事時才倚靠神，有欠缺時才禱告。可是，往往事情改善了，所需要的東西得到了，以後又會把神忘記了。

處卑賤容易？或處富足容易？這個問題由你自己作答好了。至於保羅，他說，這兩方面他都沒有問題，窮壓不倒他，富足也無法牽動他已經把握住的信念。他說，他既不倚靠卑賤，也不倚靠豐富，因爲他是「自我充足」的。對於他，無論是卑賤、是豐富，都與他無關，都不能控制他。他已經達到了一種超脫一切外在環境之上的境界。

保羅更進一步說：「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秘訣。」隨事隨在的意思包括了所有的事。保羅寫這段文

字，已經費了一番心思排列。他先講那些個別的事，讓讀者明白，那些事都不能影響他。然後才作一個結論，說：「隨事隨在——不論是什麼事——我總是『自我充足』不需他求，我不倚靠外在環境，也不受外在環境之影響。」

在保羅看來，這是基督徒都應該達到的一種生活境界。這一節經文很寶貴，在今天這個動盪的世代裏，我們最需要的一門功課是，學會如何不受外在環境的影響。無論在任何惡劣的情況下，仍能保持內心的平安和喜樂。

不幸，人類有史人來，尤以現今世代最難學會這功課。今天的社會形態，經濟構造，幾乎使人無法過這種「自我充足、不需他求」的基督徒生活。就拿普通生活來看，我們倚賴於人之處太多了。幾乎每一個和我們接觸，甚至許多我們根本從未謀面的人，都是我們生活倚靠的人。比方，下班之後的閒暇時間，我們聽聽收音機，看看電視消遣；久而久之，它們就成爲我們生活的倚靠。其他諸如報紙、電影、及其他娛樂也一樣，成爲我們生活的倚靠。

這個世界無形中，給我們安排了一種定型的生活。我們如不依着這種定型來生活，幾乎就無法活下去。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是，二次大戰期間燈火管制下的生活。當時爲了預防夜間空襲，入夜以後即施行燈火管制。過去一般人已經過慣了有電的定型生活：看電影，欣賞歌劇，或到其他娛樂場所消遣。如今，夜復一夜，在燈火管制下，他們不能按照這種定型生活度日，就覺得全無倚靠，大家都說：「悶得

發慌。」幾乎不能活下去。你看，人是多麼倚靠這種定型生活。這種生活方式和保羅的「自我充足、無需他求」的生活有如天淵之別。不幸，人類倚靠定型生活的程度，似乎越來越強。我們越來越受外在環境之控制。

不但屬世生活如此，基督徒的屬靈生活也一樣越來越倚靠外在的事物。今天有許多基督徒的靈性生活太過於依靠聚會。他們流行着一種「聚會熱」，幾乎有「會」必「赴」。他們的靈命就靠這種參加聚會來維持。請注意，我是否定參加聚會的價值。參加聚會是基督徒生活的必須工作之一，凡是基督徒都應該參加主日聚會。不過，我們絕對不可過份依靠聚會。如果我們的靈性只靠參加聚會來維持，有朝一日病倒了，或因其他的緣故，不能參加聚會時，那怎麼辦？

有的基督徒則在生活太過於依靠「基督教氣氛」。這種基督徒生活在基督徒氣氛圈內時，是很好的基督徒。可是，一旦離開了這個氣氛圈，便頓失所持，全不知應怎麼辦，甚至「迷失」了。

前幾天，我和一位弟兄談論到教會所謂「漏洞」的問題。今天大家所談的「漏洞」大多指青年人。這些青年人在教會裏活動時，是活潑、能幹，非常優秀的基督徒。可是一旦他們因謀職、就業、就學，或其他緣故，離開教會到別的地方去，沒有原來的「基督教氣氛」依靠，信心就搖擺不定，終至「漏」去迷失了。這實在是現今教會中的一個大問題。

保羅說他無論在什麼景況，都可以知足，意思就是勸我們不可過份倚靠外在環境。應該培養「自我

充足、無需他求」，追求他所達到的知足境界。

懷海德教授（Professor Whitehead）給宗教下一個定義，說：「宗教是個人孤獨所行之事。」我們個人真正的自我，是在孤獨中才能顯明出來的。坦白說，我常覺得站在講台上對一大羣會眾講道，比我個人獨自坐在書房中時更容易渡過。如果讓我們選擇，願意單獨見主，或其他基督徒結隊同時去見主，我相信大部份的人都會選擇後者。可是保羅却不如此，他已經達到自我充足的境界，他不必倚靠任何外在環境。他對主有很深刻的愛心，這種關係使我可以不受任何事件，或可能發生的事件——「隨事隨在」——的影響。不論是豐富，是卑賤，是有餘，是缺乏，都不足以影響到他的生活，因為他擁有一切藏在主裏的生命。他希望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和他一樣，享受這種生活，達到自我充足的境界。

保羅如何達到這種境界？這是我們要談的第二個問題。保羅說，「這是我已經學會了。」從這句話，我們可以看到，保羅還是和我們一樣，他不是生來就有這種境界，他也不是從頭到尾，一直都處在這種境界中。他是「學會」的，他是「得到了秘訣」的。

保羅「學會」知足，達到這種境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新約聖經我們可以看到，他是一個天生敏感、驕傲，而且好動的人，像他這樣的人，被關在監牢裏，是最難受不過的事。他是一個羅馬公民，如今却受捆綁。他有能力在那些最有智慧的人中間工作，可是如今他工作的對象却是一些奴隸。在這種景況中，他怎能知足？怎能忍受？他說：「這問題我已經學會了，我已經得到在這景況下生活的秘

訣。」

他是怎樣學會的？容我用自己的方式回答這個問題。第一，他是憑經驗學會的。他在哥林多後書第十二章九、十兩節提到身上的那根「刺」。保羅不喜歡這根刺，他曾爲此大大掙扎，三次求主除去，可是主並沒有照他所求，把這根刺除去。按保羅的個性，他實在無法忍受這根刺。他不是一個有耐心的人，他渴望出去傳道，可是這根刺偏偏留在身上。不過，後來從這經驗中，他學會了一門重要的功課，神要他明白「我的恩典夠你用的。」

學保羅一樣，我們也必須從各種不同經驗中學習。不過，如果我們中間有些人較遲鈍，無法從經驗中學到所應該學的功課，神本着祂的慈愛，就會用其他的方法使我們學會那教訓——有的時候是重重鞭打一下，讓他生一場重病等等。

只有經驗本身還不夠，我們還必須有一套推理的方法，才能自經驗中學到教訓。保羅的推理方法大致如左：

1. 環境不斷改變，故外在環境不可靠。
2. 我的靈魂，以及我與神的關係是最首要之事，故我應把它列爲第一位。
3. 神像父親一樣關心我，故若不是出於神，任何事皆不會臨到我。我必須隨時緊記，連我的頭髮都被數過。

4. 神的意念和道路是一個大奧秘。可是我知道，出於祂，或經祂允許的事，都是與我有益的。

5. 生活中所遭遇到的每一件事，都有神的愛和神的美意在裏面。我們應該從我們所遇到的各種事上，找到神的良善和慈愛。若能這樣，我們必可得到始料所不及的驚奇和福份。拿保羅作例子，他遭遇到身上的那根刺，結果他從這件事上找到了神的恩典，就是：「我什麼時候軟弱，什麼時候就剛強了。」

6. 因此，我不可只看外在的環境或條件。我必須把所遇到的一切，當作是神磨練我，使我成爲更完全的一種方法。

7. 不管我目前的外在環境如何，它都是暫時性的，轉眼即過。它不能奪去那擺在我前面，最終要讓我和基督同得的喜樂和榮耀。

我看保羅就是用這種方式來推理的。無論他遇到什麼事，他都以基督教的真理和福音的確據來加以了解。他用以上幾個步驟加以推理以後，就可以說：「即使是你所想到的任何事都發生在我身上，我依然是我。不管何事臨到，我仍然不會動搖。」

此刻，我們應該已經明白一個大原則，保羅已經學會，他的一切喜樂和滿足都是在基督裏。這是「學會知足」這件事的積極一面。爲了要「知足」我們必須學會倚靠祂。爲了要倚靠祂，我們必須先認識祂，先學會和祂交通，學會只有在祂裏面，我們才能找到喜樂和滿足。

我覺得，今天有些人用了很多的時間閱讀有關祂的書。閱讀成爲這些人的倚靠。可是，終有一天，他們必定會遇到無法閱讀的時候，那就是考驗的時刻。他們仍然能快樂？惟有對祂有真正的認識，惟有真正的倚靠祂，他們甚至在眼瞎耳聾之時，也能保持這喜樂，維持與祂的交通，並繼續以祂爲樂。若真到了這種程度，那就是達到了不受任何外在環境影響的境界。保羅之所以能夠達到這種境界，就是因爲他對基督有深刻的認識，他和基督有密切，深厚的關係。所以保羅能達到這種超脫外在環境之上的境界不是偶然的。

最後，我相信，最有助於他學會這功課，達到這境界的，是他仰望那位最偉大，最完全的榜樣——耶穌基督。聖經勸勉我們要「仰望耶穌，祂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來十二：1—4）。保羅「仰望」祂，看到祂完美的榜樣，並且將它實際應用於自己的生活。「原來我們不是仰望（中文譯爲「顧念」）所見的，乃是仰望所不見的。因爲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林後五：18）

「我已經學會，無論處在什麼景況中，都可以自我充足，超然獨立於外在環境之上。」
不知道你是否已經認識這種境界。我們應該把達到這種境界視作我們首要之學習，和追求的目標。我們應該不惜付上一切，努力追求達到這種自我充足，無需他求的地步。外在環境或條件是絕對不能倚靠的。也許在世上的生活我們還不致於遇到完全孤立的情況。不過，將來我們一定會遇到這種情況。人

生這一條道路終有一天要走到盡頭的，那時，地上及地上的事都要成爲過去。吐出了最後一口氣，兩脚一蹬，我們就必須單獨——完全孤立——面對死亡和永恆。那時你能說：「我不是獨自一人，因爲有基督與我同在。」如同基督一樣（參約十六：32）嗎？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因爲在那時，唯一能被我們所倚靠的，是主耶穌基督。

願神用祂無限的憐憫幫助我們，加給我們力量，叫我們能學會「無論在什麼景況，都可以知足」——「自我充足，無需他求」——的功課。

「我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腓立
比書四：13）

21 根本治法

本章引用的這節經文，真可算是保羅所寫而最奇妙的神來之筆之一。它含有極深刻的真理，和極實際的教訓。可是，往往這一類的經文都是在一般人看為不重要的地方出現的。所以，我們讀保羅所寫的信，不可以只注重那些重要的地方。那些無關緊要，尤其信末附筆的那幾句話，更要注意。因為在什麼地方，保羅會寫一句這樣的神來之筆，誰都不敢確定。

我們即將要討論的這一節經文，就是在腓立比書信末附筆的幾句話中出現的。他寫這封信時必須處理的幾件重要的事，在第四章第九節之前，就已經處理完了。從第十節起，他只是要向腓立比教會的信徒們表示他個人的感謝，因為他們關心他，曾經差人送給他某種餽贈。不過，在本書第二十章我已經說過，雖然這只是一種私人的感謝，但是在保羅看來，連這麼小的事，也牽涉至教義方面的問題。我們已經看到，他有「受施慎勿忘」的美德，急於向他們表達謝忱。可是另一方面，他也不願別人對他的身份，

以及他的主有所誤解。所以他必須讓他們明白，他不是因缺乏才說這話。他清楚地說明，他在基督裏已經學會「自我充足，無需他求」，別人記得他或不記得他，對他都無關緊要。本章我們要討論的這節經文，就是在他寫這段文字時寫出來的。

我說，這一句「我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是神來之筆，因為它不但表現了保羅的得勝，同時也表現了他的謙卑。

剛讀這一句話時，我們會覺得保羅口氣很大，他是在誇口。可是再經一讀，精思細想，就可發現，他實在極謙卑，因為他把一切都歸功於他的主。這是保羅喜歡用的「似非而是」的詞句之一。其實基督真理都具有這種似「非」而「是」的特徵。

這一節經文，保羅一方面要我們敢誇口，同時另一方面也要謙卑。這兩者並沒有衝突抵觸之處，因為基督的誇口不是誇自己，而是在基督裏誇口，謙卑只是向自己謙卑。

保羅很喜歡講這類的話。他在一個地方說：「但我斷不以別的誇口，只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在另一個地方又說：「誇口的當指着主誇口。」他鼓勵我們要誇口，不過，是在祂裏面誇口。

這一節經文，中文聖經譯得很好。不過爲了使意思更明顯，我覺得改譯如下更好：「我靠着那不斷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有力量去作。」有些英文譯本在「加給我力量的」之後加上「基督」兩字。其實這是劃蛇添足，因為希臘文權威學者們已經同意，這裏不應該有「基督」兩字，並且，保羅在上下文的

語氣已經充分顯明，人們一讀就明白他指的是「基督」。重點不在這裏，我們不必多費筆墨，保羅這句話的重點是要說明，他不是靠自己能作什麼，而是靠那一位把祂自己的力量加給他的，他才「凡事都有力量去作。」

保羅這句話，實際是要說明他在前幾節中所說的話。在前段他說：「我無論在什麼景況，都可以知足，這是我已經學會了。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足、或饑餓、或有餘、或缺乏，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秘訣。」

本書前章我們已經看過，保羅之所以能夠達到這種知足，自我充足、無需他求，超然獨立於外在環境的境界，是學會的，是被教以如何達到這境界的「秘訣」的。我們也分析過他「學會」的幾種方法——就是藉着經驗，藉着一套推理的方法，藉着培養和主的親密關係，藉着仰望祂的榜樣等等。

而在這一節經文裏，他說明了自己「學會知足」和「得了秘訣」的根本原因。保羅的意思是說：我發現凡事都有力量去作，真正的秘訣是，靠着那不斷加給我力量的。

我想不必我多說明，讀者已經知道，保羅無論作什麼，說什麼，總以基督作為最後的依歸。辯論、或討論任何問題，最後他總以基督作總結。為說明他為什麼有那種生活，或他為什麼對生命有那樣的盼望時，最後他也是以基督作說明。這一節聖經，他同樣以基督作為他的總結。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保羅認為，無論任何情況，任何可能的情勢之下，基督徒總是自我充足的。

再由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出，保羅特意讓我們了解新約聖經中一個最主要的教訓：基督徒的生命是一種活的生命，是一種力量，一種活動，我們常常忘記這一點。基督徒的生命不僅是一種哲學理論，也不僅是一種人生觀，也不僅是一種我們所接受，並願努力實行的教訓。不錯，以上所提的這一些都包括在基督徒生命之內，但是基督徒生命更超越了這一切。從新約聖經的教訓我們可以看到，基督徒生命的基本意義，乃是進入我們裏面的那種強大的力量。基督徒生命是我們裏面的生命，是我們生存的命脈。它是一種活動，一種出於神的活動。

對於基督徒的生命是一種出於神的活動，保羅在腓立比書這封信裏，已經先後重複過好幾次。在第一章6節，他說：「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裏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你看，基督徒之所以成爲基督徒，乃是因爲神在他「心裏動了善工」。基督徒不是接受基督真理，並願努力實行的人，基督徒乃是讓神進入了他們裏面動工，然後再藉着他們，把作成的工表現出來的人。保羅寫這一節的意思，就是要他的讀者明白，他們自己的身份。他們是神在他們裏面作工的人，不是自己作工的人。

在第二章12至13節，他又說：「當恐懼戰兢，作成你們得救的工夫。因爲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裏運行，爲要成就祂的美意。」你看，基督徒的「立志」和「行事」——就是他的思想、意願、行義的心等等——都是神在他心裏運行的，目的是爲成就祂的美意。基督徒無論作什麼，都不單是出於

自己，而是出於神的作爲。基督徒自己無能力「立志」或「行事」，他之所以能「立志」和「行事」，乃是因爲神在他裏面運行，加給他力量。所以，難怪保羅在腓立比書第三章10節說，他平生最大的抱負是「認識基督，曉得祂復活的大能。」因爲對於基督徒，最重要的是「基督復活的大能」，就是那種能加給我們生命能力的「大能」。

在以弗所書第一章19至20節，他說他爲以弗所教會的禱告是，他們能「知道祂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祂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大能大力，使祂從死裏復活。」在同書第二章第10節，他接着說：「我們原是祂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第三章末段，他又說：「神能照着運行在我們心裏的大力，充足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這是典型的新約教義，也是一個最具特色的教義。如果我們還不了解這個教義之真理，那我們就錯過了基督徒生活和地位中最榮耀的事實之一。根本上，基督徒是一個已經接受新生命——就是有基督復活的能力，有神的大能的生命——的人。

我很喜歡引用衛斯理約翰所喜愛的基督徒之定義。他喜愛的這個定義取自史可果(Henry Scougal)十七世紀蘇格蘭人的一本書，他說，基督徒是「神的生命住在靈裏」的人。在他看來，基督徒不只是一個良善、行爲正當、道德良好的人。基督徒是裏面有神的生命的人。基督徒之所以有別於常人，正是因爲他裏面有這種生命，能夠發出力量，有大能力。保羅的意思正和他的說法吻合。

保羅寫了這一節神來之筆的經文，並不表示他成了一個「斯多亞主義」者。他的意思不是說：經過了他的苦心修煉，他才達到這種不受世界及其環境影響的境界。也不是說：他修煉之後，得到了能力，所以「凡事都能」。保羅絕對沒有這個意思。

斯多亞派的信徒真的可以靠自己苦修到這種程度。他們的禁慾主義並不是空談理論，有許多人真的實現了斯多亞主義的理想。參看那些斯多亞派名人的傳記，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實際修煉到不管外界事物有何變化，或發生何事，都可以完全不受攪擾的境界。

印度有一種苦行僧，他們也有辦法修煉以意志控制肉體，達到冷熱不侵、疾病不入，超然獨立於物外的境界。

其他的東方宗教，例如印度教和佛教，也具有同樣的特色。基本上，這些宗教的目的都是要助人「斷慾」，使人能過一種超脫紅塵，不受外在環境影響的生活。

保羅在這一節經文裏，無意教導我們上面這些事，他並不是東方神秘宗教的信徒，他也不是斯多亞主義的追隨者。他不想憑自己的修煉，達到不受任何外在環境影響的理想。保羅的看法正和他們相反。基本上看，上面我們所列舉的這些東方宗教或斯多亞主義的教訓，都是澈底的悲觀主義。在他們看來，這世界毫無希望，沒有一樣物質對人有好處，所以，唯一的對策是，在生活中儘量行善，不要和物質打交道，以免被它所傷害。更進一步說，他們甚至認為物質本身是惡的，人的肉體也是惡的。既然一

切物質都是惡的，那麼要避免被惡所害，唯一的方法就是修煉自己，過那種超然獨立於物外的生活，儘量行善，盼望來世投胎成爲較高級之物，最後達到無我之境，不再有個人的存在，不再受制於物質，把個人消失並融化於絕對和永恆之中的涅槃境界。

在保羅的教訓中，基督教的福音和它們的觀點正相反。基督教是積極的，它不認爲物質是惡的。不過，我們不敢苟同於它們的看法，最主要原因還是，他們不把榮耀歸給主耶穌基督。即使他們真的達到了他們的理想，榮耀也是歸於他們自己。可是基督徒就不同了，我已經講過，基督徒並不只是指那些接受基督的教訓，並願意遵行的人。基督徒是指那些有神在裏面動善工，並且發出生命力量的人。所以當這些人「凡事都有力量去作」時，會把榮耀歸給主耶穌基督。基督徒實在是「在基督裏」，「有基督在裏面」的人。這就是新約書信中常常可以看到「在基督裏」、「基督在你們裏面」之類的片語之原因。

換另外一種說法，保羅在這一節經文裏，他的意思是，基督不斷地加給許多力量，使他能夠堅強起來，使他凡事都有力量去作。注意，他凡事都有力量去作，不是靠自己，也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而是靠基督加給他的力量。這力量不但已經加給他，並且正源源不斷地加給他。換句話說，這力量進入他裏面，成了他的發電廠，使他能夠堅強起來；可以說「靠着它，我凡事都有力量去作」。

保羅寫這句話時並不簡單，當時他在羅馬被囚。過去的日子，他受了很多苦，也許沒有人的遭遇比他更坎坷——逼迫、譏諷、嘲罵、對同工的失望（見腓立比書第一章）、監牢之苦（隨時要面臨殉道，

這種苦甚至使最堅強的人崩潰——可是，他仍然能夠對他的讀者說：「我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

我們應該怎樣把保羅的這種教訓，應用到我們目前的環境中？

有些人認為，在現今這世代裏，教會，傳道人應該「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不斷對世界局勢及國內情況加以針砭。他們常常問：「今天世局糜爛至此，你們還傳那種不切實際的心靈體驗？難道你們不讀報紙？不聽新聞廣播？你們竟無動於衷，不對世局發表一些聲明？」

其實，教會及傳道人的立場是這樣的，我們可以大談世局，可是我們的話可能對世局毫無作用。我們是傳道人，傳基督之道的人。世局之類之問題，不是我們的責任。我們的責任是，幫助人怎樣面對惡化的局勢。在短短的四分之一世紀裏，我們已經有過兩次世界大戰，眼看着更殘酷的另一次大戰又迫在眼前，我們當怎麼面對它？

感謝神，雖然我們的話不能影響世界大勢，但是我們確可以幫助人，如何把保羅的教訓應用出來，知道怎樣面對惡化的局勢，如果你肯照着去行，必定能和保羅一樣說，「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不管是處於和平，或戰爭，自由或捆鎖，照目前的生活方式或過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我凡事都有力量去作，我已經準備好了。」

我再重復一次，這不是消極的態度，而是一種有備無患，有恃無恐的態度。

我們多少都已經遭遇過某些不同程度的試煉和苦難，未來的日子，可能遭遇更多這等事。我們能否像保羅一樣，得着基督所加的力量，以「凡事都能作」的有備無患，有恃無恐的態度，來迎接要臨到的苦難嗎？

問題是，我們當如何才能得到基督所加的力量？

這一點大家的看法互不相同，我在此只是加以澄清和歸納。

有許多人一輩子殷勤追求，想要得着這種力量，可是結果却失望地說：「別人能獲得那種力量，我却不能。」他們願意付出任何代價，只要能得到那力量，可是總無法如願以償，爲什麼？

我看，他們最主要的問題是，沒有認清「我」、「祂」——即保羅所說加給他力量的那位——之間彼此之關係。保羅說「我凡事都有力量去作」，因爲他是「靠着那不斷加給他力量的」。所以，要得到這力量，不但「我」、「祂」之間必須有正確的關係，並且要有適當的平衡。

對於「我」、「祂」的關係，大家的看法非常紊亂不一。第一種看法是太過於強調「我」。前面我們說過的斯多亞主義的信徒、佛教徒、印度教徒，及其他一切想靠自己，修煉克己身者，都犯了這個錯誤。我們已看過這種錯誤，在於不把榮耀歸給主耶穌基督。不但如此，這種教訓還必須要那些具有最堅強意志力，並且有足夠閒暇時間的人才能接受。

我很贊成蔡特登先生（Mr. G. K. Chesterton）對這一派人的批評。他說這一派人所追求的超然

獨立於物外的簡樸生活，只有那些有錢又空閒的百萬富翁才能接受。像普通一般人，他們謀生而猶恐不及，還怎能能有時間，又有閒情去追求「修煉」超然獨立於物外的工夫？斯多亞主義也一樣，他們的教訓必須具有高深的教育，又有閒情逸緻，能用所有時間去追求，去「修煉」的人才能接受。所以，縱使他們的教訓真是一種「福音」，那也是某些特殊的人的福音，於沒受教育，既無錢又無閒的人實難若登天。

另外一些人却走入另一個極端，過份強調「祂」的地位，完全抹煞了「我」。這也是錯誤的。

最近我在一份基督教刊物上讀到一篇文章，那位作者說：「基督徒是基督藉以思想的心，藉以說話的聲音，藉以愛人的感情，藉以助人的手。」我認爲這種說法毫無根據，完全曲解了基督教的真義。如果基督徒只是基督藉以思想的心，藉以說話的聲音，藉以愛人的感情，藉以助人的人，那麼「我」的地位何在？「我」已經完全被抹煞，不復存在了。這種看法實際是說，當基督藉着基督徒工作時，基督徒的「我」，他的全人格完全被隱沒。基督徒不再是個「人」，只是基督用心、聲音、感情、和手等之工具而已。

錯了！保羅絕對沒有這意思。保羅說。「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作。」在加拉太書第二章他說：「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祂是愛『我』，爲『我』捨己。」他並沒有抹煞「我」，「我」仍然存在。

對於這個真理，我們必須有一個正確的認識，不可以偏重「我」，因為基督徒的生活並不是靠自己力量的生活；也不可偏重「祂」，因為雖然基督在我們裏面加給我們力量，但並沒有抹煞了「我」的存在。真正的基督徒生活是：「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祂），（我）「凡事都能作」。雙方面平衡的生活。

十九世紀時有一位很風趣的老傳道人，他的講道法有時很戲劇化。有一次他曾用這一節經文證道，他用對話式的方法，在講壇上和保羅大談基督徒生活中「我」、「祂」的關係。下面我摘錄他的這一段講章，我們了解這個真理確有很大的幫助。

開始時，他先唸一次保羅寫的這一節經文：「我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

「且慢，保羅。」老牧師說：「你剛才說什麼？我沒聽清楚。」

「我凡事都能作！」

「保羅，你這話未免太誇張了，難道你是超人？」

「我不是超人，但我凡事都能作。」

這位老牧師用這方式繼續和保羅對話，他深入地質問保羅，把他曾講的，諸如：「我是使徒中最小的一個」之類的話，提出來反駁他。

「平常你都是很謙卑的，可是『我凡事都能作』這句話太過誇口了。」

最後保羅才說：「我凡事都能作，乃是因為我靠基督的緣故。」

「哦！對不起。」這位老牧師說。「保羅，我不知道原來你們是兩個人。恕過！恕過！」

看這老牧師用此方法說得很恰當。保羅凡事都能作，是靠著那加給他力量的基督。「你是兩個人」不僅只有「我」，也不是只有「祂」，而是「我和基督」，「基督和我」，「我們兩個」。

那麼，問題是我們如何才能得著那加給保羅，使他有力量，凡事都能作的力量？我們對這種力量應該持什麼態度才算正確？也許我可以用比方來回答這問題。不過，對於用比方說明這個道理，也有一些不太妥當之處，因為沒有任何比方能夠清楚而完全的說明這個道理，所以我猶豫再三，才決定用這個比方。

我覺得要回答這問題，最要緊的是「方式」的問題，軍事術語上稱之為「戰畧」的問題。要回答這問題，最好是採用「迂迴戰畧」。我想讀者大概都知道，軍事上有「正面進攻」的戰畧，也有「迂迴戰畧」。有時軍事指揮官權衡當時情勢，不直接進攻目標，反而相反的方向出發，不過最後的目標乃是攻陷預定目標，這就叫「迂迴戰畧」。這是要獲得保羅所得的那種力量，所必須採用的戰畧。

我要用健康問題作為得到這種力量的比方。基督徒生活中的力量，就好比某些人的健康問題。這些人關心自己的健康問題，他們一生大部份的時間都用來追求身體的健康。花多少錢，用多少時間他們都不在乎。聽說這個溫泉比那個溫泉好，他們就到那個溫泉去。聽說什麼地方有名醫，他們一定不會錯

過，只要有什麼方法可以使他的身體健康，他必去一試。和他談話，總是免不了和你大談他的健康問題。

可是，他們用再多的養生法，依然無法得着健康。何故？因為他們的戰畧錯了。他們追求身體的健康，可是根本問題不在健康，是在於他們的生活。他們吃多，運動少，這是違反自然法則的生活。吃太多，體內就會儲存某種酸素過多，這種酸素對身體健康影響很大。他們要身體健康，不應該用正面進攻，全力追求。他們應該採取「迂迴戰畧」，從改變生活方式着手。只要他們不過那種違反自然法則的多吃，少動的生活，他們的健康根本就沒有問題。

追求基督徒生活中的力量，正和追求身體健康一樣，正常而合乎神的法則的生活才是重要的。

我要再用講道作另一個比方。今天人們很注重講道的力量。每一個講道者都希望自己講的道，滿有力量。於是他們就拼命禱告，求神賜下這種力量。有的人甚至除了禱告以外，什麼事都不作。其實若要講道有力量，除了禱告正面進攻方法外，更要緊的是採取「迂迴戰畧」。所謂「迂迴戰畧」就是要充份預備講章，深入思想神的話語，加以分析，並按照會衆的需要加以組織。我們必須盡我們應做的工作，然後加上禱告才有用。基督徒生活中的力量也一樣，除了禱告，求神賜給我們這力量之外，我們還必須盡我們自己應做的工作，遵行某些基本法則和律法。

所以，我可以提綱挈領說，得到這種力量的秘訣是：研讀新約，從裏面找出在基督裏有那些事情

是我們能力所及的。親近基督，用時間與祂相處，認識祂（保羅的抱負就是認識祂），晝夜思想祂。繼續保持和基督的親近和交通，不斷追求對祂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除了上述所講的秘訣外，我們還必須遵行祂所吩咐的一切，並避免一切有害之事。正如上述我舉的比方，我們不可多吃，意思是不要把自己暴露於不適宜我們的環境中。若要不受涼，就不可讓涼風侵襲你。如果我們不遵行屬靈的法則，即使晝夜不停禱告，仍然得不到力量。

基督徒生活沒有捷徑，如果你在逼迫中，想和保羅一樣，生活仍然能安穩、有喜樂，你就必須過保羅的那種生活，履行祂所吩咐可行及不可行之事。換句話說，我們必須完全實行和活出基督徒生活。

「如果你遵行這一切。」保羅說：「祂就要加給你力量。」「加給你力量」是一件奇妙的事，將它比作醫院裏給病人的輸血最恰當。在醫院裏，如果有病人因為某種緣故，失血過多，身體虛弱，快要休克，醫生施行急救時，必定先給他輸血。這時給他打針吃藥都沒有用，因為沒有血液可以吸收那些藥物。保羅說，他的情況正和那個失血過多的病人一樣，他覺得自己很虛弱，有時甚至感覺自己裏面已經沒有生命的血了。但是因為他和基督有密切的關係，祂給他施行急救，把自己的血——力量——注入他裏面。祂知道他的需要，就更多把他一切需用的賜給他，並對他說：「我的恩典夠你用。」所以保羅能夠說：「我什麼時候軟弱，什麼時候就剛強了。」他覺得自己軟弱，而不敢有任何期望之時，基督却把一切都加給他。

其實這是每一個基督徒在生活中都能體驗的事，尤其傳道人更容易經驗到這件奇妙的事。我自己是一個傳道人，每個主日都要上講台；而每一次我踏上講台時，總不知道今天講的效果將會如何。坦白說，有的時候，因為種種不同的原因，我上講壇時實在不敢奢望有什麼效果。可是突然間就覺得被力量充滿了。有的時候，我自己覺得講章準備得很充份，很有把握，可是結果却一點兒力量也沒有。這是神的方法，我們自己只是儘所能去做，至於信息的供應和力量的加給，都是由神親自控制的。

祂是天上的大醫生，祂知道我的變化。祂觀察我的氣色，把我的脈膊。祂知道我講得不足的地方，祂凡事都知道。祂必在我需要時加給我力量。所以，保羅說：「我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

所以，如何得這種力量的處方是：不要苦苦哀求神給你力量。只要照祂的吩咐去作，活出基督徒的生命。恆心禱告，晝夜思想祂。用時間和祂相處，求祂向你顯現。只要你自己已經盡力而為，其餘一切都可留給祂去負責。祂必加給你力量。祂認識我們比自己更深，祂必照我們的需要供給我們需用的一切。只要我們這樣作，我們就可以和保羅同聲說：「我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